

鶴舞神州（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獨臂殺手火併梟雄，鎩翮而回，却是迭有奇遇，究竟是禍是福？

江湖浪子憑雪刀，伸正義，勇挫羣邪。本文故事佈局奇詭，場面熱鬧刺激，是一篇不容錯過之佳作。

$4.00

1147

編者話

暌別讀者已久的東南亞名作家古龍先生，下期將有最新作品與各位見面了。「飛刀，又見飛刀」是他這兩年來的第一部創作，亦是他兩年來最精心思構的最新作品。

「飛刀，又見飛刀」這個故事，與「李尋歡」、「小李飛刀」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但與前一部「小李飛刀」却有完全不同的故事發展。

古龍的作品，素以神秘傳奇、詭異變幻見稱，故事中之主角人物均富俠義精神，早已深嵌讀者腦海。「飛刀，又見飛刀」下期刋出，敬希垂注。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雪刀浪子故事「鶴舞神州」。這個故事集自刋出以來，深受讀者愛戴，篇篇都是佈局奇詭，場面熱鬧，打鬥刺激、滿足閱讀興趣。「鶴舞神州」更是不遑多讓，不但題材一流，而且祇看江湖浪子憑雪刀，伸張正義，勇挫羣邪的精采過程，保証令你大嘆觀止！敬請購閱今期本刋。

**　　**　　**

下期特別介紹東方英一部巨型作品「變色金龍」。是篇爲作者繼「火海冰心」後之作，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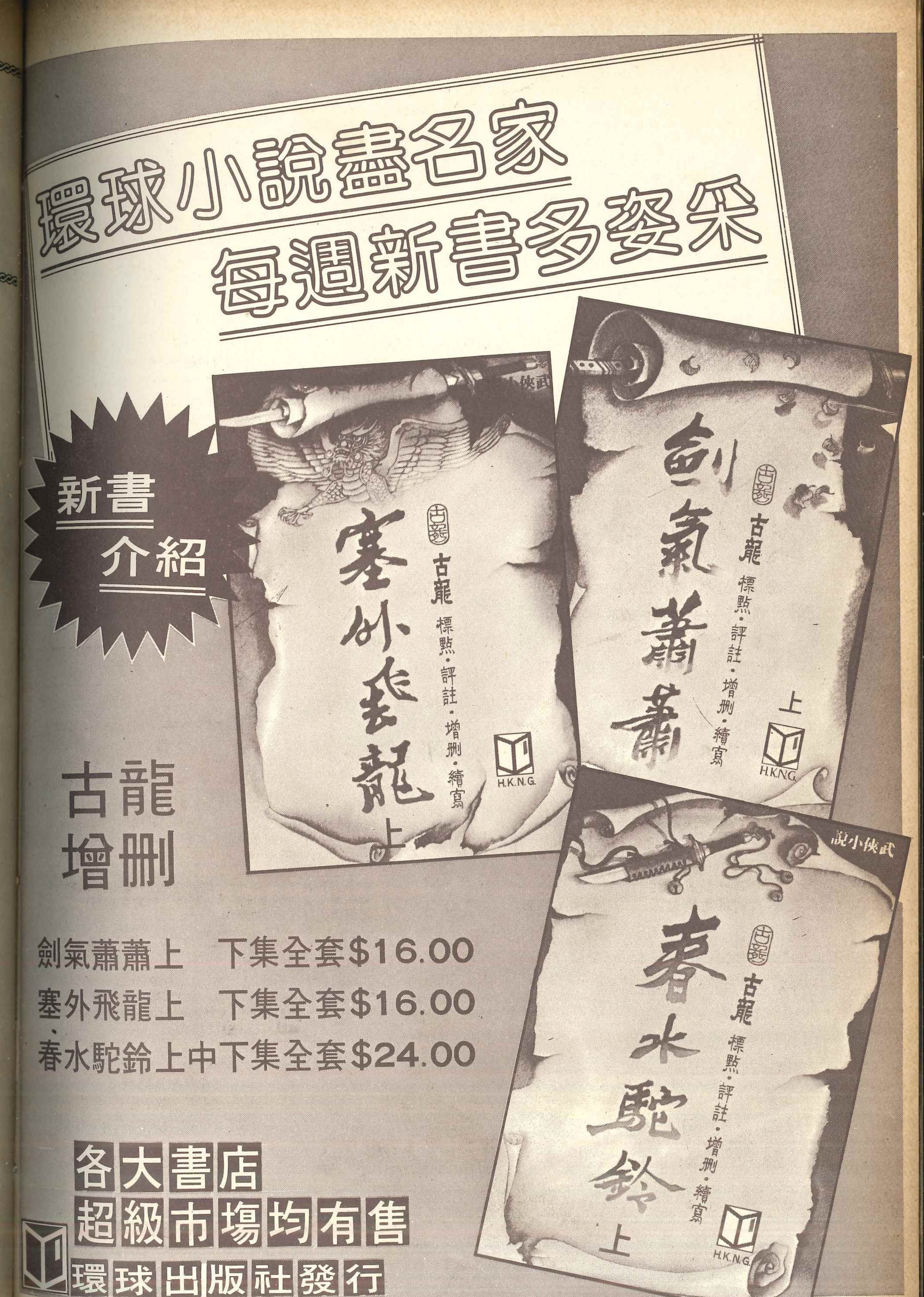
第114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鶴舞神州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盧令·圖

烏衣黑殺手

（一）

八月之夜，無月無星。

天陰，雲層又厚又密，整個天空彷彿已被濃墨染成一片漆黑。

在一所已經荒廢的巨宅裏，唐一手在喘着氣，一張臉龐蒼白得可怕。

他在十六歲那年出道江湖，那時候，他以七七四十九種暗器功夫名動江湖，別人給他的外號是「千手閻羅」。

但到了二十歲的時候，這位「千手閻羅」却只剩下了一隻手。

那一次，他是去對付一個叫「沒頭一刀」的江洋大盜呂奉山。

呂奉山沒有把「千手閻羅」的頭砍下來，却中了別人三十二枚暗器。

所以，他只好在驚怒交集下，氣絕斃命。

但「千手閻羅」也付出了代價。

呂奉山砍掉了他一隻手。

自此之後，沒有人再叫他「千手閻羅」，而是叫他唐一手。

唐一手雖然只剩下一隻手，但他的暗器功夫並沒有因此而荒廢。

相反地，數年之後，他的暗器功夫，更加出神入化。

在中原，他已是「十大殺手」之一，而且排名絕不會在前五名之下。

唐一手現在已快三十歲。

但他還是像初出道江湖的時候一樣，遵守着師父的遺訓。

他師父的遺訓是「身爲職業殺手，絕不能愛上任何一個女人，更不能成親。」

他的師父也是個殺手，一個很出色的職業殺手。

他也沒有忘記，師父是怎樣死的。

——因爲他的師父對一個女人動了眞情，結果就死在這個女人佈下的陷阱裏。

在他的師父心目中，女人都不是好東西。

唐一手也是這樣想。

所以，儘管他經常感到孤寂，但這十餘年來，他從來不與任何女人打交道。

當他需要發洩的時候，他也會去找女人。

但那只是買賣。他對任何異性，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的感情。

這時候，他也許快要死了。

他接了一宗買賣。

這一次，他要行刺的對象，是金槍霸主丁招魂。

他已算好了一切，知道丁招魂每晚都要去外面喝酒。

他易容，把自己變成一個又老又殘廢的乞丐，蜷伏在丁家門外。

他並不是第一次扮成殘廢之乞丐的時候便已動手。

他在丁家門外附近，整整行乞了四十六天，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眞的是個乞丐了。

沒有人對他注意。

丁招魂更是從來都不看他一眼。

終於，在這個烏雲密佈的晚上，唐一手突然發難。

丁招魂出外的時候，很少騎馬。

他認爲騎馬雖然爽快，但是却不够舒服。

他喜歡坐轎子。

當唐一手的暗器出手的時候，那頂轎子的小窗是敞開着的。

五支追命金針，四枚毒蓮子，六把連環飛刀，有如狂風驟雨般向丁招魂的臉頰，頸子射去。

這是他處心積慮，務求一擊即中的襲擊。

但當暗器剛射出的一刹那，轎子的窗子突然出現了一塊鋼板。

這塊鋼板很厚，就算是再厲害的暗器，也絕對無法穿透過去。

唐一手的暗器是失敗了。

但他絕不氣餒。

他早已有了「萬一失手」的準備。

當暗器紛紛從鋼板上跌下來的時候，他的人也像是一頭兇狂的兀鷹，「颯」的一聲，猛然向那頂轎子上撲去。

兩個轎伕已掣刀在手，急劈唐一手雙腿。

他們不但是轎伕，也是刀法名家。

他們的刀法實在很快，而且還極其霸道。

但唐一手却視若無睹。

兩道刀光在他脚下閃過，而他的銀蛇軟劍却已向丁招魂的咽喉上刺去。

他對自己這一劍充滿信心。

而且，事前他也已計算過，即使暗器攻擊未能奏效，憑自己這一劍，也必可將丁招魂置諸死地。

可是，就在這時候，一件令他萬萬意想不到的事，同時發生。

這頂轎子底下，居然會射出了一排短箭。

唐一手急閃。

十五支短箭，從他身邊擦過。

好險！

但他避開了這排短箭，却已無法躲避另一個人的進攻。

丁招魂的金槍，一直都豎在轎後，就在這一刹那間，丁招魂已綽槍在手，一槍就閃電般刺向唐一手的胸膛。

唐一手身手雖快，但在這種情況之下，仍然難免吃了一槍。

兩個轎伕又已如狼似虎的揮刀猛撲過去。

但唐一手雖已受傷，身手仍然極其敏捷。

他咬緊牙關，施展輕功，急向西方狂衝。

兩個轎伕手中鋒刀脫手飛擊，但卻又被唐一手閃過。

丁招魂冷冷一笑。

「憑這種材料，也想殺丁某，簡直是不自量力。」

這三句說話，雖然不太响亮，但唐一手卻已聽得清清楚楚。

對於他來說，這是一種侮辱。

一種比死還難受的侮辱。

因爲他已很久沒有嚐試過失敗的滋味，也很久沒有聽過這種刺耳的說話。

他發誓，總有一天，要完成這個殺人的任務！

× × ×

丁招魂沒有追。

因爲他根本就沒有把這個突如其來的刺客放在眼內。

（二）

天氣漸轉涼。但涼風吹在唐一手胸膛上，他並不是感到清涼，而是感到冰冷。

天上沒有星光，甚至連那山崗上，也沒有閃動着一點一點碧綠慘淡的鬼火。

彷彿連鬼都沒有了。

一切都是那末平淡，宛如已接近了死域。

他悄悄的躺下去。

他低着頭，看着衣服上的血。

血還沒有止，但他的生命似已快將完結。

——丁招魂。

他沒有忘記這個人，也沒有忘記他那一槍。

× × ×

巨宅已荒廢，連昔日燦爛輝煌的大廳都已雜草叢生。

唐一手忽然聽到了毒蛇蠕動的沙沙聲响。

他又聽到了老鼠四處走動和吱吱的叫聲。

他笑了。

心想：「雖然這一次死不瞑目，卻還不算太寂寞。」

在「蛇鼠一窩」的地方死掉，卻還「不太寂寞」，這無疑也是自己欺騙自己的說話而已。

他閉上了眼睛，只覺得心跳快要停止了。

其實他的心跳沒有停止，而是比平時更快。

但這卻更加接近死亡。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了一個人輕盈的脚步聲。

他又嗅到了一種淡淡的香氣。

正當他想睜開眼睛的時候，突然給人點了兩處穴道。

他雖然感到一陣詫異，卻沒有感到恐懼。

他反正面臨死亡。

一個已非死不可的人，又怎會在乎別人點了自己的穴道。

但他卻連眼睛都睜不開了。

他只想睡，而且不能不睡了。

× × ×

到了明天，他是否還能站起來，重見陽光下的一切事物？

（三）

明天已變成了今天。

天氣很好，陽光燦爛，意外還有有幾隻鳥兒在歌唱。

唐一手終於睜開眼，但卻站不起來。

因爲他的身子剛想移動，胸膛就已痛得要命。

他又嗅到了那種清淡如蘭的香氣。

他又很久沒有接近過女人。

但這時候，他才張開眼睛，就已看見了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女孩子。

她在微笑。

她的笑容是那末柔美，清新，純潔。

不管怎樣，她看來絕不像個令人討厭的人。

唐一手見了卻似乎吃了一驚：「妳是誰？」

這女孩子嫣然一笑：「我叫霞霞。」

唐一手一怔。

她又說：「兩個彩霞的霞字加在一起，就是我的名字，你說這名字好不好？」

唐一手吸了口氣：「我不知道。」

霞霞瞧着他，忽然嘆息一聲。

「這裏雖然並不是一個很高尚的地方，但最少比地獄好一點。」

唐一手道：「這是甚麼地方？」

霞霞眨了眨眼睛，半晌才道：「這裏是青鳳樓。」

唐一手又是一怔。「青鳳樓又是甚麼地方？」

霞霞淡淡一笑：「是妓院。」

「妓院？」

「不錯，從三歲開始，我一直就住在這裏。」

「咳！咳！」這兩下咳嗽，連唐一手都不知道是「眞咳」還是「假咳」。

霞霞瞧着他，說道：「你以爲我也是個妓女？」

「不！在下沒有這個意思。」

「這一點我倒不妨坦白告訴你，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成爲妓女，但即使我是個妓女，也沒有甚麼不好。」

霞霞的說話坦率而大胆，唐一手卻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只聽得霞霞又道：「我叔父是這青鳳樓的老板，他一向都待我很好，而我也願意一直跟隨着他。」

唐一手忽然沉着臉：「姑娘的事，在下不想知道得太多，告辭了。」

說着，又要從床上爬起來。

但他的身子甫移動一下，又已疼得連臉都青了。

霞霞也板着臉孔。

「你傷的不輕，沒有五七天的休養，休想可以離開這張床子。」

唐一手楞住。

霞霞又冷冷的說：「我知道你是個殺手，以前已有不少人死在你的手裏，但這一次卻給丁招魂弄得幾乎沒命。」

唐一手有些意外。

「妳知道我是誰？」

「唐一手！」霞霞大聲道：「我知道你現在的名字叫唐一手，但在沒有斷去一手之前，你的名字是唐敬平。」

唐一手眞的怔住了。

「無論怎樣，你的性命是我救回來的，」霞霞冷冷的說下去：「我並不需要你感激，但只想你知道一件事：你若死了，除了丁招魂之外，對誰都沒有好處，尤其是一瘋老人的血海深仇，你也不能親自去爲他昭雪了。」

聽到了「一瘋老人」這四個字，唐一手不禁爲之渾身顫抖。

「妳……妳是誰？」

「霞霞！」

「妳……妳的叔父呢？」

「冷無求。」

「烏衣黑煞手冷無求？」

「不錯，是他派人去找你，把一瘋老人死訊告訴你知道的。」

「用一百両金子要我去刺殺丁招魂的人，也是妳叔父？」

「也不錯，」霞霞冷冷的說：「他對你的估計是太高了，他以爲你一定有辦法可以殺得了丁招魂。」

唐一手面露赧然之色。

「我不中用！」

霞霞冷厲的神色忽然一轉，變得柔和下來，嘆道：「其實你也毋須太自咎，丁招魂的確是個很厲害的脚色，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總有一天，你還可以捲土重來，把丁招魂殺掉。」

唐一手搖搖頭：「這種機會，只怕是太渺茫了。」

霞霞盯着他：「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當年一瘋老人與你平輩論交，就是欣賞你具有一種與衆不同的豪情，他常對家父說，你雖然是個殺手，但卻並不冷血。」

唐一手的臉一陣發熱。

霞霞又接說：「一瘋老人爲了青鳳樓的事，與丁招魂弄得很不愉快，但誰也想不到，丁招魂竟然敢向一瘋老人暗襲。」

唐一手道：「一瘋老人是個好老人，青鳳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老人家要出手干涉？」

霞霞道：「青鳳樓表面上是一家妓院，其實卻是江南會的分舵。」

「江南會？」

「你沒聽過？」

「不！而是聽得太多了。」

「丁招魂與江南會一直不睦，有意把它毀掉，但一瘋老人卻出面干涉。」

「因此，丁招魂動了殺機？」

「正是這樣，我叔父知道這件事之後，很難過，但卻沒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爲一瘋老人報仇。」

「所以，他想到了我？」

「不錯。」

「但我還是令他感到失望了。」

「但你還有機會。」

「甚麼機會？」唐一手嘆道：「再去找丁招魂拚命？」

霞霞點了點頭，說道：「但卻不是現在。」

唐一手道：「那麼要等多久？」

霞霞道：「等你傷癒之後。」

唐一手道：「我現在打不過丁招魂，傷癒之後也同樣不是他的對手。」

霞霞道：「這個自然，但你莫忘了，一瘋老人還有六個好兄弟。」

唐一手目光大亮。

「妳是說北山六虎？」

「不錯，只要能够說服這六人南下，咱們就有機會可以撼垮那姓丁的惡賊。」

唐一手吸了口氣：「這主意不壞。」

霞霞道：「你現在還有很多時間可以休息，考慮，但照我的想法，這是最好的辦法，而且也是唯一的辦法。」

唐一手皺了皺眉：「但這個怪物早已說過，今生永遠不再踏進江南半步。」

霞霞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爲了一瘋老人，說不定他們會破戒。」

唐一手點點頭：「也許會的。」

霞霞瞧了他一眼，道：「現在你甚麼事情都不必掛慮，在這裏好好的養傷，北山六虎的事，咱們還有不少時間。」

唐一手沉思着，不再說話。

霞霞走了。

他忽然轉過臉，瞧了瞧她的背影。

但他瞬即閉上了眼睛，心想：「女人都不是好東西，太相信女人，只有死得更快。」

無相神醫

（一）

住在烟花之地，等待傷勢痊癒，這還是唐一手的第一次經歷。

幸好這裏很清靜，除了霞霞和兩個婢女之外，就只有一個老人，經常進來爲他治療傷勢。

但這種生活，卻是未免太枯燥了。

這個爲他治療傷勢的老人，一直都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

唐一手也沒有問。

你不高興說，我也不高興問，儘管我這條性命是你救回來的。

有時候，他的脾氣也是很硬。

經過了二十天後，他的傷勢已無大碍了。

這老人又走進來，仔細的瞧着他。

「你已完全康復了。」

「我知道。」

「你一定很想知道，老夫是不是冷無求。」

「老丈是不是冷無求？」

老人嘆了口氣。

「甚麼事？」唐一手問。

老人坐在一張木椅上，沉聲道：「冷無求已經死了。」

「甚麼？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就在不久之前。」

「何謂之『不久之前』？」

「大約一頓飯時光之前。」老人嘆息一聲：「他得罪了丁招魂，丁招魂早就想宰了他，結果，就在不久之前動手，在長街上把他刺殺。」

唐一手瞪目道：「霞霞是否已知道這件事？」

老人道：「她也不知道。」

唐一手道：「老丈是誰？」

老人道：「卜羣。」

唐一手脫口說道：「無相神醫卜五先生？」

「不錯，正是我這個老頭兒。」

唐一手嘆了口氣：「只恨在下武功不

如丁賊，無法完成任務。」

卜五先生說：「這不足爲奇，江湖上又有幾個殺手，能對付得了丁招魂？」

唐一手挺起胸膛：「我要去找北山六虎。」

卜五先生道：「北山六虎確有非凡本領，但他們是否願意出手相助，却是難以逆料。」

唐一手道：「在下自當盡力而爲。」

卜五先生道：「你不妨帶着霞霞一起去。」

唐一手搖頭不迭：「不必了。」

卜五先生瞧了他一眼，忽然冷冷道：「聽說你這個人有點不正常，對於女人沒有多大的興趣。」

唐一手沉默着。

卜五先生冷冷的接道：「但這一次，你非要和霞霞一起去不可。」

唐一手道：「爲甚麼一定要和她一起去？」

卜五先生道：「她若不走，留在這裏，實在是太危險。」

唐一手又是一陣默然。

卜五先生接道：「而且對付北山六虎這六個怪物，她可以給你很大的帮助。」

唐一手仍然閉着嘴巴，一言不發。

卜五先生好像有點生氣了：「你是不是認爲霞霞不配和你走在一起？」

唐一手搖搖頭：「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卜五先生道：「既然不是這個意思，你再婆婆媽媽，那就不夠意思了，難道你寧願眼巴巴的看着她死在這裏？」

唐一手又搖頭。

卜五先生道：「你究竟想怎樣？」

唐一手道：「只怕……只怕是不大方便。」

卜五先生冷冷一笑，然後又「呸」的一聲，說：「江湖兒女，不拘小節，你一定要和霞霞一起去找那六個怪物，才是上策。」

唐一手終於點頭。

卜五先生面露悅容。

「那很好，這一次，你們一定不會讓老夫失望。」

(二)

北風漸更寒。

唐一手與霞霞，並轡北上，找尋北山六虎。

這件事，說難不難，說易却也不易。

路上，唐一手沉默寡言，霞霞想到叔父慘死於街頭，也是一直悶悶不樂。

到了十月初三，他們已來到了雁門關外。

× × ×

雁門關外，有一個很古怪的漢子，經常都躺在一座帳篷裏，獨自下棋，獨自喝酒，獨自吹笛。

他不喜與別人爲伍。

他自稱孤獨山人，除了自己之外，世間上沒有一個是好人。

有人私私竊議，這個孤獨山人，是個瘋子。

但也有人說，這個孤獨山人，雖然言行荒誕不經，但這人嫉惡如仇，不少盜賊都栽在他的手裏，道上有這種奇人，可說是商旅、百姓之福。

然而，沒有任何人能接近他。

因爲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去接近孤獨山人。

× × ×

唐一手和霞霞，各騎着一匹快馬，來到了那座帳篷外。

帳篷敞開着，裏面正坐着一個黑袍大漢。

他右手持杯，左手持笛。

在他面前，有一張長案。

案上有棋盤，而棋盤上只剩下九枚棋子。

他喃喃自語，道：「車不入險地，這一着不能走，不能走。」

霞霞淡淡一笑，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黑袍大漢點點頭，拈起了一枚棋子，走了一着。

但他隨即「啊呀」一聲的叫了起來。

「糟了，入了龍潭虎穴，想走出來却不容易啦，這次是必死無疑了。」

霞霞又是淡淡一笑：「只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生又如何？死又怎樣？」

黑袍大漢連走三着棋子，忽然摸了摸腦袋：「對，說得一點也不錯，死了一枚車，保住大元帥，而且還可以揮軍反擊，獲得最後勝利，那的確是不枉此行！」

他忽然隨手一掃，把棋盤上的棋子掃得乾乾淨淨，一雙比銅鈴還大的眼睛，直瞪着霞霞。

「小娃娃，妳長得漂亮，人也聰明，老子若不是已經有三個老婆，一定又會看上了你。」

霞霞的臉忽然紅了。

她畢竟還只是個女孩子。

唐一手却忍不住說：「討三個老婆和討四個老婆，又有甚麼分別？」

黑袍大漢嘆了口氣：「分別可大了，因爲老子討妻三人，第一口押對了，第二口也押對了，但第三口却押得很不好。」

唐一平一怔。

「你在說甚麼？究竟是在說討老婆，還是在說賭骰子？」

黑袍大漢道：「討老婆就和押骰子差不多，看得準，就是贏家，看不準，那可就慘極，必然一敗塗地，永遠難再有翻身之日。」

唐一手道：「尊駕言下之意，是說第三個老婆很不妥？」

「不是她不妥，而是老子大大的不妥。」黑袍大漢苦着臉：「這婆娘吃也吃得，睡也睡得，罵人的時候比母老虎吃錯藥還厲害，無論是那個混蛋討着這種潑婦，都註定要倒足三輩子的霉。」

唐一手呆了一呆：「你是說自己是個混蛋？」

「本來不是，但討了個吃錯藥的發瘋母老虎回來，就算不是混蛋也要變成混蛋之混蛋了！」黑袍大漢不斷的在嘆氣，臉上的表情，就像隻給母老虎咬了一口的大猴子。

唐一手、霞霞互望一眼，不由都是爲之莞爾一笑。

霞霞忽然問道：「尊駕是不是孤獨山人？」

黑袍大漢哈哈一笑：「甚麼孤獨山人，簡直是一派胡言，這外號老子不喜歡，而且也不是老子的眞正外號。」

霞霞道：「外號也有眞有假嗎？」

黑袍大漢道：「小娃娃，妳看老子是不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霞霞道：「看你獨個兒在下棋，本來覺得你眞是有點孤獨，想不到你已有了三個妻子，那當然不會孤獨了。」

黑袍大漢點點頭：「不但不孤獨，而且簡直是太熱鬧了。」

唐一手微微一笑，道：「但太熱鬧並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不是好事，而且比不穿褲子還糟。」黑袍大漢皺起了眉，道：「所以老子現在寧願淸淸靜靜的，一個人逍遙自在，舒服多了。」

說到這裏，展顏一笑。

突聽一個漢子的聲音大喝道：「你在胡亂放甚麼屁！」

唐一手，霞霞俱是一楞，轉眼回後望去。

他們聽見的，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但其實那却是個女人。

這女人並不算醜陋，而且還很好看。

但她的嗓子却很嚇人，大概比豬叫稍好一點而已。

黑袍大漢看見這個女人，他的臉色立刻就變成一片灰白。

唐一手、霞霞都已心中有數，知道這個女人就是他的第三個妻子。

(三)

這女人走到黑袍大漢面前，一雙眼睛彷彿變成了兩顆凸出來的大荔枝。

「你想死了，跑到這裏做甚麼孤獨山人，撇下了老娘，還有天理嗎？還有良心嗎？還有……」

「還有我的媽呀！」黑袍大漢叫起苦來。

他轉身想走，但這女人毫不留情，一出手就把他的脖子套住。

「還想跑？你敢再跑，老娘就把你娘親拋進井底裏。」

黑袍大漢嚇了一跳：「婆娘，這個萬萬使不得……」

女人嘿嘿冷笑：「甚麼使不得？老娘使起性子來，便不得也要得了。」

黑袍大漢長嘆口氣：「罷了，罷了！老子遇上妳這種女人，就只好算是……」

「算是甚麼？」

「不算甚麼，不算甚麼！」

「那麼好極了，跟我回去，」這女人的目光忽然轉射在唐一手的臉上：「你是誰？」

唐一手道：「在下姓唐。」

「是唐太宗還是唐三藏？」這女人冷冷一笑。

「是唐一手。」

「唐一手？噢！原來是千手閻羅。」

「在下只剩下一手，而非千手。」

「有一隻有用的手，比起不中用的一千隻手還要勝一千倍。」

「前輩見笑了。」

「甚麼前輩？吃飯前輩？還是老得連腰都挺不起來的『老前輩』？」這女人哼的一聲，「老娘又不老，幹嗎要叫老娘前輩？」

「總不成叫你一聲小妹妹罷？」黑袍大漢冷冷的說。

「小妹妹倒不敢當，叫一聲姐姐總可以罷？」

「姐姐說的是。」唐一手微微一笑。

「很好，這一聲姐姐叫的甚是香甜，讓姐姐教你兩招掌法。」

黑袍大漢叫道：「別又打人！」

這女人却不理，出手如電，急襲唐一手的左腰。

她的手掌看似無力，但實則勁力內蘊，就算是一塊石頭，也挨不起她一掌。

唐一手不是石頭。

就算他是石頭，也不敢硬接這一掌。

他只好閃避。

他總算很輕巧的閃過了第一掌。

但這女人一聲怪笑，身形急變，由下而上，一掌拍向唐一手的咽喉。

唐一手人稱「千手閻羅」，暗器功夫獨步江湖，身手之敏捷，自非泛泛之輩可比。

但這時候，他竟然再也無法避開這女人的第二掌。

眼看這一掌就要取了唐一手的性命，黑袍大漢突然也閃電般出手，代替唐一手接下了這一掌。

兇險之處，簡直是間不容髮。

這女人臉色一沉：「你瘋了？」

黑袍大漢怒道：「我說妳才瘋了，人家與妳無怨無仇，爲甚麼一出手就要取別人的性命。」

這女人冷冷道：「你知道他是誰？」

黑袍大漢道：「他是唐一手。」

這女人冷冷道：「你又可知道唐一手是丁招魂的爪牙？」

黑袍大漢楞住。

「這……這個……」目光一轉，盯着唐一手，「你是丁招魂派來的？」

唐一手不由爲之啞然失笑。

霞霞却已忍不住大聲道：「他在一個月前，幾乎死在丁招魂的手下。」

這女人冷冷道：「這種謊話可騙不了老娘！」

唐一手突然扯開胸前的衣服，露出一道疤痕。

「這是丁招魂幹的。」他大聲道。

這女人瞧了好一會，忽然沉默下來。

「那兔崽子！」她忽然又咬牙切齒，恨恨的說。

黑袍大漢一楞，道：「婆娘，你在罵誰？」

這女人說：「當然是罵傅四叔。」

黑袍大漢道：「他可是個好好先生，妳何以無緣無故的罵他？」

「好好先生？哼！」這女人咬牙道：「老娘早就覺得這厮的說話不可靠，他說唐一手是丁招魂的爪牙。」

黑袍大漢一呆：「這倒奇怪，無仇無怨，他爲甚麼要陷害唐一手？」

這女人冷冷道：「老娘找他算賬。」

黑袍大漢道：「我也去。」

唐一手道：「在下能不能去？」

黑袍大漢問他道：「你知道咱們是誰嗎？」

唐一手微微一笑：「假如在下沒有弄

錯，兩位該是北山六虎裏的雌雄雙虎——『黑虎將軍』潘大雲暨『雲中虎后』孫十二娘。」

黑袍大漢大笑。

「不錯！一瘋老人也常在老子面前提起你，說你是條漢子。」

唐一手神色黯然。

潘大雲瞧着他。

「一瘋老人是個好老人，老子提起了他，你為甚麼不高興？是不是你有甚麼不妥？」

霞霞嘆了口氣，說道：「他沒甚麼不妥。」

潘大雲臉色一變。

「難道是一瘋老人不妥？」

霞霞道：「他也沒有甚麼不妥。」

潘大雲鬆了口氣，但霞霞却接着說：「死人是不會覺得有甚麼地方不妥的。」

潘大雲，孫十二娘臉色驟變。

「一瘋老人死了？」潘大雲吼叫起來，「小娃娃這種玩笑開不得。」

唐一手搖搖頭：「她不是在開玩笑，一瘋老人已死在丁招魂的手下。」

孫十二娘神色凝重。

「好傢伙，連北山六虎都不放在眼內了，他敢動一瘋老人，分明是在向咱們挑戰。」

潘大雲氣呼呼的道：「咱們去找那四個混蛋，一起去找丁招魂算帳！」

霞霞道：「你說的那四個混蛋到底是誰？」

潘大雲道：「這四個混蛋就是北山六虎其餘四人，他們都說老子的第三個妻子，是巾幗英雄，又說甚麼女中豪傑……」

孫十二娘瞪目喝道：「難道他們說錯了。」

潘大雲的聲音立刻減弱了一半，吶吶道：「他們沒錯，錯的是老子而已。」

孫十二娘橫了他一眼：「你現在若嫌老娘不好，倒也不遲，今晚老娘就來一個紅杏出牆，明天你就可以堂而皇之，休妻可也。」

「這個使不得，」潘大雲嚇的連臉都青了。

孫十二娘也不再理他，帶着霞霞，望北而去。

潘大雲、唐一手互望一眼，也急急的跟着。

虎頭不見了

（一）

山崗上，有一座古亭。

晨光燦爛，照在一把二十九斤重的虎頭大刀上。

一個白髮老人，坐在一張石椅上，左手執刀，右手捧着一杯熱茶。

他在喝茶、賞刀。

世間上本來就有不少人，視賞玩兵器為樂事。

這白髮老人顯然也是這種人。

× × ×

茶已喝光。

白髮老人連茶葉都已吞掉，但他坐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

陽光漸更升高。

刀鋒在陽光下，發出刺目的光芒。

就在這時候，白髮老人的背後，來了一個灰袍中年漢子。

這中年漢子也提着一把刀。

但這把刀看來却很輕巧，長不過兩尺，重量更是無法與白髮老人的虎頭大刀相比。

兩把刀俱無鞘，刀鋒散發着逼人的殺氣。

但這兩人却無動手之意。

因為他們並不是敵人，而是朋友。

中年漢子走到白髮老人身旁，喟然嘆道：「雖然寶刀未老，但却全無發揮威力的機會，倒是人生一大憾事。」

白髮老人把虎頭大刀擱在腿上，道：「自從中原九寇被咱們殲滅後，咱們北山六虎已不再理會江湖上的事，這些年來，確是沉悶一些。」

中年漢子道：「沉悶的日子，也許很快就要成為過去。」

白髮老人道：「你想重出江湖？」

中年漢子道：「不是我想，而是潘老五，孫十二娘想下江南。」

「江南？」

「不錯，是想南下江南。」

「不能！」白髮老人搖頭不迭，「這是誰出的主意？」

中年漢子嘆了口氣，道：「這也不是誰出的主意，而是因為一瘋老人已經死在丁招魂的手裏。」

「丁招魂！」白髮老人臉色驟變，「他果然沒有把咱們北山六虎放在眼內！」

中年漢子道：「這些年來，丁招魂一直都想成為江南第一人，統領江南水陸兩道，成為一代梟雄。」

「梟雄！哼！」白髮老人冷冷一笑，「老夫已會過不知幾許梟雄，也殺過不少梟雄，但最可憐的，還是那些根本沒有資格稱為梟雄，但却自以為是不世梟雄之輩，他們驕傲得快，却是死得更快。」

中年漢子默然半晌，道：「但丁招魂確有資格成為梟雄。」

白髮老人道：「他能殺得了一瘋，總會有點奸謀、武功。」

中年漢子道：「潘老五和孫十二娘的意思，是咱們北山六虎，聯袂南下，別讓丁招魂繼續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白髮老人臉色一變。

「難道你已忘記了咱們曾經誓言，永遠不下江南嗎？」

中年漢子嘆了口氣，道：「為了司徒介庭之死，咱們就從此不下江南，這個誓言恐怕是錯了。」

「胡說！」白髮老人怒道：「沒有司徒介庭，咱們六虎早已死在中原九寇之手，但現在咱們六個都活得很好，司徒介庭反而死了，難道你說咱們不該負責？」

中年漢子道：「司徒大俠慘死，那是意外，咱們並非故意讓他去送死。」

白髮老人瞪目道：「你是說，司徒介庭之死，咱們全無責任？」

中年漢子道：「即使是有責任，但咱們也不該以後永遠不下江南，這簡直比因噎廢食更說不通。」

白髮老人氣呼呼的道：「你是在違背誓言。」

中年漢子嘆道：「正是時移勢易，丁招魂的勢力若一直擴展下去，總有一天會逼到北武林，那時候才想去殲滅他，恐怕已是太遲了。」

白髮老人道：「無論怎樣，咱們絕不再下江南。」

中年漢子道：「這件事該由咱們六虎大夥兒決定，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白髮老人想了想，終於嘆道：「也罷，要是你們都一定要下江南，老夫就把一顆腦袋交給你們好了。」

中年漢子也是嘆了口氣，不再說話。

（二）

正午。

仍然是在那座古亭下。

名震大江南北的北山六虎，都已聚在這山崗上的古亭下。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從遠道而來的唐一手和冷霞霞。

霞霞的心情彷彿有些緊張。

那白髮老人，是北山六虎之首的虎頭天君靳南馳，而那中年漢子，則是北山六虎的老四，鐵虎秀士詹長空。

在詹長空身邊的，還有兩個年約五旬的青衣人。

這兩人的衣服顏色和穿的鞋子，都是一模一樣，但却一個又肥又矮，而另一個則又高又瘦。

肥矮的青衣人是老二坐山虎顧無情，高瘦的青衣人則是老三虎爪王申烈。

他們這一次聚會，對於今後武林的命運，可說是具有極重要的影響。

× × ×

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這是北山六虎一向不變的原則。

現在，潘大雲夫婦和詹長空，都已贊成再下江南，但是老大靳南馳却是堅決反對。

目前是三與一之比，主張下江南的一派佔了上風。

只要顧無情和申烈，其中任何一人也站在潘大雲夫婦這一邊，那麼北山六虎就會捲土重來，再到江南大幹一番。

這是唐一手所深切渴望的。

現在，每個人的目光，都已集中在顧無情和申烈的臉上。

× × ×

申烈最先開口。

他說：「咱們不能違背誓言。」

唐一手的心向下沉。

他瞧着顧無情，希望他的說話不會和申烈一樣。

顧無情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說：「我也不喜歡江南，也不想再下江南。」

× × ×

這一次的聚會，陷入了僵局。

唐一手初時極具信心，因為他已獲得了北山六虎其中三人的支持。

想不到申烈和顧無情，他們的意見也和老大靳南馳一樣。

詹長空長嘆一聲：「三人對三人，這是永遠無法打開的僵局，倘若六虎變成七虎，那時候，形勢便大不相同了。」

潘大雲點頭不迭，大聲道：「詹四哥說得對，當年北山只有五虎，後來老子娶了孫十二娘回來，五虎加一，變成六虎，現在也不妨再加一虎，變成七虎可也。」

詹長空皺了皺眉道：「這種事豈同兒戲？」

潘大雲怒道：「甚麼兒戲？一瘋老人是咱們的老朋友，他死在丁招魂手下，咱們却個個變成縮頭烏龜，這才是兒戲！」

孫十二娘道：「六虎變七虎，並非胡說八道，老娘有個建議。」

潘大雲忙道：「娘子素有虎中諸葛之稱，有何妙計，快說！快說！」

孫十二娘橫了他一眼：「甚麼『虎中諸葛』？胡言亂語，也不怕教人見笑。」

語音甫畢，接道：「老娘認為，由咱們六虎同心合力，教出一個徒弟來，據老娘想像中，這個徒弟集合咱們六人之長，他日的成就，必在咱們六人之上，那麼，他也就有足夠的資格，成為北山七虎的老七！」

詹長空道：「這倒是個辦法！」

潘大雲又問道：「却不嫌時間太長久了？」

詹長空回答道：「三年之內，已可造就！」

孫十二娘瞧着靳南馳：「靳大哥，你認為怎樣？」

靳南馳搖搖頭：「這分明是要老夫自掌嘴吧，教個徒弟出來，使他變成七虎之一，然後却又令到你們以四比三之數，讓咱們非下江南不可，說來說去，這都是大大不通的事，老夫反對！」

申烈也道：「我也反對。」

顧無情輕輕咳嗽一聲，便道：「我贊成。」

此言一出，每個人都為之怔住。

誰也想不到，他反對下江南，却贊成孫十二娘的這個提議。

靳南馳怔怔的看着他，看了大半天才說：「你為甚麼不反對？」

顧無情淡淡的道：「雖然我不想下江南，但却很想收個徒弟，過一過做師父的癮。」

靳南馳又是一楞，繼而嘆道：「你是在貪過癮？」

顧無情說道：「過癮的事情，偶一而為之，無傷大雅，這種貪念，乃是人之常情。」

靳南馳道：「只怕貪字會變成貧。」

顧無情道：「那也不妨，反正這些年來，我已窮得兩袖清風，就算再窮，也窮不到甚麼地方去，說不定有一天徒弟爭氣，發了大財，那時候咱們六個做師父的都不再窮了。」

他似是有點瘋言瘋語。

但在潘大雲夫婦、詹長空、唐一手和霞霞的耳中聽起來，這種瘋言瘋語却是很可愛。

靳南馳考慮了很久，忽然走到唐一手的面前，瞧着他。

唐一手沒有逃避他的目光，也在瞧着他。

過了很久，靳南馳才說：「你可曾知道，顧無情已看上了你？」

唐一手還沒有說話，孫十二娘已跳了起來：「老娘知道顧二哥想討個老婆，但這可是個男人，他為甚麼會看上了一個男人？」

靳南馳眉頭一皺：「妳說話總是口沒遮攔，顧老二並不是瘋子，當然不會娶個男人回去。」

孫十二娘其實是在裝傻，聞言立刻笑道：「老娘明白了，他是想收錄唐一手爲弟子。」

靳南馳道：「不是他一個人收錄唐一手爲弟子，而是咱們六個人都把他收爲弟子。」

唐一手怔住。

顧無情又在呵呵大笑。

「靳老大果然看得很通透，這主意不壞！這主意不壞。」

孫十二娘瞧着唐一手。

「現在就只看你答應不答應？」

唐一手吸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是個只有一隻手的廢物……」

「廢物？少了一隻手就算是廢物？簡直荒唐！」靳南馳大不以爲然。

唐一手無言。

他只好接受了北山六虎的提議。

(三)

世事難料。

世間上不知有多少偉大的計劃，往往會被突如其來的某種變化所摧毀。

唐一手拜六虎爲師，本已成定局。

他可以承受六虎的武功，這一點也本該是毫無疑問的事。

但一個突如其來的巨變，却使這一切順理成章的事，化爲烏有。

× × ×

臘月初九，大雪紛飛。

靳南馳帶着一個銅壺，來到了大雪峯下的一間酒寮買酒。

天氣實在是太寒冷了，使平時沒有多大酒癮的靳南馳，也想喝點辛辣的烈酒。

這間酒寮的主人，是靳南馳的表親。

他叫于四堂。

于四堂巳快四十歲，但仍然是孤寡一人，並未娶妻。

靳南馳偶然也會教他一點武功，但于四堂却始終學不好。

他看來並不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

× × ×

每次打酒，于四堂都不收酒錢。

但他不收是他的事，靳南馳却總是把酒錢放下，不由他不收下。

這一次，于四堂忽然緊緊的拉着靳南馳。

「靳叔，求求你，給我一點小小的面子，這一次，讓我做個小東道！」

靳南馳徵微一笑：「你的酒不用本錢嗎？」

「唉！」于四堂一跺脚，「靳叔，這種說話太不够意思了，你老是放下酒錢，連一次都不肯賞光，這倒叫老于連睡覺都不舒服。」

靳南馳想了想，終於點頭道：「也罷，這一次我算是白喝一頓。」

「這就對了！來來！咱們在這裏痛飲千杯，他媽的不醉無歸！」

× × ×

酒很猛烈。

于四堂連連勸酒，居然把靳南馳弄得有八九分醉意。

靳南馳很少喝醉。

但這一次，他却在不知不覺中，醉得很厲害。

「靳叔，難得今天興緻這麼好，再喝三杯！」

靳南馳忽然搖手不迭。

「不喝了！不喝了！」

「怎麼啦，有點不舒服嗎？」

「不是不舒服，而是太舒服了，」靳南馳身子搖搖幌幌，好像連坐都坐不穩，「老于，今天這酒，好像特別厲害……」

「這是竹葉青嘛。」

「不，有點不像竹葉青……」

「不像竹葉青？那麼像甚麼？」

「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却知道。」

「喔……那是甚麼東西？……」

「一種不容易爲人發覺的蒙汗藥。」

「甚麼？」靳南馳的眼睛陡然暴睜，怒瞪着于四棠。

于四棠却吃吃一笑，站遠三尺。

他說：「你最先喝的，是純淨的竹葉青，連一丁點兒雜料也沒有。」

靳南馳憤怒的站起。

于四棠緩緩接道：「等你喝得八九杯的時候，舌頭巳有點痲木，那時候，我再斟的酒，就有了蒙汗藥在內。」

靳南馳怒喝一聲。

「于四棠，你好大胆子！」

他在大喝中撲前，怒擊于四棠。

但他一運用內力，就巳天旋地轉，再也無法把持得住，仆倒在地上。

于四棠獰笑，忽然摔破了一隻杯子。

酒寮外立刻有四個黑衣漢子闖進來。

于四棠伸手向靳南馳身上一指，說：「多砍幾刀！」

就是這樣，靳南馳死於亂刀之下。

佈陷阱擒猛虎

(一)

臘月十五，暴風雪終於停止下來。

虎爪王申烈，坐山虎顧無情到處找尋靳南馳。

申烈皺着眉，對顧無情說：「靳老大怎麼啦，巳整整六天不見踪影。」

顧無情道：「這實在教人担心，他若有甚麼事情要離開咱們，必然會說一聲，但現在……」

申烈搖搖頭：「這倒不必過份杞人憂天，憑靳老大的本領，甚麼事情都可以應付下來。」

顧無情道：「只怕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兩人一面說，一面巳來到了于四棠的酒寮外。

× × ×

于四堂一看見兩人，立刻面露驚惶之色，迎了上前。

顧無情盯着他：「甚麼事？」

于四棠問：「靳叔……」

話猶未了，申烈巳截口問道：「你見過靳叔？」

「嗯。」

「在甚麼時候？」

「初九那天，他就在這裏喝酒，但……」于四棠欲言又止。

申烈急問：「後來怎樣？」

于四堂吸口氣，半晌才道：「他遇上了一夥强盗，雙方就在門外激戰起來。」

「强盗？是那裏來的强盗？」

「聽說他們是黑刀寨的人。」

「混帳！黑刀寨怎會弄到咱們北山六虎頭上？」申烈一頓足，「後來怎樣？」

「初時靳叔佔了優勢，黑刀寨的人給他打得落花流水，但後來，其中一個强盗放了一枚毒鏢，擊中了靳叔的小腿……接着就昏倒過去。」

「他們殺了靳叔？」

「沒有，他們只是把靳叔縛起，然後就離去！」

「他奶奶個熊！」申烈怒道：「黑刀寨的混蛋準是吃錯了瘋藥，竟敢太歲頭上動土，咱們去把這鳥寨夷爲平地！」

顧無情吸了口氣，緩緩道：「只怕這又是丁招魂在從中作祟。」

「丁招魂又怎樣？待老子把他們都做翻了，提早爲武林除害！」

申烈馬上就要去救靳南馳。

顧無情也只好跟隨着，一起趕去黑刀寨。

但他們這一去，以後就再沒有回來。

× × ×

臘月二十三日，詹長空來到了于四棠的酒寮。

他在打聽靳南馳，申烈和顧無情的下落。

于四棠搖搖頭，表示一概不知。

詹長空只好離去。

當他離開酒寮不遠的時候，忽然迎面有一輛馬車駛至。

這輛馬車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但詹長空的臉色却忽然變了，變得就像是一團白雪。

因爲他忽然看見，這輛馬車的窗子外，居然懸掛着三顆人頭。

而這三顆人頭，正是他要找尋的靳南馳，申烈和顧無情！

(二)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詹長空連眼睛都紅了。

他攔在馬車前，大喝：「停下來！停下來！」

馬車沒有停。

車廂裏忽然閃電般飛掠出兩條人影。

一條黑影，一條白影。

黑衣人使快刀，白衣人用暗器，分從左右夾擊詹長空。

詹長空啞聲怒叱道：「甚麼人？」

這兩人一言不發，使快刀的黑衣人不由分說，鋒利的刀子直向着詹長空頭頂上猛力砍劈。

而另一個白衣人左右兩袖飛揚，七八種暗器蜂湧般射出，在黑衣人刀法掩護下，一上來就把詹長空逼得喘氣不過。

但詹長空到底是具有一流身手的人物，雖然處於劣勢，但身形却滑溜得像是魚兒，身形左轉右閃，這兩人倒也拿不出甚麼辦法，可以殺掉他。

詹長空終於扭轉形勢，開展反撲。

說到用刀，詹長空也是大行家。

那黑衣人連攻七七四十九招快刀，未奏膚功，詹長空也隨着回敬了一手更快的刀法。

雙方刀勢有如狂風驟雨，一對陣巳拆了三十招以上。

驀地「鏗」一聲响，黑衣人的刀不知如何，跌在地上。

他大駭。

他是個與刀爲伴，與刀出生入死的職業殺手，一旦失刀，不啻是瞎子跌落了一根竹杖。

他驚出一身冷汗，身子猛地向後急仰，身形轉動，快速地側身退後丈許以外。

但詹長空巳殺起了性。

颯！

寒光疾閃，他手中一刀巳脫手擲出。

「哧！」

一聲悶哼，黑衣人巳被這脫手一刀擊中了胸膛。

另一白衣人却在這刹那問，把握着機會，以毒針向詹長空招呼。

詹長空旋身一轉，閃到馬車後。

他若慢半步，那些毒針最少有一半會打在他的身上。

然而，也就在他剛閃到馬車後之際，一桿金槍突然穿過車廂，向外怒刺！

× × ×

詹長空的心忽然冷了。

冷得就像是千年冰峯上的冰雪。

一桿冰冷的金槍，從他的背心，穿過了他的胸膛。

詹長空全身肌肉痙攣收縮。

他的臉巳變成死灰。

「丁……招魂……我……做鬼也不饒你。」

他怒吼着。

颯！

穿過他胸膛的金槍突然又不見了。

詹長空眼前突地發黑，終於仆倒在馬車下。

× × ×

馬車輾過詹長空的屍體，徐徐離去。

馬車遠離之後，在遠處一塊巨石後，忽然响起了一個人嘆息之聲。

那是一個黃衫老人。

于四棠陡地猛喝：「甚麼人？」

他提着一把大刀，追上前。

但當他追上去的時候，巨石後却巳杳無人跡。

于四棠忽然面色一變。

因爲他在這時候，又聽見遠處有人冷冷的說：「于老闆，你一定會遭遇到可怕的報復，小心！小心！」

(三)

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

唐一手在潘大雲夫婦的指導下，悉心練功。

他從來都沒有偷懶。

但這時候，師徒三人都難免有點心不在焉。

靳南馳、申烈、顧無情，甚至是詹長空，他們一個一個的外出，但却沒有一個回來。

潘大雲終於忍耐不住，對孫十二娘說：「咱們也去找一找。」

孫十二娘沒有反對。

但正當他們準備下山的時候，忽然看見了一個黃衫老人，揹着詹長空回來。

潘大雲臉色一變。

「海三爺！」

這黃衫老人搖頭嘆了口氣：「這次糟透！這次不妙之極！」

他放下了詹長空。

潘大雲，孫十二娘一瞧之下，兩人都是睚眦欲裂。

詹長空顯然已經死了。

「海三爺，這是怎麼一回事？」孫十二娘畢竟是個女人，她差點沒哭出來，「這是誰幹的？」

這黃衫老人姓海名無涯，人稱海三爺乃北山六虎，一瘋老人相識多年的摯友。

海三爺爲人正義，輕功極佳，但其他武功却是稀鬆平常，絕對談不上是甚麼一流高手。

只聽得海三爺沉着語聲道：「我不能說。」

潘大雲怒道：「爲甚麼不能說？」

海三爺嘆了口氣：「我若說了，你們說不定馬上就要去找這人報仇。」

潘大雲道：「這個自然！」

海三爺說道：「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說！」

潘大雲瞪目道：「爲甚麼？」

海三爺又長嘆一聲：「憑你們夫婦兩人之力，根本就無法傷得仇人一根毫髮，那豈不是白白送死嗎？」

孫十二娘胸膛起伏，咬牙切齒的說：「我知道這人是誰。」

潘大雲目光一閃：「是丁招魂！一定是丁招魂幹的！」

孫十二娘忽然頹然坐在地上。

她再也無法忍耐，伏在詹長空的屍體上痛哭。

潘大雲吸了口氣，問海三爺：「還有靳大哥，申烈和顧無情，他們……」

海三爺慘然一笑。

潘大雲顫聲追問下去：「他們怎樣了？是不是都已給丁賊所殺？」

海三爺黯然點頭。

「他奶奶祖宗！俺現在就去把丁招魂砍個碎屍萬段！」

他狂衝出去。

但海三爺却拚死阻攔。

「你不能去！絕不能去！」

「爲甚麼不去？他們都是俺的好兄弟，咱們北山六虎幾曾給人這樣欺負過？」

海三爺突然一個耳光摑在他的臉上。

「小潘！你冷靜下來！」

這一記耳光很重，但却也很奏效，果然把潘大雲激烈的情緒暫時平息下來。

海三爺的聲音也有點顫抖，他慢慢的說：「仇，是一定要報的，但却不能在完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白白的去送死！」

孫十二娘抬起了頭。

「三爺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們去找人帮忙？」

「不錯。」

「誰會帮咱們？誰敢得罪丁招魂？又有誰有力量可以對付這惡魔？」

「有。」

「誰？他是誰？」潘大雲厲聲問。

海三爺深深的吸了口氣，很久才緩緩地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雪刀浪子龍城壁！」

虎后也歸西

（一）

正月二十五，晴。

長安城外西南三里官道上，一匹快馬向東北方疾馳。

馬上一人，戴黑皮帽，穿輕貂裘，內裏一襲緊身金黃勁裝，腰佩雙刀，刀柄俱鑲明珠寶石，不計其數。

這人大概四十歲出頭，國字臉，唇上蓄着一綹小鬍子，而神態却是顯得有些焦急。

鞭如雨下。

他胯下那匹馬兒還能支持多久？

× × ×

在這中年人的背後，忽然又來了另一騎人馬。

中年人回頭一望，神色更是慌張，也有幾分憤怒。

他胯下的是一匹好馬。

但他知道，和背後窮追上來的那匹馬相比，自己的馬就只能算是垃圾。

（二）

從外貌看來，後面追上來的一匹馬，才是眞正的垃圾。

那匹馬簡直就不像是馬，而是像一匹又老又瘦的騾子，甚至只是像隻大猴子而已。

但奇怪，這却是當今武林極負盛名的良駒——猴子馬。

猴子馬的主人，便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但現在策騎着猴子馬窮追而來的，却不是衞空空，而是龍城壁。

這並非奇事。

近年來，這兩位年青俠客交換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甚至是武功，他倆也陷入「混淆不清」的階段。

有時候，龍城壁會用風雪之刀使出砍腦袋劍法，把敵人的腦袋砍下來。

同樣地，衞空空也偶然會用三尺青鋒，使出八條龍刀法的招數，把敵人殺得落花流水。

所以，龍城壁騎着猴子馬，絕對不是甚麼怪事。

× × ×

那身穿輕貂裘的中年人，終於勒停了馬。

因爲他知道，對方憑着猴子馬的脚程，自己的馬兒實在是無法與之匹敵的。

他自知逃不過，躲不掉，唯有亮出雙刀，與龍城壁一拚！

× × ×

龍城壁終於追上了屠天行。

這個國字臉，唇上蓄着一綹小鬍子的中年人，就是江湖上人稱「雙刀無影」的屠天行。

從表面上看來，他是長安城內的一位富商。

他家財百萬，宅中婢僕如雲，過着富貴安閑的寫意生活。

但實際上，他却是中原十二道流匪的總瓢把子。

這一天，他很倒霉，給龍城壁闖進宅

院，把他麾下的十二殺手殺得片甲不留。

屠天行自知不妙，便急急策馬離開長安。

但龍城壁沒有放棄，緊追不捨。

終於，屠天行被截獲。

他大吼道：「龍城壁，你既要趕盡殺絕，屠某只好奉陪到底！」

龍城壁冷冷一笑：「屠天行，在下只想問清楚一件事。」

「屠某甚麼都不知道！」

「你爲甚麼要夜襲七星門？」

「嘿嘿！這個我倒可以奉告。」屠天行發出一聲獰笑：「七星門屢次破壞了屠某的買賣，屠某若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又怎對得起所有屬下！」

「荒謬！」龍城壁冷冷一笑：「在下已查的很清楚，七星門與你，根本河水不犯井水，更從來沒有破壞你任何一次的買賣。」

屠天行瞳孔收縮。

「既不相信，又何必問？」

龍城壁冷冷一笑：「在下想知道，究竟是甚麼人要對付七星門，而要假借你的力量去幹！」

屠天行大笑。

「龍城壁，你太多幻想了，只可惜這全是不切實際的白日夢！」

龍城壁道：「休要逼在下動武！」

屠天行道：「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那又何須付諸武力？」

龍城壁皺了皺眉。

「你眞的不說？」

「話已說盡，何來這許多廢話？」

龍城壁臉色一寒：「屠天行，你若以爲在下不知道用甚麼方法可以向人逼供，那可是錯誤之想。」

屠天行怒道：「既然你一點餘地不留，屠某不客氣了！」

他一聲怒喝，身子突然從鞍上飛躍而起。

刷！

一片刀光閃過，他居然先向猴子馬下毒手。

這一刀休說砍馬，就算是一頭犀牛，恐怕也承受不住。

但猴子馬却完全沒有半點驚慌。

牠似乎也和許多老江湖般，曾經身經百戰。

屠天行這一刀，無疑極其厲害，但龍城壁又豈會讓他傷害猴子馬？

他腰間的風雪之刀也在刹那間閃電般出鞘，爲猴子馬接下這一刀。

屠天行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使的是雙刀，一刀被拒，另一刀却從下而上，急刺龍城壁小腹。

龍城壁飄然下馬，避開這一刀。

兩人就在官道上展開拚搏。

無可否認，屠天行確是具有不俗身手，他那「雙刀無影」之名，絕非虛傳。

可是，他現在的對手，却是名震天下的雪刀浪子龍城壁。

近數年來，龍城壁屢挫强敵，武功更是精進不少。

屠天行雖然刀法卓絕，但在八條龍刀法之下，他又怎能討好？

十招之後，他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漸感支絀。

他現在還沒有死在龍城壁的刀下，全然是因爲龍城壁根本未曾施下殺手招數。

屠天行冷汗如雨。

他忽然大聲說：「龍大俠，我說，我說！」

龍城壁立刻停止了刀勢。

屠天行長長的吸了口氣：「我可以說，但有個條件。」

龍城壁點點頭：「是甚麼條件？」

屠天行道：「是誰指使我夜襲七星門，這件事不能在這裏說，要換個地方。」

「甚麼地方才能說？」

屠天行忽然發出一聲怪笑，竟然以刀自刎。

他翻了翻眼：「你想聽，不妨跟我一塊去，到了陰曹地府，我一定會說！」

龍城壁嘆了口氣。

他實在想不到，屠天行寧願死，也不背吐出主謀者的名字。

（三）

長安是一座名城，也是個繁閙的大都市。

龍城壁對於這個城市，熟悉的程度，幾乎不下於他的故鄉濟南府。

他爲了七星門慘案，他奔波了整整一個月。

但直到現在，他還是沒有半點頭緒。

他很想找鐵鴿門的人談談。

鐵鴿門在刺探消息方面，的確很有一套辦法。

但不知如何，龍城壁却又提不起勁兒去找鐵鴿門的人。

他還是希望自己碰一碰。

碰上好運氣固然很好，就算碰壁，碰一鼻子灰却也無妨。

× × ×

在熱閙的街道上逛來逛去，並不一定能使自己的心情也「熱閙」起來。

在斗室中，獨自面對一燈如豆的時候，固然寂寞。

但即使在閙市裏，仍然會同樣感到寂寞。

在人叢中感受到的寂寞，也許會更寂寞。

街上，碰口碰面都是人。

陌生人。

龍城壁忽然感到寂寞了。

他想起了唐竹君。

他想起她對自己的柔情，他想起她對自己的關懷、體貼。

但他却不在她身邊，仍然在流浪。

流浪天涯的滋味，是苦樂參半的。

當然，在悲觀的人來說，那是苦多樂少。

但龍城壁向來很樂觀。

但樂觀的人也同樣有感情，而且也許更强烈。

人，只要有感情，就一定會有感到寂寞的時候。

× × ×

在街上碰來碰去，並不一定會碰到好運氣。

但龍城壁怎樣也想不到，最後居然會碰上了花鴿子。

花鴿子是鐵鴿門裏面最出色的一個探

子。

他是鐵鴿居士的得意弟子，現在才只有二十五歲。

龍城璧不由暗暗失笑。

自己已不打算找鐵鴿門幫忙，但鐵鴿門却好像是衝着自己而來的。

花鴿子一看見龍城璧，就吁了一口氣，說：「總算找到你啦！」

龍城璧笑了笑：「你找我有事？」

花鴿子道：「我的確在到處找你，但眞正要找你的人却不是我。」

這兩句說話聽似矛盾，但龍城璧却很明白。

「是誰委托鐵鴿門找我這個浪子？」

「一個女人。」

「女人？怎麼樣的女人？」

「一個很兇的女人，她比母老虎還兇一點。」

龍城璧怔住。

「這可不好玩，你現在就當作沒有看見我好了。」

花鴿子搖搖頭：「這個萬萬不能，找到就是找到，豈可故意瞞騙？」

龍城璧道：「我若一走了之呢？」

花鴿子苦着臉：「你一走了之，我的任務就無法完成，又有誰能把你留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那個女人叫甚麼名字？」

花鴿子低了嗓子說：「孫十二娘。」

龍城璧爲之一楞：「雲中虎后孫十二娘？」

花鴿子眨了眨眼睛：「就是她。」

龍城璧皺了皺眉：「她自從嫁給潘大雲之後，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花鴿子道：「她的行動怎樣，我們不理會，但她現在却要找你，而且找得很着急。」

龍城璧嘆了口氣：「也罷，反正我這一個人是清靜不來的了。」

花鴿子微微一笑：「這是命中註定，你是絕對不愁會寂寞的。」

（四）

滿芳樓上，早已坐無虛席。

花鴿子把龍城璧帶到這間酒家之後，就掉頭而去。

龍城璧在顧客如雲中，找到了孫十二娘。

孫十二娘就坐在最靠近廚房的一副座頭上。

她好像有點胖了，而且臉色也有點不好看。

龍城璧的臉色也很不好看，因爲他已發覺，這位雲中虎后已中了某種可怕的邪毒。

他走近一點，看得更清楚。

她的脖子上，已被一根鋼針插入。

沒有血。

她也在最短促的時間內，痲醉、死亡了！

她的死亡，甚至連花鴿子和附近的顧客都沒有發覺。

毒鶴化骨針

（一）

這是乾淨俐落的殺人手法。

出手暗算孫十二娘的人，顯然是暗器高手，而且還是個經驗老到的殺人者。

就在這時候，滿芳樓外突然傳來了一陣吵鬧之聲。

「他娘的，你敢擋住老子的去路，準是活膩了！」一把粗豪的嗓子轟聲在响。

「唐竹權！」龍城璧的腦海立刻掠過了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名字。

想不到他居然也會在這裏出現。

他還沒走出去，外面已打得很燦爛。

五個黃衣大漢，各持不同類型的武器，圍攻着一個身材胖大得驚人的大胖子。

這胖子正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

他今日沒有捧着大酒罎，却提着一把鐵刀。

龍城璧一怔。

唐竹權居然也會使用鐵刀？

他向來都沒有携帶武器的習慣，怎會無緣無故拿着一把鐵刀的？

唐竹權一看見龍城璧在此，登時精神一振。

他的武功，本來就比這五個黃衣大漢高强，全力出擊之下，這五人又豈是唐竹權的對手？

雖然他絕少使用兵刃，但這時候一刀在手，也是威力驚人。

五個黃衣大漢，全都掛了彩，狼狽逃去。

唐竹權冷笑一聲：「哼！不知死活，媽的！」

龍城璧看着他。

唐竹權忽然大笑：「龍老弟，老子總算沒有找錯地方，又在這裏遇上了你。」

龍城璧淡淡道：「你從那裏弄來這把大鐵刀？」

唐竹權道：「從一個死人的手裏取過來的。」

龍城璧道：「這個人是誰？」

唐竹權道：「他叫丁塔。」

龍城璧悚然動容：「哦？刀槍連環丁塔。」

唐竹權道：「正是這混蛋。」

龍城璧道：「是你幹掉他的？」

唐竹權道：「不是老子要幹掉他，而是他要幹掉老子，但到最後，老子的酒罎給他一槍戳破。」

龍城璧道：「他要對付的，是你的酒罎？」

唐竹權搖搖頭：「當然不是，他要戳破的，本來是老子的肚子。」

龍城璧道：「但你的肚子現在一點事都沒有。」

唐竹權道：「但這個叫丁塔的混蛋，却已連腸臟都給老子挖了出來。」

龍城璧淡淡道：「唐兄本來就是個幹得很澈底的人。」

「對了。」唐竹權悠然一笑，「所以倘若有一天老子要幹點買賣，最好就是在街市裏劏鷄殺鴨，保證劏得乾乾淨淨。」

他說到這裏，本來還是眉飛色舞的，但忽然間，他的表情又變了。

他怔怔的瞧着龍城璧：「是不是有點事情不對勁？」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最佩服的一個女人死了。」

唐竹權大吃一驚：「你說八姑媽？」

龍城璧也彷彿吃了一驚。

「你原來一直都很佩服八姑媽？」

「不！不是佩服！」唐竹權吁了口氣，「老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了她。」

龍城璧道：「所以，我說的並不是八姑媽。」

唐竹權想了想，忽然失聲道：「莫不是……孫……孫十二娘？」

「不錯，就是孫十二娘，也是潘大雲的妻子。」龍城璧沉聲說。

「她……她的人呢？」

「就在酒家內。」

「是誰幹的？」

「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若知道，現在也不會站在這裏和你說話。」龍城璧吸了口氣，目注唐竹權，「丁塔爲甚麼要殺你？」

唐竹權冷冷一笑：「他奉了丁招魂之命，要殺黑虎將軍潘大雲，恰好老子在城外遇上，咱們便大幹起來。」

龍城璧目光一落。

他緩緩的說：「丁招魂並非善男信女，看來，他一定還有更大的陰謀！」

唐竹權哼的一聲：「七星門的事，你聽見了沒有？」

龍城璧目光一閃：「莫不是和丁招魂有關？」

唐竹權冷冷一笑：「這是他一手策動的陰謀。」

龍城璧道：「七星門有甚麼地方開罪了丁招魂？」

唐竹權道：「七星門沒有開罪丁招魂，但七星門主却在無意之中，知道了一個有關於丁招魂的秘密。」

龍城璧道：「是甚麼秘密？」

唐竹權苦笑道：「這秘密若連老子都知道，也就不算是個秘密了。」

龍城璧道：「七星門已被徹底毀滅，那麼這秘密豈非永無揭穿之日？」

唐竹權道：「這本來是的。」

龍城璧道：「現在又怎樣？」

唐竹權道：「現在咱們還有一個綫索，可以探聽這秘密。」

龍城璧道：「難道這秘密除了七星門主之外，還有人知道？」

「不錯，這人就是七星門主的徒弟曾一信。」

「曾一信？」龍城璧吸了口氣，「倘若這樣，他現在必已成爲丁招魂追殺的對象。」

「這個自不待言。」

「你能找到他嗎？」

「老子若找到曾一信，也不會這樣着急了。」

「唐兄總是急人之難，對自己的事反而毫不在乎。」龍城璧忽然微笑。

「龍老弟，你又何嘗不是如此？」唐竹權大笑。

「潘大雲呢？」

「他和唐一手冷霞霞在百悅客棧。」

「你說的唐一手是不是千手閻羅？」

「不錯，這人的外號很不好，但人却很好，老子很喜歡他。」

「他和丁招魂有仇？」

「你怎知道？」

「猜到的。」

「怎會猜得這麼正確？」

「他和潘大雲夫婦走在一起，必然與丁招魂對立。」龍城璧緩緩道：「丁招魂的勢力越來越龐大，要消滅這股勢力，絕不是憑三幾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成功的。」

唐竹權道：「老子現在很想找個人揍一頓，而且現在已看見了一個。」

龍城璧悠然一笑道：「這人可不是我罷？」

唐竹權搖搖頭：「老子怎會揍你？你若給老子揍個半死，老子怎樣回去向妹子交待？」說到這裏，眉頭一皺：「其實竹君和你是天下間最相配的男女，但……」

「但你現在要揍人，這種事還是暫時別管了。」龍城璧淡淡一笑。

「不錯，婚事慢慢談，揍了這老王八再說！」最後一句話還未說完，人已像一陣旋風般向左方衝了過去。

（二）

在一間古老而陰暗的店舖裏，一個面色紅潤的白髮老人，正在啃嚼着一個熱騰騰的饅頭。

這間店舖只有兩種食品，除了這種饅頭之外，你唯一能在這裏吃到的，就是豆腐湯麵。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豆腐湯，或者只吃清湯麵，甚至只要一碗湯，但變來變去，跛狗老八也就只能弄出這些東西而已。

在長安城裏，跛狗老八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這間店舖，也是不大爲人所注意，尤其是那些達官貴人，富商巨卿，更是連看都不屑看它一眼。

可是，今天的情況有點特別。

坐在跛狗老八身旁那張桌子的，是個身材魁梧，臉皮白白淨淨的青衣人。

這人年約三十，在長安城裏，他做的生意不算最大，但也最少有十五間店舖，九幢華厦，府宅中婢僕如雲。

他叫胡求安，是個地地道道的長安人，不但是個大商家，而且和官府中人，還有很密切的關係。

在胡求安後面的一張桌子，坐着了兩個年紀比他稍輕的年輕公子。

他們是長安第一大鏢局總鏢頭侯萬英的兩個兒子，老大侯鎭花，老二侯鎭玉，人稱「花劍玉刀」，兩人都是長安城中出類拔萃的年輕高手。

認識侯鎭花的人都知道，他風流倜儻，長安城中的名妓，都以認識侯大公子爲榮。

侯二公子則是個豪賭客，近兩年來，除了胡求安之外，幾乎已沒有誰可以在賭場上與他分庭抗禮。

他賭得大，也賭得精明，雖然有贏有輸，但却總是輸少贏多。

可是，每個人的運氣都會有逆轉的時候，在兩天前，侯鎭玉在賭桌上栽了一個大筋斗。

他和一個不明來歷的人對賭。

他們賭的是牌九。

侯鎭玉連抓兩手好牌，一口氣贏了二十萬兩。

但第三注，對方居然押下十張銀票，

而每張銀票都是十萬兩！

經過賭場富於經驗的老手鑑別，那十張銀票是由長安胡求記錢莊開出來的，每一張都絕對可以在即日兌現。

侯鎭玉考慮了一會，終於決定：「賭上了！」

但這一手牌很劣。

雖然對方的牌也不好，只有兩點，但要贏鶩十却已綽綽有餘。

侯鎭玉輸了八十萬兩。

他輸得起。

但他的臉色已很不好看。

直到這人離開賭場後，侯鎭玉才知道這人是誰。

「殺手之王司馬血！」賭場老闆韓節山對他說：「他就是殺人的時候不要命，在賭場上也不要命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侯鎭玉無話可說。

他不敢貿貿然去動司馬血。

誰叫他在賭場上遇上了這麼一個亡命之徒？

（三）

像胡求安、侯家兄弟這些人，居然會獃在這間古老而陰沉的店舖裏啃嚼饅頭，實在是一件怪事。

但唐竹權闖進這裏的時候，却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他並不是不認識這三個人，而且在很久以前就和他們交過手。

那一次，這位唐大少爺在長安一間酒家喝醉了，在醉酒中不知如何，跟這三個風頭人物爭執起來，結果還打了一場架。

那一戰可說是糊裏糊塗打起來的，但最後唐竹權却給龍城璧拉走。

現在，唐竹權並不是衝着這三人而來，而是向那個白髮老人撲去。

「老匹夫，老子宰了你！」他大吼如雷，一出手就是招式十分凌厲的唐門五絕指法。

白髮老人却以饅頭迎了上去。

唐竹權一手抓向饅頭。

但他却立刻為之臉色驟變。

他急急拋開饅頭。

原來這饅頭裏竟然暗藏毒針！

唐竹權怒叫：「沈鶴，你好毒辣！」

白髮老人淡淡一笑：「手段不毒辣，心不够黑，也就不是沈鶴了。」

唐竹權是何等人物，居然一上來就吃了大虧，這沈鶴的手段，確然非同凡响。

突聽一人冷笑喝道：「唐大少爺，你是來得容易，去却無路！」

只見一人，揮劍而來。

一股冷濛濛的劍氣，猝然襲上唐竹權的背後。

唐竹權既已身中奇毒，這一下可說是兇險萬分。

但他的身手忽然又變得非常矯捷，左足輕點，陡地反身欺身而進。

他居然從森寒劍網中穿過，一掌猛向背後那人面門劈下。

那人一聲驚喝，倒踩七星步，急退三尺。

在極短的一刹那間，他施展出狂風暴雨般的五式殺着。

「殺！殺！殺！殺！殺！」

唐竹權氣勢逼人，五個「殺」字，五下兇猛無儔的攻擊！

那人連接四式。

但到了第五式，他却連手上的一把青鋒劍都保不住。

鏗！

長劍墮地。

唐竹權的右手，已經緊扣着那人的咽喉。

「咯……咯……」那人喉嚨裏發出兩聲怪叫。

他臉上的表情既驚惶，又是滿臉不相信的神色。

唐竹權怪笑。

「胡求安，你以為老子已中了毒鶴化骨針？」

那人正是胡求安。

他不但是個富商，也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可是，這一次，他栽了一個大筋斗。

他以為唐竹權已着了道兒，那知道唐竹權居然一點事都沒有。

唐竹權忽然伸開右手。

他掌心裏，居然有一塊鐵片。

胡求安睜大了眼睛，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唐竹權剛才根本就沒有給那饅頭裏的毒針所傷。

但他現在才知道，却已太遲了。

唐竹權忽然嘆了口氣，盯着胡求安道：「你這人怎麼笨得如此厲害？老子若中了毒鶴化骨針，遲早都會變成一個死人，你又何苦巴巴的趕上來，要在老子的背上補上一劍？」

沈鶴淡淡道：「唐大少爺說得一點也不錯，老胡太笨蛋，該死！該死！」

唐竹權目光一轉，瞧着沈鶴。

這時候，胡求安已然嚥氣。

只聽得唐竹權冷冷笑道：「沈老匹夫，你不但心黑手辣，而且面皮够厚，胡求安死在老子手裏，難道你認為自己毫無責任？」

「笑話！」沈鶴冷冷一笑，「他是給你一手揑死的，與老夫何關？」

唐竹權道：「他以為老子中了毒鶴化骨針，才貿然衝過來要殺老子立功！」

「那又如何？」沈鶴哼的一聲，「他技不如你，腦袋也太窩囊，這種廢物，留在世上也沒有甚麼用處。」

唐竹權目光一閃：「只怕金槍霸主聽見你的說話，會很不高興。」

他這句說話，是在試探沈鶴，是否和丁招魂有甚麼關係。

沈鶴却是直認不諱：「丁霸主一向很看得起老夫，就算是老夫親手殺了胡舵主，他也不會對老夫有半句微言。」

「噢！原來胡求安是堂堂舵主，可惜他的眼睛大有毛病，以為老子是病豬。」

沈鶴冷冷笑道：「他是有眼無珠，但你却還是走錯了路。」

唐竹權忙問道：「老子走錯了那一條路？」

沈鶴目光銳利如刀，一字一字的說：「你走進這裏，就是死路！」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老子現在還是活得很好，怎會死掉？」

就在這時候，侯家兄弟忽然雙雙站了起來。

「因為我們要你死，所以你是死定了！」兩人齊步踏前齊聲說出這兩句說話。

唐竹權微笑着，側身望去。

突見一團黑影，有如閃電般向唐竹權的臉龐飛來！

流星三絕

（一）

認識杭州唐門大少爺的人都知道，這個大醉鬼雖然身材胖大得驚人，但他的反應却比山貓還更敏捷、銳利。

世間上絕少人能够出其不意的揍他一拳。

的確絕少。

但「絕少」並不等於完全沒有。

最少，在這間古老得發霉的店舖裏，祇有一個這麼樣的人存在。

但是這人並不是沈鶴，更不是侯家昆仲。

他們無疑都是當今武林的一流高手，但要辦到這一點，還是絕不可能。

他們只看見一條人影疾閃，接着祇聽見一陣可怕的骨折聲响。

唐竹權的鼻樑居然給人打斷了。

砰！

好沉實，好驚人的拳力。

連身軀奇胖的唐大少爺，也給這一拳打得連連後退，險些拿樁不住。

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這兩句說話，眞是至理名言。

但無論是誰都想不到，能够忽然一拳打得唐竹權這麼狠狽的人，居然只是個跛子。

那是跛狗老八！

× × ×

一下子就把唐竹權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人，是跛狗老八！

一個絕對沒有人懷疑他會懂武功，也沒有人會看得起他的跛狗老八！

（二）

無論怎樣看，跛狗老八都不像個武林中人，更不像個一拳就可以擊敗唐竹權的好手。

但這却是事實。

唐竹權挨了這一拳，滿臉都是血。

「你是誰？」他顯然吃了一驚。

跛狗老八淡淡一笑：「長安城裏的人，都叫我跛狗老八。」

「尊駕眞正的大號又怎樣稱呼？」

「流星三絕手慕容藏一。」

「哦？鬼哭神嚎慕容陰悔是你的甚麼人？」

「先父。」慕容藏一的聲音忽然有點哀傷：「天下間只有兩個人可以命令我做事，甚至命令我馬上去死，先父就是其中之一。」

唐竹權的臉色已變得一片蒼白，但鼻樑上却是一片血紅。

「還有另外一人又是誰？」

「丁霸主！」

「丁招魂？」

「不錯，只有他才有這種資格可以命令我做任何事，包招殺你在內。」

「你要殺老子？」

「我的老子早已死了，」慕容藏一冷笑道：「我現在要殺的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他的確跛了一條腿，那是左腿。

但他的手却沒有殘缺。

他的流星拳又再發動。

這一次，他是要殺掉唐竹權！

（三）

像慕容藏一那麼快的拳，實在是天下少見。

但像龍城璧那麼快的刀，却也同樣少見。

就在流星拳已將第二次擊中唐竹權面龐時，一道雪亮的刀光突然凌空劈下。

好快的一刀！

好厲害，好肅殺的一刀！

慕容藏一急縮拳。

他若不縮手，他就會變成一個跛左腿，缺右手的人。

跛了一腿，他已很不高興。

他這條腿是在五年前，在一場慘烈的斯殺中重傷廢掉的。

但那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倘若沒有丁招魂助他一臂之力，他恐怕連腦袋都很難保得住。

× × ×

沒有人能擋得住那片雪亮的刀光。

更沒有人能擋得住狂衝過來的雪刀浪子。

就連沈鶴都不能。

所以，他根本完全沒有出手擋一擋的意思。

龍城璧一刀逼退慕容藏一，但他的目光却落在沈鶴的臉上。

沈鶴臉上木無表情。

他忽然乾咳兩聲，緩緩的說：「我這張苦臉沒有甚麼地方好看。」

龍城璧點點頭，像是想說甚麼，却又忍住。

唐竹權却在咆哮起來：「沈鶴，神鶴門有甚麼地方令你不滿意？你說！你說！你為甚麼要背叛天鶴神君，把神鶴門弄得這麼悽慘！」

他雖然受傷，但這番罵人的說話，却是有如連珠炮發。

沈鶴冷冷一笑：「天鶴神君自以為武功天下無敵，像他這種驕狂老人，就算他不死在老夫手下，也遲早給人所殺！」

唐竹權怒道：「背叛神鶴門，毒殺門主，只是這兩條罪狀就可以讓你碎屍萬段，你還敢在此大放厥詞，簡直是混帳！」

沈鶴嘿嘿一笑：「神鶴門的事，倒要勞煩唐大少爺費心，這豈不是狗拿耗子了嗎？」

「哧！」唐竹權一聲怒喝：「老子是天鶴神君生死之交，他給你害死，現在老子為他昭雪寃仇，又豈是多管閒事？」

沈鶴乾咳兩聲：「你要為天鶴神君報仇，只怕舊仇未報，又添新仇。」

慕容藏一忽然對沈鶴道：「沈堂主，咱們走。」

沈鶴大奇。

「我們為甚麼要走？」

「我不喜歡逗留在這裏所以要走。」

「在這裏你已獃了好幾年。」

「正因如此，日久生厭，更加非走不可。」

唐竹權冷笑：「慕容跛子，你現在大概已知道雪刀浪子的厲害，所以想一走了之？」

慕容藏一搖搖頭：「直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害怕過任何人，但現在我不想和你們拚命，而你們想傷害我一根毫髮也同樣不容易。」

「只怕未必！」唐竹權冷冷道。

「就算你們能殺了我這個跛子，也不會下手。」

「放屁，你以爲老子和龍城璧會捨不得殺你這種武林敗類？」

「不是捨得與否，而是你們現在已有所顧忌。」慕容藏一悠然地說。

這時候，門外駛來一輛馬車。

趕車的是個鐵塔般的大漢，他揮動馬鞭，嘴裏在大喝：「唐一手來了！唐一手來了！」

× × ×

馬車在門外停下。

然後，車頂上跳下了兩個黃衣漢子。

他們用很快的手法打開車廂木門。

車廂裏有個人，這人却像隻粽子，給堅韌無比的牛筋索緊緊縛住。

這人赫然正是唐一手！

九陰叟白千絕

（一）

看見了唐一手這副樣子，唐竹權眞的無話可說了。

而且在唐一手的身邊，還坐着了一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醜漢。

醜漢的手裏，有一把鋒利無匹的快刀，刀鋒正架在唐一手的脖子上。

只要他的手輕輕一拖，唐一手這輩子就算是完了。

唐竹權悻悻然說：「明人不作暗事，用這種手段，太不光明磊落！」

慕容藏一淡淡道：「你幾時聽人說過，我是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

沈鶴加上一嘴：「他是個小人，這一點他是從來都不會否認的。」

唐竹權更加沒話可說。

慕容藏一悠然道：「唐大少爺，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唐竹權還沒有表示甚麼，龍城璧却說：「你不能走，他們也不能走，這裏的每一個人都不能走。」

慕容藏一盯着他，從眼神看來不啻在問：「爲甚麼不能走？」

龍城璧接道：「因爲你們若走了，這裏就會變得冷冷清清，而我一向都不喜歡太寂寞。」

慕容藏一想笑，但却笑不出來。

他只是用一種很奇怪的目光瞧着龍城璧：「就是這一點荒謬的理由，所以我們不能走？」

龍城璧點點頭。

「無論我的理由怎樣荒謬，但總是個理由，既然我有理由，那就是理直氣壯，一個人只要理直氣壯，那麼無論他想幹甚麼事，都一定會幹得很出色的。」

唐竹權大笑：「說得好！他奶奶個熊，老子今日總算是佩服你這張嘴巴！」

慕容藏一冷然一笑：「他說得再無稽也沒用，別忘了唐一手的性命，正在我掌握之中，只要我不高興，袁醜立刻就會一刀割破他的喉管。」

以刀脅持唐一手的人，原來是太原府殺人不眨眼的大盜袁醜。

他一直都是六扇門中人追緝的兇犯。

想不到，他也已投在丁招魂門下。

龍城璧却在嘆一口氣。

「想不到太原府的强盜，最後的葬身之地却在長安。」

袁醜在車廂裏發出一聲怪笑：「袁某現在還活得很好，怎會……」

但他最後一個字還沒有說出，臉上的血色就已在刹那間褪得乾乾淨淨。

一把色澤暗紅的軟劍，突然穿過車廂，斜斜刺入了他的喉管。

這一劍實在太快，也太意外。

袁醜根本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人已氣絕仆倒在車廂內！

（二）

形勢又再急劇轉變。

慕容藏一氣得連臉都青了。

「司馬血的毒蛇劍法，果然名不虛傳！」唐竹權却在大笑，他很興奮。

只見一個灰衣人，緩緩地從馬車後出現。

他正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慕容藏一咬緊着牙，過了很久，才說：「面對你們三人，慕容某想不認栽也不行了。」

司馬血淡淡一笑：「想不到慕容公子也會有認栽的時候。」

慕容藏一沉吟着，道：「殺手司馬，你要怎樣？」

司馬血道：「並不是我要怎樣，而是你們想怎樣。」

慕容藏一道：「我們只想太平一點，別弄出太多不愉快的事。」

司馬血道：「如此說來，弄得滿城風雨的，倒是我們這些好管閑事的人了？」

慕容藏一道：「本來，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他奶奶個熊！」唐竹權吼叫起來，「你們殺了孫十二娘，擄縛唐一手，把七星門弄得天翻地覆，這算是河水不犯井水嗎？」

慕容藏一嘆道：「咱們是在事非得已的情況下，才出此下策的。」

「胡說！」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現在是無話可說。」

「老子要宰了你！」唐竹權磨拳擦掌道。

突聽龍城璧冷笑，接着朗聲說：「簷上的朋友，何不下來談一談？」

簷上一人回答：「老夫謝不名，恭敬不如從命，老夫下來便是。」

這人聲音響亮，但從簷上飄下來的時候，却是身如飄絮，行動了無聲息。

那是一個禿頭長鬚，面色灰暗的紫袍老者。

龍城璧抱拳道：「原來是金弓銀丸謝不名大俠。」

謝不名哈哈一笑：「大俠二字，愧不敢當，這全是江湖上的朋友謬獎之辭，像老夫這種三腳貓般的玩藝兒，又豈能登上大雅之堂？」

龍城璧道：「謝前輩身在長安，未知是否……」

話猶未了，謝不名已接道：「老夫是爲了神鶴門的事，追踪沈鶴到此。」

沈鶴冷哼一聲：「謝老怪，沈某的事，憑你的本領，恐怕還是不管的好。」

謝不名哈哈一笑。

「沈鶴，這點不用你來提醒，老夫有多少斤兩，謝某多少還有點自知之明。」

沈鶴冷然一笑，道：「與其獻醜，何不藏拙？提防一世英名，將會斷送在此時此地！」

「明哲保身的事，謝某向來都不懂得怎樣幹，也不喜歡幹，老夫只懂得幹掉那些不忠不義之徒，而且是越幹越起勁！」

聽到這裏，唐竹權大聲道：「謝大俠說得對！老子剛才險些着了你的道兒，現在正好算算這筆帳。」

慕容藏一冷笑：「沈堂主身懷絕技，只怕你這筆帳是永遠算不清了。」

沈鶴冷冷道：「他的帳算不清，乾脆永遠不算。」

慕容藏一道：「他願意不算帳嗎？」

沈鶴道：「死人是不會算帳的，無論新帳舊帳，他都只好不了了之。」

唐竹權大喝：「老子若死在你手上，這筆帳還有老子的老子要跟你清算！」

沈鶴臉色一沉。

「別人怕唐老人，沈某可不怕！」

「你是嘴邊硬，心中發毛！」唐竹權冷冷一笑，「你很快就會對甚麼人都不怕了！」

死人當然不會怕人。

唐竹權的五絕指法已暴展，急襲沈鶴胸前要穴。

就在這時候，長街上突然傳來一陣簫聲。

「鬼簫！」謝不名突然臉色一變，「是銅棺九陰叟的鬼簫！」

唐竹權怒喝道：「管他鬼簫神簫，老子……」

話猶未了，簫音忽變，變得肅殺、尖銳、令人毛骨悚然。

唐竹權本來是出手迅捷無比，但這時候竟然像是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牽制着他，分明已可克敵制勝的一招，忽然動作緩慢下來。

幸好沈鶴的情況也是一樣。

謝不名、慕容藏一已盤膝坐下，閉目運功抗衡。

龍城璧，司馬血却是暗運內力對抗，兩人緩緩的向長街上走去。

（三）

長街本繁鬧。

但這時候，却已變成了一片死寂的世界。

街上的小販和行人都已絕跡。

甚至是街上兩旁店舖內，都是空無一人。

馬車突然向前衝出。

馬嘶鳴，聲音中充滿驚惶之意。

司馬血突回身揮劍，斬馬索。

馬兒急馳而去，只剩下車廂還留在原處。

但也就在這一刻間，簫音突變，變得更急促，也更尖銳、更肅殺。

健馬一聲哀鳴，頹然倒下。

好厲害的簫音！

好驚人的武功！

連司馬血的臉都已在發青。

被困在車廂內的唐一手，更是鼻孔、嘴角流血，一張臉龐變成了紫醬之色。

只有龍城璧，仍然保持着剛才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向長街東方走去。

× × ×

長街看似無人，但實在有人。

那是一個白臉、白髮、白鬍的白袍老人。

他盤膝坐在一幅白色的高牆下。

他手中有一管長簫。

這一管簫也是白色的，而且比一般竹簫還要長達一倍以上。

這就是鬼簫。

這人也正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九陰叟白千絕。

× × ×

街上無風。

連風都似已被這陣簫音所凝結。

在白千絕背後的高牆，上面原本是飛鳥常臨之地。

但現在，休說是鳥兒，就連蒼蠅都看不見一隻。

在方圓十丈之內，除了白千絕之外，唯一會移動身子的，只有一個人。

這人當然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一步一步向白千絕逼近。

他的臉色凝重，他的步履亦然。

他沒有拔刀。

他突然發出一聲巨喝！

暗襲龍城璧

（一）

喝聲如雷，聲威居然掩蓋了白千絕的簫音。

白千絕的身子本是紋風不動，就像是廟院裏的石塑像。

但龍城璧一聲巨喝之下，他的身子猛然一震。

簫音倏止。

白千絕的臉彷彿更蒼白，而且蒼白得有點灰。

他忽然咳嗽兩聲。

他目注龍城璧。

「你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說：「是的。」

「好內力！」白千絕的聲音像在哭，「龍氏世家的龍心神訣，果然了不起。」

龍城璧道：「武學之道，有如無涯瀚海，這點小小武功，談不上甚麼成就。」

「老夫還沒有敗。」

「在下知道。」

「聽說你們和丁招魂有點糾葛。」

「談不上是甚麼糾葛，但丁招魂妄殺無辜，却是事實。」

白千絕道：「你們和丁招魂的事，老夫不想管。」

龍城璧道：「白前輩與丁招魂不是同路人？」

白千絕冷然道：「丁招魂是丁招魂，白千絕是白千絕，丁白之間向無瓜葛。」

「那很好，」龍城壁說：「但白前輩似乎對在下等並不友善。」

白千絕道：「老夫不想殺任何人，只想你們放過侯家兄弟。」

「白前輩與侯家……」

「侯總鏢頭是老夫摯友，他的兒子也就是老夫的義子。」

「白前輩是侯家昆仲的義父？」

「不錯。」

「倘眞如此，咱們可以放過他倆，但却無法保證以後的事。」

白千絕說道：「老夫要帶他們往銅棺峽。」

「他們願意嗎？」

「老夫要他們去，他們就得跟着老夫去。」

「侯總鏢頭呢？」

「他絕不會反對。」白千絕淡淡的說道。

這時候，一個黑袍人從遠方而來。

「侯萬英來了，」白千絕緩緩道：「他教子無方，該由我這個義父越俎代庖，否則恐怕三十年後，侯家兄弟還是一事無成。」

幾句說話間，侯萬英已到了龍城壁跟前。

他長嘆一聲，道：「犬子頑劣，再不嚴加督導，只怕不到三年，他倆就得死在長安城內。」

白千絕目注着龍城壁：「龍老弟，你是否一直都認爲老夫是個惡魔？」

龍城壁坦然道：「實不相瞞，白前輩以往在江湖上的聲譽，的確很不好。」

「不錯，說得一點也不錯，」白千絕陡地大笑，「江湖上，有誰會說九陰叟是個好人？這數十年來，老夫確然罪孽深重，滿手血腥……」

侯萬英却截口接道：「但是自從十年前開始，白大哥已大澈大悟，改邪歸正，八年前黃沙渡口力殲紅魔三妖，五年前單人匹馬殺入火狠帮總壇，除四狠，殺八將，今日之白千絕，已非昔年之白千絕，犬子若跟隨義父入銅棺峽，侯某正是求之不得。」

龍城壁恍然大悟。

「白前輩回頭是岸，造福武林，正是天下蒼生萬幸之事。」

「龍老弟，昔才簫音試技，乃屬一時手癢，還望不要見怪。」

「那裏！那裏！」龍城壁連忙抱拳說道：「前輩太客氣了！」

侯萬英倏地冷喝：「鎮花、鎮玉，還不出來拜見義父？」

侯家兄弟匆匆趕至。

白千絕果然帶着他們回銅棺峽。

突聽遠處傳來慕容藏一的聲音：「龍城壁，你莫太早得意，總有一天，你會後悔！」

× × ×

慕容藏一和沈鶴趁着這混亂的時候走了。

但他們絕不會甘心。

他們一定還會再來。

唐一手被簫音所傷，但經過一番調理之後，並無大礙。

唐竹權忽然對龍城壁說：「曾一信的事，你看怎樣？」

「找他，馬上就去找他。」

「要鐵鴿門的人帮忙嗎？」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咱們是必須要和鐵鴿門聯絡的。」

說到這裏，司馬血突然走過來。

「我知道曾一信的下落。」

唐竹權一怔：「你知道他在哪裏？」

司馬血點點頭：「自從七星門慘案發生之後，他一直都在天雷山莊之中。」

龍城壁聽得臉色一變：「你是怎樣知道的？」

司馬血道：「有人曾出價十萬兩，要我殺曾一信。」

「這人是誰？」

「王鯉。」

「他是甚麼人？」

「曾一信的死對頭，他倆曾爲爭奪一個歌妓決戰，最後兩皆落空，原來那歌妓受不了壓力，自縊閨房之內。」

「能够出價十萬兩的，絕非是尋常之輩。」

「王鯉並不尋常，他是個大富豪，十萬兩這數目，他花得起。」

「你接下了這宗買賣？」

「沒有。」司馬血微微一笑，「恰巧這些日子，我不鬧窮，而且曾一信這人，也沒有可殺之道，所以我拒絕了王鯉。」

龍城壁沉吟半晌，才說道：「王鯉曾經與曾一信決戰，那一戰他是否敗陣了下來？」

「沒有，」司馬血聳聳肩，「他們誰也沒有贏，誰也沒有輸，因爲在酣戰之中，忽然傳出了那歌妓的死訊。」

龍城壁道：「在你想像中，王鯉的武功如何？」

「不壞。」

「他會和丁招魂等人有所聯絡嗎？」

「當他找我去殺曾一信的時候，看來還未曾與丁招魂聯絡，否則他也不必找我動手。」

「但你却拒絕了他！」

「不錯，至於後來，他會否告知丁招魂，這倒是難以逆料。」

龍城壁雙眉一蹙：「從這裏兼程趕赴天雷山莊，要多少時間？」

司馬血道：「大概明天正午時份才能到達。」

龍城壁吸了口氣，忽然說：「咱們現在就要去，越快越好！」

唐竹權却苦笑道：「老子騎馬，快不來！」

龍城壁搖搖頭，道：「唐兄，你不必着急，咱們先去，別忘了黑虎將軍還在客棧裏等你。」

唐竹權在發愁。

——孫十二娘死了，潘大雲知道後，將會怎樣？

他不敢想。

他突然一拳重重向牆上打去。

「他奶奶混蛋雜種，老子總有一天要宰了沈鶴！」

原來他剛才已查出，孫十二娘就是死在沈鶴的毒鶴化骨針之下！

（二）

翌日正午。

龍城壁已和司馬血趕到天雷山莊。

這是一爿廣闊的莊院。

莊主天雷老人，三十年前在這地方上蓋房子，創基立業。

在方圓百里之內，這是最具規模，氣勢最宏偉的莊院。

但天雷老人並非囂揚跋扈之輩，他沒有恃勢凌人，而且還經常在地方上主持正義。

可以說，天雷老人是個德高望重，兼且武功高强的武林長者。但當龍城壁和司馬血趕到天雷山莊的時候，他們已無法再看見活着的天雷老人。

天雷老人仍在山莊。

但他却已然氣絕斃命。

× × ×

龍城壁的心在發冷，血液却在沸騰。

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天雷老人，終於遭遇到一場可怕的刼數。

他的屍體，就在山莊大門上。

一支鐵槍，穿過天雷老人的胸膛，然後又穿過山莊的大門。

它就像是一根粗大的釘子，把天雷老人釘在天雷山莊的大門上。

天雷老人雖死，但雙目依然怒睜不闔，他是死不瞑目。

× × ×

天雷山莊本是風光如畫的地方。

但現在，這裏已變成人間鬼域。

莊院內外，滿佈屍骸，不分男女老幼，甚至是家禽獒犬，也同樣遭毒手。

曾一信呢？

他是不是已死在這爿莊院之內？

龍城壁不知道。

司馬血也不知道。

因爲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曾一信，根本就不知道在這些死屍堆裏，是否包括曾一信在內。

他們也沒有綫索。

山莊裏的人都已死光了，他們想問也無從問起。

龍城壁驚怒交集。

就在這時候，山莊外忽然有人高呼：「曾一信在這裏！」

龍城壁、司馬血互望一眼，隨即雙雙循聲而去。

× × ×

山莊門外，剛才還是一片死寂的，但轉眼間却熱鬧起來。

這裏彷彿在短短時間內，變成了一個人來人往的鬧市。

七八個小販，挑着生果、雜貨、糖果、糕餅、酒、布料，在天雷山莊前擺賣。

又有一個走方郎中，搖着虎撐在賣草藥。

除此之外，還有數十男女，熙來攘往的穿插其間，眞的是熱鬧極了。

司馬血冷冷一笑，對龍城壁說：「這世間上的怪事越來越多了。」

龍城壁道：「我們現在並沒有閒情去理會這些怪事，只想找到曾一信。」

司馬血道：「剛才大叫大嚷的，倒不知道是誰。」

龍城壁苦笑道：「無論這人是誰，都不重要，反正這只是一句騙人的說話。」

一個挑着兩大罎酒的小販忽然走過來，笑嘻嘻的對龍城壁說：「這是百年佳釀，每斤只售紋銀一兩。」

龍城壁道：「這豈非便宜得很？」

賣酒小販道：「的確不算貴，兄台要多少斤？」

龍城壁道：「兩斤如何？」

賣酒小販道：「很好，小的就給你兩斤好酒。」

他拿起一個勺子，從酒罎裏打出滿滿一勺酒。

「兄台可有器皿盛載？」

「沒有。」

「這個容易，把腦袋砍下來便可大派用場！」小販在笑。

笑聲中，已有四片刀光，分從四個方向劈向龍城壁的脖子。

這四刀並不是開玩笑的。

那是四個在「鬧市」中走動的「行人」，他們忽然向龍城壁出手。

這四刀眞快。

但龍城壁的身子却更快了一點點。

四片刀光才飛起，他已從賣酒小販的身旁飛掠出去。

四刀盡皆落空。

但龍城壁已在那賣酒小販的背後，重重打了一拳。

那走方郎中大叫：「別打架！別打架！誰受了傷？我這裏有藥！」

他提着藥箱，向龍城壁走去。

藥箱忽然打開，十二道烏光閃電般打出，射向龍城壁的胸腹。

在烏光射出的一剎那，一道雪亮的刀光也同時捲起。

十二道烏光，儘被刀光所捲沒。

龍城壁冷笑。

「我也有藥，拿去！」

說着，左手一揚，一點黑影向郎中咽喉射去。

郎中急閃。

但遲了，這一點黑影已嵌進了他的脖子裏。

他臉色慘變，伸手往咽喉上挖。

他挖出了一塊尖石子。

「這……這也算是暗器？……」他絕望的說。

龍城壁搖搖頭，說道：「這不算是暗器，而是藥，一種專治奇難雜症的靈丹妙藥，無論你有甚麼傷病，一用上這種藥，就甚麼傷病都沒有了。」

郎中驚怒得渾身顫抖，終於還是倒了下去。

死人不再會有傷病。

這種藥果然靈驗。

（三）

當郎中倒下去之後，熱鬧的地方忽然又變得一片清冷，

小販們不見了。

那些「行人」也告失踪。

他們就像是受驚的飛鳥，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踪。

只有一人，仍然留在原處。

那是一個賣生果的販子。

他的左手有梨，右手有刀。

梨子很細小。

刀也是一樣。

他忽然把梨子輕輕向上一拋。

當梨子落下的時候，刀光忽閃。

他把梨子一分爲二。

接着，他把其中一半，抛給龍城璧。

龍城璧伸手接下。

梨子被切的刀口很齊整。

龍城璧微微一笑，忽然張開嘴巴，把梨子吃了一口。

生果販子冷冷地道：「你不怕梨子有毒?」

龍城璧悠然說道：「在下從來都未曾聽人說過，山西梨園鄭大公子會在梨子裏下毒。」

生果販子點點頭：「好眼力。」

龍城璧道：「是何所指。」

生果販子盯着他，慢慢的說：「第一，你一眼就看出，梨子無毒。」

龍城璧默然。

生果販子接着說：「其次，你我素未謀面，但你却已看出我是甚麼人。」

龍城璧淡淡一笑。

「鄭大公子是江湖上的名人，在下雖然本來認不出閣下是誰，但剛才那一刀，已令在下大開眼界。」

司馬血在旁，並不覺得奇異。

江湖上有不少高手，能在一幌眼間，把一個梨子的皮完全削甩，也能在電光石火之間，把梨子一分爲十，甚至是切割成數十顆骰子般大小。

但在龍城璧和司馬血的眼中看來，這並不能算是厲害的武功。

殺人並不等於切割梨子。

眞正厲害的殺着，不必太多，往往一招便已很足夠很足夠。

花巧多變，雖然好看，却未必實用。

但剛才鄭大公子那一刀，雖不好看，但却已達到刀法中極高深的境界。

高手相爭，勝負之數往往只繫於一招半式之間。

一招定勝負，固然如此。

苦戰千百回合，到最後能尅敵取勝的，往往也同樣只是一招半式。

只有眞正的高手，才會體會得到，那一刹那間勝負的關鍵，是何等深奧，又是何等的重要。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是高手。

他們都已體會得到，鄭大公子的武功，已達到了極可怕的境界。

× × ×

有鄭大公子這個人存在，其餘那些小販、郞中，男男女女的「行人」，都不再重要。

他們只是陪襯品而已。

× × ×

刀已亮。

鄭大公子的刀早在手中。

龍城璧的風雪之刀也已出鞘。

他忽然問鄭大公子道：「曾一信在哪裏。」

鄭大公子淡淡道：「只要你擊敗我，我一定說。」

龍城璧道：「一言爲定?」

「決不食言。」

「既然如此，鄭公子，請！」

致命的刀法已如箭在弦，隨時都會突然發出。

但就在這最緊張的時候，司馬血突然說：「我知道曾一信在哪裏。」

龍城璧怔住。

鄭大公子一言不發。

司馬血忽然走到鄭大公子面前，戟指冷笑道：「你是鄭大公子?」

鄭大公子說：「不錯，山西梨園鄭兆君，正是區區。」

「除了姓鄭，還可有別姓?」

「此言是何用意?」

「恐怕鄭大公子不但姓鄭，也同樣姓曾?」

「你懷疑鄭某也就是曾一信?」

「不錯。」

「何以見得?」

「在下知道曾一信臉上有個特徵。」

「特徵何在?」

「右耳下方，有三顆梅花痣。」

龍城璧目光一閃，說道：「鄭大公子亦然!」

司馬血冷笑：「所以這位鄭大公子也就是我們要找的曾一信。」

魔鳥祖師

(一)

鄭大公子默然。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才說：「司馬血果然不愧是個精明的殺手，我的確也是曾一信。」

龍城璧逼視着他。

「閣下掩飾本來身份，投身在七星門下，這倒是一件絕不尋常的事。」

鄭大公子淡淡道：「這也是個秘密，我不會說，你也不必多問。」

龍城璧冷然道：「這一點你不說，我就不問，但是天雷山莊滿門血債，該問誰還?」

鄭大公子道：「你要爲他們報仇?」

龍城璧道：「頗有此意。」

鄭大公子冷然一笑：「那麼你該殺了我，他們都是我殺的。」

「當眞?」龍城璧聲音轉厲。

「何必騙你?」鄭大公子輕撫刀鋒，冷冷道：「天雷老人與七星門主情同手足，七星門主既已死了，他又何必活在世上呢?」

龍城璧沉聲道：「他們有甚麼地方得罪了閣下?」

鄭大公子搖搖頭：「沒有。」

龍城璧怒道：「既然如此，何以大動殺機?」

鄭大公子淡淡道：「這不是在下的主意，實不相瞞，在下也只是奉命行事。」

龍城璧瞳孔暴縮。

「是丁招魂?」

「不錯，丁霸主要我殺七星門主，我殺！丁霸主要我殺天雷老人，我也照殺不虞!」

「枉天雷老人還在盡力保護你，原來却是引狼入室。」

「他老了，難免糊塗。」

「天雷老人是看錯了你，」司馬血冷冷的說：「但你甘心爲丁招魂賣命，又何嘗不是糊塗透頂?」

「識時務者爲俊傑!」

「鄭大公子，想不到你居然會有這種小人嘴臉。」龍城璧長長的嘆了口氣。

鄭大公子在笑。

他的笑容充滿着狡黠之意。

他突然凌空飛躍而起。

刹那間，他的人有如燕子，身形輕巧、敏捷、飄逸。

但他決不是一隻賦性柔和的飛燕。

他是一頭兇暴的兀鷹。

他手裏有刀!

刀光一閃，有如閃電般向龍城璧的頭頂擊下!

× × ×

這是很凌厲的一刀。

就算是司馬血，他也相信自己無法抵擋得住。

倘若他面對這一刀，唯一還可以保存自己的法子，並不是招架，而是閃避。

但在這麼快的刀法下，他能否一定閃得開這一刀?

司馬血沒有絕對的把握。

由此可見，這位鄭大公子的武功，的確不尋常。

× × ×

鄭大公子的刀不尋常，龍城璧的刀更不尋常。

他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靑刀客。

他曾經歷過無數大仗大陣，也面對過不少武功絕頂的高手。

司馬血是個賭徒。

龍城璧也是個賭徒。

司馬血沒有把握可以接下鄭大公子這一刀。

龍城璧也同樣沒有絕對的把握。

但他却沒有閃避。

他早已決定，絕不退縮。

就算冒着性命危險，他也要接下鄭大公子這一刀!

嗤!

兩片刀光同時疾閃。

凌空飛撲而來的一刀，忽然折斷。

叮!

龍城璧沒有變成梨子。

梨子已一分爲二，但他却還是完完整整，連一根毛髮也沒有損傷。

就在這時候，遠處突然傳來一個人驚惶的叫喊聲：「大俠，刀下留人!」

一個穿着水藍色長裙的少婦，逆風而來。

她散髮飄揚。

他忽然把梨子向空中輕輕一拋。

她臉色蒼白。

但在驚惶中，她看來還是那麼美，連龍城璧都有點怔住。

他怔住並不完全因爲這女孩子太漂亮，而且還覺得奇怪。

「這藍裙少女是鄭大公子的甚麼人?」他在想。

司馬血也在這樣想。

× × ×

你若是個正常的男人，在一般的情況下，你一定不會拒絕這女孩子的要求。

龍城璧的心腸其實不算硬。

但他却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

當然，在某種情況下，他會軟硬俱不吃。

他有正義。

在正義兩字面前，他就會軟硬不吃，獨吃不忠不義，無廉無恥之徒。

但現在無論這女孩子怎樣要求龍城璧，都已是多餘。

因爲鄭大公子的刀已發出。

龍城璧反擊的一刀也已完成，而且風雪之刀也已入鞘。

一切都已成爲事實。

沒有人能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

也沒有人能改變一具死體的命運。

鄭大公子無疑是個高手。

他發出的那一刀，無疑具有極強大的殺傷力，可以把世間上絕大多數的武林高手斃於刀下。

可是，龍城璧的反擊已發出。

鄭大公子的刀，是好刀，曾經與不少利器相碰硬接，却連一點小小的缺口也沒

有。

這一次，他的刀也沒有缺口，但却齊中折斷了。

折斷的不獨是他的刀，而且，還有他的喉管！

（二）

當這穿着水藍長裙少女來到的時候，鄺大公子的眼睛已闔上。

他敗得心悅誠服。

自從他離開故鄉——山西梨園之後，一直都沒有人能接得下他這一刀。

龍城璧是第一個。

這很例外。

所以，鄺大公子只好死了。

也許他以往贏得太多，現在終於到了要輸一次的時候。

× × ×

鄺大公子死了。

藍裙少女驚得手足無措，終於伏在屍身上放聲大哭起來。

她哭得很傷心。

她哭得死去活來。

龍城璧沒有說話，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

過了很久，這女孩子才站起來，鳴咽着說：「鄺大哥死了……我……怎辦？我怎……辦？」

司馬血上前，問道：「妳是他的甚麼人？」

「未婚妻子。」

「芳駕是……」

「孟小婷。」

「府上在……」

「紫霞山碧潭軒。」

司馬血眼色一變：「姑娘與紫霞隱士孟庭怎樣稱呼？」

「他是我爹。」

「孟前輩呢？」

「家父……」說到這裏，孟小婷忽然瞧着司馬血，「你是誰？」

「在下複姓司馬。」

「殺手之王司馬血？」孟小婷彷彿吃了一驚：「你定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淡淡一笑。

「妳怎知道我一定就是司馬血？」

「和龍城璧大俠在一起，而又複姓司馬的劍客，不是司馬血又是誰？」

「這是誰說的？」

「家父。」

龍城璧忽然插口：「妳又怎知我一定就是龍城璧？」

孟小婷忽然又哭了起來。

「有人告訴我……鄺大哥要去殺你……」她抹了一臉眼淚，又說：「但我知道，他一定不是你的對手，所以急急趕來，但……但還是遲了……」

「遲與早也沒有分別。」龍城璧冷冷的說。

「爲甚麼？」

「他一定要殺我，」龍城璧的聲音穩定而冰冷：「我若不想死，也就非殺他不可。」

孟小婷吸了口涼氣：「但我若來早一點，也許可以制止他……」

「沒用！」龍城璧冷冷一笑：「就算他不殺我，我也不能讓他活下去！」

孟小婷的臉色更蒼白：「你和他有仇嗎？」

龍城璧忽然激動起來。

他伸手向天雷山莊一指：「妳看看，裏面總共有多少個死人？」

孟小婷驚訝地：「這和鄺大哥有關係嗎？」

龍城璧冷冷道：「七星門和天雷山莊滿門血案，都是他一手策動的傑作。」

孟小婷面色慘變。

「他……他不會是這種人……」

龍城璧搖搖頭：「妳以前若太相信他，那是一件錯事，他本來就是這種人。」

孟小婷又哭了。

她嗚咽着說：「鄺大哥死了，我爹怎辦？」

龍城璧一怔。

剛才她說：「鄺大哥死了我怎辦？」

但現在她却說：「我爹怎辦？」

「妳爹有甚麼事？」司馬血忍不住問道。

孟小婷哭了好一會，才說：「家父給魔鳥祖師抓去了。」

「甚麼？魔鳥祖師？」龍城璧一凜。

「不錯，是魔鳥祖師！」孟小婷臉上露出了恐怖的神色：「家父給魔鳥祖師的人抓去，成爲鳥奴！」

司馬血一呆。

他問龍城璧：「何謂鳥奴？」

龍城璧吸口氣，緩緩道：「鳥奴，又稱爲鳥武士，每逢到了月圓之夜，就要與另一名鳥奴展開生死決戰，勝利者可以生存下去，但戰敗者的下場，就是死亡！」

「嗯！」孟小婷顫聲說：「聽說魔鳥祖師豢養了不少吃肉鳥，喜歡吃人肉！」

龍城璧點點頭。

「戰敗者往往會被拿去餵鳥！」

司馬血道：「江湖上有這種惡魔，但我却從來都沒聽說過。」

龍城璧沉聲道：「魔鳥祖師武功深不可測，手下也有一夥奇人異士，但魔鳥院的人，却很少在江湖上露臉，而且近十年來，更已銷聲匿跡，以是江湖中人，知之者並不多。」

「魔鳥院？」司馬血把這名字唸了一遍，「它在甚麼地方？」

龍城璧搖搖頭。

「沒有人知道，只知道一旦被抓入魔鳥院，就再也沒有人能逃出來。」

孟小婷忽然說：「鄺大哥知道。」

龍城璧苦笑道：「但現在他已不會說話。」

孟小婷說道：「他有一張魔鳥院的地圖。」

龍城璧訝道：「妳怎知道？」

孟小婷說：「他曾經給我看過。」

龍城璧道：「魔鳥院在甚麼地方？」

孟小婷搖搖頭：「我忘了。」

這時候，司馬血却從鄺大公子的身上，找出一張黃紙。

「是不是這一張？」

「嗯，對了，就是這一張。」

龍城璧，司馬血看了一眼。

孟小婷急急說：「求求你們，把我爹從魔鳥院裏救出來！」

很少人能拒絕漂亮女孩的要求。

龍城璧和司馬血沒有拒絕。

但他們却不是因爲孟小婷太漂亮才答允她的要求。

對他們來說，魔鳥院的誘惑力，遠比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還更强烈。

魔鳥院是個邪惡的地方。

魔鳥祖師更是個邪惡的狂魔。

而征服邪惡，消滅邪惡，却是龍城璧和司馬血有興趣去幹的事。

這世間上邪惡的人和邪惡的事實在太多。

所以，像龍城璧和司馬血這種人，又怎可能會有空閒的時候？

直闖魔鳥院

（一）

魔鳥院是一個神秘而可怕的地方。

這數十年來，它一直是武林中人聞名變色的魔穴。

被抓進魔鳥院的人，從來都沒有人能活着出來。

但是却有一人，曾成爲魔鳥祖師的貴賓。

那是崑崙派的鐵道人。

鐵道人自魔鳥院回來之後，一直悶悶不樂。

他曾目睹魔鳥院內的情景。

他看見了不少鳥奴，慘被折磨，甚至被驅往一個大鳥籠中決鬥。

勝利者可苟活一時。

慘敗者就被拿去餵鳥。

現在，鐵道人已然物化。

他至死的一刹那，還是不肯把魔鳥院所在地說出來。

因爲他知道，自己惹不起魔鳥祖師。

整個崑崙派也惹不起魔鳥祖師。

一旦惹怒了魔鳥祖師，那可不妙。

以魔鳥祖師的脾性，一旦憤怒起來，說不定會把崑崙派的人，全都抓進魔鳥院，統統變成鳥奴，那可要命。

鐵道人本是個敢作敢爲的人。

但在這種關乎一派存亡的事情上，他實在不敢胡來。

所以，一直都沒有人知道魔鳥院在何方。

但現在，龍城璧和司馬血已來到了魔鳥院的門前。

孟小婷也來了。

她雖然看來弱質纖纖，但却有着一種過人的勇氣。

× × ×

魔鳥院在一座茂密的叢林中。

叢林裏鳥聲啁啾。

越是接近魔鳥院，鳥聲更是喧鬧。

他們穿過一條小徑，踏着凹凸不平的鵝卵石，終於來到了魔鳥院的門前。

只見一個青衫漢子，坐在門前，手裏提着一隻鳥籠。

但籠中却無鳥，只有一枚蛋。

一枚比鷄蛋細小一半的鳥蛋。

（二）

這青衫漢子的年紀大概四十來歲。

他的臉龐很瘦削，但一雙眼睛却很大，幾乎不下於籠中的一枚鳥蛋。

龍城璧悄悄的走了過去。

他也瞧着這枚鳥蛋。

青衫漢子的眼睛雖然大，但却好像不怎麼靈活。

龍城璧站在他的身邊，他似乎毫無感覺。

過了半晌，龍城璧忽然說：「這是甚麼蛋？」

青衫漢子這才轉過臉，似乎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你剛才在說甚麼？」

「在下是問，這是甚麼蛋？」

「甚麼蛋？蛋在那裏？」

「兄台捧着的鳥籠，裏面豈不是有枚鳥蛋嗎？」

「甚麼鳥蛋？簡直混蛋！」青衫漢子哼的一聲：「你幾時看見過有人用鳥籠載着鳥蛋？」

龍城璧微笑着：「那不是鳥蛋，却又是些甚麼東西？」

「這是鳥中之王，名曰金相思！」

「金相思？這名字很不錯。」

「豈僅是名字不錯，牠本來就是鳥中之王，王者之王，天下間無鳥能及。」

「牠能飛嗎？」

「鳥中之王又怎會飛不起來？你瞧，牠的翅膀多麼壯，看牠的兩條腿多麼結實，牠若飛出來，準會一飛冲天！」青衫漢子臉上的神態，就像個醉中看美人的風流客，陶醉之極。

但實際上，籠中本無鳥，只有一枚鳥蛋。

這人若不是瘋了，就是別具用心。

龍城璧悠然道：「說的不錯，所以你一定要用籠子把牠關起來。」

青衫漢子點點頭。

「這個自然，否則讓牠飛掉了，就未免是太可惜！太可惜！」

龍城璧沉吟半晌，忽然說：「實不相瞞，在下對於這種金相思，極感興趣，未知兄台能否割愛相讓？」

青衫漢子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龍城璧：「你懂得養鳥兒嗎？」

龍城璧道：「略懂門檻。」

青衫漢子道：「你出得起價錢嗎？」

龍城璧回答道：「未知兄台的意思怎樣？」

青衫漢子道：「這是鳥中之王，唯王者才佩擁有。」

龍城璧道：「如此說來，兄台也是王者？」

青衫漢子傲然地說道：「我是托籠天王！」

「久仰！久仰！」

「你呢？」

「在下是揍蛋王。」

「臭蛋王？」

「不是香臭的臭，是揍打的揍。」

「揍蛋王？你揍甚麼蛋？」

「當然是揍指鹿爲馬，指蛋爲鳥的混蛋。」

「我沒有指鹿爲馬。」

「但却指蛋爲鳥。」

「你是在罵我混蛋？」

「不但罵，還要揍！」

說着，龍城璧已一拳打在這青衫漢子的臉龐上。

(三)

拳快如風。

青衫漢子的臉上立刻捱了一拳。

這一拳不輕。

但這青衫漢子却還是站得很穩。

他突然把鳥籠向龍城壁的胸膛砸去。

鳥籠立刻爆裂。

籠中鳥蛋也同時爆裂。

這鳥蛋內居然藏着無數細小，毛茸茸的爬蟲。

這些小毛蟲在蛋殼爆裂之後，四處飛揚。

有七八條已附在龍城壁的衣襟上。

司馬血陡地叫：「這是金衣毒蛆！」

不待他提醒，龍城壁已知道。

他也沒有用手拍開，立刻提聚體內眞氣，把衣裳高高漲起。

剎那間，龍城壁似是變成了一個大胖子。

其實他沒有胖，只是衣裳鼓漲起來。

那些小毛蟲，總算給吹彈開，但那青衫漢子却從鳥籠裏取出兩件兵刄。

第一件兵刄是鳥籠鈎。

第二件兵刄是十刄金輪。

十刄金輪，也正是鳥籠的底板！

× × ×

這一個奇怪的人，用一種很特別的武功，來對付龍城壁。

鳥籠鈎很銳利，要把一個人的心臟勾出來，絕不困難。

十刄金輪更是一種厲害無比的兵刄，尤其是在這個青衫漢子的手中，更是具有無邊的威力。

惡戰立刻展開。

只見鳥籠鈎捲起滾滾浪潮，看來每一招都是兇猛無比的殺着。

但眞正厲害的，却還是青衫漢子左手的十刄金輪。

鳥籠鈎雖然着着逼人，但却幾乎全是虛招。

眞正的殺着，是十刄金輪。

這是以虛招掩護實招的手法，這種技術不難學，但要練到精明老辣、爐火純青的地步，武林中却是寥寥無幾。

然而，這青衫漢子却是其中之一。

他厲害之處，是根本不讓人知道那一着才是虛招，那一着才是實招。

有時候，對方分明已看見他虛實所在，但一剎那間，說不定十刄金輪會反而變成似實實虛的招式，反而以鳥籠鈎作爲主力出擊。

對手若不瞭解到這一點，必敗無疑。

幸好龍城壁瞭解。

他甚至根本不理會對方那一招是虛，那一招是實，一律以旋風掃落葉的姿態，反擊過去。

這是一個好法子。

這法子說穿了，其實也是簡單之極。

但越是簡單的法子，往往越不容易實行。

例如讀書必須勤力。

「勤力」二字，人人懂，人人知。

但要付諸實行，確確切切的去勤力讀書，却是大不容易。

又例如拳法裏的一招「黑虎偸心」，說來稀鬆平常，人人一學便懂，但同是這招「黑虎偸心」，有人練一輩子都沒有甚麼成就，但有人却憑着這招拳法，闖蕩江湖，罕逢敵手。

十六年前在洛陽城大戰洛陽十怪的「大黑虎」東方勇，就是一招走天涯，只憑一招「黑虎偸心」，就把江湖上的邪魔敗類，殺得片甲不留。

所以，有些看來很簡單的法子，實際上是知易行難，絕不如局外人想像般易。

× × ×

龍城壁有一股勁。

一股狂野不羈的衝勁。

這股勁，絕不等如武功。

武功深淺，與一個人的「勁」沒有直接的關係。

就算是武功天下第一的人，他未必及得上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有「勁」。

這個「勁」字，也就是勇氣。

有武功的人，並不等於一定有勇氣。

武功平庸的人，却極可能憑着他的「勁」，克服最大的困難，挫敗比自己更强的對手。

有「勁」的人，敢拚命，不怕拚命，也不怕敵人强烈的攻勢。

龍城壁就是這種人。

× × ×

青衫漢子最大的本領共有兩件。

第一件，是指蛋爲鳥。

第二件，就是殺人。

他是誰，龍城壁早已知道。

他姓丁，名振霄，湘北人氏，師父就是魔鳥祖師！

(四)

丁振霄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這一點，完全和師父魔鳥祖師的性格相符。

但龍城壁却曾聽說過這人的武功和來歷。

以丁振霄的武功，絕對可以在中原武林佔一席重要的位置。

假如他帶着鳥籠，除了少林，武當，峨嵋三大門派之外，恐怕其餘崑崙、崆峒、點蒼，甚至是華山等門派，很難有人可以把他制服。

像一個這樣的人，當然不是等閒之輩可以匹敵。

即使是殺手之王司馬血，他也沒有把握可以應付得了他的鳥籠鈎和十刄金輪。

但丁振霄遇上的對手却是龍城壁。

他對浪子不客氣。

浪子也同樣刀下不留情。

只是，龍城壁畢竟還有說話要問他，所以當最可怕一刀刺向丁振霄的時候，刀尖忽然一轉，變成以刀柄重擊下去。

丁振霄一聲悶哼，整個人被撞得飛了開去。

叮！噹！

鳥籠鈎和十刄金輪同時跌落在地上。

× × ×

丁振霄的臉色變了，變得就像隻發霉的鳥蛋。

他咬着牙，恨恨的道：「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龍城壁淡淡道：「在下是來拜訪魔鳥院的主人，倘若一出手就把你殺掉，那可不好。」

丁振霄怒道：「雖然我敗在你的手上，但你休想進入鳥院一步。」

龍城壁「噢」的一聲。

只見魔鳥院前，忽然出現了十幾個紅衣武士。

龍城壁淡淡一笑。

「他們是甚麼人？」

「烈火神鳥洪大將軍麾下的火鳥組殺手，總共是十六人！」丁振霄冷冷的說。

但他才說到這裏，只覺胸中血氣翻騰，口中一甜，咯出一口鮮血。

司馬血冷冷地笑道：「你省點氣力好了。」

驀地，一個黑衣人從橫裏殺出，直撲孟小婷。

孟小婷發出一聲驚呼！

這黑衣人身手異常矯捷，一出手就點住了孟小婷的穴道。

司馬血陡地大喝。

「放手！」

黑衣人冷冷一笑：「這妞兒不錯，今夜陪我一宵，明早還你！」

司馬血怒道：「哼！你究竟是不是個人？」

黑衣人格格大笑，左手摟着孟小婷的纖腰。

他大約三十五六年紀，身材健碩，一雙手骨節粗而外凸，紅臉黃髯，臉上的神態帶着一種說不出的淫邪和粗暴。

他的眼睛直盯着司馬血，獰笑道：「這妞兒是人見人愛的小寶貝，我看上了她，當然是人！」

司馬血突然抖出碧血劍。

「你放開她！」

「不放又怎樣？」

「殺！」

「我倒想領教一下你的劍法！」

「你知道我是誰？」

「司馬血！」黑衣人冷冷道：「我叫劉賽天。」

「粉盜劉六？」

「正是區區。」

「好一個淫賊，殺之不枉！」

司馬血輕彈劍鋒，忽然大步衝前，斜斜的刺出一劍。

劉賽天急擋。

他竟然用孟小婷的軀體作爲盾牌，擋住司馬血的劍！

× × ×

魔鳥院門外，殺機四伏。

司馬血與劉賽天的一戰，固然已經爆發，龍城壁也已身陷重圍。

十六個紅衣武士，已亮出武器，鉗形包圍着他。

龍城壁却還是那麼鎭定。

他在等待司馬血與劉賽天的戰果。

他對司馬血很有信心。

他相信憑司馬血的毒蛇劍法，一定可以擊敗劉賽天。

即使劉賽天以孟小婷作爲脅持，司馬血仍然有辦法可以把孟小婷救回來。

× × ×

龍城壁雖然還很年青，但他的眼光一向都很準確。

然而，世事難料。

這一次他居然看錯了！

殺手之王被暗算

(一)

每個人都會有看錯人的時候。

龍城壁現在正是如此。

但他看錯了，並不是劉賽天和司馬血這兩人的武功。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劉賽天都不是司馬血的敵手。

司馬血終於擊退了這個淫盜，把孟小婷救回來。

劉賽天傷了右肩，踉蹌後退。

這本在龍城壁意料之中。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却接着發生。

被點了穴道的孟小婷，在司馬血把她救回來的時候，突然輕輕伸手，在司馬血的胸膛上輕拂了一下。

當她的手剛伸出的時候，龍城壁已在叫：「小心——」

但遲了。

她的手已貼着司馬血的胸膛，接着人如柳絮，又輕輕的飄了開去。

——龍城壁看錯了孟小婷。

——他和司馬血都有一種毛病，就是心腸柔軟。

司馬血雖然是殺手，但他却並不屬於冷血殺手。

冷血殺手從不理會別人的事。

別人塌屋也好，地陷也好，一律與自己無關。

冷血殺手更不會具有俠義心腸，爲了別人的事而去冒險。

沒有報酬的事，他們永遠不幹。

但殺手之王司馬血却不是這種人。

他以前從來都不認識孟小婷，但現在，却把別人的事揹上了背。

這並不是因爲他想得到任何的報酬，而是因爲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弱小。

但他却想不到，孟小婷並非弱者。

他更想不到，孟小婷根本就沒有給劉賽天點住穴道，而且還把握着一個很好的機會，暗算自己。

(二)

看似輕輕一拂，其實却是蘊藏着一股無形的內勁。

司馬血要閃避已來不及。

他手中有劍。

他本可用這口碧血劍反擊孟小婷，但他却沒有這樣做。

他雖然已被人暗算，但直到這一刻，他還是不想傷害孟小婷。

他本來就是要保護孟小婷的。

在剎那間，他實在無法下得了主意，去擊殺這個看似可憐弱小的女孩。

不知如何，他雖然被人暗算了，但却沒有感到眞正的憤怒。

他只是覺得意外，極度的意外。

孟小婷却笑了。

她很美。

不笑的時候已很美，笑起來更是嬌媚動人。

司馬血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妳是不是孟小婷？」

「不錯，這一點，我從來都沒有騙過

你。」

「妳眞的是紫霞隱士孟庭的女兒？」

「這一點也不錯。」

「令尊……」

「他早巳死了。」

司馬血抽了口涼氣。

「孟庭給魔鳥祖師的人抓去，這也是個騙局？」

「當然。」

龍城璧冷冷一笑：「看來這裏也不是甚麼魔鳥院。」

孟小婷微微笑道：「這裏的確不是魔鳥院，實不相瞞，鄺大公子身上那一張圖，本來就是我伏屍痛哭的時候放進他身上的。」

龍城璧冷然道：「姑娘的戲演得很好，手段也相當高明。」

孟小婷悠然道：「要抓住你們兩位，當然要用點手段。」

龍城璧眼睛裏閃着光，緩緩道：「這究竟是爲了甚麼？」

孟小婷道：「是爲了你們太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龍城璧道：「所以妳不高興？」

「不高興的人不是我。」

「不是妳是誰？」

「你猜。」

「丁招魂？」

「說對了，」孟小婷吃吃一笑，「丁霸主一向不喜歡別人阻碍他的計劃，而兩位却偏偏犯了這種不可饒恕的錯誤。」

龍城璧倏然目光一轉，落在丁振霄的臉上。

「你是魔鳥祖師的弟子？」

「不折不扣！」

「魔鳥祖師現在是否還在人間？」

「他死了。」

「病死的？」

「不，他是給人一槍刺穿胸膛而致命的。」

「這兇手是誰？」

「丁霸主。」

「你是帮兇？」

「不錯，」丁振霄臉上露出了厭惡之色，「魔鳥祖師雖然是我的師父，但却太偏袒大師兄，所以，丁霸主要殺他，我也想他死！」

龍城璧試探着問道：「你的大師兄是誰？」

丁振霄冷冷道：「你想知道？」

「的確很想。」

「行，但有條件。」

「甚麼條件？」

「我想要了你的刀！」

（三）

——「我想要了你的刀！」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條件。

「很不錯」者，是指丁振霄。

無論怎樣，用一句說話就可以換到價値連城的風雪之刀，這是極划算的事。

問題是：龍城璧會否答應這種條件？

每個人都在想：「他一定會拒絕。」

但結果却是：他一口就答應下來。

而且，他還很客氣的，把風雪之刀雙手奉上。

× × ×

丁振霄接過了刀，精神大振。

剛才給刀柄重擊一下，雖然受傷，但現在却似巳完全無恙。

也許他並非巳告無恙，而是暫時忘却身體上的創傷。

「好刀！果然好刀！」

龍城璧冷冷的瞧着他：「你現在可以說了，你的大師兄是誰？」

丁振霄也盯着龍城璧看了很久，才緩緩的說：「我的大師兄姓風。」

「姓風？」

「不錯，」丁振霄忽然把手中的雪刀一揚：「風雪之刀！」

他的態度巳跡近乎一個無賴。

龍城璧瞳孔收縮。

「無恥！」

丁振霄倏地大笑：「你罵我無恥也好，混蛋也不妨，只是你的刀巳在我手，你的性命也將結束。」

龍城璧居然笑了笑：「好，我現在才總算明白了一件事。」

「甚麼事？」

「像你這種人本來就是殺之不枉！」

丁振霄臉色一變，陡地大喝：「斃了這小子！」

這是命令。

他的命令很奏效，一下子就有五個紅衣武士向龍城璧撲了過去。

他們有人用刀，有人用劍，也有人用外門兵器。

其中一人，還是個暗器高手，一上來就用七八種厲害巳極的暗器向龍城璧的身上招呼。

龍城璧沒有理會這五人。

他的目標也不是這五人。

他身形閃動，穿過了這五人的圍困。

丁振霄巳在眼前。

「嗨！」陡地丁振霄大喝一聲，揮刀砍殺。

他手執風雪之刀，只是用的却不是八條龍刀法。

龍城璧看出，那是崑崙派的風雷十三式的刀法。

這種刀法，甚至比八條龍刀法更兇猛、霸道。

刀光如雪。

丁振霄出手好快。

龍城璧却在這時候縱聲狂笑。

笑聲中，丁振霄那一刀巳帶着勁風，急削龍城璧的脖子。

龍城璧身形錯閃。

但丁振霄在刀法上，也確有一番過人的造詣。

他這一刀分明巳招式用老，但就在刹那間，他突然刀鋒右轉，由斜削斬頸式，變爲劍法中白蛇吐信急刺龍城璧的心臟。

他是以刀爲劍，以劍招溶貫入刀法之中！

他這一下急變，又似巳再佔先機。

龍城璧似巳在刀尖籠罩下，連能否閃避開去都大有疑問。

那知龍城璧根本就不想閃避。

當刀鋒巳幾乎刺入他胸膛的時候，他突然一掌擊向刀背。

丁振霄料不到他有此一着。

即使他料到這一着，也絕不會改變這

一刀。

在他想像中，對方是絕對無法在這種急迅的刀法下，震開雪刀的。

但他錯了。

他自己不能。

但龍城璧却能。

一聲異响，雪刀巳被龍城璧一掌推開了。

一股大力，從刀鋒上傳到丁振霄的右腕上。

一陣奇痛，震撼了丁振霄整個身子。

他呆住。

他又驚又呆。

雖然他驚呆的時間只是一霎眼間的事，但却巳很要命。

他突然發現雪刀巳從自己的手裏消失了。

接着，一道雪亮的刀光在他面前疾閃而過。

他陡地後退，退得很快。

但他很快就仆倒下去。

他至死也不相信，自己竟然會在騙到雪刀之後，反而死在雪刀之下！

× × ×

司馬血却也在這時候仆倒下去。

雲電雙煞

（一）

沒有人能知道，司馬血的傷勢是否會致命。

除了孟小婷之外，誰也無法估計，那一拂之力，究竟有多厲害。

但無論如何，能够讓司馬血支持不住的掌勁，一定絕不尋常。

龍城璧仍在重重圍困之中。

然而，風雪之刀又巳在他的手裏。

沒有人敢漠視這股力量。

——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再加上風雪之刀，這種力量，早巳震撼了整個武林。

孟小婷當然也很清楚這一點。

但她還是充滿着可以制服龍城璧的信心。

原因只有一個，司馬血巳落在她的手上！

× × ×

司馬血巳暈迷過去。

孟小婷問龍城璧：「你和司馬血，算不算是生死之交？」

龍城璧拒絕回答。

他認爲「生死之交」這四個字，並不是可以由說話中表達。

行動往往比說話更眞實，更確切。

孟小婷嫣然一笑。

「江湖中人都說你是一條好漢子，今日看來，果然不錯，」她瞟了龍城璧一眼，緩緩接道：「最少，在這種危險的時候，你還沒有要逃走，撇下朋友的打算。」

龍城璧這才開口。

他說：「我現在還沒有走，並不一定是爲了司馬血。」

「哦？」孟小婷微笑道：「難道還有別的原因？」

「當然，」龍城璧淡淡一笑，「最能够令男人引起興趣的事，莫過於醇酒，賭博和美人。」

孟小婷道：「這裏沒有酒。」

龍城璧說道：「但却有賭博，也有美人。」

孟小婷默然。

「在這裏，咱們賭的是血，是性命，這本巳很够刺激，」龍城璧說：「尤其是有妳這位美人在，在下又怎捨得離去？」

孟小婷笑了。

「你豈不是早巳有了一個人稱武林第一大美人的唐竹君作爲紅顏知己？」

「她雖然長得很不錯，但却太笨。」

「太笨？我從來都沒有聽人說過，唐二小姐是個笨人，」孟小婷一笑，笑聲有如銀鈴，「我只是聽人說，唐二小姐天姿國色，冰雪聰明，而且武功不弱，對她心儀傾慕的英雄豪傑，不知凡幾。」

龍城璧搖搖頭，說：「妳錯了，她若是個聰明人，就絕不會喜歡一個在江湖飄泊的浪子。」

孟小婷眨了眨眼睛：「你對我說這些說話，是甚麼用意？」

龍城璧笑了笑。

但他這一陣的笑容很快就凝結下來。

凝結得就像是一塊冰。

但他的目光却像是一團烈火，可以烤焦世間上每一個人！

而這目光正是落在孟小婷的臉龐上。

孟小婷臉上的笑意也消失了。

她的臉色甚至在轉瞬間也變得有點蒼白。

只聽得龍城璧忽然說：「我現在馬上就要帶走司馬血，無論是誰擋我去路，休怪我刀下無情！」

說到最後六個字，他的聲音像是刀鋒砍在鋼鐵上一樣，鏗鏘有聲，殺氣嚴霜。

然後，他就一步一步的，向司馬血走去。

× × ×

但就在龍城璧快要接近司馬血的時候，莊院中忽然出現了兩個人。

那是兩個披着貂裘，身材高瘦的中年人。

他們的衣着都很華麗，雖然年紀巳不太輕，但看來仍然頗具有男性的魅力。

龍城璧的脚步倏地停下。

他冷冷的凝視着這兩人，忽然說出了六個字：

「厲行雲、厲如電？」

左邊一個中年人淡淡一笑：「我是行雲，他是如電，江湖中人，都稱呼咱們雲電雙煞。」

龍城璧心中一凜。

雲電雙煞，老大厲行雲，擅使一支天雲百步槍，老二厲如電，七七四十九口飛刀，刀刀快如閃電，令人防不勝防。

這兩兄弟在一起，江湖上恐怕巳沒有幾人能對付得了。

龍城璧本不怕這兩人。

他本來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浪子。

但現在司馬血受傷，而他又是以寡敵衆，情況就大大不妙。

更何況在雲電雙煞的背後，又還繼續出現了一個銀髮老婦！

那是魯北著名的女殺手孫婆婆。

孫婆婆外貌慈祥，但殺人手段之快速狠辣，却是世間罕見。

龍城壁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目睹孫婆婆刺殺三人。

這三人全是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

但孫婆婆一出手，他們竟然毫無還招之力。

那情況簡直就像是街市裏的鷄販在宰鷄，手法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

想不到在這時候，孫婆婆也來了。

所以，龍城壁只好不動。

他似乎是呆若木鷄。

（二）

孫婆婆是個殺手。

當龍城壁還未出世的時候，江湖上的人要提起「孫飛蝶」這三個字，都會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孫婆婆的名字就是孫飛蝶。

她憑着一口蝴蝶刀，和七式撲蝶散手的絕學，在江湖上可以說是無往而不利。

很少人能出得起代價聘請她殺人。

但她殺人却從未失手過一次。

× × ×

龍城壁看着孫婆婆。

孫婆婆也目不轉睛的盯着他。

龍城壁終於問：「妳是來殺我的？」

孫婆婆微笑，笑而不答。

雲電雙煞却已走了過來，齊聲對龍城壁說：「我們都很喜歡你——」

說到這裏，語音一頓。

他們眞的很喜歡龍城壁？

不。他們的說話還沒有完。

最後，由厲如電補充上兩個字：「的刀！」

這句說話其實是「我們都很喜歡你的刀！」

龍城壁却搖搖頭。

「這把刀不能送給兩位。」

厲行雲道：「你不捨得？」

「當然不捨得，」厲如電接着說：「我若有一把這麼好的刀，也一定不捨得雙手奉送給別人。」

龍城壁淡淡道：「這並不是因爲捨得與否的問題，而是爲了兩位設想。」

厲行雲道：「我不懂。」

厲如電道：「我也不懂，莫不是這把刀不吉利？」

「不錯，」龍城壁點點頭，「這把刀的確不吉利，難道你們剛才沒有看見，老丁是怎樣死的？」

厲行雲道：「他把刀取過來，但最後却反而死在這把刀之下。」

龍城壁道：「所以，你們也別去碰這把刀，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厲如電眨眨眼睛，瞧着老大，道：「你看他的說話對不對？」

「說話？」厲行雲似是一怔，「剛才是誰在說話？」

「當然是龍城壁。」

「哦？他在說話嗎？我以爲他是在放屁！」

龍城壁淡淡道：「你就當我是在放屁好了。」

厲行雲冷冷一笑：「無論雪刀吉利也好，不吉利也好，你都不必理會。」

厲如電點點頭，道：「反正他很快就會和老丁走在一塊。」

龍城壁把刀一揚。

「刀在這裏，你們誰來拿？」

厲行雲乾笑一聲，天雲百步槍突然出擊。

這是鍊子槍，在厲行雲的手中，它簡直變成了一條刁鑽而兇狠的毒蛇。

龍城壁不由脫口叫了一聲：「好快的槍。」

就在他叫出這四個字的時候，厲如電的四十九口飛刀，已最少發射出了一半。

能在剎那間一口氣放出二十幾口飛刀的人，當然絕不簡單。

這兩兄弟聯手出擊，果然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

何況在這時候，還有兩個女人在虎視眈眈。

這兩個女人，一老一少，她們都同樣是吃人不吐骨的母老虎。

龍城壁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去担心自己。

他一向担心別人還比担心自己爲多。

他若不是這種性格的人，也不會一直在江湖上流浪到現在。

（三）

雲電雙煞的確不好惹。

但龍城壁也同樣不好惹。

這三人一經纏上，就殺得難分難解。

厲如電的飛刀，已有一大半被龍城壁的雪刀擊落。

但是厲行雲的槍，却處處緊逼着龍城壁。

一時之間，要收拾這兩兄弟，實在極不容易。

就在這時候，孫婆婆和孟小婷已不約而同的，走到司馬血身旁。

× × ×

孟小婷很美。

她的臉龐很美，手也是一樣，柔軟而雪白。

現在，這一隻美麗的手，已按在司馬血當胸的「玄機穴」上。

無論司馬血現在的傷勢或輕或重，只要這隻美麗的手費點勁，他立刻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她沒有說話。

她只是在微笑，她微笑着，盯着龍城壁這個酣戰中的浪子。

說話的是孫婆婆。

她淡淡一哂，笑着說：「龍城壁，老身實在不想看見別人拚命，這種事太殘酷了，大家都是武林中人，刀來刀往的，有甚麼好？」

惡戰仍在繼續。

龍城壁是欲罷不能。

孫婆婆嘆了口氣，用一種跡近乎埋怨的聲音說：「唷，厲家兄弟也眞的是……算啦，別再打啦，既然人家不肯把雪刀送給你們，又何苦用强呢？」

雲電雙煞互望一眼，居然很聽話，很快就停止了攻擊。

龍城壁臉色一沉。

孫婆婆却是笑咪咪的看着他。

「年輕人，別動不動就光火，這樣子鬧下去，對自己不好，對別人也不好，尤其是你的朋友司馬血。」

龍城壁回答道：「倒不知道婆婆想怎樣？」

孫婆婆看了孟小婷的手一眼，才說：「你是不是覺得這一隻手很好看，但却似乎軟弱一些？」

龍城壁道：「她的手的確很好看，看來也似乎軟弱一點，但是她的心腸却並不軟。」

孫婆婆笑道：「這也很難怪，女兒家總是喜歡幹些傻事，偶然殺一兩個人，的確可以消除心中的悶氣。」

她這種理論若是事實，世間上的人恐怕早已死光了。

龍城壁吸了口氣。

「婆婆能否讓她開心一點，那麼她就不必殺人了。」

「這個容易。」

「有何妙法？」

孫婆婆的眼珠子一轉，微笑道：「只要我高興，她就不會悶悶不樂。」

龍城壁道：「要怎樣的情況下，婆婆才會高興？」

孫婆婆想了想，眼睛裏忽然亮出了一種貪婪的表情。

龍城壁嘆了口氣。

「婆婆是不是也很喜歡在下的這把刀呢？」

「聰明！」孫婆婆豎起姆指，讚道：「老身早就看出，你比世間上所有的人都聰明千萬倍！」

她一下子就把龍城壁捧上半天。

但龍城壁却沒有飄飄然的感覺。

他只是很客氣地，把雪刀遞上。

× × ×

孫婆婆接過了風雪之刀，滿是皺紋的臉龐露出了興奮的神色。

「小婷，妳看這把刀怎樣？」

「很好！」

「從現在開始，它的主人不再是個浪子，而是我這個老婆婆。」

「恭喜婆婆。」

「婆婆現在眞的很高興，妳呢？」

「我也在爲婆婆得到了這把好刀而高興。」

「我是在問，妳自己的心情怎樣？」

「不好。」

孫婆婆嘆了口氣：「這也難怪，得到這把刀的人，畢竟是我這個老太婆而不是妳。」

孟小婷道：「婆婆不必担心，我很快就沒事。」

孫婆婆目光一閃。

「對，妳殺一兩個人，心情就會開朗一些。」

孟小婷吃吃一笑。

「婆婆眞了解我。」

笑聲中，她已戟指向司馬血的「玄機穴」上戳去。

龍城壁一聲怒喝，揮掌撲前。

但他遲了。

他是鞭長莫及。

肘生突變

（一）

在剎那間，龍城壁的心幾乎沉到脚底下。

司馬血這一次必死無疑。

但也在這剎那間，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却突然發生。

孟小婷那肌膚賽雪的手，忽然像是球兒般沖天飛起。

鮮血如雨。

司馬血的胸膛上，沾滿了血。

那不是他的血，而是孟小婷斷腕流出來的血。

她驚呼！

雲電雙煞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但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是他們的眼睛所親自目睹的。

× × ×

孫婆婆還在笑。

她看着孟小婷，又看着手裏銀亮如雪的風雪之刀麗

刀光燦爛，寒氣逼人。

刀鋒無血，雖然它剛剛砍斷了一隻很美麗的手。

孟小婷的臉色已變成一片死灰，一雙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驚惶、憤怒、和不相信的神色。

她不相信孫婆婆討刀之後，居然會用這把刀砍斷自己的手。

一陣風吹來。

她發抖了。

「孫飛蝶，妳出賣了我，也出賣了丁霸主！」

最後一句說話，連雲電雙煞的臉也不禁爲之一陣變色。

孫婆婆倏然一笑：「妳和丁招魂都是很聰明的人，而且一切都想得很週到，居然連我這個老太婆都請了出來。」

孟小婷咬着牙：「丁霸主一定不會放過妳！」

孫婆婆哈哈一笑。

「丁招魂不錯很有點本領，可是我這個老太婆早就不想活了，又怎會怕他？」

說到這裏，雲電雙煞已是臉色鐵青。

厲行雲吆喝一聲：「孫飛蝶，妳遲早跑不掉的！」

「跑？」孫婆婆大笑。接着又道：「有龍城壁和司馬血在這裏，我何必跑？又怎會跑？」

厲行雲的臉色又再變了。

他忽然發覺，現在要跑的並不是孫婆婆，而是他們兩哥兒。

厲如電却在這時候大聲說：「司馬血是甚麼人？妳爲什麼要救他性命？」

「他是個殺手，殺手之王！」孫婆婆的臉發出了光：「在一年前，我這個年已知命的殺手，想幹最後一宗買賣，結果反而險些給人暗算，死在保定。」

厲如電冷笑：「那又如何？」

孫婆婆微微一笑：「幸好當時司馬血也在保定府，他救了老身一命。」

厲如電沉聲問道：「妳現在是感恩圖報？」

孫婆婆點點頭。

「但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妳說！」

「你聽過一瘋老人沒有？」

「他是個老瘋子，而且早已死了……」厲行雲眉頭一皺道：「妳和他有甚麼關係？」

「夫妻！」

「甚麼？一瘋老人……」

「你們以爲這個老瘋子沒有老婆？」

「江湖中人都知道，這老瘋子獨來獨往……」

「你們知道個屁！老身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已經是他的小老婆！」

「妳是要爲夫報仇？」

「不錯，雖然我和他這對夫妻做得並不長久，但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們宰了一瘋，我這個老太婆又豈能坐視不理？」

孫婆婆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尖銳，尖銳而充滿着仇恨。

厲行雲漸漸感到有一種可怕的壓力，已在籠罩着自己。

他突然對厲如電說：「咱們一起衝上去！」

厲如電似是一怔。

他終於大聲說：「好！」

但接着，他們並不是眞的「衝上去」，而是一起向後撤退。

原來這兩兄弟早已暗中訂下這句反面的說話。

他們若其中有人說：「咱們一起衝上去」，那麼這句說話的眞正意思，其實就是：「形勢不妙，速退速退！」

他們退得眞快。

尤其是厲行雲，他逃命的時候簡直比天上的流星還要快。

厲如電也不慢。

但龍城璧却比他更快。

厲如雲怒喝：「找死！」

他連頭也不回，反手就放出了八口飛刀。

八口飛刀瞬即消失。

龍城璧的人也不在背後。

厲如電忽然一聲驚呼。

原來剛才還在他背後的浪子，一霎眼間竟已落在他面前。

不但如此，風雪之刀也已重歸故主之手。

厲如電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如此驚惶失措。

這也是最後一次。

刀光一閃，厲如電以後就甚麼事都不再知道。

血洒開。

龍城璧沒有回頭，再追。

他再追厲行雲。

但他只是追出五丈，就已停止。

因爲孫婆婆已經提着厲行雲的腦袋回來。

(二)

孫婆婆的確是個厲害的脚色。

連龍城璧都不禁佩服這個看來老態龍鍾的老太婆。

當他回到司馬血身旁的時候，孟小婷已倒下。

孫婆婆嘆了口氣。

「我本來還不打算殺了她的，但她却還要與我再拚。」

龍城璧微微一笑。

「司馬血很幸運，若不是妳，他現在已經是個死人。」

孫婆婆道：「我也很幸運，一年前若不是這位殺手之王帮一把，我這個殺手太婆早已化爲一堆枯骨。」

這時候，司馬血却有氣無力的從地上爬了起來。

孫婆婆笑了笑。

「別害怕，你還沒有死。」

司馬血揉了揉眼睛，忽然笑道：「妳既已來了，我怎捨得死？」

他還想再活下去，他一張開嘴巴，吐出來的却不是說話，而是一口瘀血。

孫婆婆嘆了口氣：「小司馬，你現在最好乖一些，不要動，也不要胡說八道，否則你這一身傷勢，就恐怕更難治好。」

司馬血苦笑。

他只好閉上了嘴巴。

× × ×

這時候，天色已漸黯淡下來。

他們就在暮色中，兼程趕回長安。

(三)

晨光曦微，唐竹權早已醒了。

他睡不着覺。

潘大雲也是一樣。

孫十二娘死了，他們的心情都同樣沉重。

× × ×

在客棧裏，唐一手靜療傷勢，已差不多完全康復。

但他的心，却受到極嚴重的創傷。

孫十二娘死了，每個人的心情都是那麼沉重。

冷霞霞想安慰他，讓他好過一點，但一提起孫十二娘，她自己却首先哭了。

結果，反而要唐一手勸她別太傷心。

這天早上，冷霞霞又哭得很傷心。

唐一手好不容易才勸止了她。

她臉上淚痕點點。

她要去洗個臉。

但她一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 × ×

唐竹權在房中大發雷霆。

「他奶奶個熊，準又是丁招魂那夥兔崽子的卑劣手段。」

唐一手急道：「我們去找她。」

「找？上哪兒找？」

「這個……」

「老子不想去找，倒想在這裏等！」

「等她回來？」

「她是不會自己回來的了。」唐竹權悻悻然地說：「但丁招魂的人一定會來找咱們。」

潘大雲怒道：「他們敢來，俺……」

話猶未了，門外長廊已有人叫道：「丁霸主，請進！」

唐竹權立刻冒出外。

他看見了一個華服高冠的男人，神態從容不逼的走了過來。

這人赫然竟是金槍霸主丁招魂！

× × ×

丁招魂已到長安。

他甚至來到了這間客棧。

他是爲誰而來？

他是爲了何事而到此？

(四)

丁招魂並不粗暴。

最少，在表面上看來，他很客氣，而且舉止斯文。

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白衣書僮。

他們的年紀都很輕，只有十四五歲。

粗暴狂吼的是唐竹權。

「姓丁的，你找死！」

他的五絕指法已蠢蠢欲動。

但丁招魂却笑着說：「唐大少爺，丁某並不是來動手，而是想跟潘兄談談一件事。」

潘大雲却連眼睛都已血紅。

「還有甚麼好談，俺與你拚了！」

丁招魂哂然一笑：「潘兄……」

「俺操你娘，誰與你這種衣冠禽獸稱兄道弟！」怒吼聲中，潘大雲已掄拳相向，猛襲丁招魂。

他就像隻飢餓而憤怒的猛虎，一雙血紅的眼睛裏射出了凌厲而可怕的光芒。

丁招魂却全無懼色。

在他眼中看來，潘大雲並不像條猛虎，只是像一隻小貓。

拳已至。

丁招魂却居然背負雙手，全身上下紋風不動。

但他也沒有給潘大雲的拳頭擊中。

因爲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白衣書僮。

當潘大雲盛怒發拳的時候，其中一個白衣書僮已疾迅的迎了出來。

他年紀甚輕，內功勁度自然不及潘大雲。

但他却深諳借勁打勁之法，雖然力不如人，但却以招借招，以力借力，居然接下了潘大雲七八拳。

潘大雲臉色一變。

「讓開！」

白衣書僮却大聲說：「停手！」

潘大雲怒道：「憑你也配叫我停手？笑話！」

白衣書僮冷冷道：「再纏下去，對冷小姐可沒有甚麼好處。」

這書僮雖然年紀輕輕，但說話却是一派老氣橫秋的樣子。

潘大雲「呸」的一聲，終於住手。

「你們只懂得用這種卑劣的手段，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白衣書僮冷笑道：「充英雄、充好漢，並不是智者所爲，這幾年來，英雄好漢一個一個的倒下去，他們都已化爲一坯黃土！」

丁招魂倏地出聲喝止：「小機，退下去！」

這書僮叫小機，另外一個叫小帆。他們跟隨着丁招魂，雖然只是短短三年光景，但一張嘴巴却是從來口舌不饒人。

丁招魂嘆了口氣，緩緩地接着說：「冷小姐沒事，你們不必担心。」

潘大雲怒道：「這算是風涼話？」

丁招魂道：「丁某從來沒有下過這道命令，但却有個不識大體的奴才，冒犯了冷小姐。」

潘大雲冷笑。

「這人是誰？」

丁招魂道：「這人你知道了一定恨之入骨。」

唐竹權突然道：「是不是沈鶴？」

丁招魂點點頭：「唐大少爺料的不錯，這都是沈鶴闖出來的禍事。」

潘大雲額上青筋怒凸。

「這老匹夫在哪裏？」

丁招魂淡淡道：「丁某已派人把他擒下，特來負荊請罪。」

說着，輕拍三掌。

立刻有兩個勁裝彪型大漢，押着一個老者走了進來。

這老者赫然正是沈鶴。

「沈賊！你害死了俺的娘子，俺斃了你！」

潘大雲發出可怕的吼叫，人如猛虎般飛撲沈鶴。

沈鶴慘笑。

潘大雲倏然出手。

叭！叭！叭！叭！

左兩掌，右也兩掌！

潘大雲是在盛怒中發掌，掌力足可開碑裂石。

沈鶴若還擊，戰果如何，恐怕還是難以逆料。

但沈鶴居然沒有還手。

四掌聲落，他的人已經像條死狗般倒下。

潘大雲還想再衝上去再劈幾掌。

唐竹權却在叫嚷：「算了，他的武功早已被廢掉。」

潘大雲胸膛起伏，嘶聲道：「丁招魂，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清償所有的血債？」

丁招魂淡淡道：「我現在並不是來談甚麼血債，而是來談生意的。」

潘大雲怒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有甚麼好談？」

丁招魂悠然一笑：「在幾天之前，我也是這麼想，但現在的情況，却又有了變化。」

潘大雲冷笑一聲：「千變萬化，你我的仇恨還是不會變。」

丁招魂搖搖頭：「這又錯了，說句眞話，我從來都沒有憎恨過你。」

他嘆口氣：「正是冤家宜解不宜結，冷小姐馬上就可以重獲自由，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物，要勞煩潘兄鑑別一二。」

潘大雲冷冷道：「無論你要甚麼花樣，我絕不會上你的當！」

丁招魂道：「咱們將會公平交易，誰都不會佔到便宜，也不會有人吃虧。」

潘大雲怒道：「你要怎樣？」

丁招魂悠然一笑：「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潘大雲道：「你儘管問，俺不一定會回答。」

丁招魂淡淡道：「江南會的總瓢把子在哪裏？」

潘大雲冷笑：「丁霸主神通廣大，難道連他的下落都查不出來？」

丁招魂淡淡一笑。

「他若還活着，我總有辦法逼他出來，可惜他早已死了。」

潘大雲冷笑。

「你在胡謅甚麼？」

丁招魂瞳孔收縮，慢慢的說：「自從一瘋老人死後，江南會早已名存實亡。」

潘大雲猛然一震。

丁招魂接道：「一瘋老人平素獨來獨往，誰也料想不到，他居然是江南會的首腦。」

潘大雲冷冷道：「他已死了，提來何用？」

丁招魂嘆了口氣：「雖然如此，但我却還是很想念他。」

潘大雲怒道：「既然如此，何不親自到陰曹地府會會他？」

丁招魂道：「我現在只想問你，一瘋老人葬在甚麼地方！」

潘大雲想了想，終於說道：「蓮花峯下。」

丁招魂道：「這個我知道，但在兩個月前，他老人家却換了個地方。」

潘大雲冷笑：「你不是在說屍變這種無稽的故事罷？」

丁招魂道：「這種事連我都不會相信，又怎會用來騙人？」

潘大雲冷然答道：「俺不懂你在說甚麼！」

丁招魂臉色一寒，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一瘋老人改葬在甚麼地方？」

潘大雲嘿嘿一笑：「就算我知道，似乎也沒有說給你知道的必要。」

「不！你一定要說！」

「不說又如何？」

「你不說潘家唯一的血脈就完了！」

潘大雲聞言，陡地身子一陣猛烈的抖顫。

他有個秘密。

這秘密就是他有個私生子，連孫十二娘都不知道的私生子。

這私生子的母親，是個小寡婦。

小寡婦居然也會懷孕，這當然是一件很丟人的事。

但她忍受着別人的冷嘲熱諷，終於產下了這個兒子。

然後，她就帶着這一個兒子，遠赴他鄉。

現在，這孩子巳十歲。

潘大雲一直都沒有對任何人洩露過這個秘密，甚至連孫十二娘都不知道。

孫十二娘是個醋娘子，她更加不能知道這件事。

但是現在，丁招魂居然知道了這個秘密。

他對潘大雲說道：「你想不想看看冬冬？」

「冬冬」就是潘大雲的那個兒子。

他吸了口氣，終於說：「想。」

丁招魂淡淡地說道：「那麼，你跟我來。」

唐竹權叫道：「潘兄，你不能去！」

潘大雲回頭，凄然一笑。

「我知道不該去，但却不能不去。」

唐竹權呆住。

一時之間，他的確沒有甚麼理由，足以阻止潘大雲去見「冬冬」。

冷霞霞巳回來。

她沒事。

但沈鶴却反而丟掉了一條老命。

唐竹權嘆了口氣，目送潘大雲跟隨着丁招魂離去。

× × ×

丁招魂走了。

但唐竹權却在客棧附近，發現了不少可疑的人。

這些人無疑都是丁招魂的爪牙。

唐竹權很生氣。

「媽的！居然不把老子放在眼內！」

他掄起砵兒般大小的拳頭，跑到櫃枱前，對掌櫃說：「你以爲老子的眼睛是兩顆賭豆鼓？」

這掌櫃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白臉胖子。

當然，這胖子雖胖，和唐竹權仍然是萬難相比的。

這胖掌櫃淡淡一笑：「這位有甚麼指教？」

唐竹權冷冷一笑。

「你昨天好像還沒有這麼胖。」

「大爺說笑了，從十八歲開始，小弟一直就是這麼胖，但現在看來，我又不怎麼胖了。」

唐竹權冷笑。

「他娘的熊，還在裝蒜，這客棧原來的掌櫃呢？」

「噢，原來您大爺是爲了這個。」胖掌櫃淡淡一笑，「他今天早上有點不舒服，所以回家休息三幾天。」

唐竹權「哼」的一聲：「昨天老子看見他的時候，他還是神龍活現，精神爽俐的，又怎會忽然間不舒服？」

胖掌櫃嘆了口氣：「這倒是很難說，他不舒服是很有理由的。」

唐竹權冷笑：「甚麼理由？」

胖掌櫃忽然間從櫃枱裏拿出了一件東西。

那赫然是一隻血淋淋的手。

唐竹權瞳孔暴縮：「這是掌櫃先生的嗎？」

胖掌櫃點點頭。

「他不知如何，忽然丟掉了這隻手在地上，所以就不舒服起來。」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看見了這隻手，也同樣不舒服。」

胖掌櫃道：「那很簡單，只要把一雙眼珠子挖出了出來，你就不會再看見這隻手。」

唐竹權嘿嘿一笑。

「這主意很好，眞的很好。」

胖掌櫃淡淡一笑：「大爺怕疼，不敢自己動手？」

唐竹權冷笑：「老子不怕疼，只是有點懶病，這件事最好由你代勞。」

胖掌櫃悠然一笑：「大爺既然囑咐下來，在下自然盡力而爲。」

他突然伸出右手兩指，狠狠的向唐竹權兩隻眼睛上插去。

他出手居然不慢。

但唐竹權却比他更快。

胖掌櫃的手指還沒有觸及唐竹權的眼珠子，他的右腕就巳經被折斷了。

唐竹權冷笑。

胖掌櫃居然還是氣定神閑，連一點吃驚的樣子也沒有。

這一切，他竟似巳在預料之中。

唐竹權猛然一凜。

他覺得有點不妙，急退。

但也就在這剎那間，櫃枱下突然穿了一個洞。

一隻錘子，撞破了櫃枱，重重的撞在唐竹權肚子上。

身形龐大的唐竹權，居然也被這一錘打得倒飛開去！

× × ×

胖掌櫃終於鬆了口氣。

雖然他折斷了一隻手，但他的任務總算巳經完成。

唐竹權挨了這一錘，再也兇不起來。

櫃枱下緩緩的冒出了一個人。

這人目光深沉，殺機湧現，赫然正是慕容藏一。

唐竹權冷冷一笑。

「想不到你居然會躲在櫃枱下出手，就像隻在桌底下咬人屁股的野狗。」

慕容藏一淡淡道：「你現在最好閉上嘴巴，否則傷勢將會更加嚴重。」

唐竹權冷笑，但一張臉巳變成了灰白之色。

那一錘的力道可不輕，若是換上別人，恐怕巳當場沒命。

驀地，客棧長廊傳來了一陣激烈的拚鬥聲。

唐一手，冷霞霞也遭遇了麻煩！

慕容藏一獰笑着，對唐竹權說：「你現在該後悔跟丁霸主作對了。」

唐竹權怒道：「後悔個屁！」

慕容藏一舞動大錘，冷笑道：「唐大少爺，今日你是死定的了！」

呼！

大錘挾着一股駭人的勁風，猛然向唐竹權迎頭擊下。

唐竹權臉色一變，退後三尺。

但見錘影猝閃，殺氣騰騰，慕容藏一是存心當場擊殺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唐竹權若非吃了一錘，自然有招架之力。

但現在，他却是受傷匪淺，甚至連想抽身後退，也是力不從心。

看來，他似乎是難逃刦數。

但就在這兇險的剎那間，客棧店堂內突然閃電般掠進了一條人影。

這人的身勢快若流星，人未到，兩隻衣袖巳如同飛蝶般展翅撲來！

× × ×

來的是孫婆婆。

她施展的絕藝是七式撲蝶散手！

撲蝶散手蝴蝶刀

（一）

這一天，唐竹權可算是很倒楣。

一大清早，他就給人在肚子上撞了一錘。

幸好他的肚皮比別人特別大，也特別厚，而且他也有一身不錯的內功護體，否則這一撞，恐怕立刻就要了他的性命。

現在，他雖然僥倖不死，但却給慕容藏一逼得險象環生。

但總算他福大命大，在不幸之中還有大幸。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孫婆婆來了。

唐竹權不認得孫婆婆。

他更不知道這個老婦人爲甚麼會出手救自己。

但他是大行家，一眼就看出，這個老太婆的武功，實在是非比尋常。

慕容藏一猝然一驚。

他又驚又怒，叫道：「孫婆婆，妳反了！」

孫婆婆冷笑。

「慕容藏一，你豈非一直對老身很不服氣？」

慕容藏一怒道：「妳以爲我會怕了妳嗎？」

孫婆婆怪笑道：「你很快就不會怕我了，死人是永不知道懼怕的。」

「說得容易！」

「本來就不是難事！」

慕容藏一冷笑！

孫婆婆目光閃爍，七式撲蝶散手巳去其六。

「還有甚麼壓箱底本領，儘管一併施展出來好了……」

暴喝聲中，慕容藏一連揮三錘，其勢有如雷霆萬鈞。

但孫婆婆却很輕巧的一一閃開。

她倏地發出一聲呼喝。

第七式撲蝶散手終於發出。

× × ×

第七式撲蝶散手，很平淡。

它平淡得有如淸晨的薄霧，又有如碧波上的浮萍。

但它更像是一隻輕巧的蝴蝶，悠然地在花間穿插。

慕容藏一急棄錘。

他也是個高手。

他知道孫婆婆是在「以柔制剛」。

他若還揮動着鐵錘舞來舞去，最後一定會「舞死自己」。

他很快就下了決定。

他也「以柔制柔」。

慕容藏一在十八歲的時候，曾拜如意門的柔意大師爲師。

柔意大師的「五柔如意手」，據柔意大師說，這套武功正是「撲蝶散手」的剋星。

慕容藏一向來對孫婆婆不服氣，也正因爲自己懂得這套「五柔如意手」。

霎眼間，兩人的招式，幾乎變成完全一路子，在不懂武功的人眼中看來，他們哪裏是在拚命，簡直就像是一場兒戲。

但唐竹權却巳在暗中揑了一把冷汗。

他絕少會爲自己的安危而緊張。

但朋友的死活，他却極重視。

這老太婆雖然不是自己的朋友，但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正在爲自己拚命，他的心情又怎能不緊張？

（二）

柔意大師是武林一代宗師。

他是個武林奇人。

雖然，如意門在江湖上沒有太响亮的名氣，但那並不是因爲這門派的武功平凡，而是因爲柔意大師一向都不喜歡爭鋒頭，也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他沒有騙慕容藏一。

「五柔如意手」的確是「撲蝶散手」的剋星。

孫婆婆本佔上風。

但慕容藏一使出了「五柔如意手」的招式後，形勢頓然爲之改觀。

孫婆婆再也難佔優勢，反而着着受制於人。

唐竹權憂心忡忡。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又精神大振。

他看見了龍城壁！

× × ×

龍城璧來了。

但司馬血却不在。

他已被送到一個叫「天生醫仕」的家裏。

論醫術，當今武林首推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但天生醫仕霍謹，却也是武林中屈指可數的名醫。

司馬血被送到霍謹的家裏，經過霍醫仕的診斷，認爲雖然傷勢不輕，但總算及時趕到，一個月後自當完全復原。

× × ×

龍城璧雖然已來到這裏，但他却全無出手對付慕容藏一之意。

他只是緩緩的走向唐竹權面前。

「唐兄，你受了傷？」

唐竹權苦笑：「沒甚麼，只是給一隻狗咬了一口而已。」

語音一頓，低聲道：「你可認識這個老太婆？」

龍城璧點點頭。

「她是誰？」唐竹權問。

「孫婆婆。」

「她是老子的救命恩人，她若來遲半步，老子現在恐怕已經變成一堆垃圾。」

「我也是一樣。」

「她也救過你的性命？」

「若不是這個老太婆，我和司馬血也已變成垃圾。」

唐竹權差點沒跳起來。

「既然如此，你爲甚麼還不去帮她一手？」

「帮甚麼？」

「難道你沒看見，這個孫婆婆已給那條野狗逼得透氣不過？」

龍城璧搖搖頭：「我沒看見這一點，我只知道，既然對方只不過是條野狗，孫婆婆就一定有辦法可把這條野狗宰掉。」

唐竹權怔住。

他本來很難相信這種論調。

但這種說話既是龍城璧說出來的，他却又不能不相信。

他向來都很信任龍城璧。

他也相信，這浪子的眼光確有獨到之處。

(三)

慕容藏一已穩佔上風。

憑着一套「五柔如意手」，他把孫婆婆逼得有點手足無措之勢。

慕容藏一冷笑：「孫飛蝶，妳大概做夢也想不到，居然會死在我的手下罷！」

孫婆婆沒有答話。

她已處劣勢，再開腔說話，情況將會更加不妙。

慕容藏一更加充滿信心。

但忽然間，孫婆婆一聲怪嘯，身形轉後，左閃七尺。

慕容藏一喝道：「妖婦休走！」

他也急逼而上，衝前七尺。

他衝得快。

出手也極快。

五柔如意手最厲害的一下殺着，已逼向孫婆婆的背心。

他已經算準，即使孫婆婆回身反擊，憑着這一招也必可把這個老太婆的性命取掉。

五柔如意手的確具有必勝撲蝶七式的把握。

最兇險的一刹那，瞬即來臨。

孫婆婆沒有回頭。

她也沒有用蝶撲散手的武功去還擊。

慕容藏一已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殺她。

只可惜，他想不到孫婆婆也同樣這樣想。

慕容藏一是棄錘後才佔優勢。

但孫婆婆却在處於劣勢下，忽然亮出一件武器，反守爲攻。

刷！

那是一口蝴蝶刀！

她在慕容藏一充滿自信的時候，猝然攻出最可怕的一刀！

刀光一閃，慕容藏一的動作立刻完全停頓。

他沒有感到痛苦。

他只是覺得驚訝、意外。

一陣極度寒冷之意，突然襲上了他的心頭。

他的臉色變了。

「妳……竟用刀？……」

孫婆婆冷冷一笑，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老身成名江湖的絕技，並不只是撲蝶散手，你是太大意了。」

說完這句話，她才收刀。

刀鋒緩緩地從慕容藏一的胸膛抽出。

他慘笑兩聲，終於頹然倒下。

× × ×

慕容藏一倒下去之後，客棧很快就平靜下來。

龍城璧問及潘大雲。

唐竹權沉聲道：「他有麻煩，極大的麻煩！」

龍城璧再問：「他出了甚麼事？」

唐竹權回答道：「丁招魂已把他帶走了。」

龍城璧一楞。

就在這時候，客棧門外忽然來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

龍城璧一看，就知道這老者是衝着自己而來。

他正是消息靈通，與鐵鴿門聯盟的「黃金口」金百兩。

× × ×

金百兩的規矩，是每問他一件事，索酬黃金百兩。

但這一次，金百兩却沒有向龍城璧索取任何費用。

因爲現在並不是龍城璧問他，而是他自己要把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訴龍城璧。

× × ×

唐竹權也聽到了金百兩所說的一切。

他知道，一場刺激火爆的惡鬥，快要展開，地點是在飛鷹峽。

能够一展所長，與羣邪一決勝負，本是唐竹權樂意爲之的事。

但這一次，他却無緣參加。

他恨死了慕容藏一。

若不是慕容藏一暗算了他一錘，他現在一定會到飛鷹峽。

但現在，他也和司馬血同一命運，被龍城璧送到天生醫仕霍謹的家裏治傷。

鶴舞神州百變譜

(一)

飛鷹峽是一個充滿殺氣的地方。

江湖中人，總是喜歡選擇這裏作爲决一死戰之地。

現在，天色極陰暗，雖然無雨，却比下雨的時候還更深沉可怖。

就在這時候，一個九尺巨人，托着一副棺木，緩緩地走進飛鷹峽內。

× × ×

風很冷，峽中風更冷。

但這巨人却彷彿是銅鐵鑄成的，根本就不知道寒冷這一回事。他赤膊着上身，下面也只是用一塊獸皮遮掩着。

他似乎並不屬於這世間上的人。

沒有人知道他來自何方，也沒有人知道他扛着的一口棺木裏面是否有個死人。

他從官道上走到這裏。

官道上每個看見他的人，都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二)

峽中有人。

這裏有黑虎將軍潘大雲、金槍霸主丁招魂，兩個白衣書僮，還有一羣殺氣騰騰的武林人。

他們有所等待。

他們等的正是這個巨人，還有他肩膊上那口漆黑的棺木。

巨人的步伐雖然不快，但每跨一步，最少等於尋常人兩步，甚至是三步。

他很快已站在丁招魂的面前。

他瞧着丁招魂說：「我是大火獅。」

丁招魂點點頭：「我知道你一定就是大火獅。」

大火獅說：「你要的東西，我已經帶來了。」

丁招魂道：「貨眞價實？」

大火獅說：「這口棺木裏的人若非一瘋，我就是狗種，你殺了我便是。」

丁招魂道：「我相信你。」

大火獅說道：「潘將軍是我最崇拜的武林人，你要我放下這口棺木，得先放了他。」

丁招魂道：「一定！」

大火獅道：「還有潘冬冬。」

丁招魂道：「剛才我已經放了冬冬回去。」

大火獅盯着潘大雲：「潘將軍，他說的是不是眞說話？」

潘大雲說：「一點不假。」

大火獅沉默片刻，忽然說：「我看守這口棺木已兩個月。」

丁招魂道：「看守着這種東西，並不是一件賞心樂事，你現在可以放下這担子了。」

大火獅忽然大笑。

「丁招魂，你上當了！」

丁招魂沉聲喝道：「大火獅，現在並不是跟你說笑的時候。」

大火獅笑聲倏止：「你以爲『鶴舞神州百變譜』在一瘋老人的棺木裏？」

丁招魂怔住。

他想不到這個大塊頭，居然能說出這套武功的名字。

大火獅冷冷一笑，接道：「一瘋老人、七星門主、神鶴門主，還有天雷老人，他們的確已研創出這套足以尅制丁霸主的武功！」

丁招魂冷冷道：「他們都已死了，而且我也不稀罕這種要花二十年才可以練成的武功！」

大火獅道：「不錯，你主要的目標，並不在乎這套武功，而是這四人的兵刄寶藏！」

丁招魂道：「你都知道了？」

大火獅道：「一瘋老人嗜劍，天雷老人喜歡搜集外門兵器，還有七星門主和神鶴門主，他們擁有的名刀寶劍，不知凡幾，這一批兵刄，不啻是個巨大的寶藏。」

丁招魂冷冷道：「他們把這些兵刄，共同隱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

大火獅道：「那是爲了我的主人。」

「貴上是誰？」

「你的屬下！」

「甚麼？」

「感到很意外？」

「簡直無稽之談！」

「也許我是說錯了，敝上根本就不能算是丁霸主的手下，敝上潛伏在你的左右，只是想看看你有多少斤兩可以稱雄武林而已。」

「這人是誰？」丁招魂的臉色終於變了。

棺木裏忽然有人冷笑。

丁招魂又是一聲厲喝。

「誰？」

「我！」棺中人冷冷道：「難道直到現在，你連我的聲音都認不出來？」

「孫飛蝶！」丁招魂吸了口氣，「一定是孫飛蝶。」

棺木仍然由大火獅扛着。

丁招魂刀鋒般的目光，盯着大火獅：「江湖上的人都說你不會撒謊，原來是假的！」

大火獅道：「我幾時向你撒謊？」

丁招魂道：「你剛才豈非說棺中人正是一瘋？」

大火獅沉默下來。

他忽然把棺木放下。

棺蓋輕移，一個老婦從棺木裏爬了出來。

這人赫然竟是孫婆婆。

「大火獅沒有撒謊，一瘋的確在這口棺材裏！」

她忽然把棺木豎起。

棺中還有另一具屍體。

但這具屍體早已變成一副白骨。

「他就是一瘋，這口棺木也的確是他的。」

丁招魂冷冷的瞧着孫婆婆。

「這種人鬼共躺一棺的玩意，也許只有妳這種瘋子才會幹出來。」

孫婆婆陡地發出一聲怪笑。

「這與你無尤。」

「妳是要爲一瘋老人報仇？」

「不錯，」孫婆婆冷冷一笑，道：「一瘋，七星門，神鶴門，天雷山莊，他們都很尊重我這個老太婆。」

「何以見得？」

「他們一生爲老身搜羅天下問名貴的

兵刃，從這一點就已可以看得出來。」

「妳已有了一口蝴蝶刀，還要這許多兵刃何用？」

「老身一直都想組織一個帮會，代替當今的武林盟！」

「妳想做武林盟主？」

「不想。」孫婆婆搖搖頭，「與其幹勞什子的武林盟主，不如幹回老本行，做個殺手更好。」

「妳認為武林盟主是飯桶？」

「歷任武林盟主，能當大任者寥寥可數，而且老身不想過關斬將，競逐武林盟主的寶座。」

她沉默半晌，接道：「在很多年前的一個中秋，老身在黃鶴樓上賞月，喝了幾杯，忽然豪興大發，說了幾句話。」

丁招魂道：「我可沒聽見。」

「這當然沒你的份兒，」孫婆婆淡淡道：「當時聽見這幾句話的，是一瘋，七星門主，神鶴門主和天雷老人。」

丁招魂道：「當時妳說些甚麼？」

孫婆婆道：「老身說，倘若有一百口上佳的兵刃，老身就決定成立百傑盟，訓練一百個傑出的子弟，為武林除害。」

丁招魂冷笑。

「這是醉話。」

「老身知道。」孫婆婆嘆了口氣，「但那四個糊塗虫，却深信不疑，眞的到處搜羅兵刃，要為老身完成這個宏願。」

丁招魂冷笑不迭：「有志者事竟成，妳這個宏願一定可以達到的。」

孫婆婆一笑。

「我已經老了，就算從現在開始，立刻訓練弟子武功，也已太遲。」

「但那一百口神兵利器，他們却已搜集得差不多。」丁招魂的聲音漸漸變得低沉起來，但却有一種逼人而來的壓力，「還有那套『鶴舞神州百變譜』，這全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至寶。」

孫飛蝶道：「丁霸主眞的很想要？」

丁招魂道：「我也是個武林人。」

孫飛蝶道：「貪婪的人，往往會一無所得。」

丁招魂道：「成大業者，誰不貪婪？所謂不貪不取之人，其實是不思進取！」

孫飛蝶忽然嘆了口氣。

「只可惜你永遠都不會得到那些兵刃，更不可能得到那本秘譜。」

「原因何在？」

「你可知道，江湖上有種人，在你們的眼中，往往會認為他們是多管閒事之輩，但在弱小貧苦大衆的眼中看來，他們却是仁義忠勇的俠士。」

「妳在說甚麼？」

孫飛蝶淡淡一笑：「那些神兵利器，已化整為零。」

「化整為零？這是甚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老身已把這些兵刃交給一個俠士，然後由他去派發給應得到這些兵刃的人。」

丁招魂冷笑。

「這人是誰？」

「醫谷谷主許竅之。」

「誰配擁有那些兵刃？」

「凡是具有俠義心腸的正人君子，他們都配！」

「嘿嘿！」丁招魂冷笑：「那秘譜又怎樣？」

「由老身親自送給了一個年青人。」

「他又是誰？」

「他是江湖上未來的名俠。」

「當眞？」

「絲毫不假。」

「妳以為我會相信妳這些說話嗎？」

「不知道，」孫飛蝶悠然聳肩，「無論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都和我這個老人家沒有半點關係。」

丁招魂沉默着。

他的臉就好像今天的天氣。

孫飛蝶却在這時候對大火獅說：「你一直都想拜我為師，現在已是時候。」

大火獅怔了怔，隨即面露喜悅之色：「弟子叩見師父！」

他翻身便拜。

丁招魂突然挺起一桿金槍，向潘大雲的胸膛上刺去！

（三）

咚！咚！咚！

大火獅一口氣叩了三個頭。

颯！颯！颯！

丁招魂却在同時連刺三槍！

每一槍都刺在潘大雲的胸膛上。

三槍之後，潘大雲已經是個血人。

他渾身是血！

他的眼睛也彷彿想要吐血。

但他還是屹立未倒。

大火獅乍然睹狀，驚怒欲絕。

他躍身而起，怒撲丁招魂。

但孫飛蝶却伸手按住他的肩膊，然後輕輕一拉。

大火獅雖然身材巨大，但孫飛蝶這麼輕輕一拉居然就把他整個身子拉後逾丈。

大火獅怒吼。「待我撕開這惡賊！」

孫飛蝶沉聲喝道：「為師的命令，你依不依？」

「依！怎敢不依！」

「既然這樣，你先回去！」

「不！弟子決不回去。」

「你不回去，誰保護一瘋的遺體？」

「這……」

丁招魂冷冷一笑：「你們都不必回去，兩個都留下！」

就在這時候，飛鷹峽外突然傳來陣陣猛然的激戰聲。

丁招魂冷冷一笑：「孫飛蝶，妳早已有援手在押陣！」

孫飛蝶說道：「這個可連老身都不知道。」

丁招魂道：「裝蒜！」

孫飛蝶道：「你就當我裝蒜好了。」

× × ×

丁招魂早已在飛鷹峽佈下天羅地網。

他具有信心，可以擊敗任何敵人。

可是，他怎樣也想不到，敵方的力量竟然遠在他估計之上。

他看見了天山雙狐董家仲昆。

他看見了華山派的烈陽大師。

他看見了威震江湖，名氣極响亮的俠盜金天柏。這幾個人已不尋常。

但接着，他看見了更多不尋常的武林高手。其中一人，灰袍白髮，手提松木紅纓槍，正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又有一人，白衣金刀，勇戰而來，正是醫谷谷主，人稱金刀奇俠的許竅之。

除此之外，還有彭嘯、岳定、諸葛天，褚俠宏、龍城璧……

更有丐帮弟子數十人，梁山五俠、天台派鐵、木二僧……

好熱鬧！

但丁招魂的心却冷了一截！

他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盯着孫飛蝶：「妳的手段眞不錯，居然一下就把這許多名人請來。」

孫飛蝶嘆了口氣。

「說句眞話，我以為只有龍城璧會來的……」

「謊話，我不相信！」

「你不必相信我的說話，但你却必須相信，你已完了！」孫飛蝶的聲音，字字鏗鏘有力。

丁招魂的確想不到，飛鷹峽一役，自己居然會遭到如此强大的對手。

但這時候，他已勢成騎虎。

他只好力拚。

（四）

天山雙狐董家昆仲，兩人曾在丁招魂手下吃過大虧。

那一次，他們若不是投河潛逃，恐怕早已死在丁招魂槍下。

那已是五年前的事。

五年後，這一雙兄弟又再捲土重來。

他們不能不來。

因為他倆的父親董天王，就是死在丁招魂的一桿金槍下。

經過這五年的艱苦磨練，他們的武功已大為精進。

可是，他們還沒接近丁招魂，就已給三個用狼牙棒的殺人好手所傷。

這三人是丁招魂麾下的奪命三邪，武功造詣頗有過人之處。

董家昆仲吃了大虧，心灰意冷，悄然離開飛鷹峽。

為父報仇之事，他兩自此絕口不提。

× × ×

奪命三邪擊退天山雙狐，趾高氣揚。

但他們這種驕人的氣焰，却維持不了多久。

醫谷谷主許竅之，杭州老祖宗唐老人聯手出擊，一桿松木紅纓槍，一柄金刀，不出十招之內就把這三個凶徒一一解決。

羣俠戰意激昂。

他們之中絕大部份人，都是丁招魂的仇家。

華山烈陽大師，他最寵信的一個弟子，為了主持正義，死在丁招魂槍下。

這位出家人，向來主張以殺止殺。

他的弟子慘死，這筆帳當然是一定要向丁招魂追討的。

烈陽大師一上來，就與孫飛蝶聯手進擊丁招魂，兩人都是戰意如虹，出手絕不留情。

但丁招魂手中一桿金槍，確然不同凡响。

十招之內，烈陽大師咽喉中槍。

孫飛蝶雖然武功比烈陽大師高强，但也在二十招後，右肩中槍，血如流注。

「丁霸主，何以槍下留情？」孫飛蝶雖然受傷，但嗓子却反而更响亮，「你以為可以從我口中問出那些兵刃和秘譜的下落，那是做夢，老身早已說過，秘譜已送給人，兵刃也已由許竅之代為派發。」

丁招魂冷笑道：「只怕在嚴刑之下，妳會熬不住。」

驀地，一條碧綠的影子，挾着一道森寒的劍光飛射而來。

好快的身形。

好快的一劍。

但孫飛蝶却已看出，憑着這種身手想殺丁招魂，無異是在送死。

她急叫：「退回去。」

但遲了。

這窈窕的人影已逼近丁招魂，這森寒匹練般的劍鋒也已刺向丁招魂的脖子。

可是，丁招魂沒事。

這個不要命衝過來要殺他的人却反而立刻死了。

沒有任何人能咽喉中槍不死。

冷霞霞自難例外。

× × ×

平時冷寂無人的飛鷹峽，今天實在是太熱鬧了。

但這種熱鬧實在可怕。

它帶來的並不是歡樂，而是血腥，死亡。

唐一手一直都跟隨着冷霞霞。

冷霞霞飛刺丁招魂的時候，他是看見的。

但是那時候，他却被一個黑衣武士苦纏。

這黑衣武士武功不弱，但更厲害的，却是他身旁還有兩個白衣書僮。

唐一手解決了這黑衣武士，却又被這兩個白衣書僮所困。

但這一陣躭誤，冷霞霞已豁了出去。

她要殺丁招魂。

但結果，死的並不是丁招魂，而是她自己。

× × ×

唐一手睚眦欲裂。

「丁招魂，你一定不得好死……」他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

呼喊聲中，兩個白衣書僮突然被人點住了穴道。

出手點住他們穴道的人，是俠盜金天柏。

金天柏平素獨來獨往。

但他却有妻兒。

然而，他的妻子却給丁招魂污辱了。

這一次，他也是來找丁招魂算帳的。

兩白衣書僮雖然身手敏捷，武功不弱，但金天柏輕功奇高，點穴手法更是獨步武林，他一出手，這兩個兇惡的少年就只好乖乖不動。

唐一手見他倆年紀不大，不忍出手殺戮。

他廢掉了他們的武功。

（五）

要找丁招魂算帳的人實在不少。

但這些人又是怎樣聯絡在一起的。

丁招魂知道，其中一定有人在暗中主持。

他發覺，一旦查出這人是誰，就把他五馬分屍。

× × ×

金天柏也想把丁招魂砍成肉醬。

他是著名的俠盜，連六扇門中有神捕天王之稱的奔雷刀洗正雄，也奈他不何。

但丁招魂並非洗正雄。

金天柏的點穴手法和劍法，雖然令到黑白兩道中人聞名喪胆，但對於丁招魂，却似乎毫無威脅之力。

丁招魂也看見了金天柏點住了兩書僮的穴道。

他更看見唐一手廢了他們的武功。

金天柏懷恨而來，出手絕不留情。

但他要殺丁招魂，却還是差了一點。

單就是這一刻間，丁招魂與金天柏之間已添上了一重仇怨。

結果，金天柏也和冷霞霞一樣，遭遇到槍戳咽喉的悲慘命運。

× × ×

孫飛蝶雖然已受傷，但她戰意仍在，武功仍存。

金天柏剛倒下，她又衝了上去。

丁招魂咬牙道：「老太婆，妳以爲我不捨得殺妳。」

孫飛蝶嘶聲道：「快殺，快殺，你不妨記着，無論我是死是活，那些東西你這一輩子都休想得到。」雖然她這樣說，丁招魂還是不捨得殺她。

就在這時候，醫谷谷主許竅之在混戰中吃了一掌，吐血倒下。

他暫時沒有性命之憂，但却最少在三天之內無法重聚內家眞氣。

倘若在平時，那還罷了，但在這種兇險的形勢下，他的處境却極危險。

幸好唐老人及時發現，力保許竅之。

這生性頑固的老人若來遲半步，許竅之就會給一個黑衣武士一刀砍開兩段。

羣俠中，以彭嘯最勇猛。

雖然他武功並不怎樣高强！但却有一種大無畏精神，別人砍他一刀，只要不是要害，他决不閃。

等到對方一怔，或者以爲自己已經佔着上風的時候，他就不要命地一棍敲在別人的腦袋上。

他用的是鐵棍。

他敲碎了七八個腦袋。

但最後，他又遇上了丁招魂。

丁招魂的腦袋雖然不比別人硬，但一桿金槍却比彭嘯的鐵棍更要命。

兩人交手不到三招，彭嘯的鐵棍巳脫手跌落在染滿血漬的泥土上。

丁招魂冷笑。

第四招，他一槍直取彭嘯的咽喉。

這位號稱「鐵棍金剛」的彭大爺，看來巳難逃刧數。

然而，他越不怕死，越是沒有死掉。

一道雪亮的刀光，及時阻攔住丁招魂這致命的一槍。

× × ×

風雪之刀來了。

龍城璧這一刀，不但救了彭嘯的性命，也使丁招魂爲之刮目相看。

這幾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一個這樣年青的浪子，居然能擋住這一槍！

「好身手！」丁招魂由衷地稱讚。

但他接着却說：「可惜！」

孫飛蝶冷冷道：「你在可惜甚麼？」

「可惜他這麼年青就遇上了丁某！」

「你以爲他一定會死在你槍下？」

「很難會有例外的機會。」

「別忘了，他剛才擋了你一鎗。」

「也正因爲這一招，我已看出，他還不是我的對手。」

丁招魂嘆息着，用一種憐憫的目光瞧着龍城璧。

龍城璧淡淡一笑：「醫谷谷主剛才對我說出一件怪事。」

「甚麼怪事？」

「近來他忙於贈派兵刄，每一件都是武林中人垂涎的至寶。」

丁招魂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他冷哼一聲：「那又如何？」

龍城璧道：「前天，他遇上了一個少年英俠，於是贈他一口青霜紫電劍。」

丁招魂目中閃爍着寒芒，閉咀不語。

龍城璧接道：「但這少年不稀罕。」

孫飛蝶道：「可以另換一件嘛。」

龍城璧道：「許谷主已換了七八件，但他還是不滿意。」

孫飛蝶皺了皺眉。

「這倒是怪事，難道那些兵刃，他一點也看不上？」

「的確看不上。」

「那麼，他要甚麼兵刄？」

「一桿金槍，」龍城璧緩緩道：「而且許谷主巳答應了他的要求，說在十天之內，一定會把丁霸主的金槍雙手奉上！」

丁招魂的臉龐差點沒變了紫色。

他嘿嘿冷笑。「既然如此，許竅之爲甚麼不親自來取？」

龍城璧道：「很湊巧！他剛剛有點不舒服。」

丁招魂冷冷道：「所以現在要由你代勞？」

龍城璧點點頭：「不錯，咱們好歹總是朋友，這點小事在下是義不容辭的。」

丁招魂陡地仰面大笑。

「在丁某的手中拿走金槍，原來只是一件小事，」他的瞳孔忽然收縮成一綫，殺機畢呈，「龍城璧，丁某就看看你能否辦妥這件小事。」

說到最後兩個字，他的身形突然巳偏身射出。「颯颯」一幌，金槍回刺龍城璧，但却全是虛招。

龍城璧一聲冷笑，人却風紋不動。人也未動，刀也未動。

孫飛蝶大笑：「好，沉得住氣，這件小事大可勝任有餘。」

丁招魂鐵青着臉。

他身形遊走！眨眼間巳刺出了二十一槍。這二十一槍，有虛招，也有實招。

龍城璧舞動雪刀，一槍一槍接下。

丁招魂猛可裏一聲叱喝，金槍狂揮。

槍聲呼嘯，看似是橫掃千軍，但招式甫至半途，突又化爲韓信點兵。

他的槍勢變得很快。

槍如雨點暴落。

龍城璧穩守。

金槍却是越攻越急。

每個人都在想着：「浪子能否守得住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勝負關鍵。

驀地，丁招魂的金槍一分爲二！

這桿金槍原來暗藏機括，一經拆開，就變成了兩支短槍。

槍中不但有槍，還有暗器。

十二道烏光射出，急打龍城璧胸腹要害。但只見雪刀一旋，就弧型般把這十二件暗器擊落。

丁招魂連環槍左右急攻。

左十三，右十六，二十九槍如狂風驟雨般湧向龍城璧。

這一次，每一槍都是實招。

每一槍都是威力無邊的殺着。

龍城璧終於中卜最後一槍。「噗」聲倒了下去。

× × ×

丁招魂屹立着。他雙手仍緊握金槍，而龍城璧的人就在金槍之下。

唐一手怔住。他突然大聲呼喝：「丁招魂，我要宰了你……」

他拚命衝前。

但就在他向前狂衝的時候，丁招魂的衣襟突然裂開。

一道血槽湧現。

他的臉色也巳變得一片死灰。

唐一手還未衝到，丁招魂巳仆下。

他最後一槍刺進了龍城璧的軀體。

——但在他發出這一槍之前，龍城璧的雪刀巳閃電般在他心臟上一閃而過！

（六）

慘烈的決戰巳過去。

孫婆婆很高興。

她在高興中流血，她傷的其實不輕。

她在流血中溘然長逝。

大火獅抱起她，恭恭敬敬的把她放在棺木裏。

他沒有流淚。他只是把指甲深深的嵌進棺木裏，然後一聲不响扛起它，離開了飛鷹峽。

龍城璧看着大火獅巨大的背影，神態黯然。

他給丁招魂最後一槍刺中，那時候，他以爲自己必死無疑。

他倒下去的時候，似乎感覺到死神的脚步巳向自己逼近。

但他却沒有死。

的也不是致命的要害。那一槍刺的不深，刺

當然，那全然是因爲雪刀畢竟比金槍稍快一點。

否則，這一戰陣亡的人，該是龍城璧，而不是金槍霸主丁招魂。

× × ×

仇殺是可怕的，貪婪也很可怕。

丁招魂並非完全死於仇殺，貪婪也是致他於死命的因素。

後人評論，丁招魂根本沒有絕對的需要，非要得到那些兵刄和秘譜不可。

丁招魂至死一刹那還不知，飛鷹峽一役，羣俠是由甚麼人把他們聯絡起來的。

儘管他在懷疑，但却無從證實，而且後來也沒有機會給他去查個清楚。

他曾懷疑唐老人，因爲這老人具有威望。

他曾懷疑醫谷谷主，因爲許竅之年紀雖然不大，但在武林中却是個很有身份的人。他也曾懷疑孫飛蝶，金天柏，龍城璧甚至是烈陽大師。

但他却都猜錯了。

眞正的答案，是「黃金口」金百両。

金百両是個出賣消息爲生的江湖探子，從來沒有人說他是個「俠士」。

但這一次，丁招魂這股勢力被消滅，金百両居功至偉。

但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如此落力。

莫非他也和丁招魂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恨？

沒有人知道。

這是一個謎。

一個永遠不爲江湖中人所知的啞謎。

——完——

連珠炮直拳

麥海雲

林世榮係黃飛鴻大徒弟，在香港上環開過武館，打贏過好多人，當時在上環曾經赤手空拳上擂台同外國大力士挑戰，而且打贏過一個名拳師叫做「劉忠」，兩個人傾得埋，經常飲酒，研究拳脚，有一晚，劉忠忽然對林世榮講：「你老哥威震廣州，從來冇敵手，照理我不應該向你挑戰，不過，大家落場玩吓，冇乜人知，不成問題，唔知你嘅意思點呢？」

劉忠非常勇猛，鬼佬都係佢嘅手下敗將，但一拳能够劈斷一條好似手臂咁粗嘅木柱，看起上來，當然威過林世榮，但是林世榮嘅腰馬非常穩固，擅長拆招，當然唔怕佢，兩個人當晚大家飲咗幾杯，豪興勃發，眞係過招玩吓，不過當時只係得五六個徒弟在旁欣賞而已，就算邊個打贏都唔會影响聲譽，故此兩個樂得落場玩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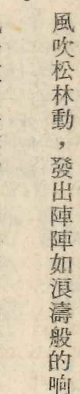
劉忠同林世榮面對面咁企定，劉忠發招，大喝一聲，說：「看招！」跟住發脚直衝過來，人到拳到，劉忠所出嘅拳好似西洋拳咁，一出出到盡，跟住收番，呢一拳收到一半，第二拳又再發出，有如連珠炮，如果正面作戰，好難招架，反過來講，閃側一邊，佢亦會追打，故此，等閒之輩，同佢打確係輸實，林世榮就唔同，佢確係好嘢，睇見對方用連珠炮直拳出擊，佢就在對方發拳的時候，退後一步，連退三步，忽然用穿手由下邊穿上去，幾乎一招打贏，因爲佢用自己嘅右手去穿對方嘅右手，等於托住對方的一拳，由於對方右邊空虛，佢再發招，咁就一定打贏，不過，劉忠並非弱者，佢發覺對方用穿手，便即移步換形，立刻向左邊閃過去，故此，林世榮所發嘅一招亦係落空，如是者兩人好似走馬燈咁團團轉，鬥了十幾招，劉忠忽然收拳，說：「林師傅，佩服之至，我嘅連珠炮直拳，唔能够將你擊倒，等於打輸，佩服佩服。」

劉忠確係爽快之人，換咗第二個就唔肯認輸，原來在打功夫來講，凡係急攻無效的一邊，再鬥下去一定輸實，點解呢？因爲佢嘅氣力已消耗七七八八，冇辦法捱得耐。林世榮亦拱手爲禮，道：「大家打個平手，劉師傅何必咁謙虛呢？」只係一句，就將搏鬥嘅氣氛冲淡，兩人入座再飲，此事可以反映出兩人的氣量。（完）

「追捕」故事之二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降龍伏虎



兩番遭伏擊 却是同道人

風吹松林動，發出陣陣如浪濤般的響聲。

風一歇，松不動，一個漢子却從林中走出來，朝大路左右略一張望，正欲走上大路，倏地似有所覺，身形一躬，迅捷地縮回松林內。

恰在這時，一陣風吹掠過，松林動，發出一陣低沉的松濤聲，將那漢子縮回松林內弄出的聲響掩蓋了。

風過濤聲止，大路的一端，傳來一陣輕捷急疾的脚步聲。

這時候大約是早上十時許，陽光並不十分猛烈，正是行人趕路的好時候。

那陣輕捷的脚步聲轉眼間已來到松林前，一名年約三十的漢子身形一頓，站在松林前，半側身，一雙明銳靈活的目光注視着松林。

好一會，這漢子才開聲朝松林內發話道：「朋友，別鬼鬼祟祟的，出來吧！」

他的話剛說完，風吹松動，濤聲中，「砰」地響了一聲！

那漢子好不機警，驀見林內火光一閃，身形猝然朝地上一撲，接連幾個翻滾，滾到路的另一面，咬着牙，右手一揚，一溜火光閃射中，「砰砰砰」向着松林內火光閃現處，連開三槍！

松枝樹葉被擊得枝斷葉飛，簌簌地落下。

松林內自那一槍響過後，沒有絲毫動靜，死寂一片。

這時候，風也不吹了，只有艷艷的陽光洒射在地上。

那漢子一身浴在陽光中，左臂上腥紅一片，在陽光下份外觸目。

原來，他在滾身的刹那，被子彈擦傷了手臂。

他忍着火辣辣的傷痛，全不理會那臂傷，雙目瞇成一條縫，射出懾人的目光，如兩道電光一樣掃視着松林，手中槍隨着目光移動。

在這段時間內，天地間的一切彷彿凝聚不動！

一種無形無影的沉重壓力，籠罩於空間。

那漢子眞是個忍人，對於臂上傷口沁流出的血，毫不理會，伏在地上動也不動，只有一雙目光在警靈地移動着。

足有半盞茶時分，松林內依然沒有一絲動靜傳出，而那漢子的額上，却沁出汗水。

一陣風吹來，松林枝搖葉動，發出如濤聲響。「蕭原，你爲何不敢站起來，老子還道你如何厲害，不過爾爾，哈哈，老子沒功夫和你磨菇，走啦，走啦——」

隨着「走啦」的拖長聲尾，松林內傳出一陣細碎的響聲。

× × ×

「海角天涯」蕭原！

這伏在地上，臂上受了傷的漢子，原來是在道上威名遠播，以緝捕悍匪巨盜爲

生，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

蕭原仍然伏在地上沒有動——絕不因爲松林內那襲擊者的話語而貿然站起來。

對於這種鬼蜮技倆，他見識得太多了，他絕對不會上當。

汗水淌流到眼睫上，他連眼皮也不眨一眨，依然注視着松林。

又一陣風吹來，松濤聲中，林內那人又發話了：「蕭原，老子眞的佩服你了，難怪你在道上聲名日響！老子雖然想殺你，看來今天是無法殺你了，放過今日，老子還有大把機會殺你！」

林中人很狡猾，在風吹松動時才說話，目的就是藉松濤聲掩飾他所在的位置。

原來一直靜伏不動的蕭原却在林中人話未說完的刹那，驀地動了。

右手一掄，手指一扣，「砰砰砰」一連六響槍聲，子彈作扇形射向松林左角，身形如怒豹般從地上躍起，人在躍勢未盡的刹那，槍管暗火一吐，「砰砰砰……」又是六響，掃向松林！

而他的人，在槍火掩護下，箭矢般衝向松林左角。

——蕭原衝向松林的身形是半躬着的，這樣可以縮小暴露的體形；而他也不是直綫衝向松林，而是成之字形向前衝，令對方很難瞄準向他射擊。

這都是他在兇險的追捕生涯中得到的寶貴經驗之一。

在他第二輪槍火掃向松林時，松林內響起一聲短促的痛「呃」聲，蕭原一聽，就知那人受了傷。

蕭原是何等樣人，聞聲辨位，食指一扣，一發五槍，掃射向發出痛呃聲的一棵松樹！

枝葉紛飛中，又傳來那人的一聲痛叫聲！

這五槍沒有白放，那隱在林中的偷襲者又被他擊中了。

而蕭原這時疾衝的身形倏地向前一撲，接連幾個翻滾，滾到林邊一棵松樹下，伏在地上，匣子槍從樹側伸出，指向松林左角。

就在他向前一撲的刹那，松林左角火光連閃，「砰砰」聲中，槍彈自他頭上「嘯嘯」掠過，要不是他及時仆下身形，只怕這輪槍火不在他頭上開幾個血洞才怪！

蕭原那一輪槍火，擊得枝斷葉落，簌簌如雨，落了一地。

伸手抹去臉上的汗水，蕭原透了一口氣。

現在他不再處於劣勢，甚至可以說略佔優勢——他已由明轉暗，不再暴露在地上，雖然受了傷，但對方明顯地比他傷得重。

這可以由對方發出兩次痛叫聲猜到。

不過他仍然不敢放鬆警戒，由對方知道自己身份姓名，他猜想對方不是好相與的！

只是，他却弄不明白，對方何以會無緣無故開槍伏擊他。

他沒有再想下去，目前不是想這些的時候，解決了對方，才是當務之急。

這一刹那，對方沒有動靜，風也不吹，四周又陷於一片寂靜中。

蕭原靜伏了一會，見仍無動靜，不禁皺了皺眉頭，沉聲道：「朋友，別躲了，出來吧，你身上受的傷比我重，這樣乾耗下去，雖然誰也奈何不了誰，但你的血一定會比我快流乾，是不是？」

對方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等了一會，蕭原見對方仍無反應，再開聲道：「朋友，報上名來，只要你不是我要找的人，咱們就此一筆勾消，算是一場誤會，好嗎？」

對方仍然沒有反應。

蕭原不禁奇怪起來，要說對方被他殺死了，那是無可能的，他開槍時根本看不到對方，只是朝着那方向掃射，對方隱在樹後，就算他的槍法如何準確，也不可能將對方射死，若對方悄悄溜走了，以他敏銳的聽覺，無可能察覺不到，何況對方受了傷，行動起來必然不大靈活。

他側頭將耳朵貼在地上靜聽了一會，一點聲息也聽不到，才如釋重負地站起來，貼在樹後，目光從樹側射出，掃視了一下，才捷若狸貓般竄到右側面一棵樹後。

從這一棵樹竄到那一棵樹，蕭原終於小心翼翼地掩到松林左角。

地上斷枝殘葉落了一地，那伏擊者却影踪不見，看來是悄沒聲地溜走了。

蕭原長吐了口氣，仍不敢放鬆，在附近搜索了一會，確定對方溜走後，才倚在一棵樹上，鬆弛下來。

就在他倚站的松樹地上，有幾小灘血漬，這證明了伏擊者身上受了傷，林內其他地方却沒有血漬，想是那伏擊者在受傷後，偷偷包扎的傷口才溜走的。

想到這，他才猛然感覺到臂上火辣辣般發痛，省起臂上被槍彈擦傷了。

檢視一下傷口，還好，只是擦破了一塊皮，血已凝結，他忙從身上取出隨身帶備的傷藥，敷在傷口上，再撕下破了的衣袖，包扎好傷口。

× × ×

蕭原這一次是要趕到梧州。

因爲在十天前，南寧首富胡仲人被二名巨盜乘夜潛入家中，盜去了價值十萬塊大洋的珠寶古玩，這還罷了，那兩名巨盜在得手離去時，被胡仲人的二兒子胡翰發覺，一不做二不休，下手殺了胡翰，這件事哄動了整個南寧，由於胡仲人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負責南寧城治安的民安隊不敢怠慢，立刻展開偵查，可惜却徒勞無功，別說拿人了，連兩名巨盜的身份姓名也查不到，一籌莫展，無從下手。

胡仲人既心痛那批失去珠寶古玩，更傷痛兒子之被殺，眼見官方查緝不到，遂狠下心，與民安隊隊長商量後，懸賞大洋一萬塊，緝拿兩名巨盜，若能起回那批珠寶古玩，再加大洋一萬塊，合共是兩萬塊大洋！

兩萬塊大洋這個數目，在當時來說，是一筆驚人的數目，吸引了不少道上的好手追查這兩名巨盜的下落，而蕭原就是其中的一個。

蕭原不愧是道上有名人物，他只花了三天時間，用去二百個大洋，就查清楚了作案的兩名巨盜的身份姓名。

兩名巨盜原來皆是道上有名人物，一名袁浩，外號飛龍，另一名曾山，外號猛虎。

這兩人被道上合稱爲龍虎雙雄，一向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每一次作案都是兩人一齊，多在湘桂交界一帶地區作案，甚少在大城大鎭作案，故此兩人在南寧作案，道上甚少人知，難怪民安隊偵查了五天，一點綫索也查不到。

蕭原化了二百塊大洋，才從一個退隱了十年的道上老行尊處打聽到這消息的。

這兩百塊大洋化得很有價值，不但打聽到兩盜的姓名來頭，且還打聽到兩人就落脚在龍蛇混集的梧州城中。

蕭原這一次去梧州，就是想捕捉袁浩曾山兩盜，領取賞銀。

想不到，在這距梧州只有一天路程的途中，竟遭到莫名其妙的伏擊，誠是令他大惑不解。

但隨即他又釋然了，他知道，幹他這一行的，是黑道中人的眼中釘，哪一個不想他死？這名伏擊者說不定就是黑道中人，有朋友或親人曾被他緝捕歸案，是故懷恨在心，伺機伏擊他。

對於這種報復性的行動，在他追捕生涯中，少說也遭遇過不下十次，曾經有兩次差點送掉一命，所幸每一次憑着他豐富的經驗，及高明的身手，靈敏的頭腦，皆能化險爲夷，就像這一次一樣。

想通了這一點後，他不再多作逗留，立刻走出松林，走上大路，向着梧州方面急奔而去。

× × ×

梧州城雖然不及南寧大，但由於處於兩廣交界處，是一處水陸碼頭，商販雲集，各種人物混集，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局面——既熱鬧興旺又無王法管。

城內雖然也有設立負責維持治安的民安隊，但由於龍蛇混集，加上有勢力人物的控制，民安隊形同虛設，所以，當時的梧州，一片烏烟瘴氣，嫖賭飲吹樣樣齊，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是一片樂土。

× × ×

蕭原才進梧州城，立刻就感覺到有人跟踪他。

他心頭暗懍，表面上却裝作沒事人一樣，在大街上東逛西蕩，專往人多的地方鑽。

——他這樣做是有目的的，一來可避免跟踪他的人在背後向他放冷槍，另一方面可以乘着人多擺脫跟踪。

但當他在大街上逛蕩了好長一段時間後，在進入一間賭館時，偷眼朝後一瞥，他的心不由一跳！

他擺脫不了那跟踪者！

憑着他的經驗與機靈，竟然擺脫不了跟踪的人，這證明那跟踪者不是泛泛之輩，定是道上的高手。

——剛才那一瞥，他只見到一條人影閃沒在街角處。

他眼珠一轉，決定不進賭館，轉身走向大街。

他暗中下定決心，一定要令到跟踪他的人現出原形，不然，被人像吊靴鬼一樣躡在身後，是一種强烈的威脅，如芒在背，不除不快。

這一次，他不往人多的地方鑽，轉橫街走小巷，揀人少荒僻的地方走。

但那名跟踪者非常機警狡猾，蕭原初時還感覺到那跟踪者的所在，轉了幾條橫街小巷後，那種被跟踪的不舒服感覺忽然消失了。

蕭原知道那跟踪者不再跟了。

冷笑一聲，蕭原也不走回大街，順着眼前這條橫街，直走下去。

走完這條橫街，脚步不停，向左一轉，轉入一條小巷中。

到他再現身在大街上時，已來到一間叫天然居的茶樓門前。

這間天然居看來很有名氣，因爲樓下偌大的堂座中，坐無虛位，鬧哄哄的，人聲鳥聲混成一片，水氣與烟氣佈成一片烟霧，令人耳爲之噪，眼爲之蔽。

蕭原略一遲疑，邁步一直走進去。

這間天然居原來還有二樓的。

蕭原一直登上二樓。

二樓比較清靜雅潔，但也坐了八成座位，靠窗的一排桌椅上面，掛着各式各樣的鳥籠，籠中的相思、畫眉、了哥、山麻鳥等，各逞妙舌，鳴唱不已，初聽甚是聒耳，聽多一會，甚是悅耳好聽，令人心情舒暢。

這樓上座客，都是比較體面的人，衣着固然光鮮整齊，就拿那些鳥籠來說，有的價值不下一千塊大洋！

單是從那些鳥籠的價值，就可以猜測到那人的身份。

蕭原隨便揀了個靠窗的座位坐下來，要了盅上品烏龍茶，邊品啜邊流目打量着在座各位茶客。

倏地他的目光一亮，落在斜對面坐在另一面窗角座位的一名茶客面上。

× × ×

靠窗角座位坐着的一位茶客，年約四十，身穿一套白綢衣褲，身材高壯，濃眉凸目，勾鼻薄唇，雙頰與下巴剃得靑慘慘一片，正自微仰着頭，欣賞着掛在他座位上面，在鳥籠內婉轉鳴唱的山麻雀。

山麻雀外表雖不美麗，乍看十足一隻麻雀，但體形比麻雀大一倍有多，它的歌喉却極其美妙，可以學很多種雀鳥的鳴唱，故又有人稱其爲百靈鳥，其身價比很多雀鳥貴。

那粗眉凸目漢子雖然衣着整齊，並附庸風雅地養了一籠雀，但仍掩飾不了那一身粗悍之氣，反而顯得不倫不類，份外惹人觸目。

而這漢子雖然在逗弄着籠中鳥，一雙凸目却不時斜轉着，睨掃樓上的茶客。

蕭原不待那漢子的目光瞥掃到他身上，急忙收回目光，側轉身，倚在窗前，掉頭往下望，詐作瀏覽街上行人。

而他的心却不自主地蹦跳了一下。

因爲他已認出那漢子，正是他今次到梧州來，追捕兩名巨盜之一——

「飛龍」袁浩！

這一發現，可說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才到梧州幸運地，意外地發現了「飛龍」袁浩，令到他不禁驚喜萬分。

他之所以一眼就認出「飛龍」袁浩，是從袁浩臉上的特徵認出他來的——粗眉凸目，鈎鼻薄唇！

雖然袁浩將滿腮鬍子剃個精光，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蕭原依然從那份外惹人觸目的特徵上，認出了他！

雖然意外地發現了袁浩，蕭原却不動聲色，不時用眼角偷瞥一眼袁浩，監視着他，看他是否離去。

「飛龍」袁浩大概自認爲剃去了滿腮的鬍鬚，就沒有人認出他，只見他狀極悠閑地品茗吃點心，不時逗着籠中鳥婉轉鳴唱，裝成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蕭原是一個經驗極爲豐富的追捕者，他知道這時候絕不能貿然動手捉拿袁浩。

——茶樓上茶客這樣多，驚動起來，難免會引起騷亂，而袁浩必然會不顧一切進行頑抗，萬一弄到駁火，那就不難誤傷茶客，且會被袁浩乘混亂逃脫。

蕭原腦中意念飛閃，決定靜坐下去，覷準機會，才猝然下手制服袁浩。

而袁浩是一名巨盜，其身手肯定很高，加上懷中有槍，那就是個很棘手的危險人物了。

蕭原在決定捕捉飛龍袁浩，猛虎曾山之前，曾經對兩人的一切深入了解一番，對兩人的底細，調查得一清二楚。

飛龍袁浩不但練得一手好槍法，輕功上的造詣，在道上允稱頂尖兒，才博得一個「飛龍」的外號！

坐了足有一小時左右，袁浩仍然沒有走的意思，仍在逗玩着那隻山麻雀。

蕭原也不急，很有耐性地品啜着杯中茶。

他是個經驗豐富的追獵者，自然有足够的忍耐力，等待着將獵物捕捉的最好時機。

× × ×

蕭原有這忍耐力，可惜別人却無。

就在蕭原捧杯就唇，剛想啜一口茶的刹那，驀然間，一位坐在靠梯口一副枱椅上的茶客，猝然站起來，右手在腰上一探，閃身一個箭步衝前，口裏大喝一聲：「袁浩！要命的坐着別動！」

隨着喝聲出口，手一揚，已多了一柄短槍，槍口正對準袁浩的腦袋，食指扣在槍機上。

一觸即發！

這一變化，實在是發生得太突然了，連蕭原也被這驀然的變化弄得呆了呆，茶杯停在口邊，微張着咀，硬是沒有喝一口杯中茶。

而當事人的大盜「飛龍」袁浩，更是萬想不到有人在茶樓認出了他，並用槍指住了他，震駭得僵直着身子，一雙凸目瞪突得有如金魚眼般，死死瞪視着對準他腦袋的烏黑槍口！

那持槍客也不理會驚慌騷動的茶客，右手穩定地持着短槍，跨前一步，沉聲道：「站起來！」

他喝叫的對象當然是袁浩。

袁浩在這短槍的指嚇下，不敢不站起來。

不過，他站起得很慢。

這時，樓上的茶客一見有人動了槍，恐怕殃及自己——槍彈無眼，刹時間鷄飛狗走，奪路奔向樓梯口，那情景直像捅了馬蜂窩般。

蕭原一眼看見那持槍客，立刻就認出他是同行中人。

這人亦是追捕行業中的一名好手，不過名氣却大大不如蕭原，姓宋，名斌，外號「一陣風」。

微皺着眉頭，蕭原靜坐着，冷眼看着事情的發展，茶杯已放回枱上，右手搭在腰間。

他深知「飛龍」袁浩不會乖乖束手就擒，不然，袁浩也不會成爲黑道上的有名人物！

他沒有動，是因爲幹他們這一行的，有一條不成文的行規。

——那就是，在捕捉「獵物」的時候，縱然有幾位「獵人」在場，但當發現有同行搶先動手捕捉，那麼，其餘的一概不能插手，除非那獵人制服不了「獵物」，那才可以插手捕捉。

蕭原正是基於這一個理由，才沒有動手。

不過他有點爲宋斌担心。

× × ×

蕭原果然沒有猜錯。

就在飛龍袁浩慢慢站起的時候，坐在袁浩前面一張枱子的一位茶客，不知是驚慌過度，抑或是有心這樣，驀然間聞喝颯聲挺站起，一臉驚慌之色，張着兩手，渾身抖索着，結結巴巴地說：「饒命……饒……命……」

這茶客站起的身體沒有擋着宋斌的視綫與槍口，但伸開的一隻手掌，却無巧不巧地擋住了槍口！

「飛龍」袁浩是何等樣人，他慢慢站起身，正是想找機會脫身，眼見有此良機，焉會放過！

只見他半站起的身形一側，就勢躍竄向窗口，身形一穿，已竄窗而出，翻落樓下街上！

與此同時，他在身形竄躍的刹那，左手一揚，執起枱上的一盅茶，連茶帶盅，擲向宋斌！

宋斌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一見那人伸手將自己的短槍擋住，急忙一側身，飛起一脚，將那茶客踢倒，接槍咀一偏，扣動槍機！

「砰！」聲炸响中，空中茶水瓷片濺射。

却原來他那一槍將袁浩擲向他的茶盅擊碎！

這一來，自然射不中竄躍向窗口的袁浩。

而袁浩的身形已穿竄出窗外。

宋斌臉色一變，箭一樣衝向窗前。

人未到窗前，短槍已伸出窗外，隨時準備發射。

但當他探頭向窗外朝街上掃視時，不由氣惱得頓足不已。

窗外街上，那裏還有飛龍袁浩的人影，只有受驚的路人，紛紛走避不迭，有幾個大胆的，站在對街屋簷下，抬頭向這面張望，一眼看見宋斌伸出窗外的短槍，慌得哄地竄避入對面的店舖內。

宋斌鐵青着臉，在窗前縮回身子，短槍也自收回，目光接掃視樓內。

樓內一個人客也沒有，連坐櫃帶企堂（亦即茶博士），全走了個清光。

枱翻椅倒，杯碎盅破，狼藉一片，宋斌瞧得不由咬着牙，皺起了眉頭，怔在窗前。

他原本想抓住那遮擋住他槍口的茶客

，可惜却溜掉了。

他是對茶客動了疑，懷疑那茶客是袁浩的人。

可惜人已溜了，無法證實。

× × ×

宋斌在追捕這一何中，也是個成名人物，落在他手上，被官府懸賞緝捕悍匪兇徒，沒有三十，也有二十，是一個成功的追捕者。

至於他這一次所以會這樣性急，明知在茶樓內不是下手的機會，而强行下手，不是他想不到，性子急，而是他發現了他們這一行中，最負盛名的「海角天涯」蕭原也在茶樓內。

蕭原在茶樓內，而飛龍袁浩也在，那絕無疑問，蕭原是衝着袁浩來的。

對於這個發現，令到他大大的不是滋味，誰知，他爲了捉拿袁浩，足足花了二十多天時間，花掉五百多塊大洋，才偵查到袁浩的踪跡。

但現在，他發現了蕭原，這令他不得不改變了主意。

他出道比蕭原早，但名聲却不及蕭原，這令到他一直很不服氣，暗暗發誓要顯點顏色給蕭原看，却苦無機會，這一次湊巧讓他碰上了，因了以上的原因，及恐怕蕭原比他搶先動手，是故他毫不考慮是否能擒捉到袁浩，不顧一切地搶先動了手。

這一來，却將事情弄糟了。

不但打草驚蛇，驚走了這一條飛龍——只怕以後再想找到他，難比登天了。

更糟的是，他在蕭原面前出了醜，丢了臉，若在道上傳開，今後他再無面目在道上混了。

想到這，他臉色難看到極，也才猛省起蕭原早已不在樓上，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了。

「蕭原一定是追踪袁浩去了。」宋斌沉吟一聲，心裏更加難過，咬咬牙，將手中槍插回腰間，擰身手按窗台，縱身越窗躍落街上。

× × ×

袁皓惶惶如喪家之犬，左穿右插在橫街窄巷中，不時扭頭瞥視一眼後面，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着他。

跟踪確是有人暗中跟踪着他，可惜他一直毫不覺察。

若他覺察到身後有人暗中跟踪他，他這時就不會將脚步放慢下來。

——由於他始終覺察不到有人暗中跟着他，他才會放慢脚步，以便喘一口氣。

這跟踪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在茶樓上失了踪的蕭原。

原來蕭原一見袁浩乘那茶客伸手遮擋住宋斌的短槍槍口，竄撲向窗口的刹那，已猜料到袁浩必是跳窗逃走，於是毫不考慮地長身而起，先一步穿窗躍落街上，三步兩脚標掠向茶樓後面的一條橫巷。

他果然沒有猜錯，袁浩果然跳窗逃走，並竄逃向後面那條橫巷。

——一個急於擺脫追捕的人，當然不會向熱鬧的大街逃竄，必然竄奔向僻靜的橫街窄巷——縱横交錯的横街窄巷，比較容易逃走，擺脫追踪。

他想到這一點，蕭原也想到。

蕭原身形才掠奔到巷口，一眼就瞥見一條白影疾竄入橫巷內。

蕭原不用瞧清楚，就知道那條白影是飛龍袁浩。

他若這時緊追不捨，很有機會追上袁浩。

但蕭原將脚步一停，貼身在巷口一面牆上，探首往巷內窺望。

他之所以不緊追不捨，是不想在這橫巷內與袁浩駁火驚動附近的居民，引來民防隊的干涉。

何況，這駁火，可能會誤傷附近的居民，亦沒有十足把握能捉拿到袁浩，反而可能被他乘機逃脫。

有了這些顧慮，蕭原才決定暗中跟踪袁浩，等待最有利的機會才下手一舉制服他。

於是，他待袁浩的身形閃沒在巷口的另一頭，才閃入巷口，一躍上牆，踏着巷內人家的牆頭，向前飛掠追踪下去。

這就是蕭原高明的地方，若在地上跟踪，跟得太貼，不難被袁浩發現；若跟得太遠，不難會被他逸脫，如今他在牆頭上跟踪，就算距離遠一點，由於居高臨下，很輕易就發現袁浩的身形不怕被其逸脫。

但袁浩却發夢也估不到蕭原跟踪他的手法這樣高明，竟然懵然不覺。

× × ×

也不知在迷宮一樣的横街窄巷內繞穿了多少次，最後，袁浩大概是確定了身後不可能有人跟踪而不被他發現，才貼身在一條巷口的牆後，靜靜站了好一會。

這是他小心之處，這樣既可平復急促的氣息，又可查察是否有人跟踪，一舉兩得。

畢竟，他是條狡猾的老狐狸。

他精，蕭原也不笨，對於這種技倆，他領教得多了，自然曉得應付，他伏在牆頭上，側耳傾聽。

袁浩看來是個極之小心謹愼的人，貼身站在牆後足有一盞茶時份，聽不到有絲毫响動，才從容轉入一條横街，向大街上走去。

蕭原憑着他敏銳的聽覺，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自巷口那邊响起，才噓了口氣，身形一弓，從牆頭上竄起，躍過小巷對面牆頭，半弓着身，循着那輕微的步足聲，追躡下去。

× × ×

袁浩一走上大街，立刻裝成一個沒事人一樣，放慢脚步，大搖大擺地穿插在來往的人羣中。

蕭原不遠不近，保持適當的距離，跟踪袁浩。

袁浩一直往大街南面走去。

蕭原跟踪在後面，忽然心頭一跳。

——他驀然發覺有人暗中跟踪他。

難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不成？

想到這一點，他感到渾身不自在，如芒在背。

他從來未被人這樣跟踪過，這令到他憤怒起來。

不過他很快就將這股怒氣壓下。

一個在憤怒中的人，很容易衝動，而衝動會令人喪失理智，幹出蠢事。

蕭原不想幹出蠢事，自然更不願兩面受敵，在未弄清楚跟踪的人的身份時，他

不顧貿然採取行動。

但這樣的被跟踪下去，總不是味兒，萬一跟踪者是袁浩的人，那他就危險了。

但隨即他就否定了這種假設。

因爲，從他跟踪袁浩這一段時間，對方若是袁浩的人，早已將他堵死在小巷內，兩頭來攻，幹掉他，不會放過那樣好的機會。

「那麼，會是誰呢？」蕭原一面盯緊了前面的袁浩，一面在腦中思索。「會不會是宋斌？」

如果是宋斌，他就不用那樣戒備，時刻提防對方會乘他不備對他下手，他相信，宋斌是個遵守行規的人，不會爲了與他爭奪捉拿袁浩的機會，而對他下手。

這時候，袁浩已來到一間賭館前，停也沒有停，一頭走了進去。

蕭原看着袁浩進入那間賭館，却沒有跟進去。

他甚至沒有經過那間賭館門口，轉入賭館旁邊的一條街巷。

這時，他依然感覺到那跟踪者正跟踪他。

當他身形一進入街巷，那種感覺就沒有了。

大概，那跟踪者不敢跟得太貼，停在街口，沒有跟進來。

蕭原這時已顧不了這樣多，三步二脚，快步走到那間賭館後面的一條横巷前，探頭向横巷內窺視。

他的頭才探出，立刻疾速地縮回。

因爲他的目光窺到身穿白衣褲的袁浩，正從賭館的後門走出來。

——這又是道上最常見的金蟬脫殼之計。

蕭原當然深悉這種手法，所以他沒有跟踪進入賭館，而進入這條街巷。

蕭原在縮回頭的刹那，眼角餘光瞥視到街口有人影一閃而過。

蕭原冷笑一聲，不再理會，一閃身竄入那條横巷，縱到對面牆前貼身站着。

賭館後門斜對面的小巷，有極輕微的脚步聲响起。

蕭原臉上泛起一抹笑意，再站着傾聽了一會，才快步閃進那條小巷。

× × ×

蕭原跟踪袁浩，終於發現了袁浩的藏身落脚點。

那是一間青磚大屋，有兩進深，單從外表看，很像一戶殷實人家的家宅。

蕭原才偵悉了袁浩的落脚點後，决定暫時不採取行動，先着手對付那跟踪者，沒了後顧之憂才可以放心大胆對付袁浩。

他悄悄地循着原路走回去。

他雖然在小巷內擺脫了那跟踪者，但他知道，跟踪他的人必然仍在那附近找尋他的踪跡。

他猜料得一點不錯，他才從一條横街轉入一條小巷，眼前白光一閃，破空聲直奔向他胸前。

他眼快反應快，身形急疾偏閃。嗖的一聲，白光貼胸閃射而過，噹聲墜跌在兩丈外的地上。

蕭原不用看，單從那噹的一聲墮地聲，就知道那是飛刀一類的暗器，心裏冷笑一聲，正待有所行動，前面巷口火光一閃，「砰」然一响。

蕭原乍見巷口火光一閃，心頭一懍，來不及多作思考，身形撲伏在地上，貼地一滾，滾向另一面牆下。

在撲地滾身的刹那，他已閃電般拔出腰間插着的駁壳槍，揚手一扣板機，「砰砰砰」連放三槍，射向閃出火光的巷口。

他決不讓對方有再開槍的機會。

因爲他處身在這小巷中，闊不過五尺，很難有迴避的餘地，若讓對方再有機會向他開槍，他就算不被射殺也會被射傷。

這都是蕭原反應敏捷，思慮周密，不然，他不知在追捕的兇險生涯中，死了多少次，斷活不到現在。

子彈擊在牆角上，石屑紛飛，那伏擊他的人大約被那一輪槍火擊得縮在巷口牆後，沒機會再放第二槍。

三槍之後，蕭原已滾到對面牆下，身形一挺，又是三槍。

槍聲中，他的身形暴竄起，食指一扣，又是三槍，人如豹子一樣撲奔向巷口！

那伏擊者大概被蕭原這接二連三的槍火壓得不敢探身出牆角放槍，巷口再不見有火光閃現。

槍聲末了，蕭原已撲到巷口牆角這一面，槍口就對着牆角另一面。

不知是附近的居民怕事還是統統出外不在家，這一輪槍聲，竟然不見一個人出來察看一下，靜悄悄地，靜得怕人。

蕭原貼牆站着，連大氣也不敢喘，摒息着呼吸。

牆角的後面，他傾聽到有輕微的氣息聲，是以，他斷定伏擊他的人還未逸去。

就那麼隔着三尺不到的距離，蕭原與那伏擊者僵持着。

時間在一分一秒溜走，蕭原最後連呼吸也盡量壓抑着，他要誘使對方上當。

對方可能亦是一個高手，極之小心謹愼。

大約，對方亦是從呼吸氣息這一點來斷定蕭原是否伏在巷內這面牆上。

由於蕭原盡量壓抑着呼吸，一點聲息也沒有弄出來。過了不久，那伏擊者大約是不耐煩了，聽不到有半點氣息，遂忍不住，從牆角背後，烏黑的槍咀慢慢一點一點伸出牆角這面來。

蕭原等的就是這一刻，對方烏黑的槍咀伸出不到一寸，他已驀然飛起一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踢向伸出牆角的槍管！

「拍」聲响，那槍管被他一脚踢中，向上飛揚起，「砰」然聲中，向天斜開了一槍。

對方驀然受襲開的一槍，當然射不中蕭原。

而蕭原一脚踢飛槍管後，身形一躬，整個人如野貓子般閃身一竄，轉到了牆角另一面，手中槍往前一伸，槍咀頂在一個人的腹部上。

不用說，這人就是伏擊蕭原的人。

「不准動！」其實不用蕭原吆喝，那人被槍咀頂着小腹，早已嚇得全身一震，僵立着動也不敢動！

這人手上雖然握着槍，却被蕭原剛才那驀然一脚將槍踢得高高揚起，槍咀指向天，這時候不論他反應及動作有多快，也快不過蕭原的食指。叫一

所以他不敢反抗。

「快鬆開握槍的手！」蕭原威猛地低喝。

那人高高抬起的手臂停留在空中，握槍的五指一鬆短槍自他掌握中墮跌落地。

蕭原一脚將那柄短槍踢出老遠，這才慢慢退後一步，半蹲的身形挺站起來。

不過槍咀依然準確地對準着那人的小腹。

挺站起來的蕭原將目光落在那人面上，不禁輕啊一聲，滿臉詫訝不信之色。

你道他爲何會這樣？

因爲站在他面前三尺不到，被他用槍指嚇着的人，亦即伏擊他的人，正是他的同行，曾經在天然茶樓上驚走了巨盜「飛龍」袁浩的宋斌！

若不是他親眼看見眼前人就是道上同行的「一陣風」宋斌，說什麼也不會相信宋斌竟然會對他下毒手。

不過他很快就回過神來，憤怒地盯覷着臉色慘白、垂頭不敢看他的宋斌，冷冷道：「宋兄，蕭某萬萬想不到會是你！」

語氣雖冷，却有一種沉痛的味道。

同道本該守望相助才是，但現在……却同道相殘，能不令蕭原感到胆寒痛心。

宋斌的頭垂得更低，望也不敢望蕭原，默不作聲。

「宋兄，蕭某與你有仇？」蕭原有點激動地問。

這一次宋斌仍沒有出聲，垂着的頭却擺了擺。

這意思表示與蕭原沒有仇。

「那你到底爲了什麼？」蕭原吸了口氣。

宋斌悶聲不响，像啞了一樣。

「宋兄，你我同是一條道上的人，幹的是同一行業，若無原因，你斷不會無緣無故的伏擊我，你這樣做，必有原因！」

蕭原在心裏嘆息一聲。

宋斌低垂的頭這時慢慢抬起來，目光一觸及蕭原的目光，立刻避開，一臉慚悔之色，語聲啞澀地道：「蕭兄，你一定要知道原因？」

蕭原點頭道：「一定！」

宋斌喉頭動了動，才道：「大概蕭兄也聽聞過『同行如敵國』這句老話吧？」

蕭原一聽，心底不禁冒起一股寒氣，黯然地點點頭。

宋斌伸出舌頭，舔舔嘴唇，忽然有點激動地說：「既然你聽聞過這句話，我也不想多說了，我知道我這樣做是錯了，你動手殺了我吧。」說完閉起了雙眼。

蕭原却將手中槍收起來，深長地吁了口氣：「宋兄，你雖然想殺我，但我却不想殺你，你走吧。」

宋斌倏地張開眼睛，不相信地瞪視着神情有點落寞哀寂的蕭原，遲疑了一下，才緩緩道：「你殺了我吧，我這樣做，已有違行規道義，以後再也幹不下去，也無臉目幹下去，你殺了我吧。」

蕭原却仍然搖搖頭道：「宋兄，你不過一時衝動，做錯了，你既已能知錯，我若殺你，那我無疑比你錯得更厲害，你走吧，這事你知我知，若我不說出去，是沒人知道的。」

宋斌滿面盡是感激之色，「蕭兄，我與你一比，簡直是螢火與皓月之比，可說無地自容。」一頓接道：「蕭兄，實不相瞞，我這樣做，是有苦衷的。」

蕭原瞧着他，沒有作聲，靜待他說下去。

宋斌愧悔萬分地看了蕭原一眼。「我之這樣做，一半是因爲妒忌你，另一半是急着等錢用，當我知道你亦加入追捕袁浩曾山後，我一直担心你會先我而找到袁浩曾山，那我就會落了空，得不到那筆賞錢，所以我不惜有逆道義行規，暗中對你下手。」

蕭原聽得苦笑不已，正想開口說話，宋斌又搶先道：「其實，四天前你在松林外遭到的伏擊，亦是我之所爲。」

蕭原臉色微變了變，瞬即恢復正常，苦笑道：「宋兄，過去的事過去了，就當他沒有發生過，既然你急於想得到那筆賞錢，兄弟自動退出，相信不用兄弟多說，你亦已知道袁浩落脚點了吧？」

宋斌羞愧地點點頭，不過却搖手道：「蕭兄，我已對你不起，又怎可將你的生意搶走，萬萬不能。」

蕭原正色道：「話不是這樣說，咱們是同行，正該守望相助，如今宋兄你有困難，急需那筆賞錢，兄弟自當讓你，請不要推辭了。」

宋斌急得脹紅了臉，搓手道：「蕭兄，我知你是個重道義，够爽快的人，這樣吧，咱們聯手捕捉袁浩曾山，賞錢平分，怎樣？」

蕭原聽了，知道再堅持下去，宋斌一定不答應，遂點頭道：「既然宋兄如此說，就這樣吧。」

「蕭兄，依你意思，咱們幾時動手？」宋斌對蕭原又敬又佩。

蕭原稍微思索了一下。「宋兄，若依兄弟之見，咱們立刻動手，免得被他們及時走脫。」

宋斌同意道：「我也是這樣想法，那咱們立刻趕去！」

兩人互相伸出右手，用力握了握，然後，宋斌檢回地上短槍，聯袂直奔那間屋宅。

甕中擒飛龍　計謀捕猛虎

雖然是白天，附近却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

而那間屋宅，亦不聞有任何聲响傳出，靜沉沉的，恍如一座鬼屋。

蕭原與宋斌這時已來到這座屋宅前，兩人在屋前左右分開，繞向屋後，查察這座屋宅的形勢。

兩人在屋後的一棵木棉樹下相會。

宋斌首先問道：「蕭兄，你的意思如何？」

蕭兄眨眨眼道：「這屋宅有兩進深，咱們弄不清袁浩在第一進還是第二進，很難一擊得手，爲今之計，是咱們分開來，宋兄你從後面潛入去，兄弟從側面潛進去，你負責搜後進，兄弟搜前進，那就不怕被他乘機逃脫了。」

宋斌頷首道：「蕭兄，就照你的辦法動手。」

× × ×

屋宅內，在第二進的一間廂房內，飛龍袁浩正在來回踱着步似在想着些什麼。

踱了一會，忽然站住，以掌擊掌，接從腰間拔出一枝短槍，快速俐落地檢視了一遍，再插回腰間，然後快捷地着手執拾房中的物件。看他的樣子，像是要放棄這藏身的地方。

袁浩是準備放棄這裏，另外去找地方藏匿。

早上在天然茶樓的那一幕，仍然令他心驚肉跳，他是條老狐狸，對於這個藏身的地點，已感到不大安全，所謂小心使得萬年船，故此他決定另覓地方藏身。

反正，他有的是錢。單是在南寧作的一票，他與曾山每人就分到五萬塊大洋，這筆錢，可是一筆不少的錢財。

正當他從床頭靠牆的一個暗格內取出一個紅木匣子的時候，驀地他似有所覺，將紅木匣子藏在枕頭下面，一個箭步竄到窗前，貼身在牆上，手上已多了枝短槍，雙目中精光閃閃，凝神傾聽窗外的動靜。

窗外，確是有人。那人就是蕭原。

蕭原從門牆翻牆而入，輕捷如狸貓，一點聲音也沒有弄出，弓着身一溜烟般掩到第一進的廂房側面，小心翼翼地從窗縫中往內窺視，屋內靜悄悄地，不聞一點聲息，亦不見半個人影。

蕭原窺察了一會，確定了屋內一個人也沒有，才輕捷地潛入堂屋內。

堂屋內果然沒有人。

接着搜查兩邊的廂房，亦不見一個人影。蕭原雖然放了心，却不禁有點奇怪起來。難道這麼大的一座屋宅，就只得袁浩一個居住？

想了想，他似乎想通了，轉身出了堂屋，從側面一條甬道走向第二進。

藉着頭進與二進之間，種植在天井間的花樹的掩蔽，蕭原才掩近側面屋牆，就聽到屋內傳出聲响，他立刻提高警戒，貼牆站着不動。明顯的，屋內有人。

站着傾聽了一會，確定了聲响是從左廂房內傳出，他立刻弓着腰，摒着呼吸，從側面繞到屋後，再繞到左廂窗下。

他才繞出屋後，立刻就瞥見從屋後翻牆進來，掩在一棵樹後的宋斌。

原來宋斌從屋後翻牆進來後，立刻就聽到從屋內傳出聲响，他不敢輕率大意，一個箭步竄到樹後，暗中傾聽察看起來。

當他確定了屋內確實有人，心想悄悄掩上前窺察屋內人是誰時，剛巧就見到蕭原從屋側潛繞到屋後，他忙露出半邊臉，好讓蕭原看到。

蕭原自然一眼就看到他。

這時候，是不宜弄出任何聲响的。於是兩人用手勢快速地表達各自的意思。

兩人是行家，自然一看就明白對方的意思。於是乎，蕭原仍依照計劃，從屋後繞到左廂。而宋斌則從後掩出，竄向屋側，繞到屋前，堵着堂屋門口。

這一來，就成了夾擊之勢。

× × ×

竄到窗下的蕭原，故意弄出一下响聲，目的是吸引屋中人的注意，好讓堵在前面的宋斌能從容掩進堂屋，逼近廂房前。

這一計果然有效，袁浩立刻上當，警覺地掩到窗前。

而蕭原就貼身蹲在窗下牆上。只要袁浩一探頭出窗，蕭原就可以輕易一槍射爆袁浩的腦袋瓜子。

但袁浩是個有經驗的巨盜，機警得很，他才不會這樣冒失，貿然探頭外望。

貼站在窗房牆上的袁浩，雙眼朝窗外窺望，側耳傾聽。由於他所站的角度關係，只能够望到窗外一角的情形，除非他探頭外望，才能望到窗外的全部情形。

他很想這樣做，但經驗告訴他，萬萬不能，否則，就不難做了活靶子。

傾聽了一會，仍然沒有動靜，他不禁懷疑剛才是否聽錯了。但他是個小心謹愼的人，在未能釋疑前，他不會放鬆警戒。

「誰？」到底他忍不住了，試探着低喝一聲。

窗外依舊毫無動靜，他剛吁了口氣，廂房外却傳來一聲低沉的語聲：「袁浩，是我！」

袁浩語聲入耳，不禁臉色大變，神情劇震！

從語聲，他已知道廂房外的人是誰。

今天早上在天然茶樓差點被其捉到的宋斌！

袁浩雖然心內震驚，但反應却不慢，語聲才入耳，他反手一掄，食指一扣，「砰砰」聲中連開四槍，射向廂房門口右邊。同時，身形閃移，貼牆竄到門口牆角。

而他的左右手，同時握着一枝快掣駁壳，左手槍指着窗口，右手槍對準門口。

這一來，不論是窗口或門，皆被他封鎖了。

這人不愧是個有經驗的盜匪。

「袁浩，你已是甕中之鼈，再也逃不了，要命的快棄械投降！」宋斌就貼站在廂房門口的一邊牆上不敢貿然探頭進去。

袁浩悶聲不响，一雙眼却發出困獸一樣的兇光。他這樣做是聰明的，若他一開聲，就不難被宋斌測知他站立的位置，那樣是很吃虧的。

蕭原蹲在窗下，亦不敢貿然冒起，那無疑是將自己的腦袋送給袁浩射爆。

他現在必需等待，等待宋斌與他配合行動，才能一舉制服屋內的袁浩。

廂房門外的宋斌沒有讓他久等，立刻，宋斌在門外倏然將匣子槍伸入屋內，槍管一提，作扇面形掃了一梭子彈。

「砰砰」聲中，槍彈擊得磚屑激濺，三面牆上多了一排二十個彈洞。

這一輪掃射，壓得袁浩不得不貼牆坐在地上，不敢抬頭。由於他蹲坐的牆角是個死角，槍彈根本無法射到，傷不了他。

但這一輪槍火，却給了蕭原一個機會，槍聲一响，他立刻從窗下挺起，短槍隨着目光在房內移動。

他剛發現袁浩在屋內，而袁浩也發現了他。袁浩的駁壳本就有一枝對準窗口，他一眼發現冒出半截腦袋的蕭原，立刻先發制人，食指一扣，「砰砰砰」一連朝蕭原放了三槍。

幸虧蕭原機警，先那麼一點點將腦袋縮下去。否則，腦門必被開兩個血洞。

子彈嘯然擦着窗沿射過，木屑激揚。

蕭原頭一縮下，立刻貼牆移到靠屋前這面的窗旁。

宋斌一聽屋內的袁浩開火，立刻測到了他的位置，手中匣子槍反手伸入門內，對着牆角扣動槍機。

一發十响，十槍皆射向牆角。

蹲在牆角的袁浩反應眞快，一見宋斌自門外伸槍入內，槍咀對着牆角，立刻一咬牙，整個人仆伏在地上，右手槍一揚，連開五槍射向宋斌伸入來握槍的一截手。

宋斌但覺手腕一痲，跟着火辣辣般在痛，差點握槍不牢，疾忙縮手收槍。

蕭原把握這機會，槍管從窗口伸進去，食指一扣，一輪槍火掃射向牆角。

雖然射不中袁浩，但也壓得他緊緊仆伏在地上，不敢抬頭。

門外的宋斌右手腕雖被槍彈擦傷，耳聽蕭原向屋內放槍，知道機不可失，顧不了傷痛，閃電般伸手入門內，將匣子槍內的十餘發子彈悉數射向屋角。一時間槍聲密如爆豆，交織成兩道火網，硬是將仆伏在地上的袁浩壓得動也不敢動。

這一來，就給了蕭原與宋斌以可乘之機。

槍聲未歇，蕭原已一手按着窗沿，縱身躍入房內。

而這時恰好門外的宋斌亦將槍膛的子彈射完。

袁浩不愧是個兇悍的匪盜，槍聲一停，他立刻站起身軀，剛好瞥見蕭原躍入房內，左手一揚，朝剛站在地上的蕭原就放槍。在這生死一髮的瞬間，蕭原表現出他敏捷靈活的身手。

蕭原腳才沾地，一眼瞥見袁浩舉槍欲射他，第一個反應就是飛起一腳，踢向那管槍！這一腳若慢了一點點，或踢不中，蕭原就算不死，也必受傷。

「砰」然聲中，袁浩那一槍是放了，但槍管亦同時被蕭原那一腳踢得揚起，颼一聲從蕭原頭上掠過，射入一條橫樑內。

袁浩槍管被踢揚起，怪叫一聲，就勢一個翻滾，右手槍一揚，欲射蕭原。

蕭原一腳得手，焉肯讓他再有機會反擊，手中槍一伸，「砰」的一聲，先那麼一霎那射中了袁浩握槍右腕。

袁浩右腕受傷，穿了個洞，再也握槍不牢，駁殼墮在地上。

但他兇悍異常，左手一擧，又欲向蕭原開槍。

蕭原還未有所動作，槍聲一响，火星濺迸中，袁浩手槍被撞擊得脫手飛出！

「袁浩，若再動，就不客氣了！」宋斌門外衝入來，手中槍對準了袁浩腦袋。

剛才那一槍，就是他放的，及時擊飛了袁浩的短槍。

袁浩却不理會宋斌的警告，像條受傷的豹子般，悶吼一聲，從地上挺撲起，撲向蕭原。

這人眞是悍不畏死。

蕭原這時若想殺死他，簡直是易如反掌，但他沒有這樣做。

迎着袁浩撲上來的身形，他急退一步，猝然飛起一腳！

「啪」聲响，袁浩下體被重重踢了一腳，整個人離地朝後仰跌在地上。

他的背臀才落地，宋斌已一個箭步標前，一腳重重踏在他的心窩上。

這一踏，令到袁浩再也兇不起來，大張着咀，兩眼翻動，呼吸粗濁急促。

「袁浩，看你還兇得起來！」宋斌冷笑着腳下一用力。

袁浩臉色立刻脹紅，雙眼翻白，一雙手在地上亂抓，張開的咀像離水的魚兒般一開一闔，難受死了。

蕭原將槍插回腰間，一步來到袁浩面前，冷冷地道：「袁浩，你完了！」

× × ×

仍是在那間房屋內。

袁浩全身上下，已被綁了個結結實實，手腕上的傷口亦已包扎好，木頭一樣躺在床上。

蕭原宋斌不想他死，想從他口中逼問出曾山的下落，所以爲他包扎好受傷的手腕。袁浩雖然被擒，動彈不得，雙眼却睜得大大的，目光中盡是兇毒之色，掃視着坐在床前椅上的蕭原宋斌臉上。

「袁浩，識相的快將曾山的藏匿處說出來。」宋斌如尖刀般逼視着袁浩。

袁浩忽然閉上了雙眼，緊閉雙唇，不聲不响。

宋斌見袁浩毫不理睬他，氣惱得哼了一聲，突然伸出兩指，揑住了他的鼻子。

袁浩初時還能抵受得住，過了一會，緊閉的咀巴張開了。

鼻子不能呼吸，只好張開咀巴呼吸。

「你既然不想回答我的話，爲何忽然張了咀巴！」宋斌冷笑一聲，另一隻手用力向他的下巴一托，袁浩張開的咀巴被硬生生閉起來。

這一來，口鼻不能呼吸，袁浩可難受了，初時還拚命將頭左搖右擺，企圖掙脫宋斌的揑托，但如何能夠徒費力氣而已。

漸漸，他的臉色漲紅，咀裏唔唔作响，額上青筋暴現，閉起的雙眼重新張開，白多於黑。

就在袁浩快要閉氣昏過去時，宋斌及時縮回了緊托着袁浩下巴的手。

袁浩立刻如魚遇水般，大張着咀巴，胸膛急劇起伏，大口大口喘息起來。

「到底你說不說？」宋斌在他吸了幾口氣後，一手輕托在他下巴上。

袁浩剛才大概難受死了，再也硬不下去，忙眨動雙眼，啞聲急促地道：「我…說……快放開我。」

「落在咱們手上，還想充好漢？」宋斌嗤笑一聲，放開了揑着袁浩鼻子的手。

袁浩一旦能夠暢順地呼吸，鼻翅急促地鼓動起來。

蕭原一直沒有出聲，看着宋斌對袁浩進行逼供。

喘息了好一會，袁浩目中兇毒之色盡歛，呼吸暢順後，才啞澀地道：「我實在不知曾山的藏匿處，只知他亦在梧州。」

「笑話，你們一向狼狽爲奸，一同作案，焉會不知曾山下落之理！」宋斌冷厲地盯視着袁浩。

袁浩眼色一變，急急道：「我眞的不知道他藏身之處，叫我如何說？」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了！」宋斌慢慢伸出雙手。

袁浩目中盡是哀求之色。

蕭原伸手阻止了宋斌的動作，沉聲道：「那你總應該知道如何與他聯絡的方法吧？」

這一次袁浩點了點頭。

「還不快說！」宋斌沉叱一聲。

袁浩渾身抖了抖，急促地道：「我說！我說！」接舔舔咀唇，嘎聲道：「你們要找曾山，到大發賭館找帳房先生，就能找到他的下落。」

「此人如何稱呼？」蕭原問：「可有聯絡暗語。」

袁浩道：「姓蘇名全。」接着遲疑了一下，「沒有聯絡暗語。」

蕭原却不相信。「你騙不了我，你們兩人正在避風頭，焉有不小心謹愼，連聯絡暗語也沒有！」

宋斌冷冷道：「大概是苦頭還未吃够，好，讓你試試另一種滋味！」

袁浩眼色一變，無可奈何地道：「慢着，我告訴你們就是！」

兩人不語，四道冷電一樣的目光盯在袁浩臉上。

袁浩不禁打從心底泛起一股寒意，避開兩人的目光。「你們找到蘇全後，對他說：『雲龍風虎』，他就會帶你們去找曾山！」

兩人仍不出聲，四道目光緊緊逼視着袁浩。這是一種攻心戰術。

在兩人的逼視下，袁浩目光左閃右避，最後嘆口氣道：「我說的絕無虛假。」

兩人又再逼視了袁浩好一會，才互視一眼，收回目光。

「袁浩，咱們信你，若你弄鬼，只怕你會遭受到比死還難受的折磨！」宋斌沉凝地說。

袁浩不禁機伶伶巳打了個冷戰。「我落在你們手上，怎敢騙你們！」

「這樣最好！」蕭原站起來，「否則，你活着將比死去難受千百倍！」

× × ×

梧州像往日一樣繁榮熱鬧，各行各業皆生意興隆。

其中，生意最好，一本萬利的生意，要算賭館了。

開賭館的，都是有勢力的人物，不然，就是受有勢力的大天二保護，才能够平安無事，否則，休想立足下去。

大發賭館是梧州第二間最大的賭館，不但有得賭，你若賭得久了，精神欠佳，可以在裏面吹兩口，提提精神，若你贏了錢，想消遣一下，有花枝一樣鮮嫩的姑娘供你享受。

大發賭館，何止賭這樣簡單，嫖賭吹俱全！之所以，這間賭館是全梧州生意最興旺的一間賭館，每天人客川流不息，喧嘈熱鬧。

而這樣大的一間賭館，當然人手充足，開這間賭館的老板，亦不是簡單人物。

開這間賭館的老板，就是梧州最具勢力的大天二——陳洪發！

這樣一間日進萬金的賭館，掌理錢財的賬房先生，當然不是等閒人物。

這人就是陳洪發的舅仔——蘇全！

× × ×

蘇全在賬房內，正翻閱着帳簿，拿筆的手正滴滴嗒嗒地撥弄着算盤珠子，在全神計數。他正在算得埋頭埋腦的時候，一名穿一套紡綢唐裝黑衣褲的粗壯漢子推開帳房的門，探頭入去：「蘇先生，外面有一名客人要見你。」

蘇全撥算珠的手倏然停下來，不耐煩地對那漢子瞪眼道：「什麼人要見我，你不見我正在忙着嗎？要他回頭再來。」

那漢子是賭館的一名打手，聞言遲疑着沒有立刻離去。

「你還不出去？」蘇全曲指敲在桌面上。

那漢子嚇得一縮身，但隨即又將頭伸入去，硬着頭皮囁嚅着說：「蘇先生，對不起，那人說有緊要事，非要立刻見你不可！」

蘇全用力將筆擲在桌上，沉聲道：「那人是誰？」

那漢子惶恐地道：「他沒有自報姓名，只說他是風虎的朋友。」

蘇全一聽，立刻緊張地道：「蠢材，還不快去請他入來！」

那漢子那敢怠慢，應了一聲，轉身朝外走去。

× × ×

蕭原頭戴毡帽，面對蘇全，坐在帳房內。帳房的房緊閉，蘇全曾吩咐那漢子，任何人不准擅自進入帳房，要那漢子守在帳房門外。

那漢子從來未見過蘇全如此愼重緊張，狐疑地瞧了蕭原一眼，退出帳房。

蕭原待那漢子退出帳房後，才脫下毡帽。

蕭原雖然在道上很有名，但認識他的人不多，認識他的人，已大多數被他送到監獄中或處死了，所以他不担心蘇全會認出他的眞正身份。

他這次找蘇全，是冒充袁浩的人，向蘇全打聽猛虎曾山的藏身處。

蘇全打量了蕭原好一會，才淡淡地道：「朋友如何稱呼？」

蕭原含笑道：「蘇先生太客氣了，我叫張春。」

蘇全眼睛轉了轉，一雙眼瞬也不瞬地盯着蕭原。「張朋友找我有何事幹？」

蕭原壓低聲音道：「蘇先生，是雲龍要我來找你的。」

蘇全瘦削的身軀一挺，俯前道：「張朋友，你是雲龍的什麼人？」

蕭原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是他的心腹！」

蘇全鬆了口氣。「龍兄可有交待你一句話？」

「有！」蕭原答：「雲龍風虎！」

蘇全將身軀仰後，倚在椅背上，臉上立時顯露出一絲笑意。「張朋友，請道來意。」

蕭原神情凝重地俯前身軀。低聲道：「雲龍想見風虎。」

蘇全沉靜地問道：「雲龍何事要見風虎？」

蕭原道：「雲龍有點痲煩，極需風虎的幫忙！」

蘇全一皺眉頭，「這個我可作不了主，張朋友，請你在這裏等我一等。」

說完，不等蕭原是否答應，起身推門出去，隨手將門關上。

蕭原這次是有備而來，遂安然坐待蘇全回來。

不到一頓飯的功夫，蘇全匆匆推門而

入。

還未坐下來，蘇全就對蕭原道：「雲龍爲何不親自來？」

這句話問得沒頭沒腦。

蕭原却神色不變，答道：「因爲有所不便，所以派我來。」一屁股坐在椅上，蘇全道：「你跟了雲龍多久？」

「半個月左右。」蕭原答得很快。

蘇全伸手撥弄着算盤珠子，沉聲道：「張朋友，請回復雲龍，風虎自會去找他，請將地址留下。」

蕭原想不到猛虎曾山如此謹愼，但他毫不遲疑地將袁浩藏身的那座屋宅的地址向蘇全說出。

蘇全用筆將地址寫下來，然後站起來：「張朋友，你請回，告訴雲龍，風虎曾山今日之內去找他。」

蕭原只好站起來，向着蘇全抱拳道：「告辭了。」

蘇全送他到帳房門口，目送蕭原出了門口，才將門關上。

蕭原快步走出賭館。

才出門口，一眼就看見站在斜對面街上的宋斌。

蕭原抬手頂了頂帽沿。

宋斌一見，立刻轉身離去。

這是他們約定的暗號，宋斌一見蕭原抬手頂高帽沿，知道事情順利，立刻搶先抄近路回去。

蕭原像沒事人一樣，放緩脚步朝前走了去。

走了不過大半條街，蕭原就感覺到背後有人暗中跟踪着他。

他不用看，已猜到必是蘇全派出來跟踪他的。

他不由在心中暗暗佩服猛虎曾山的小心謹愼。

他詐作不覺，裝作很機警的樣子，繞了幾條街，才在小巷橫街中左穿右插走了好一會，才抄近路趕回那間屋宅。

臨入門時，他依然感覺到那跟踪者的存在。

心裏冷笑一聲，推門入屋，返身關上兩扇大門。

×　×　×

「蕭兄，依你所說看來，這曾山比袁浩扎手得多，倒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來對付他！」

蕭原凝重地點點頭：「好狡猾多疑的一條猛虎！不但主動找上門，還派人跟踪，足見此人心計之深沉。」

「蕭兄，他不說什麼時候來，只說今天來，那表示他會在今日之內的任何時間來這倒是很難得應付。」宋斌皺起雙眉。

蕭原深有同感地道：「咱們倒要立刻準備一下，提防他突然到來。」

宋斌點頭道：「想不到飛龍易擒，猛虎難縛！」

×　×　×

兩人才安置好被綑綁得結結實實的飛龍袁浩，大門外就響起幾下敲門聲。

蕭原宋斌互望一眼，宋斌立刻閃進第二進的廂內，蕭原則將頭上的毡帽拉低一些，才快步向大門口走去。

站在門後，蕭原從門縫中看到有三個人站在大門前，其中一個正是猛虎曾山，不禁心頭大喜。

「誰？」他壓低聲音隔着大門問。

「雲龍風虎！」門外人答。

蕭原這才拔下門閂，將大門拉開。

才拉開一條縫，三人已從門縫中閃身而入。

蕭原待三人進來之後，立刻將大門關上。

三個進來的人之中，兩個粗壯結實，一個高挑精悍。

若是不認識猛虎曾山的人，單聽他的外號，你以爲他是條身形粗壯，相貌兇猛的漢子。

但蕭原却探悉得清清楚楚，知道曾山的體形容貌，所以，他一眼就認出三人中，那個高挑精悍的漢子就是猛虎曾山。

所以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

從外表看曾山，無論你橫看豎看，怎看也不像條兇猛的老虎，他的體形與他的外號實在相差太遠。

他之所以被道上人稱爲猛虎，不是指他的體形，而是指他的性格與手段作風。

此人外貌雖然不起眼，但却生性兇殘，手段毒辣，嗜殺成性，有如一條猛虎，才被道上人稱爲猛虎。

蕭原認出了猛虎曾山，却詐作不認識，對三人抱拳道：「哪一位是曾爺？」

其中一個大細眼的漢子却道：「兄弟，別問這樣多，快帶咱們去見袁爺。」

好明顯，猛虎曾山仍是不放心，不肯表露身份。

蕭原苦笑道：「三位，兄弟弄不清楚你們身份，怎能貿然帶你們去見袁爺？」

三個人一聽，當堂一怔。

猛虎曾山微微一笑，打量着蕭原：「兄弟，你如何稱呼？」

蕭原將帽沿抬高一點亦打量着曾山：「兄弟張春，未知這位大哥怎樣稱呼？」

曾山不答他，似是打量着蕭原：「兄弟，別問這樣多，快帶咱們去見袁爺。」

蕭原却固執地道：「若弄不清三位中誰是曾爺，兄弟不敢帶三位去見袁爺。」

兩名粗壯漢子一聽，雙眼一瞪，就要發作，却被曾山制止了。「我就是，快帶我去見老大。」

蕭原裝出驚喜的樣子道：「原來你就是曾爺，我立刻帶您去見袁爺。」

說完一伸手，一側身，搶先兩步，帶着曾山及兩名漢子，直向二進走去。

來到二進堂屋內，蕭原招呼他們坐下，才陪笑道：「曾爺，我這就去請袁爺出來。」曾山點點頭，一雙眼却不斷打量着左右兩間廂房。

蕭原才行了一步，左廂房適時傳出袁浩的語聲：「老二你進來，咱們談談。」

蕭原不覺一窒步，奇怪袁浩怎會開聲招呼曾山，但隨即明白過來，必是躲在左廂內的宋斌脅迫袁浩開聲，誘曾山單獨進去，好一舉將他制服！

曾山一聽見袁浩的語聲，立刻站起來，舉步就想往左廂走去，才踏出一步，倏地停下來，眼珠一轉，帶笑道：「老大，還是你出來吧。」

「老二，我受了傷，下不了床，不然

，我也不會派張春去找你！」廂房內傳出袁浩微帶痛苦的語聲。

曾山一聽，臉上變色，驚聲道：「老大，哪個傷了你？」急步向廂房走去。

兩名漢子亦站起來。

「就是咱們這一行的死對頭，人稱一陣風的宋斌。」房內傳出袁浩一聲呻吟。

曾山這時再也不懷疑了，兩步來到廂房門前，一手掀簾，同時急聲道：「老大，宋斌怎會找到你的？」語聲未歇，門簾已被他掀起，一只脚也跨了進去，但整個人却木頭人一樣呆木不動。

一管冷硬的槍嘴，正頂在他腰眼上，同時，他亦看到了躺在床上，被綑縛得像隻粽子般的袁浩。

而站在廂房門口側邊的蕭原，亦及時抽出了短槍，指嚇住兩名漢子。兩名漢子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就被蕭原用槍指住，嚇得臉也青了，身上雖帶着槍，却不敢亂動，乖乖地站着不敢動一動。

×　×　×

這一剎那的變化，實在太大了，令到曾山來不及有所反應。

待到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也認出了用槍頂着他腰眼的就是一陣風宋斌，一張臉漲得紅通通的，雙眼暴睜，兇光亂閃，牙齒咬得吱吱作响。

驀然間，他猛吼一聲，竟然不顧一切，擰身撲向站在距他不到三尺的蕭原！

×　×　×

這人眞不愧被稱爲猛虎，兇暴之性一發作，連命也不要。

蕭原料不到曾山竟然悍不畏死，神情微震了震，閃退得慢了那麼一點點，就被曾山撲抱住上半身！

蕭原一掙不脫，眼見兩名漢子伸手拔槍，情急之下，食指一扣，「砰砰」兩聲，向兩名漢子各開了一槍。

由於他雙臂被箍，不能自由活動，那兩槍却失去了準繩，子彈擦着兩名漢子腰身射過，射不中兩名漢子。

但兩名漢子却被這兩槍嚇得再也顧不了拔槍，各自躍開，找地方躲避。

在槍聲响起的同時，箍抱着蕭原上半身的曾山突然身軀一搖，發出一聲慘叫，鬆開了雙臂，雙手掩着下陰，靑白着一張臉，慢慢蹲下去。

却原來蕭原被曾山箍住上半身，一掙不脫，情急之下，膝蓋向上一頂，頂在曾山的子孫根上，痛得他冷汗直冒，眼前金星亂閃，力道全失，不得不放鬆了蕭原。

伏在廂房的宋斌，用槍頂住曾山的腰眼後，本以爲就此制服了這頭猛虎，冷不防曾山却不顧生死，擰身撲向蕭原，這一着大出他意料之外，任他反應再快，也快不過曾山的撲勢，槍嘴自曾山腰眼滑脫。

他心頭一慄，槍管一擺就要開槍，猛看到曾山撲抱蕭原，在這樣近的距離下開槍，子彈不難會射穿曾山的身體，射入蕭原的體內，一念及此，他哪裏還敢開槍。

到蕭原開槍，他才猛省起還有兩名大漢在，短槍一擺，「砰」地放了一槍。

一名閃躍向堂屋外的漢子立時慘叫一聲，仆跌在檻外，胸口冒湧出大股血水，人已動也不會動了。

另一名漢子却閃躍到靠牆的一張紅木椅後，正欲拔槍，蕭原已一脚踢翻痛得蹲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曾山，躍撲向那漢子。

那漢子嚇得魂飛魄散，伸入腰間的手再也抽不出來，插在腰間的短槍自然也拔不出。

就這一瞬間，蕭原已撲到他面前，冷硬的槍嘴頂在他的太陽穴上：「要命的不要亂動！」

那漢子渾身一抖，癱軟在地。

×　×　×

曾山確是條猛虎。

他的子孫根被蕭原用膝頭一頂，雖然痛徹心脾，冷汗直冒，全身乏力，但被蕭原一脚踢翻後，痛苦稍減，藉着翻滾之勢，接連幾翻，滾至堂屋外，捂着下陰的右手一揚，已多了柄短槍，對着蕭原食指猛扣！

蕭原這時已用槍指着那名漢子，側背對着堂屋外面，看不到曾山向他開槍！

「砰」的一聲槍响中，倒下的不是蕭原。

而向蕭原放槍的曾山，手中槍却脫手飛脫，人亦打了個滾，發出一聲慘叫，右手腕上血漬殷然。

原來，他剛才確曾向蕭原開了一槍。

只不過，宋斌向他手腕開的那一槍，比他快了那麼一點，擊中他的手腕。而之所以只聽到一聲槍响，是因爲這兩槍幾乎是同時放射的，所以聽來只有一聲槍响。

宋斌一槍射傷曾山的手腕後，由於心懸蕭原是否受傷，微一側首望向蕭原，見蕭原安然無恙，才放下心，急朝堂屋外掃視。就在這一分神之間，手腕受了傷的曾山，已然從地上爬起來，奔向前面，妄想逃走。

宋斌冷冷一笑，手中槍向前一揚，砰地放了一槍。「噗」地一响，曾山奔跑的身形驀地一窒。

在他的脚前，地上泥土飛濺，多了一個彈洞。

「曾山，若你再踏前一步，你的雙脚就會多一個血洞！」站在堂屋內的宋斌用槍瞄準了曾山的脚後跟。

曾山再兇悍，這一次也不敢再動，乖乖地站着，本來挺起的腰背這時躬了起來，慢慢擰轉身，一雙眼露出怨毒之色，嘎聲道：「宋斌，你好手段，老子今次栽在你手上，算老子倒運！」

宋斌咧嘴一笑，槍管一抬，對準了曾山的胸膛。「曾山，若單是我，恐怕捕捉不到你這頭猛虎，要不是有蕭兄在，飛龍猛虎，怎會一齊落網？」

曾山雙眼一睜，目光落在蕭原臉上：「『海角天涯』蕭原？」

蕭原頷首道：「正是蕭某。」

曾山眼臉一垂，喪氣地道：「老子這次栽到家了。」

宋斌笑道：「你現在服氣了吧？」

曾山垂首不語。

×　×　×

翌日，天還未亮，通往南寧的一條大路上，已有四個人在行走。

不過，有兩個是被人用繩索綑得結實的，這兩人就是飛龍袁浩，猛虎曾山。

而降龍伏虎的人，當然就是蕭原與宋斌。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青為引起敵人的錯覺，掩護李秀及劍東夫婦等人安全撤入地道，之後，隨即引火自焚房舍。直到拂曉，火勢才熄，整座居室，已成頹垣斷壁。鄧漁逆風掠來，在濃烟中若隱若現，到了水邊，略作沉吟，又從原路掠回去。驀然，他看見自己豢養的一條大黃狗滿身血漬，從轉角處竄入，緊追在他後面，所過之處，脚印殷然。鄧漁倏地回頭，向那條大黃狗怒斥一聲，那條大黃狗繼續走上前去，突然站立起來，口發人言，大黃狗胸膛隨聲裂開，劍飛一身汚血，從狗皮中鑽了出來。鄧漁啼笑皆非，怒叱聲中，從劍飛身旁掠過，掠至巷口，一掌拍出……

神劍血花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
司馬翎·黃　鷹聯合執筆
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湘南一兇僧

（第七章：由司馬翎執筆）

曙色光茫中，鄧飛龍（即鄧漁）飛身出掌，快得如魅如電。

他掌勢甫落便收，凝身屹立。

劍飛一掠落在他身側，這時只見巷口牆角一個黑衣漢子打橫跨出，不過動作頗為古怪。

這個黑衣漢子顯然不是自願現身的，不過由於他手中長刀已經彎曲變成V字，胸口也凹陷了一片。換言之他已被鄧飛龍一掌打得刀彎胸塌，所以就算不想現身也是不行的了。

巷口另一邊還有一個黑衣漢子，橫劍作勢欲撲，氣勢兇悍。

鄧飛龍沒有瞧他，眼光却投向三四丈外，那兒有籬笆，也有樹木。

劍飛也像豹子般稍稍蹲低，正對着那持劍黑衣漢子。他頭面全身血汚處處，看來竟然比對方更兇悍可怕。

鄧飛龍道：「為了滅口，我大可以繼續出手擊殺此人……」

劍飛隨口應道：「你當然可以，但為甚麼不出手呢？」

鄧飛龍瘦削面上泛現一抹冷笑，道：「因為殺了他也不算滅口，而且我撲過去的話，那邊的位置對我是大大不利。所以我何必那樣做呢？」

他目注籬樹間突然出現一片眩目黃金光彩，那是一個全身金袍，還套着一個金色面具的人。

晚風中垂肩黑髮稍稍飛揚，配襯纖長身子，大有韻味。可惜金色一片面具上，看不出容貌，也看不見表情。

「哦，原來是為了這個金色女人！」劍飛說，他眼光只一閃便已回到那黑衣悍漢身上，又道：「她是誰？她為甚麼不敢露出眞面目？她是不是長得很難看？」

金光乍然連閃，那金面人忽然已經站在他們面前不及一丈之處。

鄧飛龍乾乾瘦瘦身子無端端漲大了不少，長衫無風自動，雙手打腿綁拔出一對尺半長分水刺，口中道：「我也希望看得見她的樣子，但你何以知道她是女人？」

劍飛道：「我覺得她是女人，難道她不是麼？」

金面人的聲音從面具後透出，果然是女性嗓子，亦是鄧飛龍很熟悉的聲音：「老鄧，這孩子是誰？是不是李慕雲的兒子？」

鄧飛龍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他是李劍飛。」

金面人道：「那是李慕雲的義子了！他年紀尚輕，我瞧還是由你出手比較好。」

鄧飛龍道：「這話正是，但我出手對付誰？是你還是那位仁兄？」

金面人道：「你說的那位仁兄是姓秦名良，是當今武林有數劍客之一，他大概堪作你敵手，甚至可能擊敗你呢！」

鄧飛龍微微動容，道：「四川三大名劍之一的『花言巧語』秦良也成了妳的手下？」

那黑衣漢子兩眼不離劍飛，澀聲應道：「在下正是秦良。」

他顯然不是擅於詞令的人，所以他的外號無疑是形容他的劍法而不是他的口才。

鄧飛龍輕輕一聲，頷首道：「好，好，既然是當代劍家，鄧某當得親自請教。」

李劍飛悍然道：「不，我來！」

金面人發出冷嗤，鄧飛龍搖頭，道：「你只怕不行，連我都不知道能接人家幾招……」

李劍飛道：「不，還是我來，我只要跟他拚一招！」

秦良彈劍冷笑，道：「要拚就拚到底。」言下之意，決計不肯一招罷手。

他雙眼仍然沒有離開李劍飛，那是因為李劍飛豹踞的姿勢，以及悍厲眼神使他感到壓力，因而每分每秒也須全神戒備。

金面人像鬼影一樣無聲無息飄退尋丈，道：「好，你們先鬪這一場。」

鄧飛龍也橫移六七步，騰出地方給他們決鬪，他雖然從雙方凌厲對峙形勢瞧出李劍飛有資格一拚，但終究不放心，所以沒說甚麼，只擔心地歎一口氣。李劍飛的劍一直斜繫背後，此時還不掣劍出鞘。

他向前踏出兩步，僅僅兩步而已。

秦良陡然感到森冷凌銳殺氣迎面攻到，身子想不動也不行，只不過這一動却有「退避」或「進攻」的分別。

他毫不遲疑採取「進攻」，手中長劍驟然幻變出七八道劍光。

大概由於每一道劍光又蘊含虛實剛柔好幾種變化，因此李劍飛脚下直退，發出「哧哧」之聲。

李劍飛雖然是後退，但姿態沉穩，步伐堅實。休說是金面人和鄧飛龍這等一流高手，就算是平常武師，也能夠瞧出他並非倉皇敗退。

那秦良劍光四洒，數步之間，已變成千百縷眩人眼目光影，招式奇詭幻變，果然當得「花言巧語」四字。

李劍飛其實也已幾乎透不過氣，當此之時，他左脚斜斜踏在坎宮，驀地但覺洶湧排空的劍光，忽然變成圖畫上的重重霞影而已，眞眞正正攻向他身上，只有一劍。

那一劍直指他胸口「紫宮穴」處。劍式雖然詭毒無匹，可惜偏歪了一歪，同時劍身中段內力不勻，正如一枝蔴桿，雖然兩頭鑲了鋼，但中段却脆弱不堪。

劍光從他肩上飛出，閃得一閃，霎時間雲收雨霽，光影盡皆消失，只剩下兩個人屹立對峙，宛如石像。

鮮紅的血漬從李劍飛左肩噴出，那是因為一截劍尖揷入而又跌墜地上，肩上的傷口便肆無忌憚的流血了。但秦良似乎更不妥當，因為他胸口要害多了一個小洞。鮮血雖然流得少些，但要害跟肩頭這種部位豈可同日而語？

秦良眼睛睜得比平時大許多，凝聲道：「好劍法……」他丟掉手中只剩半截的斷劍，又道：「神劍山莊，唉，神劍山莊……」

天色已經明亮得多，但見秦良兇悍的面龐忽然鬆弛安詳，然後向前仆跌不再動彈。

遠處兀自傳來劈拍火燒聲響，但鄧飛龍金面人都不投瞥一眼，亦沒有作聲。

過了一會，李劍飛收劍入鞘，從懷中掏出一條布巾，一下子就包紮好左肩傷口。

金面人默默瞧他每個動作，等他昂然挺立時，才道：「李慕雲眞了不起！」

鄧飛龍道：「你究竟是誰？」

金面人不答又道：「李慕雲的神劍，據我所知道沒有這種凶險拚命殺着。」

鄧飛龍仍然問道：「你是誰？」

金面人輕笑一聲，氣氛一時大見緩和，她道：「我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李慕雲的妻子，也可能是任何人！」

鄧飛龍道：「我打算留下你。」

金面人道：「你辦得到辦不到且不說它，但為何想留下我？」鄧飛龍口氣轉冷道：「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誰？」

金面人道：「其實你應該說你想安然逃掉才對，因為你若是被殺或者被擄，豈不是連一綫機會也沒有了？到那時你就算知道我是誰，又有何用？」

李劍飛一聲不哼，稍稍蹲低身子豹行數步。一股凌厲殺氣直迫丈許外的金面人。

她那烏油油飄揚的長髮，以及嬌柔聲音，都不足以阻遏報仇的熾烈感情和意志。

管她是誰？反正必是仇敵。直接也好間接也好，終歸就是仇敵。

金面人聲音雖冷，可是仍然相當嬌柔悅耳。她道：「李劍飛，人生既複雜而又多變，你現在殺我，也許將來却想幫我。」

鄧飛龍聲音毫無感情，道：「廢話，這算那一門子的道理？」

金面人道：「假如我被他一劍殺死，然後他發現我居然是他義母，你猜他會怎樣？」

鄧飛龍搖搖頭，這種歪理，那有談論之必要？

李劍飛步伐堅穩如泰山，「哧哧哧」三聲，又迫前三步。

殺氣更凌厲强大，森冷迫人。

金面人徐徐道：「好傢伙，這一招又全然不同剛才拚命的一招。李慕雲究竟還有多少絕招不爲世人所知的？」

李劍飛此時才開口道：「你小心了，這是天下第一攻招，叫做『三軍辟易』……」

金面人身子忽然搖搖晃晃，宛如風中楊柳，嬝嬝娜娜十分好看。

她聲音却反而又森冷了許多，道：「如果你那一招是天下第一攻招，我這一招『慈航普渡』，就是天下第二守招了！」

鄧飛龍抖丹田大喝，聲如霹靂：「劍飛，殺呀……」

他自己也自鬚髮戟豎，殺機瀰漫。

李劍飛劍光忽閃，應聲電掣射去，他劍式平凡樸實之至，只不過當胸搠入，但劍上轟轟烈烈之聲，却有如山崩海嘯，威勢無與倫比。

他腦中連李秀（傳授劍法給他的人）的影像也不曾閃現，眼中只見對方千搖百扭奇奧美觀的身法之中，有一道裂口，只要攻入這道裂口，那就天下大事底定了。

他劍上力道不增不減，速度亦不快不慢，但豪雄無敵之勢却在一瞬間增加了百十倍之多，設若是兩軍對壘之際，這一劍當眞有千軍萬馬辟易潰退之威。

鄧飛龍大喝聲中，左手飛出一道光芒遙遙疾射金面人，他分明已脫手射出分水刺，但左手內仍然握着同樣一枝分水刺，敢情他的一對分水刺也跟那枝「釣鰲鈎竿」一樣，有着不少花樣。

金面人揮掌一拍，掌心掌背金光燦爛奪目，掌力先剛後柔，剛時有如拔山扛鼎，柔的却宛如春蠶吐絲。

李劍飛的無比凌厲攻招忽然斜斜歪開尋尺，刺不到人家身上。

可是那邊分水刺光芒閃處，金面人哼一聲，隨手從右腿側拔出，也不管鮮血淋漓，金手一抖，那枝分水刺斷爲七截，錚錚琮琮掉落地上。

金面人又哼一聲，轉身時已飄出三丈，快似鬼魅，再一眨眼便遠在十丈以外。

鄧飛龍仰天大笑，聲傳數里。

這時才眞的天色大亮，東方天際一輪紅日，欲起未起……

× × ×

一陣淡淡如蘭如麝的幽香傳入鼻中，同時臂膀也碰到軟綿綿而又充滿彈性的地方。

李秀的心咚咚急跳好幾下，勉强按定心神，聲音低如耳語，道：「青青，咱們一定截得到敵人？」

青青嬌靨泛起桃花似嬌艷光采。每個人在人生某一階段中，便免不了會特別敏感，因而放射出更加强烈的魅力和熱力。

雖然現在時機好像不大好，可是誰管得那麼多呢？任何事情都會在任何時間發生，如果人類自己能夠主宰能夠控制，那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她柔聲道：「一定會，因爲爹跟我通過消息，他會設法使一些敵人經過這邊。」

曙色中她眼波柔如春水，雙頰艷似桃花。

她爲甚麼變得加倍吸引加倍美麗呢？

李秀下意識地伸手攬住她，道：「等一會讓我出手，你押陣好不好？」

青青本想回答，可是忽然被軟熱的嘴唇封住了嘴巴，只好在喉嚨中咿唔幾聲算是回答。

數年來日夕相處，也曾耳鬢廝磨。心坎深處亦各自有過種種夢想，可是都有如空中鳥跡，水中魚痕，根本沒有做出甚麼。

但何以在這緊急危險之際，心中的夢想，滿腔的熱情居然變成眞實的行動？

如果有敵人走過，這兩三分鐘之內保證他們都不覺察。

幸虧當他們嘴唇分開，互相脈脈凝視之時，數丈外傳來輕微聲響。

青青嬌軀一縮，李秀反而長身站起，俯望脚下低了兩丈許的山路。

山路相當寬闊，正是一個寬坦的彎角。李秀和青青匿候此處，自是大有深意。

路上三個黑衣大漢，兩個提刀，一個扛着一把日月牙鋼鏟。

李秀的目光却跳過他們，落在三丈後面那個銀袍銀面具的人影。

那是因爲這個銀面人好像影子或幽靈一般跟在後面，透出無限詭異味道。

人家也都看見陡坡上的李秀，霎時都停住脚步。

李秀拍拍腋下挾着的長劍，聲音和緩，道：「諸位辛苦了，但你們沒有走錯路吧？」

三個黑衣大漢刷地分開，佈成三角陣勢，突出尖端的就是扛着鋼鏟的人。此人雖是頭如笆斗，却無髮無鬚，假如換上僧服，肯定會把他當作大和尚無疑。

他濃眉一掀，聲如洪鐘道：「你是誰？」

李秀好聲好氣，道：「我只是一個過路人，你們呢？」

那光頭黑衣大漢道：「洒家是『千杯不倒』莫醒非，你是不是姓李？」

李秀道：「啊呀，眞想不到湘南兇僧千杯不倒莫醒非也變成狗腿子，不過，我想知道的人不是你們，而是他……」

他指住三丈外的銀面人，又道：「他是誰？跟我李秀有甚麼不解之仇？」

莫醒非咆哮道：「李秀你下來，你接得住洒家三鏟之後再說話不遲！」

李秀俯視着他，本來有點蒼白的面色現在更爲蒼白，他心中可眞禁不住有點緊張。

這些黑衣大漢不論聲名有多响亮，本事有多麼高明，都沒有用處。因爲他們一敗必死，連一句話也問不出來。

世上有甚麼人？用的甚麼法子？能够這樣控制手下呢？

所以他知道必須截得下那銀面人，只有這個神秘的人，才可以從他身上找出一些有用綫索和資料。

而現在，既然他已露形跡，就算想悄悄退走也是不行的了。至少那銀面人絕對不會讓他飄然遠遁。

他囘顧草叢一眼，微笑作別，便自飄出空中，既像大鳥也像一隻鹿般無聲無息落在寬大山路上。

三角形敵陣的尖端正正對着他，換言之那扛鋼鏟兇霸霸的莫醒非與他正面相對。兩下相距不及一丈，所以連面上的皺紋也可瞧得十分清楚。

莫醒非兇悍凝視，威風駭人。

但爲何那兇光四射以及含有狡黠意味的眸子內，另外尚隱藏着有說不出的呆滯和散亂？

呆滯散亂跟兇暴並無牴觸，但跟狡猾就是不相容的心態了。

李秀心念電轉，剎那間已設想了很多可能性。

幸好近些年來老是裝扮半身不遂的殘廢，坐臥時間多過走動，因而用腦筋幾乎比用體力還高明敏銳。而且另一種本領也是練出來的，那就是面上表情絕不洩露心中的秘密。

他又拍拍腋下挾着的長劍，先發制人道：

「我家傳神劍的聲譽，大概有資格與你們三位印證吧？」

這一點倒是事實，神劍山莊昔年得到天下武林四十八家門戶掌門人，聯名贈奉「玉符令」，隱隱已尊爲天下第一之意。

李秀身爲神劍山莊少莊主，這句話擺出來簡直重如山嶽，誰敢說不？

湘南兇僧千杯不倒莫醒非隆重頷首，道：「你當然有資格。」

李秀道：「那麼你們別走，我過去跟那一位講幾句話，便來領教。」

他順理成章瀟瀟洒洒邁步行去，莫醒非等三人一時呆住。

銀面人等他一步一步走近，忽然嘿嘿冷笑，道：「眞想不到李慕雲還有這樣的虎子！」

李秀皺起劍眉，疑道：「你聲音好熟。」

銀面人道：「透過這副面具，似乎所有人的聲音都一樣。」

李秀道：「不一定，至少我可以肯定你是女人。」

銀面人道：「這有甚麼關係？」

李秀道：「既然聽得出是男是女，也等如可以聽得出每個人聲音不同之處。」

銀面人一怔，道：「這便如何？」

李秀微微而笑，沒有立刻囘答。

本來以爲從來沒有闖蕩過江湖，沒有跟高手過招拚命，一定有很多地方不如這些經驗豐富詭秘毒辣的老江湖。誰知大大不然，看來這個問題關乎「智慧」多些，經驗只不過是輔助的工具而已。

李秀當然不會說出心中的想法，徐徐道：「下一回我再遇見你，大概可以從你聲音認出是你。咱們要不要打賭？」

銀面人斥道：「胡鬧，根本沒下一囘。」

李秀道：「一定有。除非你不肯告訴我一個秘密。」

銀面人道：「你好像有點語無倫次，是不是發高燒神智不清？如果不是，何以你講甚麼我完全聽不懂？」

李秀笑笑。我正要你似懂非懂，不然你怎肯跟我講下去？如果你不講下去，我的伏兵怎能發生作用？

他無意中轉眼間向上路陡壁上面掃瞥一眼，那兒正是他現身所在。

銀面人忽然警覺，突然發出一陣怪異哨聲，遠遠傳出。

這陣哨聲實在不止是怪異，簡直能使人毛骨悚然，使人厭悶欲嘔。

李秀露出大吃一驚神情，側臉望時，但見莫醒非等三人已像巨鳥般飛躍上陡壁，個個身手矯健快捷之極，無疑都是當今一流好手。

他跟着又發現自己退兩步，那銀面人也進兩步。如果這個距離是對方出手可及的距離，那麼他算是被對方釘住了。

他笑得有點苦澀，道：「你好像已佔了我一點上風了！」

銀面人冷冷道：「不敢，但那上面你還有同伴，却是我早已知道的……」

那莫醒非等三個黑衣大漢，身形已經隱失於陡壁頂。

李秀訝道：「你早已聽到聲音？」

銀面人道：「早晨的山風這麼大，當然聽不到聲息。但你下來時囘顧那一眼。還有剛才也瞥了一眼，這些已經足够了！」

李秀從她眼睛望入去，事實上他也只有這一對眼睛可以觀察。

這時眼睛如果嵌在輪廓還不錯的女人面龐上，一定增添無限風情魅力。

但可惜她眸子深處，竟亦隱隱有呆滯散亂的意味。爲甚麼呢？

然而無論如何，現在已瀕臨最重要關頭。許多謎——包括血淋淋的，使人傷心的——或可在她身上找出答案。即使不能立刻找到答案，但她是最有力綫索絕無疑問。

他感到脅下長劍大有鳴躍出匣之意，是不是此劍也知道盤根錯節複雜離奇的人生，往往必須快劍一揮方能了斷？

× × ×

莫醒非等三人但見崖上長草及胸，亂樹叢生。

這等所在莫說匿藏一個人，就是一隻大象亦不易找出來。

但他們有他們的辦法，三人呼嘯一聲散開七八丈，每個人都戴上薄皮手套，掏出一把毒蒺藜。

有可疑之處他們就揚手發出幾顆毒蒺藜，根本懶得細細搜索，故此他們追搜得極快，一下子就搜出數十丈遠。

山草亂樹區域忽然已盡，前面是一大片斜坡，一眼望去，有幾塊庇蔭於七八棵古樹子的巨石，很可能有人躲在後面。

他們飛躍撲去，沒有一個人遲疑一下。因爲的確有個女子身影閃現過。

斜坡盡是一片茸茸碧草，宛如茵褥。這個地方如果讓孩子們追逐打滾，一定是極理想的地方，也因此而充滿了愛和活潑生機。

可是做了生死相搏的戰場，囘想起來印象就大不相同了！

莫醒非他們三人齊齊在綠茵長坡當中停步，因爲石後樹後這時已閃出三個人。

那三人年紀都差不多在四十上下，個個五官端正，說不上有甚麼特別之處。

他們每個人腰間一式佩着長劍，劍鞘都是極醒目的杏黃色，劍柄飄搖着綠色穗子。

神劍山莊的招牌終於又出現於江湖上。

那三人不徐不疾迎上來，到了近處停步，人人手按劍把，微微而笑。氣概吞天，豪情飛揚——神劍山莊。

當中的是李劍東，他以氣吞山河，目無餘子的姿勢四下顧盼一眼，道：「神劍山莊李家三將在此，你們報上名來。」

聲音清越遠遠傳出，草木簌簌搖顫，莫醒非等三人耳鼓也轟轟隆隆不大好受。

莫醒非深深吸口氣，才道：「洒家千杯不倒莫醒非，這兩位是豫南刀客斷魂雙飛婁家兄弟。」

李劍東豪情傲氣都從一笑中跳躍出來，道：「天下英雄都到那裏去了？爲何現在只剩下你們和我們爭殺流血？」

莫醒非雖然氣勢被奪，仍然勉强厲聲道：「洒家一直都認爲算是一號人物！」

李劍東豪情稍歛，柔聲道：「是的，你我都可以在江湖叫字號稱人物。不過，請你們相信，當眞當得上天下英雄不是你和我！」

婁家兄弟的老大不服氣，長刀一揮呼嘯作响，道：「誰是天下英雄？」

李劍東道：「當年敝主上神劍李慕雲，一劍連破武林七大門派掌門人的七種兵器。當時鬼哭神泣，日月無光。各門派不少高手因此胆寒心裂，終身永不言武。你們見過聽過這個故事沒有？」

他們當然沒有聽過，更沒有見過。誰能描述那時候的眞實情況？怎能將當時心魂皆顫宛如世界末日的心情重叙一遍？

李劍東豪氣又從雙眉拂拂射出，目光如電，冷冷道：「你們雖也算成名人物，但只怕是平生未遇敵手而已。」

他威勢懾人，莫醒非婁家兄弟竟答不上話，亦不敢無禮撒野。

李劍東繼續道：「現在我神劍山莊正式出

手，你們那一個若是過得十五招，照例免死，這一條規矩你們聽過沒有？」

莫要等三人茫然搖頭。

李劍東仰天長嘯，劍南劍北也一齊按劍應和，聲震於天，遠傳百里。

他們滿腔悲憤，多年抑鬱，盡在這一嘯中宣洩，神劍山莊就算全軍覆沒靡有孑遺，也定要轟轟烈烈，定要有易水蕭蕭的氣魄……

第八章：由司馬翎執筆

西方歸極樂

李秀聽見龍吟虎嘯之聲來自天際，雄心壯志一時高與天齊。

他眼中神光四射，威勢迫人，陡然從一個文弱書生，變成凜凜天神。

銀面人看了不禁怔完又怔，唉，神劍山莊尊踞天下武林巔峯，果然不是僥倖，看這李秀尚且如此，當年風流瀟洒的李慕雲更是不能想像，更是高不可攀了。

李秀道：「我若是三劍收拾不了你，以後永不殺你！」

他威儀赫赫，聲如洪鐘，大有君臨天下的王者氣象，因此連銀面人也沒有受辱委屈之念，心中只惦念着「三招」的承諾。

李秀迫前一步，冷冷喝道：「出手！」

銀面人不知不覺雙手齊出，兩隻銀光閃閃的手掌帶着陰陰幽幽寒氣劈去。本來是普普通通手法，却由於脚下的大騰挪步法，便化腐朽爲神奇。一時掌影幻化爲百數十隻，宛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攻去。

李秀身子稍稍蹲低，右手五指摸到劍柄。

劍並未出鞘，可是劍氣如潮湧出，彷彿可以把宇宙劈開。

銀面人身子一震，連退七步。

李秀也進七步，目光如劍如冰盯住對方。

銀面人咳了一聲，喉頭發甜，當下運氣一壓，硬是把快要噴出口的鮮血壓了回去。

但她不禁心膽寒凜，魂魄驚惶。

神劍李慕雲當年可有這個青年那麼厲害，只憑劍氣就能透穿我護身神功？就能使我血氣波盪受了內傷？

李慕雲當年若是也有這般登峯造極的造詣，他何以甘心受創？甘心沒沒無聞而死，甘心與草木同腐？

李秀冷冷道：「快出手！」

銀面人如受催眠，一縱身躍起七尺，人在空中連打三個觔斗，却已從四方攻出二十八掌之多。陰冷掌風凝聚於兩丈方圓之內，附近六、七棵樹木忽然軟軟垂偃，好像勁風下的野草，盡皆低頭俯伏。

李秀面色忽然又蒼白幾分，長劍「鏗」然出鞘，光芒電閃掣動，一招七式，但見七枝長劍凝現空際。

七把劍的鋒銳劍尖，恰恰都指住銀面人腕脈要穴。因此她一掌都拍不出去，若是逞強拍出，就算能傷了對方，自己吃虧必定更大。何況還不一定能傷了對方。

但見漫空掌影劍氣忽然消失，此時彷彿整個宇宙只剩下一宗事物——一把長劍。

這把長劍懸空冉冉飛去，猶如浮在奔騰浪花上，或者是懸浮於充滿了桂花香味的空氣之中。

銀面人四肢無力，門戶敞開。

但見那劍到了面門，向下一劃，砉然一響，面龐一時凉沁沁的。

那具銀面具已經一分爲二，已向兩邊飛開，因此銀面具後面的面龐，清清楚楚出現在晨光之中。

她大約只有二十餘歲，或者三十餘歲吧？總之看來很年輕也很漂亮。

她面色也稍嫌蒼白一點，恐怕是長年累月藏在面具後面之故，但那兩道彎彎斜斜飛到鬢邊的秀眉，却使她平添無限動人魅力。

李秀轉頭就走，大聲道：「我沒有看見你，我又希望以後不再見到妳。」

長眉入鬢的美麗婦人深深歎口氣，眼光從那年輕男子背影收回，落在分爲兩片的面具之上……

你可以沒有看見過我，但這個面具怎會分爲兩片？

我若是從此消聲匿跡，好像從來沒有在世上出現過一樣也無不可，可是我都會變成又老又醜的女人，而且，歸根結底說，我怎敢背叛他呢……

× × ×

李劍東冷冷望着如今唯一僅餘的對手，他就是湘南凶僧千杯不倒莫醒非。

那冀家兄弟雄霸豫南千里的兩把刀，都已被劍南劍北的快劍劈成十二截，每個人身上也多了十二個傷口。

所以他們的刀既變成廢物，人也和沒有知覺的朽木一樣躺在草坡上。

他們只拚了七招，就得到如此結果。

現在只剩下李劍東獨對莫醒非。

李劍東的劍不是不够鋒利，他的心也不是不够狠，可是他看見靈芝和青青這兩個公認爲足智多謀的女性，竟然都現身出來，還作出不可下殺手的手勢。

故此他只好劍下留情，讓莫醒非只少了左手三隻手指，以及銅鏟斫崩了一塊便算數。他滿臉豪情未抒，鬢髮兀自直豎。

但醒莫非已經知道自己遠遠不是李劍東的對手，以豫南凶名四播的冀家兄弟，也不過是七招之內就濺血伏屍了，自己豈能例外。

靈芝溫柔的聲音傳來，道：「莫醒非……你輸了。我們知道你非死不可，所以給你自殺的機會。」

青青清朗圓潤的聲音接着送入人人耳中，她說：「自殺不難，但莫醒非要不要交代幾句遺言呢？」

李劍東矍然道：「對，莫兄，你若有遺言後事，不妨講明。我李劍東若是辦得到，當必如你之願。」

莫醒非用沒有傷的右手摸摸光禿禿頭顱，苦笑一下。

還有甚麼遺言後事呢？我平生殺人無數，但愛的人却沒有一個……

他心頭靈光出現，訝疑忖道：「何以我近十年來都有如行屍走肉般活着，只爲了各種任務奔波勞碌，爲何我從沒有想到自己？唉，唉，我十幾年前不是也有一個妻子麼？她現在在何處？她會不會貧寒難熬而改嫁了？她有沒有爲我生兒育女呢？」

這些疑問目前自是得不到答案。

但靈芝的話使他生出一絲希望，她說：「你仔細想想，反正我們也不急在一時！」

莫醒非喃喃道：「我的妻子，她是長沙人。對了，我們以前也住在長沙……」

青青柔聲道：「你們可有孩子？」

莫醒非苦笑，道：「我不知道。」

靈芝道：「那麼是誰使你忘記了你的妻子的？」

她接口而問，令人沒有思索機會。

莫醒非道：「是黃金夫人。」

青青再接道：「不是白銀夫人，眞是黃金夫人？」

莫醒非拍拍禿頂，惘然道：「其實都不是她們，是……是……」

他面色忽變，凶厲之氣陡然瀰漫，使人不寒而慄，若要形容確切一點，那麼他就像是身體或頭腦內某一個開關被觸動，因而忽地成爲另一個人，也可以說變成了不是人。

青青，靈芝一齊道：「小心。」

青青加上一句，道：「三劍合力才行。」

靈芝也附和道：「對，劍南劍北萬萬不可袖手坐視。」

李劍東已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暴戾壓力，衝得他身形一側，斜邁兩步。

他跟着已縱聲長笑，長劍幻化成一道强烈光芒，迎風電射，迅猛攻擊。

劍南劍北一生罕得有聯手出擊之舉，故此動作不免遲緩，呆頓一下。

只見那湘南凶僧千盃不倒莫醒非目露狂光，左手一揮，劈中光芒爍目的劍光。

這一掌竟然內力强勁之極，但李劍東此劍具有裂山碎岳的威力，豈是一隻肉掌所能搖撼得動的？

故此莫醒非已殘缺了三指在前的左掌，突然離開了手臂，飛出七、八丈之遠便不是爲奇了。

只不過李劍東的劍勢也不免大受震盪，劍光波動幻變中，敵人銅鏟有如泰山壓頂，挾着風雷之聲砸落。

李劍東猝然扭腰側身，另一方面劍南、劍北兩劍呼嘯夾攻而至。

一時但見血雨飛濺，那莫醒非龐大身軀被斬爲四截。

但李劍東左邊身子也血跡斑斑，齊肩至肘，已被銅鏟刮下一大片皮肉，深可見骨。

靈芝撲上去扶住劍東，青青連白了劍南、劍北一眼，嘬嘬咀唇，沒說甚麼話。

然後她自個兒終於輕歎一聲，欵欵走開。

她也明知有人走近，而且這個人居然貼正她後背，她却既不驚惶也沒有避開。

那人在她耳邊輕輕道：「我看見她的眞面目了！」

青青身子一軟，被那人抱住，她道：「她長得怎麼樣？像不像我？」

抱她的人柔聲道：「像是像，但有一點很不像。」

青青聲音有如呻吟，道：「那一點不像？請告訴我……」

那人道：「是眼睛，她眼睛深處，好像莫醒非，他們一樣……」

青青禁不住連連低歎，因爲她知道這大悲劇正在上演，她唯一不明白的，就是何以人生充滿了這許多不幸？還有這許多無奈？

× × ×

「狼烟」蔡輝瘦削矮小的身形，跟領路的俏婢小雪那豐滿身材一比，大是自慚形穢。小雪的豐乳盛臀搖曳生姿，使蔡輝不禁暗暗猛吞唾沫。

他不但是當今傳遞消息最快最妥的高手，同時又是男人。所以後一項使他一直盯住小雪渾圓屁股而禁不住老是想入非非。

那道簾子隔住了內外視綫。小雪指指房門，輕輕道：「你自己進去就行了。」

她走出院門之後，蔡輝才定過神來，咳嗽一聲，掀簾而入。

房內光綫甚是充足，傢俱名貴華麗。可是蔡輝全都看不見，因爲他看見一雙修長雪白的大腿，這雙大腿却是長在黃金夫人身上。

黃金夫人向來高不可攀，誰也沒有見過她眞面目，但現在蔡輝却看見她赤裸雙腿，登時心跳如擂鼓，全身血液迅流。

此外，他居然還看見白銀夫人的臉孔，大約是三十歲左右吧，修眉鳳目明眸皓齒，美艶得令人難以置信。

這黃金白銀兩位夫人，向來連手指也瞧不清楚的。她們一直那麼神秘，何以現在一個裸露出大腿下體，一個露出面龐？

蔡輝眼大如核桃，全身滾燙。自知神智已昏，口舌不清，只會呻吟一聲。

黃金夫人道：「蔡輝，我受傷，你看見沒有？」

蔡輝看見她左腿包着一圈白布，便點點頭，但剛才被小雪勾起的慾火却似乎更熾盛了。

白銀夫人道：「我面具被毀了，你看見沒有？」

蔡輝像傻瓜一樣連連點頭，如果不是面具被毀，又怎能看得見妳的天姿國色呢？這是他僅能推論出來的想法。

黃金夫人柔聲道：「瞧，我們損失了不少人手，更糟的是我和銀夫人都受挫，你瞧應該怎樣才好。」

她雙腿不知是有意抑是無意，稍稍改換姿勢，蔡輝登時眼花繚亂，口水都流下來了。

白銀夫人嫣然媚笑，道：「阿輝，我們打算暫時瞞住主人，要不然他一知道了消息，便會有另外兩個女人變成金銀夫人，取代了我們的地位。」

蔡輝驚道：「這……這小的不知道了。」

黃金夫人道：「我們都還不甘認輸，其實也是我們太大意了，如若不然，我們可以老早殺掉他們，那就甚麼事都沒有了！」

白銀夫人道：「阿輝，你帮不帮我們？」

蔡輝忙道：「帮，帮。小的一直忠心於兩位夫人，小的一定帮……」

黃金夫人不是用手而是用那肌膚似雪的玉腿，表示要他靠近，這種動作當然能使男人血管爆裂，蔡輝惘然走過去，在榻邊坐下。

他的手已摸在雪白滑膩的大腿上，全身血液已經奔流得快得不能再快。

黃金夫人右腿伸展，雪膚耀眼生光，攔腰勾住了他，輕聲笑道：「憑你也配摸我？」

蔡輝不會回答，因爲她的腿看來雖然能使任何男人慾火熊熊焚起，但其實比鋼箍還結實堅硬，加上一股無堅不摧的內力透出，蔡輝根本連哼一聲的機會也沒有，便已魂歸天國。

白銀夫人道：「妹妹認爲一定須得殺死此人才行麼？」

黃金夫人一脚踢飛屍體，淡淡道：「你知不知道他有一百零八種通訊方法，可以通知主人？我們就算日以繼夜纏住了他，也不知他何時送出了消息。」

白銀夫人沉默一下，美目中蘊滿憂愁，緩緩道：「那麼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黃金夫人道：「假如完全解決了鄧飛龍他們，我們雖是受過挫敗也沒有甚麼關係了。」

白銀夫人身子極輕微的震動一下，那是黃金夫人提到鄧飛龍名字之時。

她終於歎口氣，道：「好，只好下殺手？我們還是不是分頭出手？你對付鄧家，我對付李家？」

黃金夫人也歎了一口氣，說道：「正是，但我們不能不趕快，否則我們吃完了靈丹，忽然變成又老又醜，我們活着好呢？抑是死掉的好？」

人如果不能漂漂亮亮美美麗麗地活着，本來也沒有關係，但如果是本來漂亮美麗的人，忽然不再漂亮美麗，這時生命就會變得不可以忍受了。

所以這種話也只有那麼美麗的女人才有資格說，普通人倒是不必作如是想。

朝陽斜照進來，使得那張面龐和那兩條白白大腿更增魅力。

不過房間內其實却充滿了黯然和無可奈何的氣氛……

× × ×

現在已經將近日落西山，夕陽殘照不但使半邊天染上霞彩，使那山川田野也有如在畫中，望去明亮而朦朧，美不可言。

青青倚窗眺望那黃昏景色，她知道溫文爾雅的李秀就站在後面。

可是她心裏沒有半點羅曼蒂克情緒，說來實在有點可惜，不過，當你想到生死拚鬥，而拚鬥的人一個是心上人，另一個則可能是失踪了的母親，這時只怕誰也羅曼蒂克不起來了。

「我們當然要展開反擊。」青青說，心中其實一片茫然，連自己說話的內容也不怎麼清楚。

李秀後面的靈芝接口道：「現在時機看來已成熟……」

她聲音含有鎮壓人心的智慧味道，使人不敢輕易開口反駁。

她又道：「敵人一定會再出動，因爲我們沒有隱藏行踪，何況敵方損失鉅大，假如他們尚有一戰之力，今晚非出手不可……」

她忽然想起李劍東，那條手臂目前還不知道能不能復原如常。這件事使她恨火熊熊，足以燒掉一個城市。何况老主人已慘死，更是復仇的最大理由，不管殺害老主人的兇手是甚麼身份，即使殺死十次亦不爲過。

總之她現在不但頭腦極之清醒，而且好像比平日更精明和更足智多謀幾倍。

相形之下，青青就黯然失色了。

同樣的頭腦，放在赤道和北極，工作效率自然大有差別。她們的情形差堪比擬。

所以現在只有靈芝的聲音分析形勢，以及作成好些結論。

會議迅速結束，好幾個人默然離開，但房內仍然有三個人之多。

靈芝是其中之一，她重聲道：「我知道你們驚怯顧慮的是甚麼！」

李秀拍拍青青肩背，表示安慰她的心意，一面道：「妳只是『知道』並沒有用處，能夠解決才重要。」

靈芝的美麗面龐以及清澈眸子中，閃現出智慧光芒，她聲音更加柔和，道：「對，但我却又知道你們決不會碰到心中的所害怕的人，少主人，你怕的是忽然發覺爭殺拚搏的對象，竟然是主母，亦即是你生身母親。這時你的情形當然極之不妙。」

李秀連連點頭。

靈芝又道：「青青你也一樣，所以妳平日的過人智慧謀略，都不知到哪兒去了！」

青青當然不敢否認，連連頷首。

靈芝道：「我保證不會出現這種情形，一來你們的母親雖然失踪，但是不是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尚成疑問。第二，如果她們眞是李夫人和鄧夫人，則她們亦一定掉轉對象出手。第三，如果事情迫到那種地步，你們還可以主動逃避。當然不是眞的逃避，只不過大家換個對手而已！」

李秀輕輕歎道：「如果她眞是我母親，就算換了對手，我的心又豈能安得？」

靈芝道：「問題正在這一點，假如我們不能取勝，不但一切話都不必說，甚至死了之後人人都是糊塗鬼，我們連死在甚麼人手中都不知道，你說糊塗不糊塗？」

李秀道：「這話甚是。」

靈芝道：「因此我主張咱們死也必須死得明白，縱然發現殺害咱們的人，竟是李、鄧兩位夫人，咱們仍然要知道，才死得瞑目。」

死亡是每個人最大之事，既然願用死亡的代價交換，還有甚麼不對？還有甚麼可以訾議的呢？

山徑上勁風吹掠，樹木呼嘯，使人很難分辨出人類或動物的走動聲。

但這只不過說「很難」而已，並非一定不能。

李秀停步拍拍腋下長劍，自言自語道：「朋友，你快要出台亮相了，我只希望你贏得萬人喝采，而不是墳前悄悄的淚珠……」

他聲音低而模糊，所以就算有人站在他旁邊，大概也聽不出他喃喃自語些甚麼。

山徑上銀光乍閃，出現一個全身銀衣的艷麗少婦。

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面了，所以都有熟悉之感。

李秀道：「白銀夫人，你並沒有令我感到吃驚。」

白銀夫人微微冷哂，道：「我不是爲了使你吃驚而來。」

李秀道：「但至少你已失去主動優勢，因爲我已預料你會出現。」

白銀夫人心中一怔，但外表上却若無其事，用優美動作指指天邊，道：「好美，夕陽向來都這麼美……」

李秀道：「我極同意妳的話，不過妳可不是來跟我討論風景吧？」

白銀夫人嫣然笑時，眼角居然連一條皺紋都沒有，這一點使李秀甚是訝異，因爲即使青青，既美麗而又年輕，但眼角少許的皺紋還是有的。

她既不曾注意亦不關心李秀的想法，道：「我們不但不是討論風景，簡直是大煞風景，因爲你和我，只怕有一個人必須躺下。」

李秀承認道：「的確很煞風景，泥上應該掩埋一切醜惡的屍體，但像妳這麼漂亮，便好像不大應該了！」

白銀夫人長眉稍蹙，道：「妳很會講話，你父親昔年是不是也一樣？」

李秀道：「這點我不知道，你難道不認得他？」

白銀夫人雙眉皺得更緊，道：「我爲甚麼要認得他？」

李秀聳聳肩，道：「如果妳不認識他，那麼我就可以稍稍放肆一點，我意思並不是對你無禮，而是可以把你當作美麗的女人，不必當作長輩。」

白銀夫人不禁嫣然微笑，道：「唉，你很會講話，老實說，你很難使我不聯想起你父親昔年風采。」

李秀道：「我也很遺憾先父昔年不認識妳，因此咱們今日相逢，竟無絲毫轉圜餘地！」

白銀夫人避開這話題，道：「你劍法很不錯，內力修爲很深，而且你也很自信，你比你父親當年如何？」

李秀不答，反問道：「你是不是忽然胆怯了？」

白銀夫人冷笑道：「胆怯？笑話！我就算面對你父親，也不會胆怯！」

李秀道：「那是因爲你知道他是個最會憐香惜玉的人，所以你不怕他。可是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我而不是他！」

白銀夫人笑道：「你就算是銅皮鐵骨的人，我也可以捏扁了你……」

話聲未絕，雙手齊出，只見她兩隻手由掌背到掌心，都銀光燦爛映眼。

她的銀掌變化無窮，忽掌忽指，一下子把李秀迫退十二步，連擊劍出招的機會都沒有。

掌風如刀，指力似劍，在李秀面頰耳邊呼嘯掠過。

聽和看的人或許覺得他們好像在鬧着玩，但李秀却絕對沒有辦法作此想，因爲每一掌每一指，簡直連石頭也變成豆腐那麼軟弱，只要碰上一下，不是糜爛就是削開。

他的身體既比不上石頭堅硬，而又比石頭珍貴，所以實在沒有用身體去試一試的必要。

他微微而笑，那笑容蒼白而又蒼涼。

奇怪的是在這種電光石火間不容髮性命交關之際，他居然還能夠閃掠過一些不切實際的顱頭，她到底是誰？是不是鄧飛龍失踪的妻子？不管她是與不是，但斬下一顆如此美麗的頭顱，未免太煮鶴焚琴，也太可惜了……

劍光却從鞘中飛出，第一劍連斬三式，最末後一劍從她雙腕之間削過。

白銀夫人雙掌合璧之勢忽然烟消瓦解，每一隻手都仍然可以活動，仍然有氣有力。只是因各自爲政而又互相抵消了大部份攻勢威力。

這樣就好像小孩子跟大人打架，就算小手掌打中了大人，也變成無關痛癢了。

劍光閃耀出更强烈眩目光芒，簡直有如九天銀河倒瀉。

劍氣衝破了一切反抗障碍，劍勢迎頭劈落，看來就算是五十層的鋼筋水泥大厦，也絕對可以一劍由頂層劈落到最底下的地方。

這一劍根本已遠遠超過人力之極限，「神劍」之所以能威震天下，能使天下一流頂尖宗師和高手都心折膺服，這一劍大概可以作爲答案了……

（未完）

（下期由司馬紫烟執筆）

武林雙傑

嚴霜

黃飛鴻的首徒林世榮，曾經在廣州結集十多個人打贏樂善戲院的守衛八十幾人，他係這一戰一舉成名的，不過，他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大，由於傷殘過多，在廣州站不穩，逃到香港來，他在上環的九如坊弓絃巷第三號開了一間拳館，教授武藝。

由於上環街市再往西走，不遠就係西營盤，跟住走過去便是太平戲院，舊日的戲院當中最大的一間就是它，這間戲院除了做大戲，還有些人擺擂台，最有名的一次擂台就係四個來自歐洲的大力士和拳師擺擂台向中國拳師挑戰，劉忠單人匹馬，躍登台上，擊敗其中三人，由此名震港九，事後劉忠在樂善戲院的一角設立護衞隊，順便在該處教授拳脚，當然聲勢浩大。

由於劉忠跟林世榮都係武林中人，氣味相投，自然談得起勁，兩人往往飲酒暢談，到了深夜，仍是依依不捨，有一晚，劉忠多喝了幾杯，一時高興，對林世榮說：「林師傅，我只係靠着力猛拳快在擂台上享譽，究竟未曾眞的跟高手過招，非常慚愧，照我看，有機會跟武林高手落場玩玩，一定鬥不過對方，未知林師傅有沒有這種興緻賜教幾招呢？」

只係兩三句話他就把話題落在比武的身上，林世榮聽了不禁愕然，這件事對他來說，如果打赢劉忠，在香港這方面站不穩，沒有別的地方棲身，弄巧反拙，反之，輸給劉忠，則又面目無光，恐怕僅有的徒弟也不會上門學拳，亦係不妙，故此他再三推辭，後來他看見實在推無可推，而且對方非常誠懇的自稱過招玩玩，別無他意，他終於爲了保持顏面毅然答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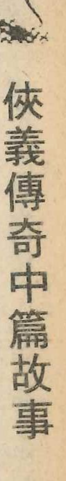
當時雙方都有徒弟在塲，不過爲數無多，僅得十多人而已，故此，他倆就算有些勝負，如果沒有損傷，這件事情傳到外邊去，也不會傷害雙方的面子，不過，能够打個平手那就是最理想的一件事，當時兩人擺好姿勢，劉忠發招，大喝一聲，人到拳到，左右兩拳有如連珠炮出擊，由於劉忠跟西洋拳交手多次，知道搶攻比較守勢更加有利，故此他雖然學過功夫，仍然將西洋拳的戰術加在功夫之內，落塲搶攻，料不到林世榮深藏不露，一擋就退，對方進馬發拳，他就退馬擋格，故此，劉忠連發七拳，仍然無法傷他。

林世榮並非隨意擋格，他擋住對方的拳，所施展的招式乃係「退馬穿橋」，亦即迎戰直拳最巧妙的一招，除了退馬使對方的攻勢落空之外，還將自己的手在對方手臂之下穿過，初時劉忠不知道穿橋的厲害，後來覺察到自己節節進攻，幾乎給對方的拳由下邊穿上，如果穿中，就勢一壓，制服他的一隻手，對方另外一隻手乘虛而入，自己的肋骨就會吃拳，受傷倒地，故此他給對方連續施展幾次退馬穿橋之後，就覺得再鬥下去，吃虧的是他，不敢再戰，就此停手。

林世榮渴望打個平手，對方肯休戰，他是求之不得的，趕快拱手說：「劉兄，你的拳力確係無人能及，小弟只能够擋格而已，甘拜下風。」

經此一戰，林世榮的聲譽漸起，徒弟也增加不少，兩人相鬥之後，仍是好朋友，甚至比以前更加融洽，當時武林中人把他們稱做武林雙傑。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景王及皇帝等人被困在書齋內的地下室，上面裕王府的人一時又未敢衝下去搜索，正在無計可施，裕王匆匆而至，於瞭解情況後，即吩咐投下火把，迫使景王等逃出。這一着，果然生效，景王等人在地下室抵受不住烟燻之苦，乃由花豹、祖秋霞打前鋒，各侍衛護駕由後面通道衝出逃走。當花豹、祖秋霞衝出時，即與白雲齋等三忍者發生遭遇戰，結果花豹與白雲齋同歸於盡，朱絹也死於祖秋霞劍下，紅葉默察情勢，欲與祖秋霞化敵爲友，暗示彼此僞作一逃一追，企圖脫出險境求援。但他們的計謀，已引起沈蒼懷疑，立刻追來，景王府的衛士衝來阻截，均死於他的鐵掌下……

權位迷心竅　兄弟不相容

除了這些駭得脚也軟了的人之外，就只有在沈蒼身前的那個侍衛也怔在那裏。

沈蒼一步橫移，便要出手，那邊裕王已然一聲：「住手——」

沈蒼應聲雙手垂下，裕王隨即在兩個侍衛保護下走過來，馬永當然亦步亦趨。

景王徐階張九成看着裕王走近，一聲不發，也沒任何動作，就像是三個呆子。

裕王在景王面前三丈停下，悠然道：「不見多時，吾弟安好？」

景王倒是想不到裕王開口竟然是這種話，一怔冷笑道：「托吾兄洪福，總算還能够活到現在。」

裕王微笑道：「吾弟還是這個性子，一些也沒有改變。」

景王又一聲冷笑。「愚弟既沒有那種大智大慧，又怎懂得如何將自己的眞面目隱藏起來？」

裕王淡然一笑，道：「愚兄示人以弱，目的只是在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景王搖手道：「事既至此，何須多言，要殺儘管殺。」

「吾弟言重了。」裕王歎息。「血濃如水，愚兄又怎會殺害吾弟？」

景王道：「連父王你也準備殺害，還有什麼你幹不出來？」

裕王道：「其中是有些誤會。」

景王喝問道：「此前南宮絕率領殺手夜闖書齋，目的何在？」

「他只是要救人出去。」裕王又歎息。「父王這情形，愚兄本該侍候在側。」

景王冷笑道：「有愚弟侍奉，還不是一樣？」

裕王道：「父王不喜吾弟，見了只怕會生氣，影响病情更加深。」

景王道：「當然，愚弟既不喜歡與道士混在一塊兒，也不愛與太監同流合污，當然得不到父王寵愛。」

裕王道：「道士太監只要眞的有才能，又何妨留下待用？」

景王悶哼一聲，道：「禍國殃民，便是有才能也功不抵過。」

「那只是在上者未能加以好好的誘導改善。」

景王道：「道士太監爲禍多時，都已長了根，只有將他們連根拔除，才能夠永絕後患。」

「這件事既不能操之過急過激，也並非當前要務。」

「然則當前要務是什麼？」

「東南倭寇爲禍，西北韃靼屢生事端，當務之急，自是先絕外患。」

景王怔住，裕王搖頭。「吾弟目光短狹，只憑匹夫血氣之勇如何統御天下。」

景王又一怔，道：「你胡說什麼，難道你竟然敢與我劍上一決高低？」

裕王道：「天子之劍，可以平天下，安萬民，以身當劍，血濺七步又豈爲天子所取？」一頓一歎。「吾弟眞的不懂？」

景王面色一變，握拳道：「我只知自己一雙手力足以搏虎豹，你若與我公平一戰，必敗無疑。」

裕王淡然道：「愚兄却是知道力足以搏虎豹者天下萬千，便是愚兄屬下沈蒼已非吾弟能及。」

沈蒼雙手隨即一張，發出了一連串爆栗子也似的聲音，景王聽得清楚，也看得眞切，面色又一變，沒有說什麼。

裕王接道：「吾弟到現在似還未知道這一次失敗的主要原因。」

景王道：「我手下若是有你的多，這一次也未知鹿死誰手。」

裕王道：「吾弟的人已經不少的了，只是不能够充份加以利用。」一頓接又道：「吾弟的失敗，一還是目光短狹，二才是心不够狠，手不够辣。」

景王只是冷笑，裕王接道：「馬公公先訪吾弟，吾弟若是目光遠大，伊賀派七位高手必爲吾弟效力，即使沒有連雲寨金虎一夥，吾弟已先立於不敗之地，至於狠辣，不說也罷。」

景王連聲冷笑。「我既不懂殺父，又不懂殺兄，這狠辣二字當然是說不上的了。」接喝道：「我現在也只是奇怪，爲什麼你還不叫你的人下手？」

裕王笑道：「愚兄爲什麼要做出這種事？」

景王厲聲道：「你今天不殺我，將來一定會後悔。」

裕王道：「將來自有各位王公大臣作主，又何需愚兄操心？」

景王沉下臉道：「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唆使屬下夜闖眞人府，刦父迫位而迫父成癡，各位王公大臣自有一個公正的判決。」裕王若無其事。

景王的面色這才眞的大變，倒退了一步，慘笑道：「好——」突然拔出配劍。

裕王不爲所動，馬永看似要說什麼，但看看裕王，還是將話嚥了回去。

景王目注裕王，終於揮劍，却是一劍削在自己咽喉上，鮮血激濺，仰天倒下。

裕王看着他倒下，好一會才歎息道：「吾弟畏罪自盡，公公記下才好。」

馬永惶然道：「奴才記下了。」

裕王目光接落在徐階面上，道：「徐大人也請穩記，以便於他日作證。」

徐階怔住，他實在怎也想不到裕王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裕王笑接道：「徐大人升任首輔以來，建樹良多，放眼滿朝大臣，無人能及，他日本王繼承帝位，還望徐大人一如往昔，整理好朝政，好好助本王一臂之力。」

「下官——」徐階欲言又止，額上汗珠紛落。

裕王揮手道：「徐大人不爲本王，也得爲天下蒼生設想。」

「王爺言重了。」徐階的語聲明顯的已起顫抖。

裕王道：「本王雖然愚鈍，但那一個可以用，應該用，還看得出來。」

徐階道：「下官這一次……」

「這一次徐大人只是爲吾弟要脅，不得不服從，此並非徐大人本意，本王很明白。」

徐階怔在那裏，沒有分辯，張九成一旁看在眼內，突然有一種很陌生的感覺，彷彿是看的並不是徐階，是第二個人。

裕王又道：「吾弟一向自負武勇，胆大妄爲，才會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現在他畏罪自殺，不想牽累任何人，本王也不想追究下去，父王既然平安無事，也就罷了。」

徐階目光落在白痴也似的皇帝上，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皇帝若不是變成白痴一樣，裕王又將會如何？徐階實在不敢想像。

裕王接問道：「徐大人認爲本王這樣做對不對？」

徐階歎息道：「王爺宅心仁厚，下官心服口服。」

旁邊張九成一串冷笑道：「人說徐大人很懂得做官，現在一看，果然不錯。」

徐階目光一轉，道：「王爺要殺我們易如反掌，我們要殉死也一樣很簡單，只是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張九成道：「最低限度可以讓天下人知道，我們並非貪生怕死之輩。」

徐階道：「本官活到這把年紀，早已經淡薄生死，只是還想在有生之年，做幾件對天下黎民有益的事情。」

張九成一怔，裕王笑接道：「張大人難道還看不出，徐大人是怎樣一個人？」

張九成冷笑。「我若是看得出，事情也不會弄到這個地步。」

裕王搖頭。「錯了，若非徐大人相助，事情早已解決，又怎會等到這時候。」

張九成不能不承認若非徐階及時趕到，在南宮絕當夜率衆襲擊書齋之際，事情已經了結，他呆了一呆，忽然歎了一口氣

。「到現在我總算明白了。」目光一轉，又落在徐階面上。「你只是一個要做官的人。」

裕王點頭接道：「一個政客，很出色、很成功的政客。」

「不錯——」張九成又歎了一口氣。

徐階沒有作聲，淡然一笑。

張九成接道：「我認識什麼是政客。」一頓抬首望着那邊的高牆。「就好似牆頭上的草，隨風而動，首鼠兩端。」

馬永插口道：「你不能不承認，徐大人這一次所作出的選擇，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張九成冷笑，馬永隨又道：「王爺足智多謀，處變不驚，並非你們心目中那麼昏庸。」

張九成深注裕王，道：「我承認看走了眼，也承認你的確有過人之處。」

裕王微笑道：「本王要聽你心底的一句。」

張九成冷笑道：「我從未見過一個心地好像你這樣陰險，手段好像你這樣毒辣的人。」

裕王接問：「還有？」

張九成道：「你在我心目中，再成功也只是一個卑鄙小人！」

「住口——」馬永斷喝。

裕王却笑道：「讓他說下去。」

張九成又道：「別人服你，我姓張的絕不會服你，要殺，儘管殺。」

裕王道：「有骨氣，本王一向都很欣賞有骨氣的人，只不知，你是否心口如一呢？」

張九成突然從地上拾起一柄刀，疾向裕王衝過來，沈蒼橫移一步，擋在前面。

張九成大喝：「滾開！」左手一推不開，揮刀斬下。

沈蒼雙拳互撞，齊撞在刀上，「噹」一聲，刀被齊中擊斷，張九成亦被震退。

沈蒼接迫前一步，張九成沒有後退，也不等沈蒼下手，反手將斷刀插進自己的咽喉。

血怒激，人倒下，沈蒼一揚眉，沒有作聲，徐階有意無意抬起頭來，也不知是不忍卒看，還是心感慚愧。

裕王淡然道：「這個人果然很有骨氣，可惜不能爲本王所用。」

語聲淡得像清水，目光一轉，道：「這兒的事好像都解決了。」

馬永笑應道：「應該都解決了。」

裕王道：「你與本王護送皇上先回皇城。」

馬永道：「奴才已經替王爺想到了一個很好的藉口，解釋王爺怎麼與皇上走在一起。」

裕王一笑。「很好——」轉望徐階。「徐大人是否與本王一齊回去？」

徐階沉吟道：「下官應該還有一些事情需親自立即來處理。」

裕王點頭道：「祖驚虹他們應該很快回來，南宮絕他們，絕不是祖驚虹等人的對手。」

徐階試探道：「王爺應該還來得及去接應他們。」

裕王道：「恐怕來不及的了。」

徐階道：「王爺左右還有兩個如此威猛的高手。」

裕王道：「就只有這兩個。」一頓笑問：「看來你好像很想祖驚虹他們死。」

徐階道：「下官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裕王道：「不會太麻煩的，以他們那種聰明人，應該看得出的確大勢已去，你只是身不由己。」

徐階輕歎了一口氣，裕王道：「你也不是一個那麼殘忍的人。」

徐階只是歎氣，裕王接道：「本王也許應該盡量想辦法將南宮絕召回來，可惜這個人心胸太狹隘，容不得事，也容不得人。」

馬永插口道：「有沈、言兩位英雄在王爺身旁，應該足够了。」一面說一面帶着阿諛的笑容目注沈蒼、言永壽二人。

二人却是一些反應也沒有，馬永自覺沒趣，乾笑了幾聲。

裕王又接道：「這一場惡戰下來，對於我們，似乎就只有好處，並無太大的壞處。」

徐階道：「也許是的，王爺要怎樣處理這件事，下官都絕無異議。」

裕王道：「本王就這樣處理。」

然後裕王就帶着馬永沈蒼言永壽與皇帝離開了景王府。

目送他們去遠不見，徐階目光轉落在景王的屍體上，感慨之極。

最令他感慨的並不是景王的死，而是他的聰明竟然瞧不出裕王是那麼一個人。

若是他早已瞧出，也沒有那麼多人喪命，事情也不會弄到這樣複雜。

——祖驚虹一夥與南宮絕等殺手的一戰到底變成怎樣？

——祖秋霞與紅葉現在又如何？

徐階不知道，也沒有再想下去，現在他必須要考慮的，是他的將來。

他的目光落在身旁的一個侍衛上，那是祖驚虹一手訓練出來的侍衛之一，也是現在他惟一可用的人，其餘的，都已經喪命。

那個侍衛垂着頭，呆若木鷄，一聲也不發，並不知道徐階在看着他。

徐階也想不透那個侍衛在想着什麼，只是有一種感覺，這個目前他惟一的侍衛都已經離開他很遠。

在他們之間，已經出現了一條既無形又深闊的溝壑，徐階已經完全孤立。

這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可是他並不覺得太後悔、抱歉。

裕王並沒有說錯，他只是一個政客，一個很成功的政客，一個很喜歡做官的人並不是一個英雄，他也不想做一個英雄。

別人若是將他當做英雄，那並非他的錯，他一直就沒有隱瞞他的本質。

在嚴嵩下面捱了十年，這豈是一個英雄所能够忍受。寫獻給神仙的青詞迎合皇帝的癖好，更不是英雄的所爲。

「他們應該瞧得出來的！」徐階歎息在心中。

× × ×

半里外一座高山上，紅葉祖秋霞無言的看着裕王一行人匆匆走過。

她們的兵器都在手，但出了景王府之後便沒有向對方再攻去，雙雙展開身形，

掠到了這座高山上，居高臨下，監視周圍，二人之間，一句話也沒有說。

一直到現在，紅葉才開口：「裕王已經完全成功了。」

秋霞只是苦笑：「還有誰能够阻止他們？」

紅葉忽然問：「你是否認識那兩個高手？」

秋霞搖頭：「我只看出其中那個瘦的用的好像是辰州言家的殭屍拳。」

紅葉道：「他們都是一等一的高手，絕不在我爹爹之下。」

秋霞[illegible]一閃：「我殺了你爹爹。」

「裕王的人若是肯出手，你絕不可能成功。」紅葉冷笑，「可是他寧可看着他們一個個倒下。」

秋霞忽然問：「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麼？」

紅葉詫異的望着秋霞。「這難道你知道？」

秋霞道：「最主要是他發覺以他左右的人已經能够控制大局，你們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生死與否，俱都無足輕重。」

紅葉道：「難道這之後他眞的完全沒有用得着我們的地方。」

秋霞道：「當今聖上只有他與景王爺兩個兒子，景王爺完了，還有誰跟他爭奪王位，到他做了皇帝，天下百姓兵馬盡都爲他所用，還用得着你們？」

紅葉道：「話說回來，到他繼承了王位，難道還用担心怎樣去安置我們。」

秋霞反問道：「難道你眞的沒有聽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話？」

紅葉怔在那裏，秋霞接道：「莫說他，就連我們也懷疑你們這一次涉足中原的目的。」

紅葉呆呆道：「怎麼我們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秋霞道：「會不會是你們急着在中原立足。」

紅葉苦笑。「我們實在太心急了！」

秋霞道：「這本來無可厚非，若說錯，只是錯在你們選擇錯了目標。」

紅葉搖頭道：「連你們都瞧不出裕王那麼厲害，何況我們這些異族人。」

秋霞不能承認，道：「徐大人一向精明，可是也一樣低估了裕王，又何況我們這些不懂政治的人？」一頓接又道：「我說你們錯的其實是說你們選擇了政治鬥爭來作晉身之階。」

紅葉點點頭。「在我們島國那兒，政治原就已黑暗得很，但中原君子之國，我們却是怎也想不到，竟然也如此黑暗。」

秋霞苦笑了一下。

紅葉道：「其實我們應該知道，黑暗殘酷的事情，無論在那裏，都一樣殘酷黑暗。」

秋霞微一頷首，轉問：「你們只來了七個人？」

紅葉道：「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

秋霞道：「那你準備怎樣？」

紅葉道：「不知道。」

秋霞道：「可惜我們也不知道將會有些什麼遭遇，否則，倒希望你跟我們在一起，有個照應。」

紅葉淡然道：「我們還是不要走在一起的好，我現在雖然救了你，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突然將你殺掉。」

秋霞很明白紅葉的心情，她完全是因爲痛恨裕王，才會助自己逃出來，但這種痛恨與目睹秋霞劍刺白雲齋的比較，輕重之間，只怕相差無幾。

若說紅葉會突然改變主意，出手刺殺秋霞，秋霞並不以爲是沒可能發生的事。

紅葉心情的矛盾，也顯然極之强烈。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是你們的老話，」紅葉冷冷的接上口：「老話通常都是很有道理的，是不是？」

秋霞無言點頭。

紅葉接又道：「你現在也該走的了，雖然你現在找到祖驚虹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但讓他早一些知道，也似乎並不是一件壞事。」

「應該不是的。」秋霞轉眼向北面望去。

紅葉同時舉步，幽靈般飄入那邊不遠的樹林中。

秋霞知道紅葉已離開，也舉起了脚步往北面走去，看來是那麼乏力、落寞。

× × ×

一場血戰這時候亦已在殺虎口展開。

南宮絕一到，立即以巨石封鎖殺虎口，那些巨石早在這之前他們已準備妥當。

那只是三丈許寬闊長短的一個缺口，高也不過三四丈，要來埋伏，一眼便看透，而且那種高度，要上去也實在輕易得很，但將之堵塞，車馬要經過，則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景王府那三輛馬車在缺口之前十多丈便已經停下，成品字形排列。

車把式隨即將韁繩鐵鍊解下，亂箭矛槍雖然緊接射擲到來，將馬匹射殺後，對馬車一些影响也沒有，羣賊與侍衛接將盾牌豎起來遮擋，祖驚虹金虎方浪也齊都藏在馬車後面。

弩箭標槍雖然緊密，只造成二死三傷的局面，祖驚虹等人顯然早已作好準備。

南宮絕對於這個結果非常不滿，立即下令屬下所有的殺手衝殺上前去。

那些殺手這一次全面出動，南宮絕亦策騎衝去，山坡上就只剩下歐陽易一人。

歐陽易不是在指揮，也沒有這種經驗，他原以爲他的智慧可以有助於南宮絕，但臨陣一看，不由就冷了一截。

這分明是一個强存弱亡的局面。

在開始的時候，他們在每一個方向，每一條必經的路上，都選擇了一個準備作爲決戰用的地方，這條路上選擇的就是這個殺虎口。

選擇的原則，是寬闊，容易包圍，方便照應，又能够隨時增援。

實力不足，絕不會採用這樣的原則，在開始的時候，他們事實也已經將景王府的實力估計清楚，認爲他們祇要能够將景王府的人截下來，全力出擊，絕對能够將之完全消滅，所以才選擇這種的地方，並在其中安排了若干設置。

堵塞出口的那些石塊便是其中的一項設置。

既然他們的實力在景王府方面之上，强存弱亡，被消滅的當然是景王府方面。

連雲寨金虎一夥的相助景王府，在他

們這些計劃設置之後，徐階的加入也是，多了這兩股外援，景王府方面已經有足够的實力與裕王府方面周旋，現在更就是强弱互易。

可是在南宮絕歐陽易趕來之時，他們却幾乎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方面，他們只記得裕王的吩咐——要在殺虎口將景王府一夥截下來。

他們也沒有忘記裕王說過，與那四個伊賀派的高手立即就會趕到來。

多了那四個伊賀派的高手，强弱應該又倒置，這所以他們並不在乎殺虎口這地方，也所以南宮絕毫不猶豫的立即採取攻勢。

他不想在那四個伊賀派的高手到來之後，才採取行動，除了不甘被他們輕視之外，還希望藉此以恢復裕王的信心，讓裕王知道此前襲擊書齋的失敗完全是意外，並非他們的能力不足！

歐陽易實在不希望南宮絕在這個時候動手。可是一看南宮絕的表情，他便已知道絕不是他所能够勸止，而且他亦想不出勸止的理由。

他也知道如果他提出等到裕王與伊賀派的高手到來後才動手，南宮絕必定第一個反對。

景王府方面的實力如何，歐陽易不能够肯定，他雖然看不出來，却知道絕不是他們以前估計的那樣，這一戰下來，必定是慘烈已極。

他不知道南宮絕等人能够支持多久，也不知道到裕王的人到來的時候，南宮絕方面還有多少人剩下來，只知道，他現在所能做的只是呆在山坡上。

——裕王與伊賀派的高手什麼時候才能够趕到來？

× × ×

南官絕仍然是一身白衣，瀟洒脫俗，策騎如飛，直向祖驚虹等人衝去，他屬下的殺手全都是一身黑衣，四方八面向前迅速迫近，個個奮勇爭先。

絕無疑問，南官絕實在是一個人才，所以能够訓練出一批這樣的殺手，也所以難怪他這樣心高氣傲。

此前他從未率領所有的殺手去做一件事，這當然是因爲他認爲沒有這種需要，也所以襲擊景王府的書齋，無功而還，在赤松林截擊金虎一夥，又再嚐到失敗的滋味。但他始終相信，只要他出動屬下所有的殺手，足以完成任何的事情，摧毀任何的地方，事實他也一直主張傾全力予景王府一擊。

裕王却一直不贊成這種孤注一擲的行動，除非眞的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

現在就是萬不得已的時候。

× × ×

馬快如箭，勇往直前，足以充份的表現出南宮絕的決心、信心。

那些殺手很快就被他遠遠拋在後面。

誰都看得出，南宮絕一心要先闖進景王府的人之內，砍倒幾個景王府的人。

這並非逞勇，也並非完全爲了示威，最主要的還是增加那些殺手的信心。

南宮絕若非一個人才，又怎會連這些都兼顧到？

祖驚虹更加明白，在南宮絕策騎奔來之前，已經對身旁的方浪道：「你能够在多遠的距離將他的馬殺掉？」

方浪道：「十三丈之外。」

祖驚虹一怔道：「你的飛刀能够擲得這麼遠？」

方浪道：「用長矛。」

祖驚虹立即吩咐道：「給他長矛。」

左右立即有人將長矛送上，方浪接過七枝長矛，將之全都插在身旁的地上。

他冷冷的看着南宮絕飛騎奔來，一改此前那種懶洋洋、玩世不恭的態度。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却只是看着南宮絕，一直到南宮絕接近他心目中的距離，手才落在長矛上，以極快的動作一一將那七枝長矛拔起擲出。

那七枝長矛簡直就像是同時擲出去，每一枝與前一支之間的距離，絕對不會超過一尺。

力道方面這絕無疑問控制得恰到好處，每一枝也都遠逾十三丈，正好迎着南宮絕衝來一騎。

南宮絕長劍同時揮出，連擊五枝長矛，最後兩枝却再也擊不着。

那兩枝長矛一入馬頸，一入馬胸，那匹馬負痛悲嘶，人立而起，南宮絕頎長的身子幾乎同時拔起來，拔上半天。

金虎等連雲寨一夥立即發出了一聲喝采。

這一陣喝采有如萬箭齊發，向前衝來的那些殺手不由齊都一怔，就像是挨上了萬箭一樣，但只是一怔隨即又衝殺上前。

南宮絕凌空落下，面色鐵青，只看這七枝矛槍，他已經知道對方有一個暗器高手在內。

——是方浪！

南宮絕立即想起了方浪來，連左源太那種飛刀高手也倒在這個人的飛刀下，這個人當然是飛刀高手中的高手。

長矛並不是暗器，能够以這種暗器手法發射出來，若用到他擅用的飛刀，殺傷力當然更加驚人。

除了方浪外，還有祖驚虹、金虎，都是高手，南宮絕方面，就只有他稱得上高手。

若是祖驚虹、金虎、方浪三人一齊出手，向他攻擊，他實在不知道能够支持多久。

連祖驚虹也在內，景王怎會不在內？

功名富貴都決定在這一役，南宮絕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左手一撩衣袖，右手仗劍，疾衝前去。

祖驚虹從容走出來，一劍迎向南宮絕，人未到，劍氣已然排山倒海般迫至。

兩枝劍的劍尖終於相觸、相擊，一陣急响，停下。

南宮絕沉着聲道：「你我今日的一戰，應該是最後的一戰。」

祖驚虹道：「各爲其主不得不戰。」

「生死之間，別無選擇！」南宮絕劍再進，急如掣電，着着搶攻。

祖驚虹屹立如山，手中劍大開大闔，將南宮絕擋着，那一份沉着，絕不是一般人能及。

南宮絕也不强鬪，劍走輕盈，尋瑕抵隙，只等一找到適當的機會，立即狠狠予祖驚虹致命的一擊。

那些殺手與之同時已然迫近來，奇怪的是金虎方浪與一衆山賊仍然守在三輛馬車之內，不迎上前去，南宮絕看在眼內，知道其中必然大有問題，正要喝退那些殺手，羣賊已然發出了一聲吶喊。

與之同時，那三輛馬車的車廂向着衝來的殺手的那邊立時被撞開來，藏在那之內的是兩排弩箭手，各扣諸葛連弩。

第一排連弩隨即射出，飛蝗般射向衝前來的殺手！在弩箭射出同時，第一排弩箭手隨即伏倒，第二排弩箭手跟在補上，將手中連弩向那些殺手發射。

第一排的弩箭手跟着取過另一具連弩發射。

每一個弩箭手都配備了四具連弩，這種諸葛連弩一發十二枝，勁而準，殺傷力極大。

同一時，在馬車左右的羣賊亦紛紛將長矛擲出來。

這絕無疑問，是有計劃的行動，在那些殺手到了這個適當的距離才出擊。

周圍都沒有可供躲閃的地方，弩箭既急且密，更難以抵擋。

連雲寨羣賊的長矛更加凌厲。

到那些長矛擲盡，弩箭射空，那些殺手最少已有一半倒下來。

他們雖然很多立即伏倒，在飛蝗般的弩箭下，首當其衝的幾乎無一倖免。

南宮絕冷眼瞥見，却亦無計可施，長劍急攻祖驚虹，一顆心却在七上八落。

這三輛馬車既然又是陷阱，裕王與那些伊賀派高手除非完全不知道，否則是絕不會到來援助他們的了，說不定反而利用這個機會襲擊景王府，搜尋景王。

在沒有援助的情形之下，他們打下去，難免就全軍覆沒，而並無好處。

但若是他們撤退，祖驚虹等人是必回救，萬一裕王因此而失敗，這個責任當然是由他負起來，那當然他的前途也是一片灰暗的了。

——應該怎樣做？那刹那南宮絕實在拿不定主意。

羣賊也就在這個時候再一聲吆喝，揮動兵器衝殺上前。

金虎一馬當先，一雙鐵爪風聲呼呼，暴喝聲更就是雷霆一樣。

方浪也不慢，飛身上了坐騎，衝向另一個方向，手中各扣飛刀。

他們都沒有理會南宮絕，這當然是因爲他們絕對有信心，憑祖驚虹絕對可以應付南宮絕。

而他們也一樣有信心了結那些殺手。

那些殺手給一輪弩箭長矛射擲，傷亡過半，銳氣亦爲之大挫，看見那些山賊衝殺過來，那刹那都不由露出了一些驚慌失措的神色。可是他們都沒有退縮。

金虎飛馬衝至，有如虎入羊羣，坐騎却很快就比這些「羊」弄倒。

那匹馬倒下的時候，四隻脚已只剩下一隻，三隻都被齊膝斬斷，馬身上亦挨了幾劍。

在馬倒下之前，金虎一雙鐵爪亦已抓破了三個殺手的咽喉，一個殺手的胸膛，翻身凌空撲下，展開猛烈的撲擊。

羣賊隨即有如潮水般湧至。

另一面，方浪的飛刀亦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威力，三十六柄飛刀一一飛出，既準且狠，竟然給他連殺十二人，硬硬將當前的殺手衝開兩邊。

在他滾鞍下馬的時候，跟着他衝殺上前的山賊亦已衝到，捉對兒與那些殺手厮殺起來。

他隨亦加入戰圈，順手在地上拔起了兩枝長矛當作暗器使用，在後面襲擊，又連殺二人。

那些殺手要應付那些山賊已經吃力得很，怎抵得住這樣一個高手的襲擊？

方浪並不是一個陰險小人，這時他的飛刀與及長矛都用得非常陰險，不發一聲，動手即殺人，或從背後，或尋隙抵瑕。

金虎也一樣，那些山賊一至，他亦由正面攻擊改爲側面，覷準了機會，抽冷子襲擊。他們都早有默契，不擇手段，但求盡快將來人擊殺，趕回景王府。

那些殺手人數本來在羣賊之上，但未交手便已倒下了過半，反而是變了少於羣賊，已經就處於劣勢，再加上兩個高手從旁不擇手段的襲擊，傷亡的人數飛快的上升，那些山賊逐漸竟然由二對一變成三對一，四對一，他們雖然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臨陣經驗却是豐富之極，那些殺手一對一倒還罷了，以寡敵衆，那還能不倒。

這名副其實，眞的是一場血戰。

歐陽易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越看也就越心寒，回頭再看來路，始終都不見裕王率領其他人趕來。

——再不來便沒有希望的了！歐陽易心底發出了這樣的慨歎。

連他也看出了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當然就眞的是大大不妙了。

厮殺聲震天，歐陽易在這麼遠的地方一樣聽得清楚，他雖然看不眞那些倒下去的人的慘狀，却亦不難想像得到那種殘忍與慘烈。然後他忽然考慮到自己的去留。

裕王的座下，現在有馬永，是否還有用得着他的必要？他不能肯定，却知道沒有了南宮絕，以他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人，實在難以跟馬永一爭長短。

這樣留在裕王的座下，雖然不愁溫飽，但與之前他的理想畢竟有一段距離。

等到現在裕王也不見到來，亦可見裕王的心狠，也是說，裕王眞的做到拿得起，放得下，絕不會因爲私人感情而改變主意。

這才是做大事的人，在這種人的眼中，一個再沒有用處的屬下與廢物無異，也不會再從廢物堆中將廢物拿出來。

從襲擊景王府書齋的失敗之後，裕王再沒有向他徵詢任何意見，已可想得知。

這些事歐陽易這之前都沒有想過，現在他所以想到，是因爲他的心情現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平靜；之前很多沒有想到的，現在都想到了。

一種難以言喩的空虛隨即襲上他的心頭，他仍然看着南宮絕倒下去，才勒轉馬頭，走向那一望無際的山野，頭也不回。

沒有人理會他，也許還沒有人發現他的存在，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他的存在。

歐陽易的感覺，是最後一種重一些，但怎樣也好，都不會在乎的了。

在他決定離開的那刹那，什麼都已不在乎。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鬮集在梁王府鬧事的武林羣霸，協議與該府比武，結果羣霸方面以兩和一敗，卒之輸了。本來這場爭端巳告平息，豈料平地一聲雷，殺進一個東方霸主陸見破，先將王府門將巢氏雙雄格殺，直闖府中，仲孫湫以「正字五劍」抵擋其洶洶來勢，亦無法挫其銳。公子襄這時不得不予以援手，只三招半，便輕而易舉置陸見破於死地，羣霸莫不旣驚且佩於公子襄武功之出神入化，但對天書，神令之處置，仍然饒舌不休。這時忽報唐方巳回王府，想與羣霸一見，及至公子襄聞知唐方肩膀略受微傷，不禁憂形於色，唐藕乃將唐方受傷經過細述，衆人側耳傾聽……

唐藕說因由

冬雷震震夏雨雪

唐方出手三次。

海難遞都避過了。但他臉上那輕薄的笑容也不見了。唐方的第一次出手，讓他幾乎出了醜。第二次出手，他巳全神應付，但第三次出手的主動機會，依然讓唐方搶得。

海難遞避過了唐方三次出手，臉色一沉，在唐方未曾第四次出手前，叱喝了一聲：「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唐方一聽，如同雷殛，一下子，整個人完全怔住了。她的臉白如紙，眼眸漾着淚光。

海難遞本可趁這刹那間出手，但他一看唐方的樣子，長嘆一聲，說：「要想知道詳情，明早到紫金山。」

他說完就迅速地閃出。唐藕不及追敵，只求護住唐方。這些客棧的人，有很多人巳因聽聞打門聲而出來探看究竟了。

衆呼上大當

× × ×

那一句話，對別人來說，根本起不了甚麼作用，但在唐方而言，却無疑是旱雷，如雪消融，如天崩地裂的一句語言。

因爲這句話是蕭秋水在決戰唐門前，與她分手時，她說的。

而在場的，僅有數人，這些人，不是巳經死了，就是極親密的唐門高手，斷斷不會洩露出來。

而且，除了唐方自己之外，又會有誰把這話牢記了七載，朝思日想，夢寐迴想呢？

而今突然敎海難遞嘴裏道了出來，唐方心中所引起之驚愕、詫異，以及千頭萬緒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眞是一發不可收拾。

——他怎麼知道這句話？

——難道他見着了蕭大哥？

——大哥大哥你在那裏？

她心口一陣陣痛，差點暈了過去，待清醒時便要追問，但海難遞巳人影無踪．

只留下那一句話。

× × ×

唐方一定要去紫金山。

就算紫金山上刀山火海，她也一定毫不猶疑。

因爲她一定要問清楚海難遞。

她一定要找到蕭秋水。

× × ×

這時大廳上羣情湧動　辜倖村知巳引起大家恚怒與貪念　又可以賴着不走，或可討得一些便宜未定，便假意揚聲道：「大家不要衝動……公子襄一定會給我們滿意交代的……」

於是大家仍是望定公子襄，這是給公子襄一大難題。只是公子襄不大在乎，他說：「就算我沒權決定天書神令，該如何處理……只是當前之急，在晚生而言，是找蕭大俠——在蕭大俠未找到以前，天書神令是不會出現的；找到蕭大俠之後，天書神令自會有適當的安排。」他淡淡一笑又道：「現下談分配，未免言之過早，操之過急了。」

衆人的喧嚷又開始平息了下來。的確，如果天書神令眞的不在公子襄手裏，迫他又有何用？何況公子襄顯露了那一下實力，却又是誰都不敢輕捋的。

可是這時有人站出來，叫了一句話：

「他說謊！」

衆人返首望去，那是一個臉有污垢、但眼睛精靈的小個子：「他早巳找到蕭秋水，並收了天書神令！」

衆又譁然。

「眞的！」「公子襄騙我們！」「這還得了！」「好啊！他想獨霸武林，獨步天下！」

公子襄冷然反問：「朋友，你這是聽誰說的？」

衆人回心一想，也覺有理，此人不知是誰，可能只是信口開河，怎可胡里胡塗地信了他，便向那人望去，那人不慌不忙：答道：「陶醉。」

× × ×

「陶醉？」衆人訝問。

「陶醉。」那人傲然答，彷彿這名字就等於他巳倚在鐵鑄圍牆上一般：「陶醉。嘉應陶醉。」那人一挺胸，又說：「也就是『君無戲言』陶醉。」

× × ×

誰都知道，在武林中　陶醉的武功高低很少人知道，但他的地位，却如高峯上的月光，誰都不敢不尊重他。

因爲陶醉雖然整天酗酒，但從不說謊話。

一句謊都沒有說過的人，無疑實在很少，在武林中，尤其少得可憐。

有人說陶醉之所以喜喝酒，係因爲他不願太清醒。一個人整天清醒是痛苦的。

可惜陶醉雖然喝得醉醺醺，但依然說不出半句假話。

所以他更痛苦。

他原本叫做陶焉冰，但因爲他一天到晚都大醉，所以別人都叫他做「陶醉」。甚至大多數的人，巳忘了他的眞名字。

所以如果一句話，是陶醉說的，那便一定是眞話。

至少武林中人都這般認爲。

而且陶醉曾被人威脅說一句無關痛癢、但對九臉龍王有利的謊話，陶醉拒絕。慕容不是於是一刀刀的殺，恫嚇陶醉要將他一家人——包括高堂祖父母，父母及兒女——殺光。

結果眞的把他全家殺光了，陶醉還是不說。

陶醉從此以後，酗酒得更加厲害了。

這樣的人，他說的話，就像秦始皇泰山刻石的碑碣一般，每個字都是鐫入鐵石去的，經得起日晒水淋的。

如果是陶醉說公子襄拿了天書神令：那神令天書自然是公子襄拿的了。

甚至不容公子襄辯白。

× × ×

公子襄也怔住了：他沒想到他一向尊重的陶醉也會這樣說。

衆人都望向公子襄：現在巳不用說話。只差動手了。

就在這時，外面又湧進來一大批江湖人，這干人，就像互相約好了似的，全在「梁王府」中會聚奪寶。

秦歌衫慧黠的唇，唇邊的小痣因聰明甚至狡滑的笑意而更顯靈巧活潑：「那位小哥兒，旣說陶醉曾講過這話，爲何陶醉不親來？」

× × ×

場中默然。

無人回話。

秦歌衫再問一遍，「正人君」仲孫湫的眼睛也亮了，他也揚聲問：「正是。那位小哥，陶醉先生在那兒？他因何要告訴小哥？可否賜告？」

他的聲音不故作响亮，但能清晰地傳入每一人耳中去，還是沒有回應。衆人這才發現，那原先說話的滿臉污垢的年輕人，早巳不見了。

仲孫湫又問了兩遍，微微笑道：「是歹人造謠生非，却要冒上陶醉先生的金號，眞是見不得人的東西。」

衆人一時啞然。還是辜倖村死不息心，而且足智多謀，道：「那小哥兒溜了，可能是怕『梁王府』的聲威……」

仲孫湫截道：「辜霸主是說咱們『梁王府』的人會對付他麼？當作列位英雄的面麼？」

辜倖村一塞，却乾笑三聲，在這三笑裏巳想好了應對之策，道：「那是年輕小子的不懂事；以公子清譽，又怎麼會作出此等令人貽笑大方的事來呢！」他一下子把責任推得一乾二凈，却道：「但是人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又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公子是明人，當然明人不做暗事，但爲澄清起見，嘿嘿嘿，不如我們還是當面去向陶醉問個究竟！」

衆人却哄然說好，公子襄淡淡地道：「現在陶醉行踪，辜前輩可有所知？」

辜倖村爲之瞠然。公子襄點頭，向弟子蠹中叫了一聲：「元三遷、覃九憂。」只見兩人站了出來，一人道：「回公子的話。陶醉先生近日就在襄陽一帶，三日前剛入襄陽城。」

另一人道：「他住在『客來客棧』，除了每日三餐外，絕少出外，似在練甚麼武功。」

公子襄點點頭揮手道：「好。」旋又含笑向衆人道：「既然陶醉先生就在這裏不遠的『客來客棧』，爲澄清這件事，使各位滿意，晚生就依辜霸主之見，請各位移尊至城中如何？」

辜倖村臉色一陣尷尬，終於强笑道：「赫赫赫，好厲害，公子的手下，遍佈江湖，咱們一行一動，原來早在公子耳目之中……」

秦歌衫眼珠一轉，笑了一笑，道：「辜霸主，你不要去問陶醉先生也可以。可是你又想要天書神令，急於搜『梁王府』，不如這樣罷。剛才比了三場，江霸主、落花娘子、甄霸主都比過了，就只差你光說不動手，不如跟仲孫大哥較量一下，若您老贏了，搜宅奪寶不是大有希望嗎？」

辜倖村心裏暗咒這妮子總有一日落到我手裏，我就……但臉上毫無變色，道：「比武徒傷感情，實無必要，何況仲孫兄的『正字五劍』，我一向就欽儀得很。」辜倖村道：「我們還是先找陶醉罷。」

忽聽落花娘子說：「我們不是要見唐方嗎？」她聽說唐方那麼美，所以念念不忘要一見。

落花娘子這一提起，唐藕又想起了她和唐方晨上紫金山的情形。

× × ×

晨上紫金山。山上的紫金宮，就像皇帝頭上的金冠一般，輝煌莫比。海難遞到了之後，觀中的道士全都被趕了出來，愁眉苦臉，只敢在山下徘徊，所以唐方很容易就知道「西方霸主」日前落脚的地方。

紫金宮在山路上曲曲折折，迂迴而上，近到觀前的「日月門」，一路上有遮篷涼亭，唐藕緊跟唐方背後。

唐方什麼也不怕，她穿黑色勁裝，裹紅披風向前疾行。除非她知道海難遞因何能背得出她和蕭秋水最後說的那番話。

沒有晨鐘，更不是暮鼓，山上隱隱傳來一陣唱諾。

這時晨色清濛，天灰灰光，那一陣佛偈，唐藕不禁聆神起來，聽得幽幽惚惚。她在這渾穆的佛號之中，不禁起了憂思，想起她曾經暗戀過的人，和被她拒絕過愛慕的人，還有很多很多的情懷，而今因年歲的增長而變得如晨曦一般幽幽邃邃，她一陣恍惚，忍不住如同呻吟般喚了一聲：「梵唱！」

忽聽唐方堅定冷如冰的聲音叱道：「「非梵唱！」

在出語同時，已「啪」地摑了她一巴掌。

這清脆地一巴掌，立時使唐藕清醒過來，那聲音明明是如魔如魘的咒語，那裏是心清意靜的梵唱！

唐藕大吃一驚，一排階梯，如牆直高聳而上，上面還有兩角飛簷，正是「紫金宮」的「朝王殿」。

唐方粉臉煞白，道：「好好一座廟宇，給你們這干惡徒裝神弄鬼，攪得鷄犬不寧，人神共憤，快給我滾出來！」

只聽咒語一歇，一人笑嘻嘻地道：「想不到『西洋靡音』，也制不住姑娘……姑娘要我滾出來，我這就滾出來。」

說着那海難遞，穿着黑色半袖至肘袍，橫在階梯之上。

「我既已出來……姑娘也就多走幾步，上來罷。」

唐方冷笑道：「第四、廿五、三十八級處，有機關埋伏！」

海難遞道：「不錯。」他背負雙手，仰天歎道：「區區知道這些陷阱，是瞞不過姑娘的。但是……」

「姑娘若要知道區區所背的『乃敢與君絕』係何處得來，……則少不免還是要過這一關，除非姑娘答應區區一個要求，區區就馬上撤除障碍，恭迎姑娘。回答問話。」

唐方寒着臉問：「什麼條件？」

「說條件實在太難聽了；」海難遞悠然道：「事因區區實在愛慕姑娘，只要姑娘肯答允……」海難遞居然也有些靦覥起來：「嫁給區區。區區就一定坦承相告，盡除埋伏，並支助姑娘尋找蕭大俠。」

唐方冷笑。海難遞急道：「……這是區區第一次動了眞情。區區不才，但向來不作婚姻之念，雖有不少女子想嫁區區……但區區自從得見姑娘後，區區的執見才完全打破，決意非卿不娶……」

唐方截道：「好了。」

海難遞一呆，隨即喜道：「好？」

唐方靜若寒霜，她的眼神既無譏誚也無憤懣：「你的條件我不答應。」

海難遞一震，恚然道：「難道妳不想救蕭秋水？」

唐方冷冷地道：「要找蕭大俠也不必靠你。」

海難遞臉色一沉，旋又冷笑道：「那妳不想知道我昨天的話……」

唐方切道：「想知道……」

海難遞又一怔，道：「妳要闖關？」

唐方不應，堅決地頷首。

海難遞訝然。「妳可知道這三關爲何人所設？」

唐方瀏顧四周一陣道：「這是『紫金宮』，爲當年于骨烈于大師所建。」唐方道：「于骨烈于大師是一流神匠，他的機關佈設，更是九州一絕，這點我知道。」

「唐姑娘不愧爲蜀中唐門的才女，果然博通情理，遍曉古今，好，好，了不起！」海難遞又涎着臉笑道：「只是如此一個美人兒，聰明人兒可人兒，使機關給……給傷着了，那多麼不好啊。」

「那是我的事；」唐方道：「我寧可闖機關，揪你下來，說出那些話是怎樣知曉的原因！」

海難遞臉色也變了，他漲紅了臉：「妳既然不識抬擧，就闖吧！」

唐藕一閃身，就要替小姐掠陣，唐方出手攔住，道：「我來！」

她如燕子抄水一般，已掠過第四級階梯，海難遞大呼道：「那不算！那不作算！妳要想知道蕭秋水的消息，就得蹲下去，觸動機關才算！」

唐方半空中一咬貝齒，身形迴旋下降，緩緩向第四階梯落下。唐藕瞧得一顆心，都幾乎自口腔躍出。

唐方的脚尖甫觸階梯，石級中裂，下方突現一個大洞，在此等情形之下通常人身形下沉，雙足凌虛，並無再提昇高躍。

但唐方却能。

她的輕功原就是唐門年輕一代中最好

的，何況她最後又得唐老太太悉心調教！

她竟能藉足尖稍觸石級之力，在石級裂開之前，她已及時斜橫飛出。

飛落至第十三級階梯上，如迎風飛絮一般，欲飛而逝，却猶落花人獨立。

唐方這一打橫飄開，在裂開洞口射出來的五排連環淬毒强弩快箭，便完全落空了：等於射向天空，機簧力盡時，紛紛都無力地落了下來。

海難遞見唐方的輕功如此佳絕，身形如此曼妙，竟也看呆了，忘了要對付唐方，失聲喝采：「好！」

唐方嫣然一笑，又飄上了第廿三級，凝視第廿五石階　輕慢地擧足……

海難遞情急叫道：「小心。」

唐方見海難遞倒是眞情，嫵媚一笑，問：「我若三關都闖過，那些話你從何而得知，便得告訴我，蕭秋水在什麼地方，也得盡悉相告。」

海難遞見唐方此刻念着的仍是蕭秋水，便登時不高興起來，沉着臉點了點頭。

唐方又是一笑，笑得海難遞心盪神搖。

唐方却突然一步，跨向第廿五級，有機關佈置的石階！

第卅八級階梯

唐方正想如何將足尖借力後翻之際，足踝猶在半空，離石級尚有尺餘時，石級驟然翻開了。

這機關竟不必觸及就開，只要有些許旁邊石級的震盪，以及人氣，立刻就可以把埋伏發動。

唐方不虞此着。

唐藕禁不住尖叫了一聲。

就在這剎那，唐方已解下紅披風，閃電般蓋在裂開的洞口上。

只聽一陣「噗噗噗噗」連响，披風一陣亂動，約莫過了半晌，披風裏才沒了動靜。

唐方緩緩抽回披風，隱約聽見海難遞在石級頂上也舒了口氣。

唐方翻開披風，只見披風裏褶釘滿了各式各樣的針。

棗紅的披風裏面本是鑲着白兔毛，而今兔毛都成了藍紫色，連兔毛沾着了也如此，如人體的肉身被這些針刺着了，更可想而知。

唐方暗底裏也吁了一口氣。

萬難遞却自上面俯瞰下來，看見唐方的一頭烏髮，髮綣的劉海，白生生的俏臉，和尖挺秀氣的鼻子，以及美麗的胸身，他心裏急得不得了，忍不住叫道：「唐方唐方　妳已闖過了兩關，第三關是最難的，妳不要輕試。」

唐方仰視，那黑白分明、看似冷晶清澈但又有幾分悽楚的眼眸，看向他，冷冰冰地道：「那你願意告訴了？」

海難遞想想又不甘心，終於搖首道：「好……吧！只要妳讓我親一親，也不必嫁給我了，就不必過第三關，我告訴妳就是了。」

唐方粉臉又是一寒，理也不理睬他，逕自向第三十八級階梯行去。

海難遞心中難受，心忖：這樣一個美人胚子，怎能教她受到損害，而第卅八階梯的埋伏，又十分犀利，不知多少武林一等一高手，都喪在這第三關下……自己上來則是因與原來此處觀主不禪道人相熟，自己先上此階梯後，再在猝不及防下擊殺不禪，然後借他的這個留存下來的石級機關，以圖難倒唐方。

豈料唐方了然無懼，勇闖三關。

唐方這時已悠然行去。

第卅八級階梯！

× × ×

第三十八級階梯！

是生？還是死？

唐方闖不闖得過？

可是唐方沒有想，沒有想她自己過不過得了關，而是在想：

——那海霸主怎知道自己和蕭秋水所說的話？

——難道海難遞已經找到了蕭大哥，他……？

唐方覺得無論如何，都要找出答案來，所以她昂然走向第三十八石級，那是于大師所設下的無人能破之機關陷阱。

× × ×

第卅八級階梯！

× × ×

海難遞忽然叫道：「別——我告訴妳好了。」

唐方站住，望向他。「我可沒答應你的條件。」

「我有提條件嗎？」海難遞苦笑，他不知道爲什麼他的心狠手辣遇着了唐方都成了千思萬念柔腸百結：「我只不過提出要求……」

唐方秀眉一蹙，又要信步行去，海難遞忙叫道：「現在我連要求都不提了。」

「我告訴妳好了。」

唐方靜了下來靜靜地問：「你說。」

兩隻黑白亮麗的眸子注視着他，海難遞只覺得一陣昏眩，宛似在皎月亮日下的眩次一般，他囁嚅道：「其實……其實我…我根本就沒有……沒有見過蕭秋水。」

唐方秀眉一鎖又剔揚，帶三分失望七分不信地仰臉問：「那你又怎會知道？」

海難遞望着唐方那張美冷如長白山天池邊的冰雪，笑如一朵花開盡了江南底臉，長嘆一聲，終於道：「是唐家的人告訴我的。」

唐方這才相信。因爲當時確有唐門的人在，只是她不相信唐家堡的人也會出賣她，而寧希冀蕭秋水仍然活着。只要蕭秋水仍然活着就好。唐方不惜一切代價。

「是誰？」

海難遞臉有難色：「這我可不能告訴妳。」

唐方也不追問，她最主要的是關心蕭秋水，至於唐門誰作了這種事，她就不會那麼關注了。

但海難遞得悉了這句話，無疑等於以蕭秋水名頭爲餌，引她過來，唐方也不想追究，因爲海難遞畢竟已將實情告訴了她。她一拱手，說了聲：「謝了。」

轉頭就走，海難遞望着她那勁裝窈窕的腰身，喉核上翻滾了一陣，終於忍不住，倏然掠下。

唐方霍然回身。

海難遞一面伸手一面笑道：「唐姑娘，我……」

唐方叱道：「拿開你的手。」

然而海難遞並不移開，所以唐方只好出手，唐藕在下面，便見到海難遞使出了那招近乎無恥的「芳蘭竟體」，雖掌風掃中了唐方，但也被唐方的「子母離魂鏢」打中，負傷而去，血流得一石階都是。

× × ×

唐藕自回憶中驚醒時，是因爲大廳亂作一團，並響起了呼叱打鬥之聲。

原來大廳的搖晃不已，轟隆連聲響了兩次。

原來落花娘子提出來要見唐方之際，辜倖村說了一句：「唐姑娘今時見不着，他日才見，又有什麼所謂？橫豎來日公子襄請喜酒時，新娘子也須向妳敬一杯酒的呢。」

公子襄生恐唐方聽見，怫然不悅，打斷道：「辜前輩萬勿如此說，唐姑娘乃晚生心儀之人，非有妄念……前輩如此說，教人聽了誤解，可不好了。」

辜倖村哈哈笑道：「那又有什麼要緊，哈哈哈……唐姑娘也是人，坦白說，蕭秋水已是凶多吉少，唐姑娘也總得嫁人的咐……放眼武林，又有誰年輕有爲勝得過您公子，眞是珠聯璧合，一對玉人，呵呵呵……」

公子襄正色道：「前輩不要這樣說，給唐姑娘聽到可不好了。」

辜倖村正待說話，甄厲慶冷冷地道：「但我在外却曾聽辜老爺子說過：公子襄心謀不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唐方不知廉恥，丟了元寶找黃金……現今怎又變成了口甜舌滑？」

這一言既出，公子襄的人都變了臉色。辜倖村沒料甄厲慶竟在此時拆他的台，掘他的場子，恚怒道：「妳……你……胡說。」

「我沒有胡說。」甄厲慶道：「你才胡說，這一班人來這裏，都是因爲你胡說這兒有『天書神令』才來的。」

辜倖村大聲反問：「我爲什麼要這樣做？嘿嘿嘿，我跟公子襄無怨無仇，更沒理由會這樣做！」

「有理由，」甄厲慶帶着一種出奇的鎭定與他平時的暴烈全然不同的神態說話，但却比他適才暗狙秦誓時令人更覺恐怖：「因爲你受人主使，要引起武林中各派各門跟梁王府的人爲敵，惟有如此，江湖上的『歐陽黃河，公子長江』才會只剩下了『歐陽黃河』！」

衆人爲之哄然，江傷陽厲聲問：「他是『血河派』的走狗？」

要知道近年來崛起的神秘幫派血河派，原只是雄峙北方一帶，現今因歐陽獨而延伸入長江一脈，造成殺戮極重，可謂血流成河，血河派人人皆武功高絕，稍不如意，即大動干戈，在廳中的武林人士，大多數與血河派都曾結下血海深仇，故提及此，莫不聳然動容，悖然大怒。

辜倖村恚怒至極，叱道：「你爲何要如此冤誣我？」

甄厲慶篤定地道：「不是冤誣，我有證據。」

說着他自懷裏揚出一封信來，只見上有龍飛鳳舞般的字體，辜倖村一個箭步上去就要搶，衆豪轟然，落花娘子一閃身，早已擱在兩人中間，她的臉上已無笑意，她騷骨的媚冷却時，如桃花映在雪光上有一種澈心的艷。

「如果是假的，聽聽甄老爺子讀出來又何妨？」

辜倖村氣得鼻子都歪了：「僞造！僞造！根本沒這種事！沒這封信！」

江傷陽也一步踏近來，與落花娘子站在一起，說：「既是僞造，就聽聽如何僞造更沒關係了。」

原來江傷陽本來有一位親弟弟，叫做江冬陽，武功也相當之高，却因潛入血河派臥底學武而被發現，被歐陽獨親手殺死。所以他一聽說是歐陽獨策謀的事，全身毛孔都在備戰狀況一樣緊張了。

辜倖村被江傷陽、落花娘子兩人攔在前面，又氣又急，却是無法可施。公子襄平靜的聲音傳來：「辜前輩，是非自有明理分，你就讓甄先生讀讀看罷。」

辜倖村雙眼一翻，氣罵：「好吧，你讀吧……老夫——」話未說完，甄厲慶已經大聲將信讀了出來：

「辜兄尊鈞：太湖一會，煮酒言歡，兄所允之事，應即付諸行動，滅梁王府尤宜從速，可藉天書神令出現江湖，使武林中貪婪之人，盡聚一堂，鷸蚌相爭，玉石俱焚可也……盼兄早覆佳音。龍門血河歐陽拜。」

衆人一聽，更是震怒，這干人中有的是千山萬水，趕來梁王府奪寶的，有的人在未到梁王府之前，早已在沿途費盡心機，互相殘殺，爲了要取得這天書神令，無所不用其極，而今聽甄厲慶所讀之信，天書神令似是無中生有的事情，衆人將信將疑，却把一腔怒火，全發在辜倖村身上。

「好哇！」江心虎怒道：「辜大爺，您老遠把咱們從關東請來，爲的是冒歐陽獨這趟渾水！」

東北七大鏢局總鏢頭荀去惡也忍不住叱道：「辜大爺，我們可不像您老，在武林中呼風喚雨的，咱們只是刀頭上舐血的漢子，不拎個人頭揹把大刀到處替人護鑣，整天爭霸滅門的，一家大小可沒熱飯好吃！」

其他吃過「血河派」的虧的武林豪客，更是怨聲四起。辜倖村又氣又急，鼻尖冒出汗來，江傷陽冷笑道：「辜老，你倒挺會裝蒜的嘛。」

辜倖村氣極反笑：「我裝什麼蒜？這封鬼信，根本不是這樣寫的——」

仲孫湫截道：「聽你的口氣，彷彿還不止這一封信哩。」

辜倖村噎然，甄厲慶接道：「看來可惜我只偸到這一封信。」只聽另外一人接道：「……不過，辜爺到太湖上行，倒實有其事，兩個月前，辜爺到太湖去時，恰好給在下撞到了。」說話的人是關東參客首領「袖裏乾坤」管健。

「……可惜那時辜爺對在下的諮問支吾其事，說是見一個非武林中人去了，嘿嘿，沒料到，沒料到……」

辜倖村臉上變了色，一出手就揪住了他的衣領，那關東參客臉色都青了，臉肌抽搐着，大汗涔涔而下，辜倖村厲聲問：「你這樣胡說是什麼意思？」

這時五六個參客高手都搶先出手，但

投鼠忌器，怕傷了管健，又忌於辜倖村武功厲害，都不敢貿然出手。忽聽公子襄道：「辜前輩，在這兒，誰都有說話的權利，請您放手。」語音稍爲一頓，又說：「有件事在下要請教甄先生。」

甄厲慶道：「公子請說。」

公子襄道：「旣然先生早已得知辜前輩有意製造混淆，先生爲何還要冒這趟渾水？剛才還親自出手呢？」

甄厲慶笑笑道：「因爲我確是認爲天書神令，是在公子處。要是我的消息來源，只在辜兄處，辜兄再會挑撥離間，也動不了我的心，只是，目下這消息也來自唐門，自是不會有錯。」

公子襄目光一閃道：「唐門？」

甄厲慶點頭道：「要不是唐門的人自然爆的，又怎會讓我們如此確信無訛？」

唐藕忍不住追問：「不知是唐門中那一位說？」

甄厲慶嘿嘿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梁王府中，也一樣有消息傳出來。」

仲孫湫叱道：「梁王府中，無這種敗類！」

落花娘子「唷」了一聲，嗲聲嗲氣地道：「怎麼說你們壞話的都是『敗類』，那麼讚你們的人豈不是『好人』了？怎麼天下的英雄好漢，總是聽得人讚聞不得人罵的？……如果掌握了生殺大權，不是全部反對者都敎大英雄大人物殺光了嗎？」

仲孫湫冷冷地道：「在梁王府裏，可沒有似是而非、混淆不清的人，一個人行得正，做得對，就能立言、立法、立威，我們公子的旗下，更是精銳之師，絕不會有這種敗類。」

落花娘子淡淡笑道：「就算你們這一股人馬正氣凜然，但在整個武林、整個江湖中的烏烟瘴氣還不是敎你們一樣給同化了？否則，以你們這一撮人，就算激濁揚清，又能替江湖上做得了多少扶弱鋤强的事？徒自煩惱罷了吔！」

仲孫湫別過臉去，冷笑道：「好男不與女門。」

公子襄忙接上話題笑道：「就算江湖是條大臭溝，我們也願化作一滴清水，去冲淡這污穢。」

落花娘子唉了一聲道：「可別把自己也弄汚糟了。」轉向仲孫湫那兒撇撇嘴道：「可不像我們的仲孫湫大總管那末潔身自好，跟個女子講話也怕舌頭上膿瘡。」

仲孫湫自是不理。管健却囁道：「你放不放手？」幾下掙扎不脫，聲音立時變作哀求。「辜老大，您高抬貴手，放了我罷。」

辜倖村笑道：「管老八，我以往倒是看走了眼，你到底是誰指使來亂說的？」

「好啊！」甄厲慶冷笑道：「辜兄還不肯承認跟血河派有勾結哩。」

仲孫湫冷冷地道：「辜霸主，你假傳信息的事，在下很想向你討還個公道。」說着行前了一步。

適才幾場交手，甄厲慶對氣伯秦誓，落花娘子對秦歌衫、江傷陽對杜而未，辜倖村都一直只是推波助瀾，從未出手，而江、甄、莫三人都沒討得了好，心裏對辜倖村都忿然，現下見「氣伯歌衫正人君」中武功最深不可測的仲孫湫要出手，心中都幸災樂禍起來。

江傷陽道：「是呀，辜兄是我們中的主帥，仲孫先生又是梁王府之總領，兩雄相會，怎能光動嘴巴——」

辜倖村氣綠了臉。「江十八你——！」話未說完，一人欺入，直搶中宮，辜倖村的武功自也是非同小可，所練的武藝也入骨髓，立時發揮了出來，不自覺地對拆了幾招，那人忽然撤手而退，但辜倖村但覺雙手受那人所帶動，還一直出招不止，心中暗叫：不好！忙歛神收勢，倒退三尺，吐氣揚聲，砰砰雙拳，打在石柱上。

只聽一陣轟隆轟隆，石柱爲之動晃。

辜倖村這兩拳打出，合抱粗的大理石柱爲之震搖，且石裂而開，實是驚人，在場不知者以爲他故炫內力，紛紛讚嘆，但如甄厲慶等武功有相當修爲者，一看便知，辜倖村受那人掌法帶動，不但在不知不覺中放了管健，而且收勢不住，若不是拳擊石柱，則非累倒不可。

那人武功之高，可想而見。

但那人却是以用劍法成名的。

那人正是「梁王府」中號稱第一高手的「君子劍」仲孫湫！

× × ×

仲孫湫以劍術成名，但他現今還沒有用到劍。

他憑雙掌，並以退爲進，救下了管健，大大挫了東北一霸辜倖村。

辜倖村再胆小也無法忍受衆目睽睽之下如此狼狽，這下他可光火了，厲嘯一聲，全身衣服卜卜地鼓脹起來，而且身形驟然縮小了許多，他本來就矮胖身材，這一縮小，越發像個肉球，令人發噱。

但仲孫湫却笑不出來。通常武林高手在運功凝視全力一擊時，的確會身形變異，但一般來說，身段定必更雄武威壯，却不似辜老怪一般反而縮小。

——這人的功夫能練到反其道而行之，定必有過人之能。

仲孫湫也不敢輕敵。他的手已按在劍柄上。他知道前面的敵人非同小可。

就在這時，忽聽公子襄一聲斷喝：「小心後面！」

甜姐兒

就在這時，仲孫湫的背後響起了兩道尖銳無匹的風聲，這風聲乍起時，割肉之利已破衣而入。

——離他背後那末近的，只有管健。

仲孫湫大喝一聲，人立即向前竄出，回手一劍。

就在這刹那，他感覺得到那兩柄利器，尖端部份已有些許刺入了他的背肌。但他已立時飄了出去 其勢疾如脫弦之矢！

他只覺背後兩處有熱辣辣的感覺，又一陣刺痛，他的背肌已離開了那兩柄利器——他那及時回手的一劍，畢竟已將那出襲的人阻了一阻。

但是他也立時發現並非如此。

因爲他回手的一劍被卡住了。

而另一道尖銳的風聲又急刺而來。

——對方竟用其中一柄武器，扣住了自己的劍，而如影附身，另一柄武器，追殺而來。

而在這時，辜倖村猛見仲孫湫以極怪異的姿勢撲來，他匆忙倉惶間不明所以，但知仲孫湫武功極高，他不管那末多，雙拳裏袖，所蓄之畢生精力，以「鐵砧衫」功，撲掃而出，攔劈仲孫湫腰身臉門。

× × ×

這一下仲孫湫前後受敵，他主力全被背後的突襲所封鎖，剩下的武功，在失魂落魄之餘，又怎能應付辜倖村的「鐵砧衫」的一劈？

這一瞬間，大廳裏忽然掠起了兩道人影。

一黑一白兩道人影。

白影一閃，淡青色的刀光飛起，仲孫湫頓覺背後壓力一鬆，只見兩道銀芒圍繞着刀光，若閃若定，轉眼巳交手數十招。

而辜倖村的兩面鐵板一般的衫袖，倏然多了一、二百個小洞。

這些小洞是針射穿的。

辜倖村的鐵衫袖就如同一面鏡子，忽然被鐵鎚敲了一記一般，完全失去了作用了。

內力所繃直的袖風，變作自數百個針孔穿了出去，兩張衣袖，也如洩了氣的球癟塌了下去。

一個人在一剎那間，發出了四百口小針，破了他的雙袖。

——這人如此輕易戳破了他的雙袖功如將這數百口針撒在他臉上、身上，豈還有救？

這點連辜倖村心裏都很清楚。

仲孫湫心裏更清楚：——因爲他不僅知道有兩個人前後救了他，而且更明瞭救他的人是誰。

× × ×

「公子。」仲孫湫用更大的聲音呼叫道：「唐姑娘。」

× × ×

一條黑影却如燕子翩翩，飄入大廳。

衆人眼前一花，而在此時，那白衣人與對手巳閃電般交手數十招，但仲孫湫却發出那兩聲呼叫。

第二聲呼叫的時候，那白衣人以手中一柄淡青色的光芒，與對方雙手兩道銀光，巳交手五十三招。

由於兩人交手得十分之快，以致兩人手中三件兵器，只見光芒，但分辨不出是什麼武器。

但就在仲孫湫叫出「唐姑娘」之際，白衣人微微一怔，轉臉去看，這只是一剎那間的事，快若眨眼，甚至比眨眼還快的時瞬，可是，他的對手巳把握住了。

高手相搏，生死決於厘毫之間。

這厘毫之間，分別極大，但至難把握。「管健」身材極之痴肥臃腫，却準確地抓住這電光火石的剎那。

這瞬間兩件武器巳打在那白衣人身上——同時間衆人才看清楚兩件事，白衣人是公子襄，那兩件武器是兩把銀戟……

衆人看清楚那是兩把銀戟，乃因銀戟打在公子襄的身上，稍微停了一停，却發出火花來，而公子襄手中淡青色的刀光，却「颼」地一聲，自他手中消失，收回袖中去。

只聽那女子清脆地叫了一聲：「公子小心！」

公子襄一笑，脚步一滑，巳出戰團，到了那黑衣女子的身側，問：「姑娘無恙？」眼神專注，而語態關心。

那黑衣女子見公子襄見着自己 竟失魂落魄，捱了兩記銀戟，又若無其事，又好笑又担心，却也感動，說：「我沒事，公子呢？」

公子襄朗然笑道：「妳來了，怎會有事。」

這時衆人看去，只見一女子，身着黑衣，還沒有看清楚面貌，唐藕、秦歌衫巳抽抽那女子衣袖，一個說：「姑娘來了。」一個說：「唐姐姐好。」唐方一一笑着回應，衆人這才知道，秦歌衫與唐藕原來巳分別站在那女子兩側，衆人却一直未曾注意到。

那女子除了唐方還有誰。

× × ×

唐方微微翹首，向那管健道：「尊駕使的是『戟』，當今武林，用戟高手，只有一人。」

這下衆人又把眼光集中到那「管健」的身上來，「袖裏乾坤」管健雖是山東參客的「大阿哥」，他的武功也不錯，只是憑他的武功，在這大廳上，只怕連秦誓一招都接不住，但這個剛剛還被辜倖村揪起來掙扎不脫嚇得青臉白唇的胖子，一出手，就幾乎要了「粱王府」中第一高手仲孫湫的命，再把握時機，也差點奪了武功深不可測的公子襄一命……

——這人究竟是誰？

衆人皆心中思疑，但經唐方這般一點，却都明了五分，詫異得張大了口闔攏不起來。

——莫非就是……

「管健」道：「我當然不是管健。」

辜倖村被唐方以金針破鐵衫，以致不能一舉重創仲孫湫，心中本來憤憤，但一見唐方不可方物，笑語盈盈，居然心頭火消了七八，但對「管健」，他忍不住插口：「難怪，難怪，管健平日胆小如鼠，什麼『袖裏乾坤』，其實根本是沒東西拿給人家看，整天把手藏在袖裏，不敢出手討沒趣，那有這天大的胆子誣賴我，原來是……嘿嘿嘿，我懊惱中也沒有看清楚，你們身材倒是一樣，面貌也不見得多像！」

那些東北霸豪也仔細看去，果然發現這人與管健，乍看酷似，但其實仍是不同一人。

「所以我說，易容這種東西，是作不得準的；只能加上摹倣別人的擧止氣質神貌，加上看者心亂神迷，才能奏効，遇上心水清目力佳的高人，就無處遁形了……」那胖子笑態可掬地自我批評：「可是管健這種人，也沒什麼神韻值得學的，我自己也不想化太多時間浪費在他身上，我只是想殺掉公子襄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再與公子襄決一死戰而巳，不値得花太多精神……」胖子笑了一笑，又道：「却還是敎公子給認出了。」胖子搖了搖頭又說：「所以說，易容這門玩意，還是不太靠得住的；」說罷又向辜倖村道：「你既然說得管健這般無用，我巳把他殺了。」辜倖村一楞。那胖子依然在場中央，笑瞇瞇，悠悠閒閒的，好像一點也不知道有衆多高手在注視他，也沒把他適才雙戟明明擊中公

子襄而對方依然安然無事放在心上。

「不過，」胖子冲着辜倖村又一笑道：「我殺了管健，就算是你殺的，入你的賬，你明白未？」

辜倖村聽得一頭霧水。就在這時，胖子就出了手。辜倖村明知他出手，但覺左胸一痛，招架巳無及。這下連公子襄都來不及出手阻止，因爲他也想不到胖子爲何要下這般辣手。

辜倖村見到前面噴出一股血箭，他猶在錯愕，不敢相信血是從自己身上噴射出來的。

胖子仍在他面前，笑嘻嘻地解釋道：「我與公子襄巳交過手。我不一定是他的對手，所以，我不想壞了他府中的規矩。我說你殺了管健，那我殺了你，一報還一報，一命償一命，我並沒有不依照『粱王府』的規例，也不必與公子襄爲敵。」胖子拈出一根短短的、銀光熠熠的戟，豎立鼻頭上，道：「我殺你，是因爲你居然替歐陽獨賣命；」他用戟指指他自己的那一團肉的鼻子道：「因爲我是九臉龍王；」說完這句話，他突然變了，變得不像一個庸俗痴肥的胖子，而像一個朝廷一品高官，武林一大宗師的樣子，一字一句，瞇着眼睛，說：「你幾時聽過我慕容不是會放過血河派的手下？」

× × ×

辜倖村一直看着自己胸前噴出來的血，詫訝得說不出話來。

——也驚恐到說不出話來。

同時一個人絕望到了盡頭時，也無法說得出話來。

何況，辜倖村巳無力再說得出任何話了，他的血巳不再噴射，只有淌流，他的血巳經瀕臨流盡了，終於倒地而死。

× × ×

衆人爲之愕然，過了一會，紛紛議論起來。九臉龍王有些沉重地說：「今日大好時機，未能手刃公子，不知他歲何日，才能了此夙願了。」

說罷，又道：「只要公子交出天書神令，老夫保管拍拍屁股就走，日後，」九臉龍王頓了頓，眏着眼壓低聲音道：「龍王廟的人就是公子家的人，悉聽公子吩咐，長江黃河支流主流，數萬兵將，任憑公子調度……」九臉龍王乾笑三聲，然後雙目的隙縫中射出精厲的神光：「如何？」

「不可能，」公子襄淡淡地道：「其實，天書神令，眞的不在我處。」

「原本公子說的話，我好應該相信才是，但是，」九臉龍王一臉無奈地道：「但是給我這消息的人，却是唐門的人；」九臉龍王指指唐方，笑得如一頭狐狸，又老又狡的狐狸：「唐姑娘的自家人，不致到會說騙話坑自己的人罷？」

唐方柳眉一豎：「唐門的人？」

九臉龍王團團一挺，道：「正是。」

唐方突然笑了：「是唐甜？」

九臉龍王倒是一怔，皺了皺眉。唐方笑說：「我想這兒衆位英雄，泰半來此地，都是中了甜小妹的謠傳。」

這連公子襄也爲之動容：「原來是甜兒造的謠。她……？」

唐方悠悠一歎：「她自小就很崇拜公子，而又很妬羡我，她而今見公子如此助我，心裏自是不悅。」說着又一聲低歎。

公子襄仍在訝歎之中：「甜兒貌美純眞，怎會……唐姑娘，妳是怎麼知道？」

唐方道：「我一路上探聽所得，開始也眞的不敢置信，她在府裏被照料多年，連武功也得公子眞傳，情同手足，她却來這樣亂說，掀起濤然風波，眞是不該……我花了好一段時光，去查明眞相，所以才遲了回來，但也從一些綫索中，確知道了是她……」唐方臉露一種淡淡的憂色：「還有一班人，唉，她……這又何必呢。」

公子襄也頽然搖首：「眞令人……意想不到，甜兒的心腸——」

廳中羣豪，大多數受唐甜的擺佈而來的，這倒是事實，現聽得唐方這般說，倒也信了幾分，一方面，公子襄的種種態度，也確令人信任其人所爲。半晌，九臉龍王却輕咳一聲道：「唐方，就算我相信是妳家人造謠生非，但是，這證人現在仍在大廳上，不由得妳偏袒公子襄不承認。」

唐方倒十分坦然，道：「我沒有袒護公子，公子確不是這種人……他到處尋找蕭大俠，純粹是爲了助我——不過，」唐方倒有些詫異：「龍王所說的證人，就在大廳中，不知是那一位，可否請出來引見引見？」九臉龍王臉色一沉，雙眼翻白，翹嘴咕嚕道：「妳不要狡辯。這人就是妳的婢女，就在妳身邊。」

大廳裏衆人一陣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唐方倒十分訝然，同樣唐藕也是，兩人詫然對望了一眼，却發出會心的微笑，唐方笑道：「你是說阿藕？」

九臉龍王冷冷地點了點頭，小眼睛却在觀察唐方的表情，看是不是在造作虛僞，却見唐方忍不住抿嘴一笑，有些許無奈又有些兒讚許及惋惜地歎道：「甜小妹就是會誑人……可惜就是不學好。」

九臉龍王按耐不住 揚聲問道：「妳這可是作了不敢認麼……」

仲孫湫、秦誓臉色倏變，正待發作，唐藕却笑道：「龍王，甜姊兒可是說小婢在某日夜裏，覩得公子在看『忘情天書』，差點被發現的事麼？……」

這時廳中點首應諾的人，居然不少，看來都是被同一種傳說吸引過來的。唐藕清清一笑道：「確有此事。不過……」九臉龍王等正現喜容，唐藕又接着說下去。

「我確有將事情說予人聽，不過不是公子在看『忘情天書』，而是甜姊兒在偷看一本書，是唐門中的『毒經』，我怕她練到走火入魔，以致心術不正，害人誤己，故說予姑娘聽，才知道姑娘珍藏唐老奶奶其中之『毒經』一書不見了。姑娘過去問甜姊兒爲何要這樣做，甜姊兒却悄悄地溜了……這跟什麼小婢偷窺公子練『忘情天書』上的武功，可一點也扯不上關係。」唐藕笑笑又加了一句：「甜姊兒的嘴眞甜，連苦的都能說成了甜。」

衆人這才明白，紛紛大呼上當，有人埋怨來錯了，白行一趟，徒勞無功，有人怨載連天，給人騙了還不知道，還幾乎流血送命。忽聽一人叫道：「還有陶醉呢？『君無戲言』陶醉又因何衊誣公子襄？」

衆人一聽，宛似大海裏捉不到魚却撈了隻龍蝦，抓了個題目，七口八舌，都搶問了起來。

（未完）

其人其事
周泰巧破金光拳
江上雲

廣東十虎威震一方，當時根本上沒有一個的教頭斗胆捋虎鬚，向他們挑戰，此外，又因前五虎互相呼應，就算有本領擊敗一頭猛虎，另外四頭猛虎聯手進攻，那個拳師就非常吃虧，因此之故，從來沒有人敢向周泰或王隱林當中任何一個人挑戰的，至於滿州佬，那就大不相同，一方面滿州人已經征服天下，奪取江山，非常自滿，另一方面，有一部份滿州的教頭確係武功精湛，在華北橫掃羣雄，有眞材實料，到了廣州，聞說廣東五虎的名氣，渴望一決雌雄，故此周泰幾個教頭雖然沒有當地拳師挑戰，經常有些滿州佬借故向他們發動攻勢，甚至送上一張紅色的請帖，擺酒聯歡，實際上等於挑戰的性質，其中有一個滿州拳師在軍中担任技擊教練，姓金，單名一個光字，此人擅長的一套拳脚乃係祖宗三代秘拳金光拳，確有特色，這種金光拳發拳非常愼密，守住中上門，拳快如風，對方只有捱打，根本上無法施展連消帶打的招式應戰，故此他佔了上風，萬一對方的橋手够硬，不容易用金光拳取勝，他就趁勢纏住對方硋地苦鬥，改用蒙古摔角的招式搏鬥，沒有學習過在地上打滾搏鬥的南派拳師，碰着這種場面，當然吃虧，故此，老金認為自己可以打贏所有南派的教頭，目空一切。

有一日，在他門下的兩個門徒偶然被當地的無名小卒擊敗，細心查探，知道是周館的門人，他認為有機可乘，派人向周泰查問，順便送上一張紅色請帖，等於比武。周泰突然接獲紅色的請帖，為之愕然，向「來人」查問，明白了此事的眞相，笑着點頭說道，「我從來沒有跟滿州的教頭過招，趁這機會，彼此站在武林中人的立場研究中國功夫，倒是難得的一件事，我樂於奉陪。」

講完這句話，他就用筆在那張紅色請帖裏面勾了一筆，表示他同意，來人十分高興，拱手為禮，然後告退。

他們約定三日之後的中午，到杏花樓飲茶食飯兼喝酒，並且在當日下午三時從杏花樓走出，同在戶外的空地搏鬥，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周泰事前跟幾個廣東十虎裏面的朋友密談，有充份的把握取勝，故此他絕不畏懼，到了那天，果然跟王隱林同行，另有六個門人，到了杏花樓，他看見滿州教頭金光，笑容滿臉，兩人交談幾句，便即入座。

金光早已擺下三圍酒欵待武林中人，邀請他們作證，看來對方亦係一名硬漢，不會唔箭傷人。

從酒家的其他食客看來，這幾圍酒就像是老朋友歡宴，毫無殺機，後來飲過酒食過飯，休息一會，到了下午三點鐘，就依時走出杏花樓，向西門那邊的大空地走過去，因為當時紅日高懸，陽光滿地，那班人龍行虎步，無緣無故的走向西門空地，顯然有一番打鬥，立即引起街坊圍觀，雖然他們說過不想擴大此事，仍有兩百多人密層層的聚着欣賞兩人如何交手。

周泰提出一個要求，希望那些人騰空一些，作為比武的場地起碼有二十尺闊，三十尺長，對方欣然答應，說：「兄弟早就聽到周師傅輕功犀利，不妨場地更加闊些。」說完，金光揮手叫侍從驅散圍觀的街坊，叫那些人騰空到作為比武場地有四十尺闊下，然後擺下招式，請周泰發招。

周泰說：「金師傅，我們都係武林中人，不分彼此，不必計較到那一個人先行發招了，一齊發招吧。」

講完，他就疾走過去，迎臉虛幌一拳，隨即閃開。少林派高手凡係跟陌生人過招，俱都採取「投石問路」這一招，目的是誘對方出擊，看看對方擅長使用拳掌或脚，再行定奪，金光不知是計，看見周泰迎臉打來，心上一喜，趕快施展祖傳的金光拳迎戰，左右兩拳連連出擊，步活如輪，希望一招打贏，怎料他還沒有展開全面攻勢，周泰已經閃過一邊，他打出的拳全部落空，連續多次出擊，俱是如此，他怒冲冲的說：「周師傅，為甚麼你總是左閃右避，不肯接招呢。」

周泰認為他的拳風已稍為軟弱，決心反擊，說：「我立刻接招，請你當心！」

講完這一句，周泰突然採取攻勢，拳快如風，但却不是把每一拳向對方的要害出擊，只是借此擾亂對方的視綫乘機用脚踢去，金光不明白他的用意，剛剛接招，便即吃了一脚，因為他的馬步穩定，周泰沒法踢倒他，只好疾忙跳開，如是者苦鬥了三十多個回合，仍是不分勝負。

金光殺得性起，大喝一聲，好像犀牛似的直衝過去，左右兩手張開，打算抱住周泰，施展蒙古摔角的絕技，可是，他沒有機會抓住周泰之前，左手又被周泰踢中，稍為有些痲痺，那時他仍不以為意，以為一雙手並非身上的要害，多吃兩脚也不要緊，怎料繼續作戰時，周泰的脚法越來越加靈活，由於周泰多次起脚只是踢向他的一雙手，並非踢向他的軀體中部，佔盡上風，金光沒機會抱住周泰，怎能用摔角的招式取勝呢？他逼於再用金光拳出擊，無奈他的雙臂多次受踢，漸趨痲木，發招之際遲鈍得多，再鬥下去，他就頻頻中拳，多次搖搖幌幌，自知不敵，幸而周泰適可而止，說：「金師傅，我們苦鬥多時，太過疲倦了，可否休息一會再打？」

金光懂得對方的意思，放他一馬，當然是欣然點頭的，兩人分別休息一會，很有禮貌的互相稱讚對方武功厲害，還說改日再行定期交手，一決雌雄，然後在一團和氣當中分手。

經過這一次比武，金光知道南派拳脚厲害，他憑着滿州金光拳以及蒙古摔角這兩種武功也沒法鬥得過周泰，此後不敢詆譭少林拳的功夫了，周泰當然不會逼他再戰。

（完）



民初俠義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飛刀小李（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凌風於晚上約見了康家班班主康大痲子，將此行的目的和盤向他說出，並囑他小心留意班中的一男一女，可能是自己要找的人。第二天，凌風照例又到書園子去聽說書。當他就座後，旋即有兩名大漢在他左右隣座坐下，初則婉言邀請凌風外出去會見一個人，無奈凌風不從，兩大漢繼則動粗，想强將凌風架走，却被凌風牛刀小試，將兩大漢擅退，宮和隨即現身，喝退兩大漢，他來至凌風身旁坐下，好言勸說凌風於翌午前離開此鎮，凌風一口拒絕。書園散場後，宮和要凌風去見藍海山，凌風毫不考慮的跟隨宮和前去……

接得邀約束　毅然赴泰山

用不着介紹，只看這氣勢，誰都能知道這濃眉大眼的中年人，就是這地頭兒上的老大——鐵掌藍海山。

藍海山的背後站立着兩個個頭兒又高又壯，雙手抱着胳膊的黑衣大漢，廳門口走廊上也站着兩個，個頭兒和藍海山背後的兩個一樣。

院子裏就多了，有七八個，個頭兒高矮胖瘦都有，那個王大中也在院子裏。

宮和側身朝凌風擧手肅客：「凌爺請進。」

凌風沒說話，一抬頭，邁步從容瀟洒地走了進去。

院子裏的那些黑衣漢子都只拿眼睛望着他，沒動。

一直走到大廳前的走廊上，站在走廊上的那兩個黑衣大漢動了，雙雙跨前一步，擋着凌風，沉聲說道：「尊駕可以站住了。」

凌風脚步一停，目光望着廳中端坐在太師椅子上的藍海山：「藍老大，你這是待客之道麼？」

「凌朋友見過藍某？」藍海山目光灼灼地望着凌風。

「從未見過，我是猜的。」

「你指我不懂待客之道？」

「藍老大難道還要我說難聽的？」

藍老大冷笑了笑：「我這兩個兄弟很不懂禮數，勞駕你凌朋友替我教訓他們好了。」

「藍老大這是考驗我？」

「你凌朋友要認為是，也無不可。」

「藍老大既這麼說，那我就放肆了。」

凌風淡笑了笑，目光轉向那兩名黑衣大漢，冷冷地說：「你兩位一齊出手吧。」

兩名黑衣大漢都沒說話，一齊揮拳搗出。

凌風身子一閃，避開了左邊那個黑衣大漢的一拳，右手一伸，好快，一把抓着了右邊那個黑衣大漢的腕脈，下面一腿掃出，手同時一帶一鬆，那個黑衣大漢的身軀立時往前踉蹌衝出，「砰」的一聲，跌

扒在地上。

這個黑衣大漢身子剛向前衝出，另一名黑衣大漢於一拳搗空之後，第二拳巳告搗出，攻擊的部位是凌風的後背。

凌風霍然警覺，身子倏地一矮，那個黑衣大漢的一拳恰好搗到，凌風一抬手，抓上了那個黑衣大漢的胳膊，他一用刀，那黑衣大漢的身軀立刻騰空而起，由他的頭頂上摔了出去；「砰」的一聲，摔了個狗啃泥。

地是磚頭地，這一下摔得很重，「狗啃泥」，泥沒啃着，啃上了磚頭，於是，嘴皮破了，牙齒也掉落了兩顆滿嘴鮮血。

凌風冷冷地說：「請老兄記住，下次出拳光明些，千萬別在人背後。」目光轉望着藍海山，神情瀟洒地：「藍老大，請別見怪。」

藍海山哈哈一笑：「那裏那裏，凌老弟教訓得極是，他背後出拳，實在應該嚴加教訓。」說着站起身子，舉手讓客：「凌老弟，請廳裏坐。」

「謝謝。」凌風跨步進入廳內，在客位上坐下。

宮和跟着入廳落座，一名黑衣漢子奉上香茗。

藍海山輕咳了一聲，含着笑：「聽說凌爺是做珠寶生意的，是嗎？」

「不錯。」凌風點點頭：「藍老大可是不信？」

「看凌爺的人品氣度，我倒是很相信，只是……如今却有點不信了。」

「爲什麼？」

「第一，以凌爺的年紀，做這行生意，似乎嫌輕了些。第二，凌爺的身手太俊了，實在不像是個生意人。」

「那麼，依藍老大看，我像是個做什麼的呢？」凌風含笑地望着藍海山。

「凌爺究竟是做什麼的，我也不想多問了，不過，我要告訴凌爺一件事，就是有關凌爺的來處，我巳經向南京方面查過了。」

「哦！那又怎麼樣？」

「據說，凌爺並不是從南京來，而且南京也沒有個姓凌的珠寶商。」

凌風神色平靜地笑了笑：「眞沒有想到，爲我這麼個外地客，藍老大竟然如此不惜大費周章的追根究底。」

藍海山苦笑笑，嘆了口氣：「我這也是迫不得已。」

「我明白你藍老大的苦衷。」凌風淡淡地說：「藍老大你既然巳經查過我的來處，那我就實對藍老大你說好了，我從北方來，是來找人的。」

「凌爺要找什麼人？」

「藍老大原諒，我不便奉告。」

「那人是本地人？」藍海山微皺了皺眉頭。

「不是。」

「現在在本地？」

「可能。」

「他從那裏來？」

「江南。」

「是江南人？」

「河北人。」

「凌爺是追踪那人來的？」

「根據可靠消息，他們的確是來了貴地。」凌風點點頭說。

「凌爺說他們，難道不是一個人？」

「是兩個人。」

「他們是凌爺的仇家？」

「不是，我和他們連見也未見過。」

「那麼凌爺追踪那兩個人是……」

「討債。」

「什麼債？」

「我還是那句話，請藍老大原諒。」

藍海山深深地皺起了雙眉，大廳內的氣氛立時陷入一片沉寂之中；宮和、凌風都沒有說話。

好靜、好靜。

靜寂的氣氛，至少維持了有十分鐘之久。

藍海山終於開了口，目光凝視着凌風：「這麼說，凌爺是一定不肯離開敝地的了？」

「只有兩個原因，我才會離開。」

「那兩個原因？」

「一是找到了那兩個人，一是另外獲得那兩個人在別的地方出現的消息。」

藍海山又默然了一下：「如果我們一定要逼着凌爺你離開呢？」

「我沒有辦法，只有全力接着你藍老大的，不過，我希望你藍老大最好不要逼我。」

「逼你便怎麼樣？」藍海山目光灼灼地。

「逼急了我，我可能會殺人。」凌風冷冷地說。

藍海山倏然哈哈一聲大笑：「你這是威嚇我？」

「我無意威嚇藍老大，我這是心裏的實在話，如果情勢逼急了我，爲了我此來的目的，我不得不狠下心腸殺人。」凌風臉色神情顯得無比的嚴肅。

「凌老弟，」藍海山冷冷說：「年輕人戒之在鬥，逞不得血氣之勇，這話你不會不懂得吧？」

「這話我懂。」凌風淡然點點頭：「如果有人要倚仗人多勢衆，想欺負我，那便不能說我是逞血氣之勇了。」

藍海山臉色一變：「你說什麼，你認爲我會倚仗人多勢衆欺負你？」

「我並沒有指明你藍老大會這麼不講江湖規矩，我只是這麼譬喩而巳。」

「凌老弟，你身手雖然很俊，但是，在我藍海山的眼中，還算不得什麼。」

「我知道，鐵掌藍海山是江北一帶響叮噹的人物。」

「你老弟若要留在敝地，」藍海山緩緩說：「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我們比劃一下，你贏了，不但任由你停留在敝地，而且，你在這裏的一切開銷，全部算我藍海山的。」

「我輸了，便得立刻走路，是不？」

「不錯。」

凌風皺了眉頭；他雖然絕不畏懼藍海山的鐵掌，但是，他實在不願意與藍海山比劃。因爲，如果一比劃，他爲了要在這小城裏停留下去，勢必全力施展家傳絕技。他勝了藍海山，不但毁了藍海山多年的威名，而且會暴露了自己的眞實功夫，消息若然傳到飛刀小李和雲裏飛花玉燕的耳

朶裏，那可能會使他們兩人提高警覺。

藍海山提出這麼個辦法，頓使凌風爲了難，感到有點棘手。

藍海山怎知道他心裏感到爲難的原因，還以爲凌風不敢與他比劃呢。因此，他又開了口：「如果你不敢與我比劃，那你就明天早上搭船走吧。」

「不。」凌風突然一搖頭：「我必須保持我自己的原則。」

「決不走？」藍海山目光凝視着他。

「不錯。」

「那你是打算與我比劃了？」

「你藍老大既然提出這辦法，我已無選擇的餘地，不過，我有條件。」

「你有什麼條件？」

「你我比劃之事，不得有第三人在場旁觀。」

「爲什麼？」藍海山神色愕然：「難道你不相信我，怕我的手下在旁帮忙？」

「你誤會了，我不是這意思，我是不願意讓你我比劃的眞實情況，給別人看到。」凌風神情肅穆地說。

藍海山默然沉吟了一下，點點頭：「好，我答應你這條件。」

「我還有一個條件。」

「請說。」

「我輸了，無話可說，我明天就走，萬一我僥倖贏了，希望藍老大就當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並嚴囑手下所有的兄弟，千萬不要傳說出去。」凌風滿臉誠懇之色。

「你是怕掃了我的面子？」

「我不想有損藍老大多年來得之不易的威名，同時，我也怕那兩個我要找的人，他們聽到了風聲躲了起來，使我白費工夫。」

「哦！我能知道那兩個人是誰嗎？」

「請藍老大原諒，目前我實在不便奉告。」

「如此，那就算了。」藍海山緩緩地站起身子，朝宮和跟那兩個一直站在他身後的黑衣大漢揮了揮手：「你們都到外面去。」

宮和輕咳了一聲：「大哥……」

藍海山淡然一擺手：「宮先生，不要說什麼，請出去吧。」

宮和神色猶豫了一下，和那兩個黑衣大漢默默地向廳外走了出去。

藍海山走過去關上廳門，又關上四面的窗子，凌風則動手移開當中的方桌及兩旁的椅子。廳內的地方雖然不算很大，但桌椅移開之後，中間的空地也有一丈五六大小，兩人比劃拳脚，足够了。

藍海山脫掉長袍，凌風也脫掉夾袍，二人相隔七尺左右面對而立，都目光灼灼的望着對方，臉上的神色，都顯得很沉凝、很冷肅。

「凌老弟，說實在話，對你的人品、胆識、豪氣，我都很欣賞，很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我也是，聽人說，藍老大是個很够義氣、令人欽佩之人。」

「那是江湖朋友們的抬愛。」藍海山笑了笑道：「我心裏忽然有了另外一種想法。」

「什麼想法？」

「這場比劃，不管輸贏如何，我都希望和老弟交個朋友。」

「既承藍老大看得起，那我們這場比劃就免了吧。」

「不！」藍海山微一搖頭：「比劃仍然照比劃。」

凌風皺了皺眉頭。

「請！」藍海山一抱拳，便拉開了架式。

「請！」凌風也是一抱拳，拉開了架式，却並未出手。

「老弟，我痴長了你幾歲，你先出招吧。」

凌風點頭一笑：「你既然這麼說，我就不客氣了。」

話一說完，立即揮拳搗了出去。

藍海山身子一閃，避開凌風的拳勢，展開雙掌還擊。

二人拳擊掌拍，立時打在一起。

半個時辰過後，藍海山打開廳門，當門而立，含笑招呼宮和入廳。

二人的這場比劃，誰輸誰贏，宮和雖然沒看見不知道，但從藍海山那含笑的臉色神情上，輸的一方，必然是凌風無疑。

輸的一方，眞是凌風嗎？

這就只有凌風和藍海山二人自己心裏明白了。

宮和走入廳內，兩名黑衣大漢跟着走入，去打開四面的窗子。

藍海山招呼凌風：「老弟請坐。」

「謝謝。」凌風拉過一把椅子坐下。

藍海山和宮和也分別坐下。

「劉彪，你到大三元去要他們立刻送一桌酒席來，要快。」

黑衣大漢劉彪剛應了一聲，凌風連忙站起身，攔阻地說：「藍大哥，別麻煩了，改天再叨擾你吧。」

「兄弟，你這是見外麼？」

「承藍大哥看得起，小弟怎麼會？」

「那你就別客氣了。」藍海山說着朝劉彪揮揮手說：「快去。」

凌風沒再說話，坐下，劉彪快步出廳而去。

「凌兄弟，今天這一席酒，只是你我兄弟的訂交酒，由宮先生作陪，明天我還要另外擺幾桌酒，介紹本地的一些名人和兄弟見見，我藍海山正式認你這個兄弟，從明天以後，除我之外，你凌兄弟便是這地面上的當家的。」

「這……」凌風連連搖手道：「藍大哥，你太抬舉小弟了，小弟也萬萬當受不起。何況，小弟此來是找那兩個人的，只一找到那兩個人，辦好事情，小弟就必須離去，所以……」

「兄弟，你用不着再多說什麼了，我這雙眼睛不花，也從來沒有看錯過人，我知道，你是條龍，我這塊地兒焉能留得住你這條龍？你什麼時候要走，我決不勉强挽留你，明天的酒宴，我仍然照請，場面也不能不擺。」

「可是……」

「凌爺，你大概還不知道我們藍大哥的爲人，他向來說話算話，看來也已經決心交定你這個兄弟，你就別再說什麼就是了。」宮和含笑地說。

凌風不禁皺起了眉頭，兩道眉毛皺得緊緊的。

「凌兄弟，我現在正式替你們介紹，宮先生的眞實身份，是本城偵緝隊的副隊長。」

「哦！」凌風微感意外地怔了怔，雙手一抱拳：「副座，請原諒我的失敬。」

「凌爺，你別客氣，我這個副隊長還不是靠藍大哥的帮忙，沒有藍大哥的帮忙，這副隊長的職位，說什麼也輪不上我。」他抱拳還禮。

× × ×

藍海山在這座江北小城裏，和張英順、余小四雖然只是鼎足三分天下，算不得是頂上級『亨』字號的大人物。

但是，他的作風，却算得上是大手筆了。

爲了新收一位外鄉來的新兄弟，竟然擺了十六桌的酒席，不但請了恰好在當地要把式的康家班子，表演雜耍助興，而且還召來了三十二位當地堂子裏的紅姑娘，一桌兩位，她們的職務是專司執壺斟酒。

被邀請的客人，都是本城地方上有頭有臉，和「混」字輩的大亨。

這些大亨，並不是隨便可以請得到的，但是，凡是接到請帖的人，竟十有八九都到了場。當然，這並不完全是由於藍海山的面子大，無人不好意思不到，而是大伙兒都懷着一顆好奇心，想看看這個姓凌的外鄉人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場面實在够大、够氣派、够熱鬧的。

帖子上寫的時間，是下午六時三十分，六點鐘還不到，客人便已陸續的到了。

六點三十分正，準時開席，主客都已紛紛入座，爲雜耍臨時搭砌的台子上，也同時響起了鑼鼓傢伙。

當地的幾位輩份較高、有名的「亨」字輩人物，都被邀請入了主席，藍海山並替凌風一一作了介紹。

凌風的態度很謙虛，很禮貌地一一見禮。

見到了凌風的人品，這些「亨」字輩人物，心中大都有了底，藍海山收一位新兄弟，爲何要如此大事鋪張，很顯然的，藍海山是存心捧這位新兄弟，也許，藍海山有意讓這位姓凌的兄弟將來代替他的地位。

可是，藍海山心裏是不是這個意思呢？這就只有藍海山自己明白了。

這些「亨」字輩的人物，雖然還不知道凌風的來歷，以及武功如何？但對凌風的人品氣宇，謙虛的態度，大都有良好的印象，也大都讚賞。

凌風究竟是那裏人氏？是個什麼來歷？有人雖然用旁敲側擊的方式盤過，但所得到的回答却是凌風臨時編出來的一套。

康家班的人，發現藍海山新收的兄弟竟是凌風時，康大麻子只是微感意外地一怔，夏鐵强却是大爲驚奇。

「大哥，怎麼會是他？」夏鐵强向康大麻子悄悄說。

「鐵强，」康大麻子臉色沉冷地警告說：「別那麼大驚小怪的，同時不得對任何人提起他曾和我在水門邊見面的事。」

夏鐵强跟隨康大麻子多年，從未見過康大麻子的臉色如此沉凝過，知道內中必有重大的隱秘原因，他那還敢開口說什麼，連忙點頭唯唯。

另外是兩位女多嬌——康玉奴和杜紅菱二人的心中都感到很驚訝。

康玉奴的雙目中閃灼着異色地：「姊姊，妳看見了麼？」

「看見什麼？」

「他呀！」

「他！是誰？」

「藍大爺新收的那位兄弟呀！」

「哦！我看見了。」

「怎麼會是他的呢？」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姊姊，我覺得以他的人品氣度，不應該是藍大爺他們那個圈子裏的人。」

「但是，現在他已經是藍大爺的兄弟了。」

「姊姊，我問妳，妳對他的印象怎麼樣？」

「玉奴，妳們在談誰啊？」康大麻子走了過來，含笑地問。

「爹，我和紅菱姊在談藍大爺新收的兄弟凌爺。」

「哦！怎麼樣？」

「我覺得像凌爺那樣的人品，不該是藍大爺那個圈子裏的人。」

「噢！丫頭，依你看，他該是那個圈子裏的人呢？」

「我也說不上來，我只是這麼覺得。」康玉奴搖搖頭，眨眨眼睛說：「爹，我告訴您一個秘密，您要不要聽？」

「什麼秘密？」康大麻子心裏不禁跳了跳。

「那位凌爺對紅菱姊好像很有意思的呢。」

「哦！妳是怎麼知道的？」

「我們頭一天擺場子時，那位凌爺也去看了，他的眼睛一直盯在紅菱姊的身上打轉。」

「哦，有這回事麼？紅菱。」

「大叔！您別聽玉奴妹妹瞎胡說，像凌爺那樣的人，怎麼會看上我們這種人？對我有什麼意思？」紅菱紅着臉兒說。

「紅菱姊，妳別這麼說，像妳生得這麼美，這麼漂亮，我要是個男人，見了妳也會着迷的；現在我只問妳，妳對他的印象如何？只要妳願意，這件事，我包妳沒有問題。」

「對！紅菱，女兒家總是要嫁人的，只要妳願意，對他的印象不壞，我就去托藍大爺探探他的口氣，他如果有意思，我便請藍大爺替妳做媒，成全妳們。」

「大叔，謝謝你，我還小，我還不想嫁呢。」

「妳還小？妳已經二十二歲了吧？」

「大叔，說實在的，他那樣的人品，還有什麼好說的……」

「這麼說，妳對他的印象是很好的了？」康玉奴接着說。

「我不否認，我對他的印象是不壞，不過，目前我還不想結婚。」

「爲什麼？」康大麻子目光凝視着她問。

「大叔，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哦！什麼不得已的苦衷？能告訴大叔嗎？」

「大叔，您請原諒，我不能告訴您，不過，將來總會明白的。」

康大麻子微皺了皺眉頭，沒有再問。其實，這根本用不着問，他心裏已經有了底。

凌風對杜紅菱的盯視注意：那無關於杜紅菱的漂亮，這都是康玉奴和杜紅菱女孩子家的敏感神經作用。

很明顯地，杜紅菱這是自我陶醉，會錯了意，凌風絕不可能會對杜紅菱有什麼意思。

然而，杜紅菱的「苦衷」，却引起了康大麻子心裏的懷疑；她有什麼苦衷呢？難道[illegible]是那個名滿江南的女賊——雲裏飛花玉燕不成……

她如果眞是雲裏飛花玉燕，那麼，劉正福便眞有可能是飛刀小李了……

「爹，您在想什麼呀？」康玉奴打斷了他沉思地問。

「沒有什麼，該妳和紅菱上塲了，妳和紅菱準備一下吧。」康大麻子含笑地搖了搖頭，往一旁走了開去。

× × ×

徐子英徐五爺雖然已經快七十歲的人了，但從相貌上看，任憑是誰，準會說他頂多只有五十五六歲。

徐五爺是當地的大亨，也是「亨」字輩裏的老一輩人物，像藍海山那樣的人，都得恭敬地尊稱他一聲老前輩。

這也難怪，徐五爺不但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而且家大業大，財勢雄厚，是當地的世家；他雖然不是「混」字輩裏的人物，但是「混」字輩裏的人，一提起徐五爺來，沒有一個不表示敬重、不豎大拇指的。

因爲徐五爺不但爲人慷慨、仗義疏財、樂善好施、肯帮人忙。而且還練有一身很好的武功，拳脚功夫十分了得；據說在前清時候，還是個武舉人呢。

徐五爺在地方上既然是這麼個名人老前輩，藍海山這種塲面，當然不會不邀請徐五爺到塲，以增加面子，增加光彩。

算算身份輩份，所有的賓客中，以徐五爺最高了。因此，徐五爺被邀請坐上主席，坐在上位上，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凌風的坐位，就在徐五爺的旁邊。徐五爺對凌風的人品氣宇，似乎很欣賞，由衷的喜愛；酒席筵間，他不住的讚賞藍海山有眼光，收得這麼一位好兄弟，將來一定會有出息，能出人頭地，比藍海山强。

言下之意，充滿了一片羨慕的語氣。

自然，這完全是由於凌風的人品氣宇太難得，太少見了，任憑是誰見到這麼個青年人，都會打從心眼兒裏產生好感的。

藍海山心裏更高興了；他混了二三十年，怎會聽不出徐五爺言下那羨慕的心意呢？

於是，藍海山暗暗直朝凌風遞眼色；他希望凌風打蛇隨棍上，把握住機會，好好地結交上徐五爺。可是，凌風就像個木頭人兒似地，他既沒有聽出徐五爺的言下之意，也沒有理會出藍海山的眼色意思。

凌風眞是木頭人，那麼不開竅麼？

當然不是，凌風他只是在裝着沒聽出，不理會而已。

今晚上，徐五爺和凌風談的話最多了；談文的，詩書五經，諸子百家，凌風無不應對如流。談武的，凌風對自已的拳脚功夫，雖然隱瞞了一些絕技，但徐五爺已經是聽得不住連連點頭，大爲稱讚嘉許不已。

從徐五爺那不時發出的哈哈大笑聲中，可見得他是多麼的高興了。

九點多十點不到，酒席散了。

徐五爺臨走之時，還特別叮囑：「凌老弟；有空請時常到舍下來玩，我隨時歡迎。」

「謝謝徐老，改天有空，晚輩一定趨府拜訪。」

送走了一衆賓客，藍海山輕吁了口氣，對凌風含笑地說：「兄弟，行了，徐五爺從不輕易讚許人，今天對你竟然讚不絕口，特別器重，這可是十分不簡單呢。」

「這都是大哥的栽培，小弟實在應該好好地報答大哥。」

「兄弟，你這是什麼話？你我兄弟自已人，從今以後，在這地面上，有我的就有你的，還談什麼報答的字眼。」

「大哥請別介意，是小弟一時失言，大哥的這份厚愛，小弟只放在心中，以後決不提說報答二字便是。」

「這才是！」藍海山點了點頭，神色忽然有點神秘兮兮地一笑說：「兄弟！依愚兄看，徐五爺好像對你很有意思呢。」

「對我很有意思？」凌風愕然一怔：「大哥這話怎麼說？」

「徐五爺膝下有一位千金，今年已經二十出頭，猶未許親，本城雖然有很多子弟央人說媒求過親，但徐五爺皆不中意，看徐五爺對你的器重神情，你可能已經雀屏中選了。」

「哦！」凌風笑了笑說：「大哥，您說笑了，小弟是個初來的外鄉人，和徐五爺又只是頭一回見面，這是不可能的。」

「兄弟，我和大哥的看法一樣，這件事，八成兒差不到那裏。」宮和在旁插嘴說：「明天你去徐五爺府上拜訪一趟就知道了。」

「宮兄可是認爲明天小弟去拜訪徐五爺，徐五爺便會對小弟有所表示麼？」

「可能。」藍海山說：「徐五爺要是讓徐小姐出來親自獻茶，那就是看中你的了。」

「大哥，讓你和宮二哥這麼一說，小弟可要改變主意了。」

「你要改變什麼主意？」

「小弟本打算明天去拜望徐五爺的，這麼一來，却不敢去了。」

「你可是怕徐五爺看中你？」

「嗯，小弟還眞怕這種事。」凌風點點頭說。

「兄弟！這有什麼好怕的，徐五爺要眞是看中你，那可是你前世修來的福份。也是多少人求都求不到的好事哩。」

「大哥！這小弟知道，但是小弟却有小弟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什麼？」

「第一，小弟孑然一身；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又毫無事業基礎，目前還沒有娶親的能力。第二，徐小姐的人品才貌如何，小弟還未見過，性情是不是合得來？也還不知道。」

藍海山忽然哈哈一笑，說：「兄弟，你說的這兩件事，一件都不是問題。第一

，徐五爺家大業大，是本城的財主，膝下只有這麼一位千金，你如果娶了徐小姐，徐家的財產將來便都是你的，這且不說，就拿愚兄來說吧，愚兄剛才也已經說過了，你是我的兄弟，在我這裏，除了我就是你。從今以後，在這地面上，有我的就有你的。第二，至於徐小姐的人品才貌，那更沒有話說，徐小姐不但是本城的美人兒，而且知書識禮……」

「够了，够了！」凌風含笑搖手說：「大哥，徐五爺可是已拜託你說媒了？」

「沒有啊。」

「既然沒有，大哥怎麼現在就替徐小姐說起媒來了。」

「兄弟，」藍海山笑着說：「說良心話，除開徐五爺在本城的聲望財勢身份以外，徐小姐實在是一位點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好姑娘，所以愚兄衷心非常希望你能成爲徐家的……」

「大哥，小弟很明白您的心意，完全是爲小弟好，小弟內心也非常感激。只是，這種事，可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何況，徐五爺是不是確如大哥所猜想，眞已經看中了小弟？而且徐小姐還未見過小弟，她對小弟這種江湖浪子是不是滿意？都還是個未知數，我們現在儘談這些，未免太早了些。」凌風笑了笑，接着說：「大哥，您和宮兄爲今天都已忙了一天，很够累了，現在已經快十一點鐘，我們別談這些了，您和宮兄都請早點休息吧。」

藍海山立刻感到有點倦意的打了個呵欠，含笑地說：「兄弟，經你這麼一說，愚兄倒似乎眞有點累，想休息了，你也早點休息。」

× × ×

從藍海山擺酒席請客之日起，前後不過五天的時間，凌風在這座江北小城中，已由一個默默無聞的青年，一躍而成爲「混」字輩裏的名人了。

在北門外，坡子街一帶，所有的茶館、酒樓、飯店裏的跑堂伙計、掌櫃的，幾乎沒有人不認識凌風，誰見了凌風，都會老遠的就打招呼，哈腰陪笑相迎，稱呼一聲：「凌爺。」

五天過去了。

這五天來，凌風的生活過得很平靜，也很愜意，吃住都在藍海山家裏，吃的好，住得更舒服。

藍海山的太太已經去世三年多，雖然沒有替藍海山留下一兒半女，但是藍海山卻未續弦。

當然，藍海山有他自己的想法；一是對老妻伉儷情深，不想續弦。二是年已半百，續弦又能怎樣？未必是能傳宗接代。三是沒有適合的對象，與其隨便的續一個，不如不續的好，免得將來徒招無謂的煩惱。

到底是江湖上的老「混家」，老於世故的人。

他的這種想法不但很對，而且絕對正確。

藍海山的家裏雖然沒有女主人，但卻有一個做事十分乾淨俐落，非常能幹的老媽子——王媽。

王媽不但十分能幹，而且善體人意，更燒得一手好菜。從藍海山擺酒席請客的那一天起，她就看出來了，凌風這個外鄉來的青年人，將來很可能是這地面上藍大爺的繼承人。

因此，她對凌風的照顧，幾乎是無微不至。

凌風每天下午除了到關帝廟前看看康家班子的把式以外，就是到胡禿子書場裏去聽一段三國。有時，他偶爾也會去賭場裏轉一轉，高興了，也會玩上幾把牌九，或者是單雙。

北門外而共有兩家賭場，都是藍海山的，賭場裏的兄弟、賬房先生、管事的，誰不認識凌風，他玩上幾把，那還有什麼問題，就是輸上個一百兩百大洋，也用不着他掏腰包，賬房先生立刻照付。

表面上看起來，凌風的生活過得非常的平靜、愜意、舒服，可以說是要什麼有什麼，令人非常羨慕。

然而，這只是別人的看法；但在凌風自己的心裏卻是一點也不平靜，不愜意，而且，還很急、很急！

他來這座江北小城裏是辦事，不是來闖天下的，可是，已經半個月的日子過去了，他要辦的事情，却仍然沒有一點正確的頭緒。

雖然，他對劉正福和杜紅菱這一男一女，心裏很懷疑，但是懷疑只是懷疑，沒有證據，他能輕舉妄動麼？何况劉、杜二人每天除了要把式以外，從未有過什麼單獨行動，也從未跟什麼人有過任何接觸。

半個月下來，凌風對劉、杜兩人的懷疑之心已經開始有點動搖了；難道消息不正確，不是他們兩個……

他心裏雖然已經有點動搖；但並未放棄。他想：除非是消息不正確，否則，劉、杜二人必定會和當地的珠寶店銀樓，或是富豪之家有所接觸，以求脫手，要不然，那批東西又不能吃，他們留着幹什麼？

因爲他心裏有這種想法，所以，他只好耐着性子，靜靜的等。他很明白，這種事急不得，絕不能打草驚蛇。

× × ×

藍海山和宮和猜料的沒有錯，徐五爺的確是看中了凌風；在徐五爺的心目中，無論是人品氣宇，文才武功，都極難得少見，都足以跟他唯一的愛女匹配，都足以繼承他徐家的財產。

徐五爺回到家裏，第三天一早就把凌風的人品才貌對愛女徐玉珊說了，自然，由他嘴裏說出來的凌風，只有更好，簡直就是十全十美。

徐玉珊是個十分聰明的女孩子，她知道父親從來很少誇獎人，如今竟向她這麼誇獎凌風，明白凌風必然有着值得誇獎之處，自然也明白父親如此向她誇獎凌風的心意。

徐玉珊還未見過凌風，對徐五爺的讚許之詞，心中雖然有點懷疑，但她只是笑笑，並未說什麼，她是深信她父親的。

在徐五爺的心中以爲，最多三五天，凌風一定會到他家裏來拜望他的，五天過去了，凌風竟然沒有來拜望他。

第七天，徐五爺實在忍不住了，下了請帖，請凌風便飯，時間是當天下午六時，地點是徐府本宅，竟然沒藍海山的份。

徐五爺爲什麼只請他凌風一個人便飯

？凌風心中有點明白，這必然是藍海山和宮和兩人的猜想猜中了。爲此，凌風心裏不由感覺作了難；對任何人的邀請，他都可以不理不去，但是對徐五爺，他却有點不便不理，也有點不便不去。

因爲徐五爺的身份不同，他不是「混」字輩的人物……

忽然，他笑了。

他笑什麼？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 × ×

上午，本來還是好好的晴朗天氣，下午，竟然下起了毛毛細雨。

泰山，在西城門內，山名雖然與譽稱「東嶽」的泰山同名，但高低相差的懸殊度，可就有如小巫大巫之比了。

這座泰山，不但是座土山，而且高度不過二十多丈。

凌風冒着毛毛細雨，步履瀟洒地踏着上山的石階，一級一級地上了泰山。

從昨晚上接到那封沒有署名的信柬開始，他腦子裏一直在想：這究竟是什麼人？約他來此一會的意圖是什麼？……

他本來是不想赴今天這個約會，但是，那信柬上的語氣太氣人了。

那信柬上是這麼寫着的：

凌閣下：明天下午三點正，我在西門泰山上等你，你要自承不是個男子漢，是個壞種，那你就不要來赴約。

九月十五日

這麼一封信柬，實在太令人冒火了。這種明擺着挑戰意味的約會，凌風他怎能受得了，豈能不赴約？否則，他豈不自承是個壞種，不是個男子漢？

泰山上，背對着上山的石階，站立着一個人。

那是個身形瘦高，穿着一套黑布夾衣褲的人；他背對着上山的石階，凌風雖然看不到他的面貌長相，不知道對方的年紀，但從對方那腰幹挺得筆直的背影上，凌風能够直覺的判斷出來，對方的年紀決不會太大，可能不超過三十歲。

那人靜靜地站着，一動也不動，任由那毛毛細雨淋濕他的頭髮，雨水順着他的頸項流進衣領裏。

凌風故意將腳步聲放得很重，希望能引得那人轉過身來面對着他，但是那人竟似聽若未聞，身子仍然一動不動，連頭也沒有回一下，更不用說轉過身來了。

凌風已經走完了石階，停步了，就站在那人的身後不遠之處。

那人仍然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凌風也沒有動，只默默地站着。

於是，兩個人較量上了，較量上了冷靜、沉着。

時間過去了至少有二十分鐘之久，那人終於忍不住開了口，仍然沒有轉過身子：「你來了！」語聲好冷好冷。

「嗯。」凌風淡淡地漫應着。

「只是一個人？」

「嗯。」

「你來此赴約，可有人知道？」

「沒有。」

「你是個男子漢。」

「你約我來有什麼見教？」

「見教？你弄錯了，約你來的人根本不是我。」

「不是你？」

「嗯！約你的人他不會來的了。」

「爲什麼？」

「因爲我來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凌風有點迷惑了，實在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我是代表他來的，說明白一些，他是僱主，我這代表是他化大洋僱來的。」

「他化多少大洋僱你的？」凌風心裏有點詫異。

「這是秘密。」

「他僱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這還用問？」

凌風心裏忽然明白這個背對着他的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了，立時不由打了個寒噤；但他心裏也更迷惑了。

他自問在這座小城裏，從未得罪過一個人，也決沒有一個仇家，爲何竟有人要花大洋錢僱人來對付他？

那化大洋的人是誰呢？他爲的又是什麼？……

突然，他心中跳動了一下，難道是飛刀小李和花玉燕兩個？他兩個已經知道他，因爲不便出面對付他，才花大洋錢僱請別人……

「你身上有什麼貴重值錢的東西沒有？」那人又開口了，冷冷地問。

「幹什麼？你想兩面拿錢？」

「你想錯了，我不是那種人。你如有什麼貴重值錢的東西，我可以代你轉交你的家屬或是朋友，在你死後，我是不會搜身的。」

「你那位僱主是僱你來殺我的？」

「他化大洋，總不會僱我來跟你做朋友，天下也沒有那麼不聰明的人。」

「你想你能殺得了我？」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你好像很有把握？」

「一個人對自己應該有把握。」

「只了解自己的人並不是一等人，了解自己而又能了解別人的人，那才是一等人，一等一的高手。」

「我承認我並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我對自己却具有強烈的信心。」

「我雖然並不知道那化錢僱你的人是誰，但我能想得到他決不是個弱者，你應該運用一下你的頭腦，他都對付不了我，你怎麼行？」

這番話，凌風說的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他是在運用他的智慧，想由對方的口氣中探聽出那個化錢的僱主，是強者還是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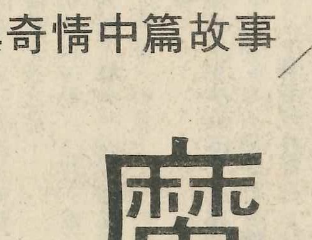
因爲他知道，如果他直接的問，對方爲了職業上的秘密，決不會洩露絲毫口風的。

只要能知道那個化錢的僱主是強者或弱者，他就有綫索可尋，可以抽絲剝繭地推敲細想了。

「據他說，他是不屑親自對付你。」

「哦！他是這麼說的嗎？」凌風雙目不禁一亮。他的智慧沒有白用，起碼，他已經知道了那個化錢僱人對付他的人，是個強者。

（未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南溪被殺後，那個妖物又借他的屍體還魂，因此，死的葉南溪又復爲活的葉南溪，不知底蘊的人，當然以爲葉南溪還活着，只徒具葉南溪的軀殼，所以燕南小李奉師命去接葉南溪往鳥帮總壇，便將死的葉南溪的軀體在夜間會發紅光，這是他的弱點。晚上，他悄悄外出，試出自己在盛怒時果會發光。心裏便有了警惕。當他抵達鳥帮總壇，曹廷與鳳棲梧前來迎接，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但他强忍怒火，始將兩人瞞過。這時鳳棲梧據報，在清水鎮發現兩具屍體，皮膚皺摺，鮮血好像吸盡，於是議論又起……

百密有一疏　天衣露一縫

鳳棲梧頷首道：「今夜我們得加倍小心了。」

曹廷道：「可以肯定的是，那東西並無同伴。」

鳳棲梧一怔。「晚輩倒沒有考慮到這問題。」接一笑。「那東西也幸好沒有同伴，否則一個已經要我們如此狼狽，再來一個……」他沒有說下去，可是聽入耳的人都明白他的心情。

燕南一旁忽然嘟喃道：「不知道這一次那東西變成怎樣？」

曹廷道：「以我們所知，那東西顯然喜歡進入美麗的少女體內，而且名字都是重疊的。」

「依依，憐憐，婷婷——」鳳棲梧沉吟着。「這一次也許會例外。」

曹廷道：「你不是已經吩咐了帮中弟子小心周圍十里，只要有美麗的少女向這兒接近，便將之監視起來。」

鳳棲梧道：「晚輩並不以爲這樣做有多大用處，只是在無計可施之下，故且一試。」

曹廷道：「也許那東西還未知道這個弱點。」

鳳棲梧道：「到底如何，也許我們很快便會知道。」

曹廷頷首。「清水鎮那兩個無賴的被殺，絕無疑問，是那東西幹的好事，那東西到清水鎮若只是巧合，無話可說，否則那東西暴躁的性情顯然並未改變，一定很快就會追到來。」

鳳棲梧一握拳。「我們就在這裏等到那東西來爲止。」

曹廷笑了笑。「我早已準備在這裏終老的了，倒要看那東西的耐性是不是仍然那麼好。」

他要眞的這樣準備，也絕不相信那東西仍然有那麼好的耐性，却怎也想不到那東西已進來，而且就藏在他那個好兄弟的體內。

鳳棲梧雖然考慮到這一次也許例外，那東西未必會再進入一個疊名字的女孩子體內，却只是以爲那東西的對象將會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不會惹起他們注意的女人。那東西不知是有意或無意，這一次總算是找對了對象，一開始，便已很順利。

可是這之前，進入婷婷的體內，不也很順利，惟一不同的只是，經過這麼慘痛的教訓，這一次必定會更小心。

鳳棲梧曹廷現在的情形，可以說有如與虎同眠。

× × ×

葉南溪進入房間臥下，才放下心來。

那與其說是房間，毋寧說是一座密室，一進再進才到達，而這座樓宇之外則是包圍着一重屋子，以及臨時架起的帳幕。

這顯然是經過一番佈置，也是一個陷阱，葉南溪一路進來，看見那些佈置，不禁有些心寒，若非如此進來，他實在不敢肯定會不會爲那些佈置所困。

此前他已經考慮到，鳳棲梧曹廷會給他一個安全的地方居住，但安全到這個地步，仍然在他意料之外。

他只是希望鳳棲梧曹廷也是住在這其中，好讓他有機會採取報復的行動，只要弄倒這兩個人，其他的便很簡單。

在那些侍候他的人離開之後，他隨即小心檢視了一遍，看清楚身上並沒有惹人注意的地方，又小心的算清楚房間的所有距離，才閉上眼睛，一直等到所有的殺機完全消弭，然後坐起身子。

曹廷也就在這時候走進來，葉南溪仍然闔着眼睛，完全是運功調息的樣子。

曹廷一直走到葉南溪身前。「三弟，是不是好了一些？」

葉南溪道：「沒有方才那麼痛，一路上還是好好的，不過那麼輕輕一扭——」一聲歎息，接道：「人老了，要強也強不來。」

曹廷笑起來。「該說這些話的時候你不說，不該說的時候你反倒說了。」

葉南溪道：「你放心，我還是要拚掉這條老命，絕不會臨陣退縮。」

曹廷大笑。「這才是我的好兄弟。」

葉南溪轉問道：「鳳棲梧他們也是在準備拚命？全都是？」

「絕無疑問。」曹廷感慨的歎了一口氣。「鳳生實在是人中龍鳳。」

葉南溪道：「能够組織一個這麼大的帮派，實在不簡單。」

曹廷道：「最令人佩服的是，鳥帮弟子每一個都準備爲他殉死，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人肯退縮，不管他是什麼的身份。」

葉南溪搖頭，曹廷接又道：「這絕對可以肯定，不是武功高强就可以，據說，他平日對每一個人都視如手足，與他們同甘共苦。」

葉南溪看看曹廷。「看來……他若是再生，你也樂意投入他座下，聽候他差遣的了……」

「也許——」曹廷笑笑。「現在我也才明白，爲什麼我們那些弟子，甘願做他的跑腿。」

「你是說那些投入鴿組的？……」

曹廷道：「就是他們了，但他們最後

還是維護師門，背叛了鳥帮。」
葉南溪道：「他們應該明白，他們的師父，絕不比鳳生差勁。」
「若不是那東西作怪，鳳生也不會變成那樣子。」曹廷歎息：「這種事，也實在太出人意外，所以他們才以爲鳳生表面一套，內裏一套，才會暗中將消息通知我們……」
葉南溪點頭。「那的確意外，我們是當事人，豈非開始也一樣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曹廷道：「若是知道一點兒，我們也不會那樣算計鳳生……」
「過去的不要說了。」葉南溪轉問：「是了，他們可曾想到什麼辦法？」
曹廷道：「還沒有。」
葉南溪道：「就是這樣，晚間將所有的燈光滅去，改夜爲日。」
「暫時只有這樣了。」曹廷有些感慨：「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是麼？」葉南溪有些懷疑，他原以爲那天夜裏，曹廷他們已經看清楚的了。
曹廷道：「那東西實在太亮，在婷婷體內給趕出來的時候，亮得使人眼睛也睜不開，那刹那，眼前只看見一片血紅，就像是浸身在血缸中。」
葉南溪沉吟着道：「不是說，鳳棲梧當時追得非常接近？」
曹廷並不知道燕南到底有沒有告訴葉南溪這件事，就是燕南現在在一旁，也未必會憶起到底有沒有說過這些話，一路上，他們的話雖然不多，但也不少的了。
又有什麼人能够清楚記得，自己兩三天以來所說的每一句話。
「他不錯是追得很接近，可是所看見的只是一團紅光，隱約有一雙翅膀在拍動。」曹廷搖頭。
葉南溪佯作驚訝。「那豈非是一種會飛的東西？」
曹廷道：「我們懷疑是一種飛蟲。」
「飛蟲成精？」葉南溪笑了笑：「怎會有這種事？」
「古籍之上不是記載了很多這種神話？連花草也可以成精，何况飛蟲？」曹廷有些無可奈何。
葉南溪笑得更開心。「也是說，那東西是吸收日月精華什麼的，日久才變出來的了。」
曹廷亦自笑起來。「這說來不錯有些無稽，但除此之外，又能够如何解釋？」
葉長溪只是笑，曹廷看着，道：「你好像一些也都不相信。」
葉南溪好像知道忘形，忙辯道：「也許因爲我當時不在現場。」
曹廷道：「有機會的，那東西一定會很快再找到這兒，我們相信也不難再將他迫出來。」
葉南溪暗笑，他現在已經來了，可是曹廷他們全都不知情，又如何將他趕出葉南溪的體內？
曹廷想想，忽然又道：「這說來也不無可能，那些什麼草木成精，雖然是神話，但若是沒有類似經驗，要憑空揑造出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葉南溪道：「那只是人云亦云，一個說花可以成精，另一個便不難推想到草亦可以作怪。」
曹廷道：「可是第一個說花可以成精的又是什麼令他促起這個念頭？」
葉南溪嘟喃道：「這也是，難道這之前已經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他這句話是另有意思，曹廷却聽不出來，道：「這倒沒有聽說過，有道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也許是天下大亂的預兆。」
葉南溪笑了。「江湖上的事情怎麼牽扯到國家來了？」
曹廷道：「那東西本來的目的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但可以肯定只是胸無大志之輩，所以才會因爲我們在一人村冒犯了他，懷恨到如今，一定要向我們報復。」
葉南溪詫異的道：「這有什麼不對？老話也有說，有仇不報非君子。」
曹廷道：「老話不一定有道理，以那東西的本領，化那麼多時間，只是要找幾個江湖人算賬，實在是件很可惜的事。」
葉南溪道：「那要怎樣做才正確？」
曹廷道：「他懂得利用鳥帮，借助鳥帮的勢力，不能說不聰明。」
「是啊，沒有第二個門派勢力，有鳥帮那麼龐大的了。」葉南溪笑望着曹廷。
「鳥帮的勢力早就已很大的了，到現在他才知道，可見得他的眼光實在有限，否則他早就已應該找到去的了。」
「這似乎還不太遲。」葉南溪把手一揮。「中原五義現在不已是傷亡慘重？」
「但他也並不好受，而現在除非他不再倚賴人獸的血來生存，否則一定會發現。」曹廷道：「而他若是早就已找上鳥帮，將那麼長的時間來部署報仇的行動，一定會更加成功。」
葉南溪點頭，曹廷接又道：「一件本來可以很快解決的事他却要這麼多時間，既然不是能力不足，那只有解釋是見識淺薄的了。」
葉南溪不能不同意，曹廷繼續道：「這或者可以解釋是仇恨蒙蔽了理智。」
「也許是的。」葉南溪歎息：「現在想起來，花了那麼多時間，只爲了殺幾個仇人，實在浪費一些。」
曹廷道：「從所發生的事看來，那東西其實是見一步，走一步，事前完全沒有經過詳細的考慮，所以才會有憐憐的出現，相反，江湖上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鳥帮的勢力遠在安家之上，那東西竟然連一個普通江湖人也不如，這說來也有些可笑。」
葉南溪沒有笑，也沒有生氣，反而感覺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悲哀。
曹廷接笑道：「鳥帮其實也不是一個理想的利用對象。」
葉南溪輕「哦」一聲。「難道還有別個組織勢力在鳥帮之上？」
「最低限度，還有一個。」曹廷一些也不像在說笑。
「是那一個？」葉南溪急問。
到現在，曹廷仍然瞧不出這個葉南溪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所以也毫不猶疑的說出來。「朝廷……」
葉南溪詫異的道：「你是說官府的力量？」
曹廷道：「官府的力量遠比任何一個

組織要大，若是全力去做一件事情，非常簡單，而且成功的機會也極大。」
葉南溪道：「一般的官員要做一件事必須上級的批准，鳥帮到現在爲止，好像沒有做過什麼錯事。」
曹廷道：「你是在那兒聽來的，官府要做一件事，那還要什麼理由？」
「難道完全不同？」葉南溪嘟喃道。
這絕無疑問，在那東西的意識中，官府是很難利用來解決私人的仇恐，而這種觀念，當然絕不是來自這個世界。
曹廷聽說一怔。「什麼不同？」
葉南溪知道失言，忙解釋：「有些官員以小弟所知，完全不是那樣的。」
曹廷笑了笑。「你不知那兒遇上一個好官。但像這樣好官你也應該知道，實在不多的。」
葉南溪只笑不語，曹廷當然不知道這一笑的目的只是在掩飾他的失言，沉吟着接道：「那東西也不知是什麼來頭，但顯然一日一日成長，到今日與我們在一人村遇上之時，也不知厲害多少，若是我們在一人村遇上的時候，便已給這樣子厲害，我們只怕無一倖免，沒有一個能活得到今天。」
葉南溪沒有作聲，曹廷接道：「再下去，也不知道那東西會厲害到什麼樣子，所以我們其實還是很希望他現在找到來，趁他在我們還可以將他弄倒的時候將他弄倒。」
「應該這樣的。」葉南溪接道：「那東西也應該想到這一點，暫時躲起來，到適當的時機再採取報復行動。」
「但等到什麼時候才適合却是沒有一個準則，若是那樣子呆候，實在不容易打發日子，悶也只怕悶死了。」
葉南溪完全同意，曹廷笑接道：「我們也已經一把年紀，也沒有多久好活的了，大概那東西就是考慮到這一點，不得趕快來將我們殺掉。」
葉南溪道：「沒有比手刃仇人更痛快的事了。」
曹廷道：「你放心，這兒禁衞森嚴，那東西要闖進來絕不是一件易事。」目光一轉。「也是時候的了。」
葉南溪詫異地道：「是什麼時候？」
曹廷望着那邊的銅壺滴漏。「又是一天了，一會有人送晚膳進來，用過之後，別忘了將燈火吹滅。」
「入夜這兒的燈便完全熄滅？」
「那東西混身發光，在黑暗的環境下份外觸目，老遠便能够看見，我們現在只是担心他不來。」曹廷滿懷自信的。「這一次他再給我們困着，休想再脫身。」
葉南溪雖已知道曹廷他們必定作好安排，但聽曹廷這樣說，不能不重新估計，以曹廷這個年紀，這個性子，又是在自己兄弟之前，似乎沒有可能不說實話，故意誇大其詞。
「你儘管休息，有什麼需要，吩咐門外的弟子就是。」曹廷隨即站起來：「我出去瞧瞧。」
葉南溪大笑。「怎樣了？那不過些兒皮肉傷，你倒是將我當成娃兒來哄了。」
曹廷亦自大笑，往外走了出去，將門掩上。
看着門掩上，葉南溪面上的笑容才斂去，陷入沉思中。
現在他雖然走不進來，事情却不是他想像的那麼簡單，他也不懷疑鳥帮已經知道如何對付自己才更有效。
那天夜裏他被從婷婷的體內趕出來，當時的情形，不可謂不兇險，而鳳棲梧事後窮追不捨，他更是差點便傷在鳳棲梧的刀下。
當時彼此之間的距離，不過三五尺，縱然晃光使鳳棲梧不能够看清楚，但鳳棲梧從他的反應看出他的弱點所在，也不是全無可能的事情。
這些所謂武林高手，一般來說反應靈活，目光銳利，臨敵的經驗也特別豐富，一次受挫，下次要用同樣的方法將他擊倒，可眞不容易。
他們到底想出了什麼應付之策？葉南溪不知道，但他仍然堅信以葉南溪的身份，絕不難殺死曹廷鳳棲梧二人，却沒有把握在殺死二人之後，仍然能够殺出鳥帮總壇。
他非獨要報仇，還要活命，所以非要小心不可。
這一夜他過得特別辛苦，曹廷鳳棲梧燕南都未看過他，他只有裝作極疲倦的樣子，幸好他們都知道他曾受過重傷，都沒有懷疑。
面對仇敵，却非獨不能够動殺機，甚至不能够動氣，倒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到漏盡天明，葉南溪簡直要崩潰，可是仍然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

×　×　×

曉風吹冷，鳳棲梧曹廷最後一次逡巡，回到樓子門前的時候，天色已大白，兩人看來仍然精神充沛，一些疲態也不見。
「又一夜了！」曹廷仰首向天，不勝感慨。
鳳棲梧看看曹廷，道：「也許今天晚上那東西就會到來。」
這句話才說完，兩人便已不禁相視大笑，好像這種話，幾乎每一天他們都會說一遍，而都是不覺脫口說出來。
那種笑實在笑得有些無可奈何，他們也不知道這種話還要說到什麼時候。
鳳棲梧接道：「清水鎮那兩個無賴的死亡已可以證明那東西知道這兒硬闖不得，却又難消心頭之忿，在還未找到應付我們的辦法之前，趕去找葉南溪老前輩算賬，葉老前輩既然也來了這裏，那怕他不快趕來？」
曹廷微笑道：「看來那東西的弱點可眞不少，暴躁，欺善怕惡！」
鳳棲梧沉吟道：「我們也許可以利用他的弱點，佈置一個陷阱來誘他上當。」
曹廷道：「我已在想着一個這樣的辦法了，坐以待斃始終是下策中的下策。」
鳳棲梧道：「可是我們對於那東西知道的到底不多。而再給他跑掉，只怕他就算不會放棄，也眞的會苦候一段日子才來，甚至帶着一個更狠毒的陰謀，所以我以爲他自己到來倒還罷了，否則我們無妨收集更多更足够的綫索，才採取行動。」
「若是如此，清水鎮那邊，我以爲不妨派些人去探清楚，說不定會有我們需要的綫索。」曹廷想了想。「看情形，那邊

只怕還有更多的事情發生，絕不會只得那兩個無賴給殺掉那麼簡單。」

鳳棲梧笑笑。「已經派去了。」

曹廷看看鳳棲梧，笑起來。「我沒有猜錯，你也沒有令我太失望。」

「老前輩其實早已猜到，只是又放心不下。」

曹廷歎息。「這件事給人的壓力實大太大。」

鳳棲梧完全同意，他何嘗又沒有這種感覺，也知道，其他人都是這樣。

× × ×

曹廷回到房內，看見葉南溪的樣子，不由嚇一跳，只不過三四個時辰，葉南溪竟變得好像衰老了很多。

可是葉南溪並沒有顯示不出任何不妥，傷口影响又成了藉口，曹廷完全相信，鳳棲梧更吩咐了人準備兩條老參給葉南溪進補。

葉南溪面露感激之色，對鳥帮的仇恨顯然已完全消除，這是曹廷最感快慰的地方。

他雖則知道這個兄弟善惡分明，但也知道他脾氣剛烈執拗，對一個人或者一件事不滿，實在不容易將他那種偏見扭轉過來。

難道這一次大刼，令他的性格也改變了，曹廷不知道但想起這一次的遭遇，亦不禁大為感慨。

他們五個人結義多年，感情與親兄弟無異，現在却只剩下他與葉南溪二人，而到了此事終結，眞還不知道變成怎樣。

他却是做夢也想不到中原五義事實已只剩下他一個人，眼前的葉南溪已只是一個軀殼。

這旣然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與過去當然亦有很大分別。

連曹廷却都沒有在意這分別，還在誰會在意？

× × ×

午後，鳥帮分壇又有飛鴿送信到來，那些弟子仍然在鳳棲梧醒來之後，才將信送給他過目，在他們的眼中，那封信並沒有怎樣特別的地方，鳳棲梧接下之後，看了一遍，却呆在那兒，呆了好一會，然後他就要弄清楚兩件事。

信是什麼時候送來的？有沒有經過中原五義的弟子手中？

當他問清楚那封信如經由鳥帮弟子保管，中原五義的弟子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之後，才鬆過一口氣，隨即下命令，嚴禁洩漏這封信的事。

但是，在半個時辰過去，當曹廷找到來的時候，鳳棲梧却將那封信交給曹廷過目。

曹廷到來並沒有什麼事情，只不過隨便走走，看見鳳棲梧對那封信如此重視，不由細讀了一遍。

鳳棲梧待他將信放下才道：「這是我們在清水鎮的弟子進一步得到的綫索。」

曹廷點頭道：「那兩個無賴是在一間夜店裏喝得半醉才離開。」

「他們所走的方向正是朝着葉老前輩燕南小李所住的那間悅來客棧，正經過詳細的調查，在那個方向離開夜店不遠的街道兩旁，有三戶人家當夜隱約聽見有瓦瓶擲地聲，以及喝罵聲，而天明之後，亦看見有酒瓶的碎片遺留在地上。」鳳棲梧對於整封信已滾瓜爛熟。「至於發現那兩個無賴屍體的廢屋，亦是在悅來客棧附近，更重要的一點，這件事就發生在燕南他們三人在悅來客棧的同一夜！」

曹廷皺眉道：「你的意思是那東西應該知道他們是住在悅來客棧的了。」

鳳棲梧點頭。「若說是一來一往那麼巧，當夜都留在清水鎮，而那東西又只是那麼巧在清水鎮悅來客棧附近徘徊殺人，未免巧得令人有些難以置信。」

曹廷摸着鬍子道：「不錯太巧了。」

「以我們所知，那東西只是每月十五月圓之夜才會有殺人的必須，那兩個無賴離開夜店的時候巳經半醉，相信也不會故意與那東西發生衝突，那東西若要趕往胡家莊，也當然不會在清水鎮浪費時間。」

曹廷道：「有道理，而且燕南他們不是說過在胡家莊門外，坐騎突然跑掉，他們懷疑可能是那東西作怪，只不過光天化日之下，兇不出來。」

鳳棲梧道：「這其實有些矛盾，葉老前輩傷重之身，那些弟子又全都跑掉，即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要殺他也並不困難，再說，即使眞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無能為力，那麼，跟到了清水鎮，在夜間也絕無道理將時間浪費在不相干的兩個無賴身上的。」

曹廷沉吟道：「那你認為是怎麼一回事？」

鳳棲梧道：「若非那東西有了什麼好辦法，不對葉老前輩採取行動，那應該就是，葉老前輩本身有問題了。」

曹廷皺眉道：「是什麼問題？難道他竟然會與那東西勾結在一起？」

「在老前輩到來之前，我巳經與燕南小李他們詳談了一遍，也試探過他們，他們都沒有問題，而事實在這幾天之內，他們都是走在一起。」鳳棲梧一頓。「但反而從他們的說話中，我發現了幾點可疑的地方。」

曹廷正要問，鳳棲梧巳然揮手要一個堂主將旁邊一道七巧屏風推開，屏風後兩張椅子，分坐着燕南小李二人，齊站起來向曹廷施禮。

曹廷看着他們，詫異道：「你們到底發現了什麼？」

鳳棲梧道：「他們進去胡家莊，看見葉老前輩的時候，葉老前輩完全不像是受傷的樣子。」

燕南接上口。「當夜鳳帮主砍了三師叔兩刀，三師叔當場昏倒，事後很久才醒來，而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三師叔只能伏臥在床上。」

曹廷道：「不錯，所以才不讓他隨來，但昨天他到來可也不見得怎樣舒服。」

燕南小李對望了一眼，道：「那之前可不是的，在清水鎮清晨起來，三師叔精神奕奕，甚至還笑我們這麼年青竟不如他的精神充沛。」

曹廷却問道：「在清水鎮那天晚上，你們可又有什麼發現？」

「那天晚上三師叔堅持一個人獨住在一個房間，而且在日落之前用膳，一入夜便閉門歇息。」燕南隨又將葉南溪的理由細說了一遍。

「一路上——」小李補充道：「三師叔有時好像完成沒有受傷似的，但有時却又顯得有些不適，但怎也不像曾經受過重傷。」

鳳棲梧接道：「葉老前輩的內功怎樣，受的傷又有多重，，相信沒有人比老前輩更清楚的了。」

曹廷頹然靠坐在椅子上，一會才歎息接道：「不怕說，以我當夜替他包紮傷口所看見的傷勢，這個時候，他應該仍然伏臥在床上，但近年來他的內力修練到那一個地步，我却也不大清楚。」

「晚輩斗胆說一句，一個人到了葉老前輩這個年紀，內功即使再修練，相信也不會有很大的進展。」

曹廷微一頷首。「這也是不錯，還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鳳棲梧道：「老前輩大概還記得你們那些投入鳥帮的鴿組，最後為了師門，不惜一齊自殺的弟子。」

曹廷面容一黯。「他們都很不錯。」

「隨同老前輩到來的都是的，鳥帮的勢力有多大，他們雖然都知道，但無一退縮，這當然是五位老前輩平日恩威並施，使他們都認為為了師門，雖死無憾。」鳳棲梧點點頭。「這非獨晚輩，鳥帮上下亦無不深感佩服。」

曹廷道：「貴帮弟子何嘗又不是為了鳥帮，不惜戰死？」

鳳棲梧道：「問題這就來了，那些負責葉老前輩安全的弟子，何以竟然會完全跑掉，一個也不剩？」

「不是說，是老三恐怕他們受害，將他們趕跑……」曹廷後面的說話突然嚥回去。

鳳棲梧隨即道：「我看就是趕也不能够將他們趕得無影無踪，他們即使離開胡家莊，也會在附近留下來，遙遙守護。」

曹廷連連點頭，鳳棲梧接道：「而且葉老前輩大概也不會如此不近人情，連他們留下在附近，也不許。」

曹廷連聲：「不錯不錯……」面色越來越難看。

燕南插口道：「鳳大哥的意思是，三師叔大有問題……」

「大有問題？」曹廷怔住在那裏，顯然還未能够接受這個事實。

鳳棲梧又道：「要弄清楚這件事其實也不困難，只要到那些弟子的家裏一問便會有一個明白。」

「不錯，」燕南接上口。「他們帶傷在身，當然是要回家休養，若是都沒有回家，四師叔那附近也不見，三師叔的說話就值得懷疑了。」

曹廷歎一口氣。「給你們這麼一說，連我那一點兒信心也動搖了。」一頓才點頭。「也罷，你們就去弄清楚這件事。」

鳳棲梧沉吟着道：「在此同時，晚輩斗胆還要着人將胡老前輩的莊院與及附近一帶，來一次徹底的搜索。」

「這又為了什麼？」曹建甚感詫異。

鳳棲梧道：「那些弟子若是沒有回家，當然就是已經在胡家莊遇害，却要找到他們的屍體，才能够有一個淸楚明白。」

「也好。」曹廷彷彿方寸大亂，什麼主意都已沒有，一切都聽由鳳棲梧處置。

鳳棲梧接道：「這本來可以等到那些弟子的下落弄清楚之後，可是那一來又恐為時已晚，而且弟兄們現在又是閒着。」

曹廷只是點頭，鳳棲梧又道：「胡家莊佔地不大，附近的環境又簡單，相信不用太費心思。」

燕南插口道：「那東西似乎習慣將屍體棄在井內，這方面不妨加以注意。」

鳳棲梧頷首道：「我也已考慮到這方面，井方面我會吩咐他們只要有懷疑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加以搜查。」一頓接又道：「不過胡家莊的情形我們都不太清楚，你們去幾個人必定會大有帮助。」

燕南道：「那我與幾個師兄弟去走一趟。」

鳳棲梧道：「這件事只是去的人知道就好了，不是不相信其他人，只是怕他們面上藏不住。」

燕南看看鳳棲梧，苦笑了一笑，曹廷隨即道：「我可瞧不出老三與從前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鳳棲梧歎息道：「沒有人比我更熟悉婷婷，可是那東西進入了他的體內，開始我却也毫無感覺。」

曹廷亦只有苦笑，鳳棲梧接道：「本來我們可以試探葉老前輩，但那樣試探，一個不愼，便會打草驚蛇，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在周圍先佈置好一切，加倍提防，小心監視，那即使被他發覺，我們亦能够將他困住。」

曹廷苦笑道：「你認為怎樣做就怎樣做好了。」

鳳棲梧完全明白曹廷的心情，只是道：「老前輩也務需保持冷靜。」

「雖然是數十年手足之情，老夫相信還能够控制得住。」曹廷有些無可奈何。

鳳棲梧從他的眼神已看出他那種無可奈何的悲哀，那若是事實，中原五義到現在已只剩下他一個人的了。

燕南插口道：「有一件事我倒是很不明白……」

鳳棲梧竟好像看到了他的心深處，不待他說出來便道：「我們都認為那東西是母的，應該進入年輕女性體內，而你那位三師叔却是個老人，而且還是個男人。」

「可不是！」燕南搖頭。「這豈非與我們的判斷完全相反？」

鳳棲梧道：「那東西雖然是母的，却未必一定要進入女性體內，之前所以全都是，未嘗不可以解釋是女性一種愛美天性，但現在報仇為重，也許就不會計較那許多的了。」

燕南只有苦笑，鳳棲梧歎息接道：「但亦不無可能，那東西並沒有進入你那位三師叔的體內，只是不知用了什麼方法，使他迷失了本性。」

燕南道：「太奇了，我不敢說這沒有可能，但……」

鳳棲梧道：「當夜他被我們包圍在靈堂內，曾經令家兄的屍體從棺中撲出殺人，可見她實在有這個能力。」

燕南想想道：「這倒是簡單，只要我們除掉了那東西，三師叔豈非就會恢復本來。」

鳳棲梧道：「道理就是這樣，問題在

那東西藏在那兒？我們如何才能够將他尋出來？更成問題，總不如這樣來得簡單，而且，我們昨夜任何發現也沒有，那東西總不成遠在數里之外，也能够控制一個人的意志。」

燕南搖頭道：「這是說，那東西已進入三師叔的體內的可能性還是最高。」

鳳棲梧笑笑：「我們現在什麼也只有胡亂推測，在未找到你們那些師兄弟之前，甚至連是否有這麼一回事也仍然不能肯定。」

燕南尚未接話，曹廷已揮手道：「那就什麼也不要管了，先弄清楚這件事，快去。」

燕南長身一揖，鳳棲梧隨即道：「我們兩個堂主已經在外面準備好，一路上所有的烏帮弟子都會由你們指派。」

曹廷接道：「那幾個師兄弟熟悉你四師叔的莊院，你大概也清楚的了。」

燕南道：「四師叔的弟子應該都清楚的。」

曹廷點頭道：「那你就與他們走一趟好了。」接揮手。

燕南急步奔了出去，鳳棲梧接將手中信移到燈火旁邊，將信燒去，曹廷看着，道：「你比令兄要謹慎，幸好那一次進襲胡家莊不是由你指揮，否則我們早已一個不剩，也遂了那東西的心願。」

鳳棲梧淡然一笑，道：「若是由我來指揮，這件事也許根本就不會發生。」

曹廷一怔，隨即恍然。「不錯，你一定會先弄清楚烏帮與我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仇怨。」

鳳棲梧道：「因爲我本來就不是烏帮的人，旣不用受烏帮的規則管束，也不必盲從附和。但旣然如此，這件事也不會落到我手上，而眞的落到我手上，只怕我也不例外，變成了一個傀儡，由那東西來支配。」

曹廷苦笑。鳳棲梧目光轉向大門那邊，喃喃接道：「這幾天之內，事情應該就有一個明白。」

曹廷道：「若是能够有一個解決，則無論事情變得怎樣壞，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鳳棲梧明白曹廷的說話，他自己豈非那種心情？那東西越下去看似便越厲害，能够早一些解決當然是早一些解決的好。

× × ×

又一天過去。表面上看來，烏帮總壇並沒有什麼變化。事實在那座小樓之外，又已添置了數重埋伏陷阱，烏帮的弟子都已經接到密令，嚴密監視葉南溪的行動，小心防範。

中原五義的弟子除了侍候葉南溪的幾個，亦同樣受到密令，那是鳳棲梧與曹廷再次商量過作出的決定，也爲了避免事發時發生不必要的誤會。

曹廷仍舊探望葉南溪，只是話少了，他沒有出言試探，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只恐一個不小心，說漏了嘴巴，惹起葉南溪的懷疑。

他本來就是一個小心的人，現在當然更加小心了。

葉南溪並不知道這麼快便引起鳳棲梧等人的懷疑，也沒有瞧出任何不妥，言談間有意無意試探周圍的情形。

曹廷逐漸也感覺到眼前這個葉南溪有問題了。

以他所知葉南溪一向粗心大意，說話每每沖口而出，而眼前這個，非獨完全沒有了葉南溪那樣狂傲大意，就是說話，也彷彿每一句都經過一番縝密的考慮，但這亦未嘗不可以說是，葉南溪經過死裏逃生，性格亦大受影响。

曹廷有生以來從未試過這樣，雖然心裏有很多話，但都不得不抑制着，惟恐弄壞了事情。

那些侍候葉南溪的弟子壓根兒不知道，當然亦不會露出任何奇怪的動作說話。

葉南溪若是本來的葉南溪，却不難瞧出曹廷有很多的心事，可惜他不是，也沒有心情留意那許多，一心只是想着如何報復。

經過這兩夜，他已經完全放心，只要他不動氣，不準備殺人，果眞不會發出亮光來，那他就可以處心積慮，等想到有一個萬無一失的計劃，才採取行動。

在婷婷體內的時候，他留在烏帮總壇已經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對於烏帮總壇的形勢亦非常熟悉，可是他不能够肯定鳳棲梧到底是住在什麼地方。

以他的原意，最理想當然是把握適當的時間，在一夜之間，先解決鳳棲梧曹廷二人，然後用蠶食的方法再解決烏帮與中原五義的弟子。

但現在他都是被安置在這樣的一個密室，接受那麼多人的保護，要殺曹廷雖然並沒有什麼困難，但殺了曹廷之後，要不引起鳳棲梧的注意，實在是完全沒有把握的事，只要他一踏出這個密室，烏帮與中原五義的弟子立即就會重重的保護着他，這種保護便成爲他殺鳳棲梧的障碍。

而在天亮之前他却是必須殺死鳳棲梧，溜出烏帮，找一個地方躲起來，但這其間曹廷的屍體只要被發現，非獨沒有機會溜走，而且隨時都會陷入險境，若是天亮之後仍然給困在烏帮總壇內，他便完了。

有什麼辦法可以將二人在一夜之間分別孤立起來，又在毫無戒心的情形下將二人一舉擊殺。葉南溪要想的就是一個這樣的辦法。

然後他想到，第一件事必須令自己看來已逐漸痊癒，在烏帮總壇之內隨意行動，弄清楚鳳棲梧平日出入的地方，所以這一天下來，他的傷勢看來便突然好了很多，那知道反惹起曹廷的懷疑。

曹廷甚至已經從他的言談中猜到了他的用意，急躁的確成了他的致命傷。

鳳棲梧完全絕足這座密室，也許他根本就不想給葉南溪製造任何的機會，到這一天黃昏的時候，小樓外所有的佈置已經完全弄妥，連總壇護牆亦已重新再加以佈置，附近的烏帮子弟完全集中在那周圍。

烏帮的弟子分批日夜遶巡，整座總壇有如鐵桶般，只等葉南溪露出本來面目。

到現在，葉南溪仍然沒有感覺，只是盡量在曹廷面前表現出他已經開始痊癒，只待兩天之後，便走出密室，進行他的下一步計劃。

另一方面燕南一夥馬不停蹄，趕赴胡家莊，一路上，都有烏帮的弟子接應，替他們準備馬匹食物，所以馬匹疲乏之對他們並無影响，只要人能够支持得住便成。

路走到了一半，他們又分開了幾撥，部份走了去負責在胡家莊保護葉南溪的那些弟子的家中探問，看那些弟子是否已經回去。

每一撥都是拚命趕路，隨行都有烏帮鴿組的弟子，準備隨時將消息用飛鴿送回去。

他們休息得很少，能够挺得住都繼續挺下去，都知道事情的嚴重，必須及早弄清楚。

之前一次，燕南趕着到胡家莊接葉南溪到烏帮總壇，一心要搶在那東西之前，已經趕得很快的了，但比起這一次，仍然慢上很多。

這一次的趕路簡直已接近瘋狂。

在他們趕到胡家莊的時候，附近的烏帮弟子已接到飛鴿傳書趕來，四方八面包圍着胡家莊，而且已開始了仔細的搜索，頽垣斷壁完全給他們翻轉，稍爲鬆浮的地面也給他們挖開來，到燕南一夥趕至，仍然沒有發現任何的屍體。

「先搜查那些水井。」燕南隨即吩咐下去。

× × ×

胡家莊一共有三個水井，其中兩個仍然可以看見清澈的井水，一個却被磚石堵着，燕南一看周圍的環境，疑念便大生。

那些磚石顯然並不屬於水井附近所有，附近有一株大樹，樹後雖然有磚牆，離開水井也在兩丈之外，不錯已經倒下來，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掉進其內，更不可能將那個水井堆滿。

燕南一面吩咐將堵着水井的磚塊搬開，一面吩咐弄幾枝鉤竿到來。

到將磚石搬得七七八八的時候，用幾枝晾衣竹造成的鉤竿已經準備好，惡臭陣陣亦從井底冒起來，搬磚石的人撕破衣服堵着鼻子，繼續將磚石弄走。

那整整花了他們半個時辰，磚石才給搬光，然後他們終於發現了那些屍體，用鉤竿一個個鉤上來。

那些屍體已腫脹發臭，中人欲嘔，也已變形，但仍然可以分辨出是什麼人，而屍體滴血無存，與清水鎭發現的兩具乾屍並無不同。

看到這些屍體，所有人雖然在秋陽下，却有置身寒冬冰雪中的感覺，再想到那個葉南溪在烏帮總壇內隨時都準備殺人，更無不冷汗濕透衣衫。

到他們回復自我，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將所有的鴿子放出去，隨即上馬趕回。

與燕南同來一夥大都已疲倦得要命，但仍然勉强支持下去。

烏帮的兩個堂主看見這種情形，立即吩咐準備馬車，燕南他們不能不同意，事實他們倒在車廂中，不到十數，便已經睡着。

馬車速度已到了極限，驅車的弟子奉命盡快將燕南他們送到烏帮總壇，不必珍惜馬匹的性命。

一路上，事實亦有烏帮的弟子準備好馬匹車輛替代，以備能够將馬車維持一定的速度。

道路不全是平坦，馬車駛過，難免動盪，在車廂內的燕南一夥，都是臥在厚厚的棉墊上，對他們並無多大影响，除了一兩個較爲特別之外，其餘的都沒有因此而醒來。

與之同時，無數信鴿亦一站接一站迅速的飛向烏帮的總壇，這當然比馬車更迅速。

× × ×

信鴿飛到之前，烏帮總壇仍然保持平靜，警戒也始終不鬆懈。

葉南溪的傷勢當然越來越好了，已變得完全沒有事兒一樣。

他自以爲已做得天衣無縫，却不知道在淸水鎭殺了那兩個無賴，雖然令他明白只要他不動殺機，不生氣，就能够避免那種亮光散發出來，也惹起了鳳棲梧的懷疑，到現在，烏帮的弟子與燕南等，甚至已經發現了他的秘密。

燕南在將他送進來之後，曾經探望過他，這幾天却不知所踪，他若是眞正的葉南溪，當然會清楚燕南的性子，現在他根本沒有將燕南放在心上，不知道他曾經是燕南的半個師父。

好像燕南這樣尊師重道的人，又怎會不到來探問。

曹廷也實在裝得像，只要看見曹廷，葉南溪便已很放心，也就因爲曹廷的出現，他完全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秘密已洩漏。

看着天色已大亮，他終於下床走了出來，雖然仍裝作行動有些緩慢，但無論怎樣看來，也都是與一般人並無分別的了。

侍候在樓外的中原五義的弟子到現在仍然蒙在鼓內，慇勤的上前問候。

「我只是到處走走，天已經亮了，沒事的，你們也不用侍候，去幹自己的。」

葉南溪的語氣態度都非常親切，這與他往日又是截然迥異，那些弟子不免有些受寵若驚。

曹廷並不在，否則只聽這番話，便已經知道不妥，但他知道的，已經足够了。

葉南溪隨即走了過去，第一個地方就是要去看看以前鳳棲梧居住的地方，看見他是否仍然住在那裏。

才離木樓，那些烏帮的弟子便已經發現，不動聲色，遙遙監視，他們都已被千叮萬囑，也表現得很自然，可是他們的眼神却不是每一個都藏得住。

葉南溪走着，突然有一種被監視的感覺，他終於留意那些烏帮弟子，終於看出了他們眼神有異，可是他沒有理會，只是繼續緩步往前行，一顆心却已經在不住轉動。

他其中一個缺點就是多疑，但這個缺點有時亦會變成優點，正如現在，看似若無其事，實則已經在留意着那些烏帮弟子。與之同時，幾騎快馬已經奔至烏帮總壇大門之前，那都是鴿組的人，燕南他們的飛鴿傳書昨天入夜之前已經送到分壇，黑夜中鴿子不能够用，所以只有用人代馬將信息送來。

那幾個鴿組的弟子飛馬奔了整整一夜，在天亮之前，終於望見總壇外的哨站，再一輪急趕，終於在這時候趕到來。

高牆上的弟子遠遠看見，忙將吊橋放下，幾騎馬不停蹄，直衝進來，爲首的隨即呼問：「二爺在那兒？」（未完）

游俠英雄傳

阿檀娜一箭退清兵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沙哈洛神尼和王春明、白泰官等一衆俠士到「貢密底斯山」刦走了王妃「施拉美」和龍駒「奧司卡」之後，利用金蟬脫殼之計擺脫了葛爾丹的追捕，來到「庫林蓋」時，「施拉美」病了，便請來一個郎中，却原來是黃面客宗流，這回宗流是應了駝俠阿朗的要求，前來探問王春明等人的消息的，另外宗流也正因爲朝廷要派年羹堯大將軍來新疆一帶戡亂。而宗流也知年羹堯和王春明等幾位俠士已結成拜盟兄弟，所以宗流希望王春明等人能說服年羹堯停止對回民的攻擊，白泰官見各位兄弟主意已決，也不由他個人不同意，於是答應一道前去……

「沙訶薩」，帶着土司宗流、駝俠阿朗、神尼沙哈洛、及白泰官、王春明、周潯等衆俠士，在陣上高地觀察一番，清營那邊的火箭仍是飛蝗一般的不斷射過來。

沙哈洛走近宗流身旁，在耳邊說了幾句話：宗流上前轉告了「沙訶薩」，這個回族英雄立刻下令，全綫回兵再後撤兩里，並召集各營將官，乘夜到大營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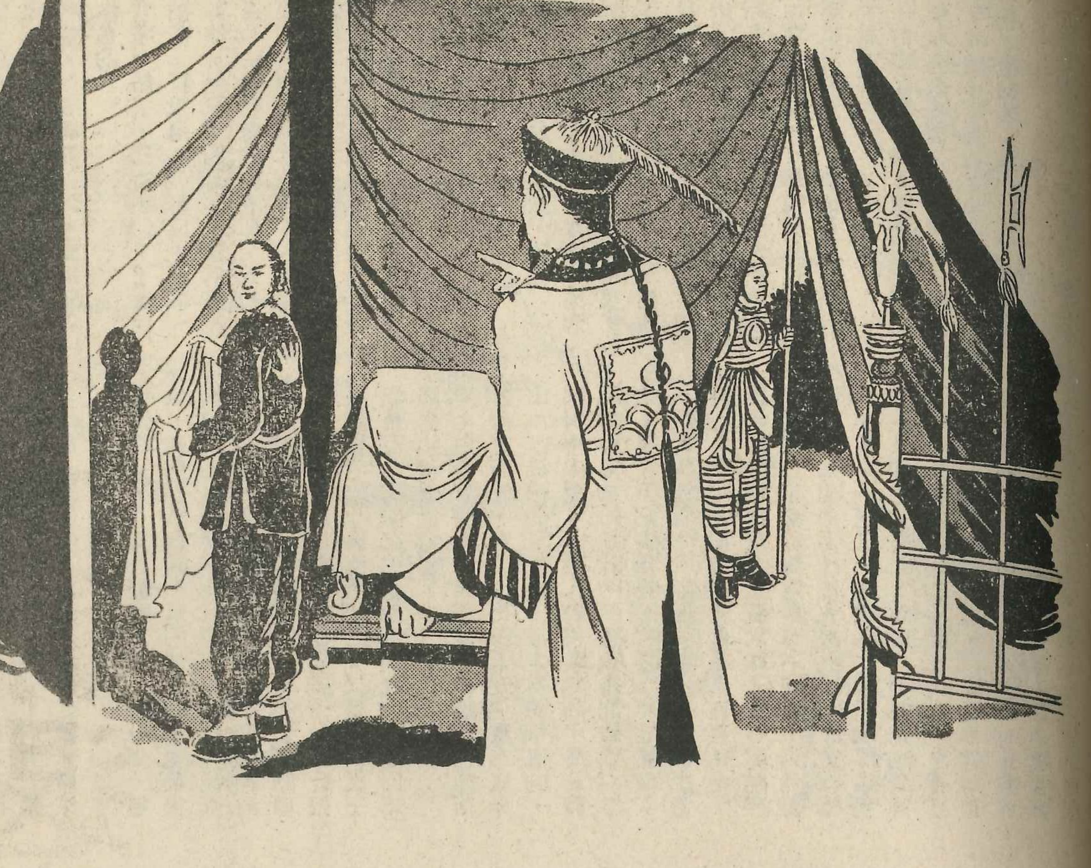
「沙訶薩」將軍把一行俠士接入帳中，對沙哈洛神尼等重行施禮。說道：「這番深感女菩薩和各英雄到來相助，如果天明之前沒想出一個計策，清兵就要渡河過來攻擊的。」各人方才坐下，小軍進帳來，遞上一束箭矢，長僅一尺，這些就是清營裏射過來的火箭。「沙訶薩」將軍遞給各人一看，那箭桿只是一根竹管，鑲了鋼造的箭頭，兩邊深陷，箭尾附着羽毛，奇怪的是箭桿尾端藏了一截銅管，約有二寸長，已給火藥燒成黑色。

沙哈洛把羽箭拿在手裏，對沙將軍說道：「將軍，這是年羹堯設計的火箭，我曉得他在白雲那裏學得一手飛箭暗器，打出時比任何的飛鏢更犀利。他現在改過用火藥來發射，作用如同西洋傳入的火槍一般。箭桿裏的銅管子放進了火藥，燃放起來，便和小孩子玩的火箭一般，不過它的射程却比玩的火箭遠得多，這算是年羹堯的發明罷。」沙將軍聽了不停地在點頭。

宗流正在把箭桿放到鼻子裏嗅着，忽地說道：「這箭頭有一種氣味，也不像是硫磺，你們嗅得出是蘸了什麼東西嗎？」沙將軍答道：「這點我已明白了，箭頭兩邊陷入的地方，定是蘸上了白磷，這東西在我們部落裏的山嶺上，多有埋藏着的，遇到了空氣便會自行燃燒。」當他們說話的時候，沙哈洛在紙上寫了幾行字，送到沙將軍面前。「沙訶薩」看了，即時站起來對她說道：「難得女菩薩指示機宜，在下先代表我們族人向女菩薩致敬！」沙哈洛起來也合十還禮，大家便退出中軍帳，宗流領他們一行返回農莊裏休息。

第二朝，沙哈洛和白泰官等都想知道陣上的消息，等到午前，才見宗流乘馬回來，春明忙問道：「師傅，外間情況怎樣？」這時宗流面上已沒有昨宵的緊張，答道：「今早清兵曾試探渡河，但給回軍一輪火箭射出，清軍不少墮進河裏，因此擋了一陣，現時沙將軍已佔回昨夜的陣頭了。」說了又對沙哈洛神尼讚道：「女菩薩算無遺策，拜服拜服。」座中駝俠、白泰官等，都不明白宗流在說些什麼。宗流見他們等着解釋，便說道：「這全憑女菩薩昨夜留下的錦囊，沙將軍乘夜把兵士的衣服挑起，營裏亮着燈火，這樣像是眞的兵士守在營裏一般，誘得清兵整夜的把火箭射過來，沙將軍在營外預伏了人馬，火箭射來，立即拾起用沙掩蓋着，那火燄便熄滅了。那時後方已取來十幾桶火藥，全體軍兵動員起來，把清營射來的火箭收集，在銅管子裏放進一些火藥，安上藥引子，又用鉛封了口。一夜之間竟造成了幾萬枝火箭。到了今早清兵搶渡過河，沙將軍等他們來到中流，一聲令下，回兵把箭放到發射架上，燃着引子，那幾萬枝火箭照樣射到清兵陣上，我想年羹堯怎樣也沒料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罷！片刻間人仰馬翻，清兵大部中箭落水，那些火箭雖然沒有燃燒，但射到身上也抵受不了，回軍因此勝回一陣，乘勢趕到，壓住陣腳，沙將軍才下令收兵，現在已把河邊高地都佔回了，還掘了土坑，埋伏着弓弩手呢。」

宗流這一說，各俠士才知道沙哈洛昨宵臨走時留下這個錦囊，助沙訶薩勝回一仗，暫時擋着清兵不能渡河，都佩服她的計智。門外馬鈴聲響，「沙訶薩」乘馬來到農莊，對各人鞠躬道謝，還帶了大批精美食物同來，吩咐莊客欵待一番，才回營去。



年羹堯道：「你遇到強敵了！」

這時白泰官心裏有點忐忑不安，他見師姐沙哈洛幫回兵勝了一仗，生怕年羹堯將軍知道了，會怪自己好一同來到回兵陣上，幫助別人。但王春明却暗暗歡喜，他和年羹堯雖在九華台結過盟，究竟淵源不深，今次是他的師傅噶什土司請沙哈洛前來解圍的，他這時正對沙哈洛熱戀着，她幹的事自然十分贊同。至於周潯和他們兩人又是另一思想，他自從在奇台驛和冒蓮重敍，一雙小冤家整日地情話喁喁，只覺得日子太短，雖然回兵的勝負和他沒大關係，可是對王春明特別好感，春明作的事，他永遠站在一起的，所以這時也覺得一陣安慰。

黃昏時候，清兵果然停止了攻擊，雙方仍是以前一般對守兩岸。「沙訶薩」將軍把軍務調署一番，晚上特在大營設宴，歡迎沙哈洛和一羣英雄，噶什土司一早便到農莊來作知客，招呼就道。冒蓮仍留在農莊裏，陪伴着施拉美王妃，暗地裏却是受了師傅吩咐，教她小心看守，不許任何人闖進。

大營就在孔雀河畔，離岸邊不過數十丈，營外重重守衞，燈火通明，帳內設了酒筵，各英雄一齊入席。沙將軍頻頻敬酒，對沙哈洛推崇備至，神尼只是吃些果品。酒興已闌，宗流稟告沙將軍，教他把帳裏燈火熄滅，免給清軍火箭再襲來，大家把椅子移到帳外閒談。

那時滿天浮雲，星月無光，望過隔岸清營，也是燈火盡熄，只有黑夜裏的河水映出一些浮光。各人正想告辭，突見清營那邊發出一點青光，在半空閃閃飛動，一會又落下不見了。白泰官正看得出神，才過半盞茶時分，剛才的青光又起，這番還帶着一種尖銳的嘶風音響，嗚嗚傳來，那點青光在清營上空飛繞兩匝才墮下地面消失。各人心裏有點驚奇，白泰官忽道：「尹四哥到了！這是他發出的丸子。」說時，隔岸那點青光再起，今回嘶風更响，直衝斗牛，迅速飛下。白泰官面上變色，他走近王春明周潯身邊來，暗暗的道：「我們四哥的確到了，他就在清營裏，剛才是他所發的一種訊號，那點青光就是他的一手絕技飛丸，往常他每到一地，夜裏發出丸子，綫上朋友便曉得他來了，這番他大概是來了清營，把丸子射出看看有沒有自己人在這邊，現在我們要快點打個主意！」春明、周潯聽了，心裏一時沒有主宰，可是當着沙將軍面前不好出言，沙哈洛、宗流兩人，都似乎明白他們三人的心事，立刻向沙將軍謝過盛筵相待，便都告辭，乘馬向農莊走去。宗流勒馬走近春明身邊，悄悄地道：「徒兒，你留心一點白兄的舉動，有事時便和沙哈洛商量，你們回農莊休息，我要告辭了。」春明點了點頭，宗流送各人到農莊，便策馬返營去了。

白泰官還沒坐下，便對沙哈洛道：「阿檀娜師姐，我想乘夜到清營去，見尹四哥一面。」沙哈洛想了一想答道：「師弟，你這樣的心急，也是應該的，但我希望你設法使他勸年羹堯先行退兵，這方回部的事，儘可和平解決，將來我們請沙將軍吃虧一點，接受一部份遷徙的命令便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春官應了一聲，又問道：「阿檀娜師姐，你這番替尹四哥把

王妃和龍駒都取到了，他定會對你感激，如果我把你的意思說出來，料他會教年八哥做個人情，給回民部落一個和平解決的機會也未定。」沙哈洛喜歡得展開笑容，說道：「師弟，你這樣做，將來回民兄弟也永遠感激你的。」

白泰官略一結束，正待出門，王春明過來把他袖子一拉說道：「老二，讓我一道兒跟你前往，見見尹四哥。」泰官還沒答話，那邊沙哈洛已瞪着了春明，意思是教他不要前去。泰官見了便道：「大哥還是在這裏等着罷，我見了尹四哥時會替你說惦念着他的。」王春明這時候已受了沙哈洛的支配，那敢不依。白泰官說聲再見，閃身便出莊門，展起急縱輕功，瞬已來到孔雀河，一看兩軍陣上都掩蔽了燈光，黑暗裏只見哨兵在岸邊蠕蠕走動。

他轉過身來，沿河岸走去，離開了陣地，哨兵的守衛漸見疏落，這才蛇行來到河邊，把氣囊吹得漲起，跟着下到水裏，直浮到對岸清軍陣地，才爬上岸來。清軍守衛的哨兵很快的看到了，喝了兩聲，提刀向他衝來。白泰官舉高了雙手說道：「兄弟，我是來見年大將軍的，請你快給我通報，說姓白的求見。」那哨兵見他是個漢人，手裏也沒有武器，連忙報告了上官，傳達到大營去了。

不久，白泰官被請到青龍旗下的黃羅帳裏，年羹堯全副戎裝，起來相接，說道：「二弟，我聽小軍傳報，早知你來了。」白泰官也不暇回答，連忙問道：「八哥，尹四哥來了嗎？」話還未了，內帳閃出了尹青，笑道：「二弟，你定是見了訊號來的罷，我也猜想你們會在回軍那邊了。」泰官喜極上前握住了尹青的手，一同進入內帳，各敍離情。白泰官才曉得當夜隨往阿若山的駝馬隊已返回西安，向尹青報道他們一行已隨三音神尼進入西蒙，將來打算取道「庫林蓋」到新疆。尹青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刻打發探馬到「奇台驛」等候。那些探馬便是今日的情報員，他們很快的便把白泰官等人行踪回報尹青，說大隊人馬在「奇台驛」住上兩天，便動程向南疆方面走，同行的還有駝子和黃面的學究。尹青料他們會是前往孔雀河，因此飛馬趕來。他心裏惦念着的，就是施拉美王妃是否一道同來，却估不到他們竟在回軍陣營的後方逗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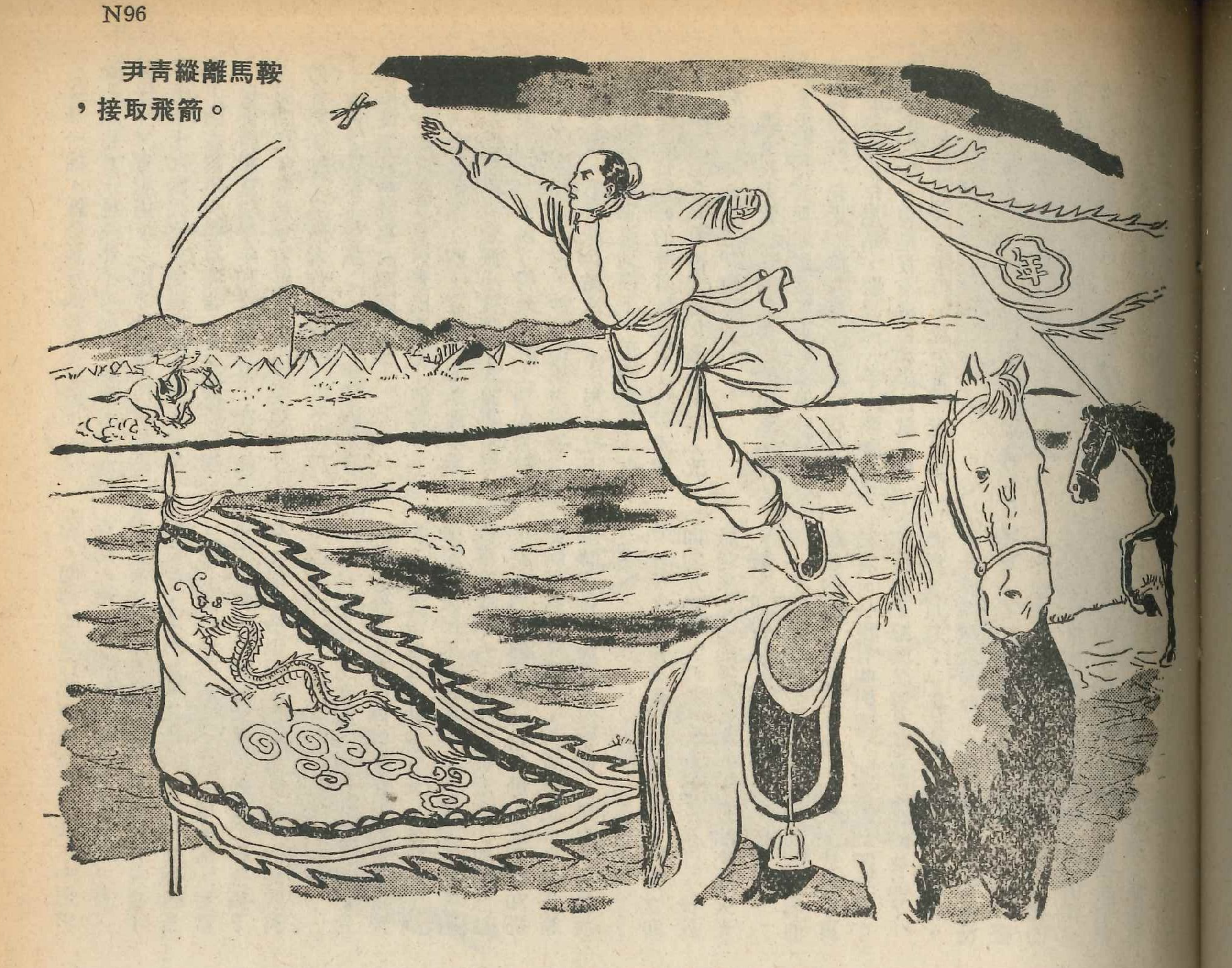
白泰官說出在西蒙時，沙哈洛怎樣用計帶走王妃，當日他們四人在「貢密底斯山」怎樣挫倒了番僧，駕走奧司卡龍駒，都對兩人說了一遍。聽得羹堯和尹青一齊稱讚神尼施的好計。尹青急着問道：「二弟，現在王妃安頓在那裏？」泰官答道：「四哥請放心，我師姐對施拉美比什麼還關心，她早就把王妃安置在農莊裏住下，給她好好地休息，還派六妹子在那裏陪伴着呢。」年羹堯對這些却不關心，只是要清楚得知他們爲什麼會來孔雀河。他向泰官問道：「老二，你們不一直返回甘肅邊境去，却要來到回軍陣營，莫不是三音神尼要你們和她一起替沙訶薩出力？」他這一問面上顯得有點嚴肅。白泰官早就得到沙哈洛的授意，胸裏已有成竹，也正容答道：「八哥，你說得出奇了，我們和沙訶薩沒半點交情，怎會替他出力？這次是阿檀娜師姐受了回民的邀請，要她前來相助解圍，我雖是她的師弟，但大家立場不同，也沒能左右她的意志。不過王妃却願意跟着她一道兒去，而且把奧司卡都帶來了，我們不能不隨在一起保護，怕的是有什麼差池，那時四哥不是會責我們辦事不力嗎？」白泰官這一番話，當着了尹青面前說得入情入理，令到年羹堯沒法再置一詞，只有俯首沉吟着道：「原來三音神尼替回軍出力，怪不得夜間他們把我軍射出的火箭，裝了火藥反射過來，打傷了我方人馬不少。」尹青却沒有注意到他的說話，仍然追着問泰官道：「那農莊離回軍陣地有多遠呢？」泰官道：「大約是七八里罷。」尹青沉默了一會，返身回到臥帳，換過了一身夜行衣，加上一件披肩，對白泰官道：「二弟，我和你一起前往農莊，見施拉美王妃一面。」他才說出口，年羹堯便吃了一驚，忙起身問道：「四哥，你要親身到敵營去？」尹青微笑答道：「大將軍，難道你怕他們會把我吃掉了嗎？何況那邊還有我們的兄弟，我想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你等着我回來罷。」尹青說的兄弟，就是指王春明周潯二人。一霎間兩條黑影穿出帳外，一瞬便杳。

這一次便是大俠尹青初會沙哈洛神尼，他和白泰官游過了孔雀河，很快的便趕到回軍陣後的農莊來了。白泰官一聲長嘯，和尹青兩人像是飛鳥歸巢一般的縱來。王春明、周潯正陪着駝俠和沙哈洛在長廊下等候，看到白泰官回來，後隨的正是尹青。兩人立刻上前呼道：「四哥，我們料不到你會來的。」白泰官忙道：「讓四哥見過了阿朗前輩和阿檀娜師姐，我們才再敍話罷。」他們幾個人伴着了尹青，來到駝俠和神尼面前，大家相見，敍過了禮，就在廊廡下坐着。

沙哈洛細看尹青容貌，的確是一表人材，豐神出衆；他那廣闊的額上，天庭三根龍骨現出，五官驟看像個王子，確生得千萬無一，人中之龍。只惜閃閃的丹鳳眼中，微露凶光，是全相中的缺點，將來可能沒有善終。尹青見沙哈洛不停地望着他，也停眸向她注視。覺得這個女修士眉目清秀，美麗中還帶風雅，但莊嚴正氣，却有些令人不敢親近。王春明、周潯、正待上前向尹青一敍別離，白泰官已打破了沉寂說道：「我們四哥問關前來，都是爲着早一點看到施拉美。」他說到這裏望着了沙哈洛，又道：「阿檀娜師姐，你就看在小弟情面上，今晚讓四哥有機會拜見王妃罷。」沙哈洛只是微笑，一時沒有說話。她拍了兩下手，莊裏侍候的女奴立即走出，俯伏神尼腳下，沙哈洛低頭吩咐了幾聲，女奴便走開了。

片刻間，女奴再出來，在神尼面前低聲回話。沙哈洛聽了，回過頭來對白泰官說道：「師弟，你引尹大俠到樓上去罷，施拉美已等候接見，那邊還有蓮姑，但請你們不要躭延過久，王妃還要好好地休息呢。」說了，她和駝俠阿朗都起身告退，走到別院去了。

白泰官領着尹青直入後堂，王春明周潯已跟同一起，那裏早有女奴引到樓上，輕叩廂門，冒蓮應聲出來，見了尹青，忙走上前叫道：「四哥，你幾時來的？」尹



尹青縱離馬鞍，接取飛箭。

青應了一聲，一同踏進樓裏。但見簾幔低垂，窗外樹影婆娑，佈置得十分清雅，施拉美王妃這時倚身睡榻，脚下有兩個侍兒伴着。她見冒蓮引衆人入室，才婷婷起立相迎。她今夜雲鬢蓬鬆，脂粉不施，頸上一串明珠，映着天然容色，愈覺嫵媚。冒蓮給尹青引見，還替他傳話，說道：「尹大俠仰慕王妃多時，今夜得親顏色，非常幸會。」施拉美在旅途上，已聽說過尹青遣白泰官等萬里相迎，心裏早有了印象。現時見了尹青，舉止磊落，儀表英俊，愈覺得中原人物，自有風流蘊藉之處，不禁喜溢眉宇，她對尹青檢袵回禮，答道：「妾身蒲柳之姿，生長塞外，不習中原禮儀，承蒙尹公子見愛，遠道相迎，至感榮幸。」他們互相客套言詞，都是些文縐縐的酸話，且不必去多敍。

尹青在王妃綉幃裏吃過了茶，便見一個女奴進來，在冒蓮耳邊說了些話。冒蓮起來對尹青道：「四哥，我師傅在大廳裏等候着，她說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呢。」尹青向施拉美道過晚安，亦告辭下樓。一行來到大堂，那裏燈光輝煌，長桌子上，正中坐着一個回族將軍，正是沙訶薩；身旁是駝俠阿朗、沙哈洛神尼、噶什土司宗流，都坐在一邊，他們見尹青等進來，一齊起身相迎，同來各人都感到有點突兀。沙哈洛已開言道：「尹大俠今夜難得光臨，小尼特約沙將軍前來會面，希望雙方開誠相見，化干戈爲玉帛，這也是我佛慈悲不願生靈塗炭的本意。還求尹英雄代表着年大將軍，坐下來說幾句話。」神尼說了，沙訶薩立刻離座，張開兩臂相迎。尹青是個眉目靈活的人，見了席上情景，已知道是噶什土司和神尼的擺佈，當下也作出了歡容，上前和沙訶薩搭着雙臂，表示了友誼，這才坐到沙將軍對面。

尹青說話非常圓滑，他道：「各位今夜把我尹青看得太起了，我不過和年將軍同師學技。陣上的事，全由年大將軍作主。沙老前輩和幾位道兒師姊，有甚麼意見要由小弟代達年將軍的話，這點儘可做到的。」沙訶薩聽了，面上現出微笑，答道：「尹英雄說得太謙了，你是金枝玉葉，我等化外小民，將來也要上沐聖恩。今夜叨擾了白英雄幾位的面子，邀請得大駕前來，正是千載一時機會，罪將負荊到此，希望能把回民變亂的實情禀告。朝廷自從頒下了改土歸流的政令，回民部落多數已遵令遷徙。可是派進青海的二十九旗兵，未能體恤民情，予以一些寬限，致回民沒法等到收割之後才遷徙；那些旗兵更驅走了駝馬牛羊，因此才激成叛亂，這點不能把禍首全推在我族身上的。現在我新青兩地族民，只求朝廷肯撤退大軍，寬限半年時日，並把擄去的牲畜償還，俾族民有寬裕的日子遷徙，這樣便不會再有違抗政令的事件發生了。其次便是求求年大將軍把回疆各部落領袖釋放，安頓人心。這幾點還求代達年大將軍，給罪將一個明白的指示！」沙訶薩說完了，即時向天匍匐，求眞神庇佑，早告和平。

尹青似乎有點給沙訶薩的貞誠打動了，他看看座上各人，眼睛都在注視着他，似乎只要他一出言便有和平的希望了，他的儀表顯得異常尊嚴，目光如炬，對着沙

訶薩等一掃，就是鎮定如沙哈洛神尼，也覺他眼裏有一種凜然不可侮的氣概，使人懾服。尹青說道：「剛才沙將軍所說的話，那二十九旗兵原來是這樣的欺壓回民，在下回去對年大將軍報告，定必嚴行究辦，貴部請求寬限半年和歸還牲口，在下就大胆的代年大將軍答應了，可是要釋放你們各部領袖，這點却作不得主……」他停了一停才再接下去道：「明日中午請將軍派出使者到清營裏討取回書罷！」

沙訶薩將軍見尹青已答應了他的一半要求，心裏舒開了些，立刻起來道謝，並說：「罪將明日定派小使到年大將軍軍營前聽候消息。」說了帶着噶什土司先告辭出門，大家起立相送。沙哈洛對尹青道：「尹大俠，不日清兵撤退時，小尼定把王妃好好地用香車送到帳下，現時正着人教她漢語，你好好的等着迎接罷！」尹青連忙一揖說道：「這番全賴女菩薩玉成，改日有機會時，定報大德。」

這下裏尹青已曉得了神尼的用意，她就是說要待清兵退出孔雀河，這時才把王妃與龍駒一起送到清營裏。尹青心想：「這個蒙古少年尼姑，聽說有一手大漠神功非常的厲害，可惜沒有機會和她比試，看看是否眞的如此了不得，我尹青今夜裏就要一探。」

他剛想着，白泰官已走近來說道：「四哥，你來了將近一個時辰了，恐怕八哥在營裏等得焦急，待我送你回去罷。」尹青答說：「不必送了，我自己會過河的。」各人見他要走都起來相送。神尼沙哈洛走得最先，一邊行一邊向他說道：「尹四爺，回部的存亡都繫在你的手裏，小尼求你開一點恩。」說了俯身合十深深一拜。尹青有意試探她的本領，就乘她俯身合十的當兒，看到她的頭巾綴了一塊青葱綠玉，他口裏一邊答着：「女菩薩吩咐，定當用力幹去。」說時閃電般伸手把綠玉摘下來，沙哈洛似還未覺，和駝俠等送到院裏止步。

白泰官、王春明，周潯等三人一直送出莊門外，那裏已停着一輛八頭駿馬的座車，兩旁四個武士持戟守衛，原來是沙訶薩將軍派出來的專車。尹青停步暗暗囑咐白泰官等三人，明天夜裏看到了他的訊號，要立刻約同冒蓮一起行動，把王妃和那龍駒帶到孔雀河岸，自有接應。白泰官等這時不得不應諾，尹青躍登馬車，飛馳去了。

不久馬車來到了孔雀河濱，回兵立即向對岸喊話，呼道：「四爺回來了，快放船過來！」那邊清軍大營，果然亮起火光，駛來一艘快船，把尹青接下船去了。

年羹堯迎接尹青入到黃羅大帳，看他緩緩的從懷裏取出一塊綠玉來，放在手裏細看，心裏有些納悶，問道：「四哥見了施拉美王妃嗎？這是她贈送你的物品？」尹青搖頭道：「施拉美沒有東西送給我，但沙哈洛却給我取下了她頭上的東西還沒發覺，你說她的大漠神功是人們說的那樣了不起嗎？」年羹堯這時才知道是這樣的一回事，忙轉過話頭，問他敵營裏的消息，尹青把剛才經過略述一遍，邊說邊把頭巾脫下，又把披肩卸去。年羹堯一眼瞥見他的夜行衣背後，印上了一隻女人的手印。那手印並不是甚麼色彩塗上，而是在黑衣上齊齊的切出一個手掌印，比裁縫匠用剪刀割的還要齊整，尹青裏面穿上白色襯衣，因此更看得清楚。年羹堯大吃一驚說道：「四哥，你今番遇到的是強敵呢！這一手功夫是『切風掌』的襲擊，才顯出這樣子，我想你還沒曉得幾時中了這一記掌的。」尹青已把夜行衣脫下，拿着一看，身上打個寒噤，可是當着年羹堯面前不想露出氣餒，只得作輕鬆的口吻說道：「沙哈洛給我開這個玩笑，還怕我將來不謝大媒呢。」年羹堯曉得他向來的性子，也就不言。

話分兩頭，且說白泰官、王春明、周潯等三人送別尹青出門，轉回莊裏，簷前倏的躍下一個白衣人，正是沙哈洛。白泰官等一齊愕住，正想問她那裏去過。神尼笑起來道：「尹青吩咐你們的話兒我都聽到了。」

三人有點失色，一時不知所答，沙哈洛又道：「我知道你們和尹青的關係，總要想一個兩全之法，一方面要令年羹堯退兵，同時不會疑心你們說我和他搗鬼。」沙哈洛說時，望着三人，使到他們不能不拜服她的機智。

這時已是天將破曉，各人也疲倦了，都回房休息。翌朝王春明起來，發覺枕畔一朶玉簪花，還吐出了芬芳的氣味，他認得是阿檀娜最愛的花朶，心裏一喜拿在手裏看得出神，他想阿檀娜一定曾經來過這裏，正要起來，一看枕邊還有一片小紙，用淡淡的紅色指甲花汁寫上了一行小字，說道：「小別些時，願君珍重。」底下用蒙古文寫了「阿檀娜」，王春明看着呆了些時，外邊忽有人叩門，忙把字條揣在懷裏，進來的却是白泰官、周潯，見了王春明道：「這番鬧出亂子來了！老大，你曉得沙哈洛和王妃都走了嗎？阿朗也一道去了，我們怎樣回復四哥的好？」春明怔了一怔問道：「是誰說的？奧司卡有留下嗎？」周潯一指門外，答道：「六妹現在同來，你可問問她。」春明披衣出室，見冒蓮站在門外，她把今早的情形告訴了春明一遍：今早天才破曉，神尼便來叫醒她，說道：「蓮兒，你是我的門徒，這番我交給你一個任務，你能夠答應去幹嗎？」冒蓮答道：「師傅，你從小教導我，有甚麼吩咐，我一定遵命去幹的。」沙哈洛便給她一張字條兒，吩咐要過了一個時辰，才送到白泰官那裏開閱，沙哈洛說了後，便和王妃一同駕上龍駒，駝俠阿朗乘馬跟隨，臨行還吩咐冒蓮不要掛念着她，不久便會相見。冒蓮看着她和阿朗走後，過了一個時辰，才把字條獻給白泰官。

王春明這時接過字條一看，寫道：「昨晚尹青答應的事，今日恐有變化，我爲應付危急，不得不懇請阿朗舅舅護送施拉美離開這裏，同時已通知噶什土司稟告沙將軍準備一切，我當於午後回來，到時你們便明白一切了。」底下也是用蒙古文簽上阿檀娜的名字。春明看了便道：「阿檀娜定然看到了一種急劇的變化降臨，所以才出此策，她曉得我們立塲爲難，因此要待她走後才把字條送給我們，這正是她的苦心之處呢。」白泰官周潯都微微點頭，靜了一會，泰官才答道：「你說的不錯，



沙哈洛袖風一捲，用皀盧劍跟着刺下，忽然金光閃閃，斜裏一口劍擋住。

現在我們只有等待情勢的變化，到時隨機應付便了，我想阿檀娜師姐決不會使我們難過的。」

他們四個拜把兄妹，在農莊裏等了一會，焦急起來，王春明作出一個主意，着莊裏的人往大營找他的師傅宗流，可是那人不久回來報說，噶什土司也出外去了，他們更是行坐不安。時屆午刻，門外一陣馬蹄聲響，進來兩個回軍將官，說沙將軍請各英雄到中軍帳去，有事商談。他們忙上馬，來到回軍大營，沙訶薩將軍迎入帳裏，白泰官問道：「將軍已派人到清營去嗎？」沙將軍應道：「剛才已派使者去了，現正等候消息。」

帳外忽又闖進一人，正是噶什土司宗流，王春明見了喜的說道：「師傅，你回來了，我等得你很心急。」宗流滿面風塵，像是路上奔波回來似的，他把外衣卸去才答道：「徒兒，我趕着要幹妥一些事呢，也曉得你們會焦躁的。」正說話間，外面小軍來報：「使者回來了！」步聲走近，進來了一個軍官，向沙將軍遞上回書，正是年大將軍的通牒。

沙訶薩打開一看，面上當塲變色，拍案叫道：「年羹堯忒小覷我，這簡直是要我到清廷去作俘虜，豈能忍受！」大家見他動怒，都上前一看，只見書裏寫道：

「大清國兵都侍郎大將軍年，諭示回部叛將統領沙訶薩得知。昨傳貴方要求，寬限改土日期，歸還爾等牲口，尚可照辦，惟在押各部爲首叛逆，犯上興兵，礙難擅釋。閣下如係誠意請降，歸順天朝，限書到之日，即親詣本軍帳前，隨同赴闕請罪，聽候天朝處分。我軍當即尅日退兵，待各部改土完竣，到時再請聖恩開釋罪仇。倘仍執迷不悟，本帥即日進兵，決無寬貸，切切此諭。」

宗流看了說道：「年羹堯說得很好聽，他要你親詣帳前隨同赴闕請罪，就是要將軍作他的俘虜，好待他班師回朝，將來如果我們族民有不聽命令的話，皇帝隨時可把各領袖殺了，這簡直是忍受不得的條件。」沙訶薩忽然息了怒氣，對宗流道：「土司，我現在把白英雄等幾位請來，要立刻把他們送回清營去，免兩軍交鋒起來，令他們難做。這是女菩薩今早臨行前的明示，未知土司認爲可行嗎？」宗流望着了王春明，有點不捨，但立刻斬釘截鐵地應道：「將軍說得對，我認爲白英雄等幾位就要立刻過河，愈快愈妙。」他不待白泰官等同意，便叫來了一個小將，吩咐外間準備馬車。

王春明等見沙訶薩無形中下逐客令，要不答應時也是不得，沙訶薩向他們說了一番感謝的話，還道：「我曉得各位這番有心相助，至少是對我族民有了同情的心，這便是我們之間不可磨滅的友誼。」說了再三敬禮，退回帳裏去了。宗流暗暗對各人道：「你們要知道，沙哈洛要送你們到清營去，全是爲了你們設想，其實她何嘗不是和我一樣，不想捨開你們的，但是形勢禁格，想不這樣做也不可能。」他黯然滴下兩點熱淚，把白泰官等四人送上馬車。

他們來到河岸，回兵向清營喊話，說白爺、王爺、周爺和冒姑娘都回來了，快

派船來接過去！那邊守卒聽到，稟報了年大將軍，立刻駛來一艘小船把他們接過河去了。

尹青知道沙哈洛把王妃帶走，這番可把他氣急了。他雖然怒極，也不現諸神色，只是繞室沉吟，一會才對年羹堯道：「老八，下令孩子們準備過河罷！我打算掩殺一陣，希望把施拉美追回來。」王春明口裏本想對尹青說：「駝俠和施拉美乘的是龍駒，沒有馬兒可以追到的。」可是他心裏一想：「還是不說的好，如果他追到了，豈不是破了阿檀娜的計劃；但追不到時却和自己沒有干係。」他就緘口不言。

且說年羹堯升了中軍帳，三軍雷動，將弁雲集候令渡河總攻，一時鼓角喧震，人馬調動。年羹堯乘着一頭駿馬，全副披甲，馬後大纛高飄，大書一個「年」字。尹青、白泰官、王春明、周潯、冒蓮等都換上武士服裝，跟隨馬後。一行來到陣上，兩邊弓弩押住陣脚，五百騎兵分佈兩旁，像向左右伸開的兩翼。但見：鼙鼓雷鳴，旌旗蔽日；三軍佈陣，盔甲鮮明。的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年羹堯勒住馬頭，觀看對岸敵軍陣勢，孔雀河寬闊十丈開外，陣上情況，都看得清楚。遙見回兵營帳照常紮起，哨兵來往，像平日一般，不見動靜。尹青在年羹堯身旁提鞭一指，說道：「將軍看出嗎？沙訶薩巳在岸邊埋伏了人馬。」年羹堯一看，果然敵方河岸，一帶樹林上空，飛鳥驚起。他一聲傳令，馬前走卒舉起紅旗，三通鼓響，三軍立刻肅靜起來。傳令來到河岸，向回營喊道：「大將軍請沙訶薩到陣前答話！」一連喊了三聲。

回營裏也傳來一陣鼓聲，歇了一會，還不見陣上有人走出，年羹堯以爲沙訶薩已是氣餒，不敢上陣答話，正想傳令軍士再向回營喊話。就在這一忽兒，回軍陣上遠遠揚起一陣塵頭，戰鼓雷動，那騎人馬風馳電掣般瞬巳走近，白衣飄飄，正是三音神尼沙哈洛，她沿河來到對岸，勒着馬兒不動了，微風吹動她的頭巾，份外顯得豐神洒落。尹青、白泰官等看到，暗暗稱奇，心想沙訶薩將軍怎會着沙哈洛出來答話呢？回軍雖然設了伏兵，可是陣上全無準備接戰跡象，各人正在納罕，回軍陣上迅速跑出幾個弁官來，其中一個高舉起星月徽的回族大旗，站在神尼馬後，餘外兩個將官，手裏揮動紅旗，在河邊對清軍喊道：「沙哈洛女菩薩，請尹四爺接箭！」

年大將軍回顧衆將，怒道：「我堂堂上國大軍，那會向一個方外女尼接箭！」正待傳弓弩手發射。尹青倏的放馬趨前，擋住了年羹堯，舉臂一揮，揚聲答道：「尹青在此！等待來箭！」他的聲音清朗，傳到回營，清澈可聽。沙哈洛神尼又撥轉馬頭，走到陣後，才回馬疾馳而來，她手裏一揚，口裏喝一聲：「看箭！」當塲一股疾風，虎虎吹襲過河，微微看到一枝箭影，隨風射出，快同閃電，一幌便來到了尹青馬前，當下清營大小將官，都吃了一驚，替尹青揑一把汗。

好個尹大俠，他就在馬上一縱，身子挺直，火箭般斜裏衝起，神尼的飛箭還沒射到，他巳在空間一手接着，這時三軍齊齊喝采，尹青跟着就是一翻，打了一個筋斗才落到馬上，面不改容，大小將官歡聲雷動，忽地傳來三通鼓響，看回軍陣上，沙哈洛神尼巳消失在沙塵滾滾之中。

尹青執着神尼射過來的飛箭，面容失色。年羹堯見他神態有異，一看尹青手裏的箭矢附着了一封書函，那箭是純金打造，長僅六寸，一撮白羽毛，正是他自己的東西，當場也嚇得噤不出聲，暗裏一摸鏢囊，原來的兩根飛風箭只剩下了一根。尹青巳取去書函，順手把那箭向年羹堯一拋，讓他接着。

年大將軍傳令揮動黃旗，鳴金收兵，一時陣勢變動，馬步三軍銜枚疾走，都經過他的面前行禮，然後陸續回營，轉眼之間，清軍陣上又回復了先前的寧靜。

尹青率領白泰官等回到黃羅大帳，年羹堯巳卸下盔甲，氣冲冲的坐着，剛才神尼射過來的一根金色羽箭巳折斷在地。他一見尹青等進帳，便握拳向桌上一敲說道：「我誓把回子殺光，才返京畿！」尹青道：「八哥不要動怒，你是主將，不能輕舉妄動的！」年羹堯默默不語。尹青把剛才飛箭上的信打開一讀，內裏寫道：「三音大廟修士阿檀娜上拜大俠尹青劍下：此次西蒙効力，間關冒險，美人名駒，隨抵回疆，幸不辱命。乃昨沙將軍痛哭陳詞，爲回民請命，懇天朝開恩，不究興兵之罪，千萬生靈，引頸待決。閣下海內豪傑，竟未能仗義相助，任令年大將軍變本加厲，務欲置回民於絕域，小尼抱衆生苦樂相共之心，迫得拜求戈壁駝俠護送王妃先返塞外，所駕龍駒同行，以免大軍一到，玉石俱焚，設一旦傷及王妃，閣下將抱無窮之憾，書到之日，請即着令年大將軍尅日退兵，回駐青海，所有被拘回民領袖，俱屬無辜，應請同時省釋，以順民情。則半年以後，朝廷改土政令，定能頒行無阻，輕重權衡，敬候明察，閣下如能履行本書請求，軍事停妥，望即遣派香車，前來敦煌迎接王妃，到時小尼定入關道賀，重拜清芬，冒瀆傳書，延佇爲勞！阿檀娜合十再拜。」

尹青得書，遞給帳裏各人閱讀一遍，白泰官抗議道：「現在我們六個兄弟妹子都聚在一起了，雖然朝廷的軍事大計和我們幾人沒關，可是年八哥是主將，我們何妨來個決策給他考慮，四哥以爲我說的對嗎？」尹青喜的答道：「二弟說得對，有我們六個人商量，什麼事都想得通的。」年羹堯見尹青出聲，他便按下怒火，不發一言。世間也有很多人像他一樣的，就是天地生成一物制一物罷。

經過了一番聚議，除了年羹堯外，五個人都贊成接受沙哈洛的調停。因爲白泰官、王春明、周潯、冒蓮四人，都是直接間接和沙哈洛有不可分的感情的，他們口裏雖然說是替年羹堯劃策，其實是暗裏帮助神尼。至於尹青本人，他何嘗不明白王春明等四人，都和沙哈洛打上交情的，而他實在很愛施拉美，從前只是聽見冒蓮說說罷了，自經過了昨日農莊拜訪，施拉美那種迷人的絕色給他一個很深的印象，認爲世間再沒有一個像施拉美那樣容華絕世的女子，他那裏知道這一晚神尼暗暗隨在樓外偷窺，看出了他的表情，因此抓着了尹青的弱點，把王妃帶走作爲要挾。現在

尹青的心裏，也佩服神尼的本領，認爲退兵比較算是上策，不過他不想出在自己口裏，因此借各兄弟的意見示意年羹堯，但年羹堯心裏也有數，他知道這次就算退兵，巳給清朝挽回了不少面子。今後半年裏，如果回民不遵照改土歸流的政令遷徙，清軍可以再來靖亂，所以也樂得依從尹青一次，沙哈洛結果取得了勝利！

年羹堯和「沙訶薩」將軍訂了和約，即日退兵，回駐西寧，將來他還要進京奏告康熙皇帝，這是後話。尹青大俠也急於要啓程返西安，他們在未出發之前，一探施拉美王妃的下落，知道當日眞的巳由駝俠阿朗護送她到塞外去了，沙哈洛和噶什土司却暫時留在沙將軍那裏，要等到年羹堯履行撤兵才打算離開。白泰官知道無可留戀，便催促尹青早日登程。

× × ×

尹青等一行跟隨大軍返到青海西寧，年大將軍因軍務未能同行，他們五人便乘馬沿着去蘭州的大道入到甘肅。那日來到永靖城，那裏是到蘭州必經的重鎭，他們正在談論着這番沙哈洛怎樣能够把年羹堯的飛風箭盜去，眞算得手段高强，說話間巳來到了西城門，只見城門關起，泰官便道：「這還沒到日落的時分啊，怎麼就把城門關起？」正待喊守軍開城，兩旁一聲呼嘯，躍出幾個人來，喊道：「奉皇太子諭，拿捕尹青！」幾張鬼頭大刀一湧的包圍上來。他們一看城牆上下都伏了人馬，立刻拉出劍來，下馬抵擋。那幾個使用鬼頭刀的人，武藝子也有幾手，劈出的正是青龍刀法。白泰官、王春明接着四把刀，那些人似乎曉得了他們的劍犀利，不敢硬碰硬貼，只是點扎過來，輪流刺戳。剛接得兩手，城樓上簌簌的又躍下兩個藏僧模樣的人，兩根槍桿直挑到尹青面前。這兩喇嘛的戳搠來得十分兇狠，尹青本來還未拉劍，迅速展開一式「虎凭柴門」，空手接槍，試探對方的實力。兩根槍桿齊齊點到，尹青身形一變「伏虎擘掌」，左右攫出，帶着勁風，他這一路是萬法歸宗的「大擒拏手」。藏僧見他出手奪槍，隨勢就是一挑，當胸扎落。尹青一折後足，展開「喜鵲過枝」的步兒，一躍便到了喇嘛的身旁，拳風帶勁，抹面兜下。那藏僧回槍不易，側身一閃，讓開空檔子，尹青搶上一步發出一記「扣馬頂蹄」的毒着，左拳蓄勢下擊，一幌便打到另一個藏僧面前。這個喇嘛料不到尹青的脚步來得那麼快，正待轉過槍來跨前護陰，那還得及，當塲喊出一聲，小腹巳中了尹青一拳，扔槍倒下。這一拳怎會如此厲害，原來這是毒着，發出時帶着羅漢功的身形，斜裏一沉，拳劈之後跟着打出了一蹄，力沉勢猛，中了如同受到牛角一般的抄擊。

剩下來的一個喇嘛，颼颼颼一連三槍迴環戳刺，尹青不慌不忙把少林連環拳展開，連接幾手，把槍桿打開，四面八方都是拳影，口裏還道：「喇嘛，你的扎桿只管儘量施出來！」那藏僧剛才一連使勁的搠出三槍，巳是氣餒，這時心裏一慌，手上槍桿巳給尹青一脚飛出，踢到半空，他忙的回馬竄走，向城頭縱上，那知半路巳給尹青抓着他的衣領，向地上一摔，周潯上前一脚踏住，劍光一幌，那喇嘛巳給截去雙脚，倒地不起。

尹青一刹間解決了兩個藏僧，守城的官兵更不敢動，城門裏驀地又閃出兩個人來，裝束像是宮裏的武士，可是沒有御林軍的號衣。這兩人劍隨身到，飛奔尹青面前，尹青一望，那些都是貝勒宮裏的衞士，便喝道：「我尹青不配和你們交手，快說是那個貝勒派來的！」那兩人劍鋒左右剡下，尹青一點雙足，巳是躲過，冷不防女俠冒蓮從旁一縱，攔個正着，手起劍落，把一個武士的人頭飛到半空。周潯喝了一聲采，技子癢了，他一揚手就是崆峒飛劍，一縷寒光，流星般射出，那個武士連看也看不清楚，便和他的同伴一起到鬼門關去了。

他們兄弟齊手合力，打得眞好，尹青看那邊白泰官和王春明，正在那裏抹拭劍子，跟前倒下了四個漢子，旁邊扔着四張刀。尹青回顧周潯道：「三弟，你把那未死的禿驢抓起，問他口供！」說罷便箭一般衝上城樓，斬翻了守卒，打開城門讓各人進入。他憑樓一望，東門那邊正有幾匹人馬飛奔，都是黃門宮監裝束，尹青心裏巳是猜中幾分，只是不言。

那時城樓上面，守城兵官戰兢地跪在尹青面前乞命，都說道：「大爺，這不關我們的事，今早是有兩個公公（太監）說奉旨到來辦差，小的還不知他們是幹什麼的。」尹青也不計較，喝他們起來向外滾。周潯把斷了腿的喇嘛解到，巳是痛得面青唇白。尹青喝問受了誰的指使？那藏僧斷斷續續的答道：「是……是……是皇太子……」尹青罵道：「胡說！皇太子怎會遣你幹謀殺的勾當？你不實說，讓你多吃點苦頭。」舉足向他的傷口一蹴，喇嘛當塲全身冒汗，慘叫一聲，喊道：「是八阿哥……」還沒說完，尹青一劍揮出，立刻咽了氣。這是尹青不想他再說下去，免教各人曉得了一些宮廷裏的秘密。

過了幾天，他們巳回到了九華台，各人征塵僕僕，浸在溫泉池裏，眞有說不出的舒適。九華台是個設備十分華貴的別墅，裏面有經堂靜室，還有女廂，他們休息下來。這幾日，王春明惦念着阿檀娜靜裏無人，便把那花朶取出，把玩出神，周潯冒蓮兩人，更是形影不離，天天在園裏玩着，什麼事差不多都忘記了。獨有尹青心裏非常苦悶，他等候着沙哈洛的信息，準備接返施拉美王妃，終日借酒澆愁。白泰官曉得他的心事，便道：「四哥，施拉美遲早會來到你的懷抱的，難道你怕神尼會不守諾言嗎？」尹青答道：「二弟，我不是爲着惦念施拉美發愁，美人名馬都是身外之物罷了。這幾日來正要作一下打算，我想自從離開宮廷巳有十多年了，如今他們一班不長進的東西都在明爭暗鬥，互相結黨，養蓄死士，這次竟惹到我的身上來了。我曉得遲早總要進宮一次的，不能够永遠地這樣下去，何況這年來巳有不少人曉得我的身世了。」白泰官聽了問道：「四哥，這樣子你想怎樣辦呢？」尹青應道：「目前我正計議着，先把施拉美迎接歸來抑是先進宮去，還沒決定。昨日我巳派出快馬通知陳四和八極頭陀兩人，教他們約甘鳳池大哥來京，同時把路民渚賢弟邀請下山，待我返京時見面商議。」白泰官

道：「四哥擺佈得也很好，我也想見見鳳池大哥的，可是，往迎施拉美的事，還是早些打算的好。」尹青道：「沙哈洛要我親往敦煌，豈不是多費時日？」泰官笑道：「四哥，你爲着表示對王妃的眞誠，這樣走一趟也有價值的。」說了都大笑起來，剛巧王春明、周濤、冒蓮等來到台上，大家一同舉杯。

尹青和白泰官對王春明與阿檀娜兩人之間的事不大清楚。他們飲酒當中，尹青對王春明道：「老大，這番要你替我幹些事，你能否答應？」春明向來爽直，便道：「四哥有什麼事要差我的，就快說罷！」尹青道：「我想你替我往阿苦山一行，見了神尼向她約定了到敦煌的日子，到時男方的大媒就請你担任罷，這事你可有推搪？」王春明一口便答應了，說道：「爲了四哥的事，兄弟赴湯蹈火也是不辭的，何況是有飲有吃的喜事呢？不過日期還是由四哥定罷，我想沙哈洛不會反對的。」

他們說好了，白泰官望着了周濤冒蓮兩人，回頭對春明道：「大哥，你辦好事要成雙的，我想早點替這個姪女兒定了親，省得她和三弟終日寃家似的說個鬧個不停，害得空相思。」說了，羞得冒蓮不知怎樣是好，她打了泰官一下問道：「好沒正經的師叔，儘會拿人家來開心！」泰官笑道：「這是挺正經不過的話啊！好姪女，你不想嗎？如是不想，我就不對你師傅說，看你們怎樣做起對兒來。」冒蓮羞的滿臉通紅，低頭笑了一聲便走出室。周濤面上也有點尷尬，尹青道：「三弟還是個女兒態，乾脆點託老大說親罷！雖然冒蓮的爹還在，可是聽說他老人家已隱居不出，那末索性就請沙哈洛做主，給你們完了親，男家的大媒就由二弟負上担子好嗎？」周濤是十分願意，當下定了日子，託王春明通知沙哈洛到敦煌會親。

王春明這次往阿苦山會見阿檀娜，心情歡慰，他把路途上應用的東西都準備了，騎上一頭駿馬，別過了尹青等啓程。正是心急似箭，馬不停蹄，不日便走過了河西走廊向嘉峪關外前進。

他這次爲着要早日見到阿檀娜，專揀捷徑前往，因此便選了從白河到居延海那一條小路，雖然地甚荒僻，但春明自恃藝高人胆大。那日走近黑河，這一條河古來又叫「弱水」，民間傳說「弱水三千，鵝毛沉底。」大概這處沙漠裏的河流含着了一些礦質，浮力很低。王春明沿弱水走了半日，迎面來了一騎，走得很遲緩，沙地上日光映着了視綫，臨近才看出是個瘦長的僧人：兩頰高聳，僧衣破蔽，騎着了一匹羸弱的騾子，身上一串鈴鐺，走起來發出叮叮聲響。春明一忽兒便迎面擦過，那瘦僧人也瞪着他，目光十分銳利。春明心想：「這裏向來是奇人出沒的地方，且不要小覷這瘦和尚，是綫上的朋友也未定。」他兀自想着，忽然馬後又是叮叮聲響，回頭一望，瘦和尚追來了。春明吃了一驚，想他怎麼轉回來得這樣的快啊！僧人已喊道：「朋友慢下來！你可給小僧一點水喝麼？」春明覺得僧人好怪，又喊他做朋友，只得摘下水囊給他。瘦和尚接着，仰起首來喉頭裏骨碌骨碌的把一滿囊的清水全都喝下肚裏，沒說個多謝，便把空了的水囊擲過來，撥轉羸騾便走。春明再一望時，和尚已走了很遠，心裏納罕，奇怪的那匹骨瘦如柴的病騾竟會如飛的跑。那知定睛細看便愕住了，原來瘦和尚身子很長，剛才坐着騾背，雙脚黏地，看去像騾兒生了六條腿；現在和尚却是站起來，把兩股夾着騾兒走，是他拖了羸騾，不是羸騾馱他。春明心裏欣幸剛才自己沒有動怒，現在和尚是對自己賣弄功夫罷，也要提防！走了幾步，看這處的河水很清，他把馬拴在樹下，拿水囊到河裏取水。但面前一段土坡離岸邊有丈多高，他輕輕一縱落到河邊，正在彎下身來取水。耳畔突然聽見有人道：「老兄，這處的水喝不得！」春明回首一望，嚇了一跳，原來瘦僧人已站在岸上，也不知他幾時轉回來，待要問他一聲，那知轉眼便不見了。春明立刻躍登坡上，和尚已騎了他的馬飛奔，那匹病騾却拴在樹下。春明不禁大喊：「和尚，這使不得！怎麼把羸騾換了我的馬兒！」和尚頭也不回，一騎絕塵，瞬已走遠。

弱水河飛毛腿刦囚

王春明心裏一急，看和尚留下的羸騾兒，骨瘦如柴，怪不得剛才還要和尚拖着走。他遠看和尚騎着馬還有個影子，連忙展開草上飛行輕功便追。按理王春明的輕縱快步，在武林裏算是第一流的功夫，不過他那匹馬兒，却是大俠尹青的坐騎，從幾千匹戰馬當中選出來的，因此追了一程，始終還是相隔半里。

也不知趕了多少時候，那瘦和尚轉入一帶土坡便隱沒了；春明追到坡上一望，山窩處是一條村子，濃陰遮蓋，隱約露出一所莊院來，像這樣大的房子在寧夏是少見的。他信步走下土坡，面前一片草地，長得特別青葱，雖然未屆九月草衰的時候，別處的草坡已給烈日風沙蒸得枯黃，而這土坡却綠油油的長滿了初春嫩草。春明不覺多看了兩眼，原來土阜竟是一個草墳，墳前的青石碑上，寫着一行漢字，已剝落得僅辨出筆劃，原來是：「漢明妃王嬙之墓」幾個字。春明這才醒悟：這處正是王昭君墓——世人傳說的「青冢」。難怪草色如此青葱可愛呢！

他正憑弔着，一時忘了形，耳畔傳來一聲嘶喊，隔遠一望，莊院外拴着他那匹馬，正在昂首嘶叫呢。他一縱便下了山坡，奔向村裏，林下又有一塊石碑映進眼簾，刻了「青冢村」三個字，春明也不暇細視，一口氣跑到莊前，首先把他的馬兒解開了拴。門裏突然喊出一聲：「盜馬賊！」倏的躍出一人來，一股勁風向他的衣領攫落，春明一縮身子，隨手打出一記「搬攔錘」，那人連忙把手收回，順勢一撩，出手就是「抱虎歸山」，雙掌非常迅速。春明暗想：「原來你也是一路的！」那人的雙掌瞬已襲到，他「摟膝拗步」微向後退，避開來勢，撤身一錘，全是用太極十三勢回擊。那漢子似乎也注意到了，一轉身「蹬脚」，十字手一交，「如封似閉」擋住了胸前，就地一記「右分腿」還擊。春明像是表演拳路一般熟悉地彎腰接招，「野馬分鬃」。那人愈覺春明的手法使他驚奇，順式縱出了圈子，說道：「朋友稍

停！你是那一路的？」春明還沒作答，莊裏又閃出來一個人，一臉黃鬚，口裏嚷道：「三弟快住手，都是自家人啦！」

春明覺得口音很熟，定睛看時，才知道是黃鬚俠陳興明，忙上前相見。陳興明一把拉着那人說道：「春明兄，估不到在這裏遇見你，莊裏還有你想見的朋友…」春明沒等他說畢，急着問道：「是誰？」陳興明道：「你不要心急，進去便曉得了。」他們才踏足進門，已聽到嬌滴滴的女子聲音問道：「是王家兄弟來了嗎？」走出來的是雙劍鳳孟嫦，她把春明讓進客堂，座上還有剪尾虎孟强，旁邊坐了剛才駕走他坐騎的瘦長僧人和一個漢子。孟强見了春明，便望着那僧人笑道：「叔叔忒多疑，鷹爪子那會是這樣行頭的。」大家起來迎接，雙劍鳳替春明一一道過姓名。那瘦長僧人是當日和金刀狻猊孟英起義反清的黑山八俊之一，是張獻忠的姪兒，叫「飛毛腿張繼」。自從那次給清兵約同高麗夾攻，黑山八俊全軍覆沒，清兵追緝得緊，張繼便逃到寧夏來作了和尚，其實他是不念經不拜佛的。飛毛腿張繼有一個兒子叫「小李逵」張承忠，生得全身像個黑炭頭，自小便力大無窮，張繼把他留在關外跟金刀狻猊孟英學技，從童年時起便過着綠林生活。孟英死後，張承忠帶了一股人馬來寧夏找父親，就在黑河附近的青冢村屯下來，把戍守黑河的一隊旗兵趕走，招集人馬，當起寧夏那一地方反抗滿清義士的領袖。他父親張繼有名的飛毛腿，改裝了僧人，綠林人又叫他「長腿羅漢」。張承忠時常率領部衆到各地截擊清兵，長腿羅漢便在莊裏座鎭。過了幾年，他們父子已成了當地人民崇拜的英雄人物，豪傑歸附，雖算不得落草爲寇，當起山大王，但勢力已佈滿了黑河，等於今時的游擊隊一般，是當日邊區的一股反抗滿清的民間武力。

剛巧那時正是滿清入關後施行專制政治的最嚴厲時期，滿洲人認爲天下初定，昔日藩王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先後叛變，恐防漢人再有反抗，因此實行所謂亂世用重刑的手段，大興文字獄，株連衆多，歷史上正有不少的例子，像金聖嘆吟了兩句牡丹詩，便慘受腰踞的酷刑。

如今要說的是那時的一個大文學家戴名世的一宗寃獄，戴名世的文章，是桐城派的能手，文選裏有很多篇是他的文章。他是翰林院出身，因著了一部南山集，收集了桐城方孝標的滇黔紀聞，內有敍述明朝最後一個流亡皇帝桂王在雲南邊境遇害的經過；那知竟給都察院御史指他有意煽動人心反清，下獄議處，方戴兩族的人有五服關係的都要斬首，可惜戴名世一代大儒，結果慘受寸磔的重刑。最不幸的是一個叫方苞的進士，這位老方的文章也是傳誦人口的，他只不過和那早已死去的方孝標同宗罷了，天下同姓的儘多，但皇帝一時覺得朝裏有姓方的在，也不順眼，因此硬說姓方的都是會作亂的人，把他關在獄裏等候判斬。

這件案子牽連大了，桐城派一班讀書人，得到一些俠士同情仗義，設法救營。大學士李光地的府第，有一晚給人進到榻前留刀寄柬，限他三日裏對皇帝進諫，挽救被株連的人，否則刺殺他抵命。李學士本來在皇帝面前講得話的，只是不肯仗義執言，現在給人摸進府來，性命要緊。他果然在六部會審時替進士方苞和好些方戴的族人洗刷了寃情，免却斬首，改爲充配關外居延海。這地方就在寧夏北方，清朝派有旗兵屯駐，監視着蒙古人到來侵犯邊疆。流犯充到這裏，替戍卒築城建屋，一生不得再返家園。

進士方苞有一個兒子叫方嘉，是陳家溝太極陳的孫婿，因這關係，黃鬚客和他感情很好。這次方苞一家大小被抓進獄，家人飛報河南陳家溝，太極陳年紀老了，向來避免和官中人作對，便着自己一個幼子陳興祥同姪兒興明赴京打探消息，打算用些關節，把案子弄輕一點。那知這件文字獄由六部主審，誰都不敢收受賄賂。後來陳興明聽到天壽山一些俠客，由馮小五陳四兩個武林前輩出頭，替方戴兩家效力；不久便傳說大學士李光地被人踰垣入室，留刀要脅，曉得定是陳四那一班幽燕豪俠幹的。跟着方苞父子兄弟判了充軍，婦女逐出京城，心裏才覺得鬆了一口氣。

陳興明本來想到五台找王崇明設法，後來一想，熱河察哈爾一帶正是關外三英的勢力範圍，如果懇得孟氏兄妹帮忙，路上可以把方氏父兄刦取。他立刻同弟弟興祥趕到關外見孟氏三英，商量營救。黃鬚俠陳興明這樣做，他也另有深意。他在前年跟着各路英雄破了貝爾池黑獄，看到雙劍鳳孟嫦計智超人，英勇豪爽，是個女中豪傑，心裏便非常仰慕。他行年三十還沒娶親，便有意找個機會親近孟嫦，這次恰是正中心懷。

孟氏三英見陳興明遠道到來求助，念他昔日照顧了袁無愁的妻子拉娜，後來又不惜拋開山寨跟靜因老尼前來帮自己攻黑獄，因此立刻答應。過了幾日，寨裏的探子回報，押着流配犯的一隊清兵還一道運送軍糧被服到寧夏駐地去，京裏請了善撲營兵護送，還有鎭遠鏢局的鏢師同行，不過大隊由察哈爾轉過寧夏去，不經熱河。孟氏三英據報，曉得官兵所經的路，正是飛毛腿張繼父子的勢力範圍，因這幾年，三英和張繼父子不時聯絡消息，預料他們定肯相助。剪尾虎孟强和雙劍鳳孟嫦，請哥哥獨角龍座鎭山寨，他兄妹帶同陳興明二人啓程，趕到黑河去。這一來正中了黃鬚俠的心懷，他喜的路上有機會接近雙劍鳳孟嫦，精神不禁煥發。

上文所述與王春明在莊外交手的人，是陳家溝太極陳的幼子陳興祥了，他們同是太極十三勢本門功夫，所以交起手來大家都覺得出奇。這時孟氏兄妹替春明引見過座上各英雄，大家都仰慕王春明是武林門第，他的弟弟崇明更是下屆武林人大會五個主持人之一，自然是大家都一見如故。莊主長腿羅漢張繼說道：「王公子，請恕老漢剛才冒犯了你，因你坐下的馬兒烙上了軍營的印，以爲你是官裏的鷹爪兒呢。」春明應道：「張前輩那裏說，姪兒得見你的脚下功夫，眞不愧是飛毛腿。」說了大家都笑起來。

一會，酒筵擺開，雙劍鳳問道：「春明兄，聽說你近來和武林裏一些尖兒人物打上了關係，先日天池怪俠曾來到黑山大

案。他老人家說：你們最近在西疆幹了件大事，他還吩咐了我們，如果有機會見着你時，着告訴你三個月後，返回五台和他會面，估不到眞的在此遇到了你。」王春明聽雙劍鳳說，天池怪俠王雲龍約他三個月後在五台見面，不知有什麼要緊的勾當，便問孟嫦道：「天池怪俠近況怎樣呢？我也不時惦念着他的。」孟嫦答道：「他仍和鐵馬神功史雲程一起住在天池，聽說自從破了黑獄後，朝裏曾幾次派了高手前往窺探他們的行踪，可是那怎會是他們兄弟的敵手，見了面一交手就逃跑了。到了最近，情形又不同了，他說皇宮有幾個貝勒，曾託順天府總兵派人三番四次的賫送厚禮，說要聘他兩人到京裏教練王府的護院武士，他們願意什麼的官職都可以答應，而且以往的事一概不究；設若不願意出面時，也任由得他們，只要答允赴京便行。這件事是天池怪俠親口告訴我的，他還說爲着這事嚇的他和史雲程都不敢返回天池去了，幾個月前他們便到了洪成棟那裏，洪老人就住在長城口外，家裏還有一個女孫兒，昔 兄長不是曾到過他家裏嗎？聽說離你們五台地方不遠的。」

王春明聽了孟嫦的一番話，曉得天池怪俠王雲龍定是遇上了麻煩，可能會找他的弟弟崇明商量也未定，自己離家已將一載，想到這裏，也惦念起弟弟崇明，油然發生了思家之念。當下也把他結識白泰官、尹青、年羹堯等人的經過說出，又將最近在孔雀河促使年羹堯退兵，這番要趕到阿苔山會見沙哈洛神尼的任務，告訴了雙劍鳳。孟嫦聽了，面上帶點不悅的神色，說道：「春明兄，你和大將軍打上了交情，可喜可賀，但望你不要忘記了我們出生入死去破黑獄那時的宗旨，更不要給武林人誤會你是貪圖功名利祿的人才好。」春明曉得雙劍鳳和滿清官兒向來就勢不兩立的，見她煞有介事的帶着了怪責自己的口氣，因此急起來，忙解釋道：「當日在九華台比劍，是尹四哥提出結盟的，還說年羹堯出來統兵，是經過了甘鳳池、白泰官等當今一流劍客的決定，讓他出來取到武力在手的。愚兄雖然不懂得事，難道甘鳳池和尹青等也會替滿清出力嗎？」孟嫦一時無言可答，只是懶懶的應道：「你的心理妹子雖然知得清楚，可是外間蜚短流長，你總得檢點一下。我聽說那大俠尹青的出身，也有人說他是給皇帝撵出宮來的王子身份，至於甘鳳池和白泰官，那是比較正氣的，你跟着他們一起總比給年羹堯利用的好。」

長腿羅漢張繼見孟嫦嘮嘮叨叨的和王春明說個不停，便道：「姪女，你是個姑娘兒，看不出竟和老太婆一般的賫氣呢。王家哥兒和沙哈洛做了朋友，我替他非常的歡喜，這一位女菩薩是我們關外人最崇敬的，王公子今後多些向她商量大事，沒有不了的。」說了舉杯邀大家轟飲。王春明惦念着沙哈洛，但見青冢村裏各豪俠志士正準備從清兵手裏刦出充軍犯人，不好意思趕着離開。雙劍鳳看出他的心思，便道：「春明，這番我們已有了計劃去應付那善撲營官兵了，探馬回報，明天就經過這裏，你有事要幹時，我們也不敢阻延着你的行程呢。」春明覺得就算延擱，也不在乎一兩天，因此告訴孟嫦，決定留下來相助一臂。

× × ×

且說那隊押送流配犯人的清兵，和尋常押解三幾個犯人不同。這次被判充軍的犯人共有六十名，還帶着邊關戍卒大批糧食、餉銀、被服，都是邊疆守卒一年一度的給養。因此調了一百名善撲營親兵，隨同原來一隊八旗兵護送，又怕沿途給江湖劇盜看上了，戶部特僱了鏢局四個鏢師隨行。這四個鏢師都是有一手武技本領，不同那些靠鏢局名聲來混飯吃的。他們和善撲營的馬標統商議，出了長城，便派出兩小隊探馬，輪流先行，把前路情形探清楚回報，才拔隊起行，這樣行程便緩了。

他們走了幾天，還在黑河流域前進，隊裏駝馬百四，盡是用來馱軍糧輜重的。那黑河的水，少飲尚無碍，但喝得多了人馬都會染上腹瀉。馬標統見了，吩咐不得再在黑河裏取水喝，可是寧夏一帶都是沙漠荒原，山嶺溪流極少。這兩天來駝馬病倒的已有一半，帶來的輜重物品只有逼着囚犯和軍士馱着走，犯人在鞭策下，沿途也有暈倒的，就是那些八旗兵士也在口出怨言，他們談長官不教善撲營兵帮同搬運，只教八旗兵士扛着走，大家賭着氣走得更緩。

這樣又走了一天，全隊人都沒有飲料存下了，士兵更覺得辛苦，只有善撲營的一百名官兵，恃着是皇帝的親兵，每人還有一壺水帶在身邊，休息時候便拿出來喝，其他的八旗兵和犯人都渴得要命了，恨得喉嚨癢癢地。突然有幾個八旗兵撲上前去搶奪水壺，那些善撲營兵都有一手摔角武技的，三幾下便把撲前來的八旗兵打仆開去，一時八旗兵和善撲營互相打起來，秩序大亂。馬標統和四個鏢師忙指揮着官弁彈壓，把幾個八旗兵斬翻了，才制止下來。那一隊八旗兵的面上露出一股怨恨的眼光，雖然一時不敢動，心裏已是光着了火。

馬標統和四名鏢師暗裏商量，曉得這樣下去，很容易逼出變叛來。眼看路上有些八旗兵和犯人，渴得支持不住了，見了河水便跑下去喝，明知喝了會腹瀉的，也不理會了。馬標統督率着一班官弁，幾經喝止才制得住，知道不能再前進了，立刻下令紮營，派出全隊僅存的三十名騎兵，到幾十里內的地方找尋水源。不久便有幾個騎兵回來報告，說近東處有一口池塘，水清可喝，不過那口是魚塘，有竹籬圍着，茅舍裏有幾個漢子守着，說要給他們一點賞錢才答應取水。馬標統道：「我想這地方的土人貪財罷了，就算給他們一點小費，諒也不敢多取的。」說了下令全隊啓程，跟着先前回來報告的騎兵前去。

走了一程，果然看到了一叢樹林，附近有一口大池塘，泉水從池中心湧出，清可見底。幾百個兵士和流犯見了，當場像拾了金一樣的歡喜，八旗兵爭先恐後地，要奔到池邊喝水。這時籬畔忽然走出幾個壯漢來，喊道：「這樣使不得！如果你們沒先說妥，便强來取水，咱們的魚兒都不用活了。」原來北地養魚兒是一件挺不容易的工作，魚兒非常値錢，但不易生長，養魚的人要用很多人工帮助，冬溫夏凉，

才能養得魚兒活潑。馬標統策馬上前問道：「漢子，你們要怎樣說妥才答允取水？」那漢子應道：「將軍，俺這池塘的水多也不賣，少也不賣，只限定一百個桶兒的水，每桶收一枚銅錢。因爲多取了咱們的魚兒活不成，取少了俺要等一百個銅錢來買魚，怕不夠數。」馬標統大笑：「那是易事呢，只是怎能取水才恰好剛是一百桶？」漢子應道：「咱們茅舍裏放着現成的大桶子，是用來養魚的，將軍派人進來取用罷！」馬標統道：「也好，但不知你這池塘裏的水，是不是和河裏的水一樣喝進肚子裏會中毒的？」漢子笑道：「將軍忒是多疑慮，你看咱們的魚兒罷，不是活潑地游着嗎？如果你還不放心的話，咱們取水上來，當着你面前先喝幾口，那麼你可相信了罷。」

那些士兵們雖然看管着犯人，但眼睛却望着池水打咽，見馬標統點了點頭，立刻跟那漢子到茅舍裏，把十個大桶子拿出來，跑到池邊取水去了。那時遠遠又有一隊人馬行來，四個鏢師忙喊集隊，以爲有强人來到了。馬標統細察前來的，原來是一隊販馬的人，只有十來個趕馬的，一路叱着馬羣來到池邊，見了池水清潔，也停下來，對先前的漢子道：「老鄉，咱們大半天沒喝過一口水了，請你做做好事，借兩個桶子給咱們用一趟罷。」那管魚塘的漢子答道：「咱們的水今日再不賣了，剛才這位將軍已買足了一百大桶，你算是來遲了罷。」趕馬的怔着瞪着他，問道：「老鄉，你要收點水錢也可以，只是怎麼說不賣呢？咱們的一羣馬，沒了水今日會活不成的。」管魚塘的叉道：「你們不會把馬都賣出嗎！省得要趕到關內那麼遠的地方去呢。」一句話把馬標統提醒了，看看那一羣蒙古馬，約有百來匹。他想：「我們隊裏的馬沿途病倒了不少，如果他們肯出讓的話，恰是用得着。」他便問那馬販子道：「你們的馬橫豎是要賣的，不如讓給我們來馱糧草，可以給你們一點高價的。」管魚塘的也插口進來道：「老兄你還是把馬賣給將軍罷，俺答應給你們一點水便了。」那幾個馬販答道：「賣不賣一會兒再商量，你要讓馬兒先喝點水。」他們說了，也不理那漢子答應不答應，走到水桶旁邊，拿起瓢兒便骨碌灌到喉裏。那十桶水本來是兵士們剛取上來的，想上前攔阻幾個馬販子取水來飲，但馬標統擺擺手，示意任他們喝去。

馬標統眼看那一隊馬販在他面前喝了水，這才放心教部下兵士們喝下去，又給那六十個犯人每人一瓢水，一剎間一百桶水都取足了，人馬也喝了個飽，還盛滿了水囊。那些馬販也繼續取水給馬兒飲着，剛才那管魚塘的漢子也已不再嚕囌着說不賣了，任他們拿大桶子盛水。只有馬標統和四個鏢師，因爲身上的水壺還有水，而且出門有經驗，防有詭計，因此沒有喝進肚裏。

那一隊馬販飼過了馬，便問馬標統拿什麼價錢來買他們的馬？馬標統一算，這裏只是一百二十四，關內該是二千五百兩銀子。他說：「你們在這裏賣出，該値得二千兩。我就多賞一百兩銀子給你們罷。」馬販子商量一會，便答應了。還道：「算是將軍的造化罷，其實咱們要多一千兩時，你也會付得起的。」當下銀兩馬匹即時交收清楚，馬販子道謝一聲，便上馬回原路去了。

馬標統教部下士兵把糧食輜重全部馱到新買來的馬背上，拿出幾吊銅錢賞給管魚塘的漢子，約是二百制錢。這一停留前後已有兩個時辰，便下令拔隊啓程。那四個鏢師走近馬標統身旁道：「馬將軍，卑職們看那些販馬的人，來得有點古怪，這一帶正是弱水河畔，聽說是叛徒出沒的地方，將軍速傳令各營兵弁提防，不可大意！」馬標統是個滿州人，平日很少獨當過一面領兵出門的，聽了答道：「就算他們是叛徒，把馬匹賣給我們，又施得什麼詭計呢？剛才我只是留心那魚塘的水有沒有下毒，後來我見那些販馬的喝過了沒事，這才放心。」

這時已走了十幾里，遠遠又見幾騎人馬迎面走來，忙喝兵士們戒備。那料來的正是剛才幾個管魚塘的漢子，馬標統心裏奇怪：他們爲什麼會從前面迎上來，應該是由後面趕來才是道理。爲首的漢子手裏拿着幾吊銅錢，隔遠便喊道：「將軍，你的銅錢用不得的，還給你罷！」馬標統怒道：「胡說！我給你們的全是光板制錢，怎麼說用不得？」漢子道：「咱們這裏用的都是大明永樂至崇禎的通寶，不用有滿洲文字鑄上的康熙銅板，你分明欺騙咱們。」馬標統大喝一聲：「給我抓下來！」四個鏢師和部下將官，飛馬衝前，一齊喊着：「拿奸細！」

（未完）

俠義長篇小說

挑燈看劍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管照夕和申屠雷，靑硯三人來到新樂縣城，正想住店，恰有一伙計前來，說是帶他們去住店，地方旣寬敞風景又好，管照夕等人聽了十分高興，便跟伙計走了，伙計引他們來至一幢環境優美的地方，卻人家金老先生又十分慇勤地招待，管照夕等人雖然心中生疑，也看不出破綻，怎知在吃飯之時，管照夕等人一時疏忽，竟喝滲有迷藥的酒而各自醉倒，至到管照夕醒來之時，已知中了計，此時身處黑暗的地洞之中，無法逃出，至此才知道那金老板正是九天旗金西老，暗想這回定是難於活命了，因管照夕旣和金西老的女兒金五姑結了仇，又殺死他手下多人，這老人豈能放過他呢？管照夕在洞中盤膝打坐，運了一陣功夫，正自緊要關頭，忽有一陣琴弦之聲傳來，破壞了照夕運功，照夕吃驚，忽聞一老者的聲音自石壁傳來，照夕詢問他是何人，老人卻斥責他不准多問，老者還說是自己關進洞裏，這更使照夕起疑。

同是淪落人 地洞巧相逢

照夕又忘了對方的囑咐，可是這一次，那聲音並沒有再發愁了，他只長長嘆息了一聲。

現在照夕，對他這種嘆息之聲，已經非常熟悉了，因爲他已經聽到了很多次的了。

他已猜知，這石洞內的老人，本身定有一段離奇的隱秘，只是他又不便多問。

過了一會，那嗡嗡如蜂鳴的聲音又道：「這麼隔着牆說話太不方便了。」

照夕忙答道：「是啊……可是怎麼辦呢？」

那聲音冷冷的笑了笑，遂說道：「你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孩子，只是天下有很多最聰明的人，卻會被愚人們所玩弄。」

照夕臉紅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可是他內心感到一種從所未有的驚喜和緊張，因爲他以爲，即將可以見到這個地洞之中的人——古怪的人了。

雖然他沒有看到這個人，可是由那蒼老的聲音，他已判別出那一定是一個蒼老的人。

果然，他的希望實現了，那聲音，眞如同是一隻廻旋飛着的大蜜蜂，嗡嗡振耳的道：「娃娃，你可以仔細的看清你那間石洞中的一切麼？」

照夕點頭道：「可以……差不多可以了。」

那聲音停了一下，才道：「很好，你往你身下右下方看，可發現了什麼嗎？」

照夕依言仔細看去，不由搖了搖頭道「沒有……沒有什……麼呀！」

「沒有看到一些很亂的籐草麼？」

「沒有……啊！有點像。」

「娃娃，你的眼力太差了，我是說你夜中視物的能力，還太差了。」

照夕不由臉紅道：「是的，我暗中視物的能力，是差了一點。」

那聲音微微笑了笑道：「豈止是一點……你師父沒有教過你一種叫做『望雲角』的功夫嗎？」

照夕傻傻地搖了搖頭道：「什麼叫……望雲角？」

那人又像以前一樣，發出了一聲蒼老而冷澀的長嘆，遂道：「你師父眞是誤人子弟。」

照夕不由感到十分慚愧，因爲人家罵自己師父不行，那也就等於罵自己是一樣的。

可是現在，他卻不願談這些，他馬上接着前面的話題道：「這些籐草有什麼用呢？我是說，我已經看見了。」

那聲音哼道：「很好，那麼現在你可以爬上去，把最上邊的一團籐子拉開……記住，聲音要小，要是驚動了上面的人，那就糟了。」

照夕不由又驚又喜，當時道：「你老人家，莫非也怕了他們麼？」

那人冷笑了一聲道：「包括金老頭子在內，他們都不值我一掌，我又怎會怕他們？……只是，這其中有個原因，唉……你就不要多問了。」

照夕忙道：「是……是……我馬上就來了。」

他說着，走近壁邊，全身後貼，運用出「壁虎游牆」的功夫，活像是一隻大守宮也似的，不一刻已爬到了右上首地方，他已看清了，果然生着不少野籐，都是從石縫中穿出來的。

那怪異的聲音，就像是個幽靈也似的，始終隨着他的身子，此刻又似嘉獎的在他耳邊笑道：「你的輕功很好，足見你以前是下過一番苦功的，只是切記，壁虎游牆的功夫，上胸和小腹之間，要保持很平的姿態，譬如你，就挺得太高了一點。」

照夕喘着氣，心中暗忖：「你也管得太多了。」

可是這人的話，不得不令他欽佩，尤其是自己的行動，居然一絲一毫都會放在他的眼中，這簡直是一件又玄而又玄的事情，莫非他竟能看穿山石麼？

這麼想着，照夕不由幾乎嚇傻了，還是那聲音又催促他道：「嘿！你不要休息太久了，再有一個時辰天可就快亮了。」

照夕忙點頭道：「是……是……我是在想你老人家，怎麼能看得見我呢？」

那聲音道：「我始終在看着你，可是我已經很累了，你不要讓我太累了……唉！我是不該要你過來的。」

然後又隔了一會才又道：「你動作要快，知道嗎？」

照夕忙道：「我知道，我知道，這些籐子又如何呢？」

「你眞是一個很笨的年輕人，你難道不知道用手去拉一下嗎？我是說小心而且用力的去拉。」

照夕被他罵得雖然是心中很不舒服，可是也不敢得罪他，只好依言，分出一手，拉着那團籐蔓，摸到了其中一根較粗的籐子，還沒有拉，那聲音又道：「小心呀！不要太大聲了！」

照夕也沒有理他，遂力貫單臂，向外一提一拉，覺得手上拉的那籐子，竟然連着一塊極大極重的青石，似乎爲自己這種力量巳拉得微微搖動起來了，照夕不由暗自戒備着，所幸雙足此刻都找好了穩固的立足處，否則，定會爲這沉重的震力，把他身子震下去的。

他二次凝神運力，向外一提，微聽見克！克一陣響聲，遂被他把這塊有三尺見方二尺多厚的一塊大青石，提了出來。

他吃力的把這塊石頭，慢慢提着，一面下來，輕輕的把他放在了地下，巳禁不住有些氣喘了，他低頭看着這塊巨石，估量它的重量，當在兩千斤以上，若非自己自幼內力驚人，要是換一個人來，像這麼大的石頭，不要說運氣提下不出一點聲音，恐怕能提得動，已是不容易了，因此他意料到，那怪人定會讚揚他幾句。

誰知，並沒有，只是頻頻的催促他道：「不要再歇息了，快點吧！」

他作了個苦笑，抬頭看了看，那大石頭移開處，現出了一個黑窟窿，不由十分興奮的，又用壁虎游牆的功夫，游了上去，那聲卻讚許道：「對了，這一次姿式很正確，你這娃娃很可愛。」

照夕被這暗中人罵一句誇一句，弄得氣笑不得，尤其是自己已是二十多歲的人了，竟爲他一口一句娃娃的叫着，顯得很彆扭。

他爬到了那黑黑的洞口，本以爲往裏面一鑽，也就到了隔壁了。

誰知再一細看，竟是黑黝黝的，一眼看不見底，尤其是洞口雖大，內中卻是一個極小的曲折石孔，自己是否能鑽得進去，都很成問題。

當時不由一陣心寒道：「是要我鑽進去麼？」

那人已不耐的道：「當然要鑽囉！難道還叫我鑽不成？」

照夕此刻已爲新的喜悅和好奇所代替，聞言還笑着搖了搖頭道：「你老人家不要發脾氣，我這不是在往裏面鑽了嗎？」

說着低頭縮肩，遂向那陰沉沉的地洞之中鑽了進去，只覺蛛絲網面，寒冷侵肌，他也顧不了這些，就像一條蛇也似的，直直的向前爬着。

只覺得這條穴道可是愈來愈窄了，一不小心，頭和身上已碰了好幾下。

尤其令他吃驚的是，竟會有這麼長的一段路，他這麼爬着，少說有七八丈距離，眼前仍是一片漆黑，同時去路愈來愈窄的。

他伏在地上喘息歇着，忽然那聲音嘆道：「唉！你眞是笨啊……我只閉了一下眼，你又走錯了。」

照夕不由急道：「怎會走錯了呢？只有這一條路啊？」

部聲音嘻嘻一笑道：「誰說一條，你往後退吧！」

照夕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只以爲這怪人，是存心拿自己尋開心。

當時也沒辦法，只好依言往後退着，退時比進來時難多了，稍一不小心，不是碰着腿，就是拉着衣服，而且地道之內，竟是由冷而轉了熱，想是空氣不適的關係，照夕全身竟熱得淌下了汗來。

他一面後退，一面道：「老人家，你指點我一下，不要叫我又走錯了。」

那人嘻嘻笑着道：「這座山，我一共開了二十八條地道，有的成了，有的只通了一半，可是每一條路都能接上。」

照夕想到這裏，不由嚇了一大跳，心說：「媽呀，他開了二十八條，我怎會知道是那一條呢，這麼轉着，恐怕到了明年也出不去啊。」

想着不由大爲着急，一面連連叫道：「老人家，你倒是說話呀！」

那聲音冷冷的笑道：「好了，住右轉吧。」

照夕馬上轉向右，卻見並無去路，他靈機一動，遂用手推了推，移了移，敢情和自己洞中一樣，又有一塊封石堵着。

費了半天工夫，才把石頭移開，這才轉入新道，爬了十數尺，那聲音又道：「再左轉彎。」

他又依言左轉，仍是有封石堵着路，似如此右右左左，差不多七八次，才算進了一條平坦寬暢的地道之中，他身上已爲汗水濕透了，尤其是頭髮上，更被蛛網纏得密密麻麻，都成了灰白色了。

他實在氣壞了，不等到頭，就扒下了，可是那聲音巳笑道：「好了，到了。」

他拖着疲乏的身子，又向前爬了數尺

，果然面前似有光明。

不過，那麼光綫絕非是白晝的光，只是黃昏昏的燈光閃爍着。

他一口氣往前又爬了六七尺，果然他眼中又現出了一間陰暗的地室，同時眼前似有人含笑道：「到了，你可以順着梯子下來了。」

照夕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當時再向前爬了一點，已把頭伸出來了。

立刻他就被眼前的情景所震驚住了。

他眼前所現出的，是一個昏暗但頗爲整潔的石室，四壁雖一樣是青石，可是却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致燈光映在壁上，竟會反射出不同角度的光來。

這間不大不小的石洞裏，放着一張和自己那邊一樣的石床，只是似乎已經過人工的整理，而顯得光亮十分。

石床之上，放着一個蒲團，蒲團之上，盤膝打坐着一個黑髮披肩、但是面相十分清癯的老人，看他樣子却是非僧非道，身上穿一件極爲寬大的綢長衫。

這人眼睛微微閉着，並不去看照夕一眼。

石床旁邊，有一個石案，案上有一個形式特別的七弦琴，琴座却也是用青石作成的，七根琴弦，却磨擦得閃閃奪目。

石案一頭，另有兩盞高腿古燈盤，也是用青石所製，盤內都盛滿了一種青色的油液，各有燈蕊一根，正自燃着，微微散出些清芬的香味，並不見有一些油烟上升，光雖不強，却很清亮。

石案之後，有兩把石椅，一樣的，也是經人工鑿就而成的，光滑潔淨。

照夕一時不由把身上的疲累全忘了，他伏在洞口，抖聲道：「老……前輩，我可以下來麼？」

那坐在石床蒲團之上的人，遂張開了眸子，他眸子裏散發出兩道驚人的光芒。

照夕面對着這樣一個怪人，不禁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當老人以這一種目光看着他時，他竟然顯得有些張惶失態。

所幸老人只笑了笑，點頭道：「我已經說過了，你可以下來。」

照夕答應了一聲，這才身子又向前移動了一些，見洞口處竟有經人工鑿就的石梯，他不敢放肆，只好一級級攀沿而下。

他下到了室中，只覺得四周空氣極爲舒爽，先前的悶熱，竟自立刻消失。

同樣是囚人的地洞，可是這一間，却比自己被囚的那一間强多了。

他匆匆的看了一周，然後目光才又落在怪人身上，他心中奇怪的是，由這老人臉上看來，這人歲數似乎已經到了耄耋之年了，只是他又怎會生着滿頭的黑髮呢？

尤其是他的髮式很怪，仍然是前朝的式樣，並沒有結辮子，很長，差不多已可挨到他坐着的石床上面了。

他那灰白的眉毛，深窪的眸子，清瘦的面頰，像是一個有道的高僧。

可是，他不是和尚，也不是道人，因爲他服裝絕不同僧道一般。

照夕心中驚疑不置，不由往地上一跪，對着老人深深拜了一拜，道：「弟子拜見老前輩，請老前輩賜告大名，以便於稱呼。」

老人啓口一笑，原來他竟生着一口細白的牙齒，這也不同於一般老人的。

他笑了笑道：「娃娃，你起來。」

照夕忙站了起來，就見這人一雙深窪的眸子，上下的在自己身上打量着，半天才點了點頭道：「你坐下，不要這麼盯着我看。」

照夕本想好了許多話想問這人的，也不知爲何，此刻見了，反倒不知怎麼說才好了。

他依言坐在石椅之上，老人這才伸出了雙腿，下了石床。

當他站起來時，照夕發現他的身材十分高，但是很瘦，腿很長。

他向前踱了兩步，伸出一隻手，用那長有兩寸的指甲，在一盞燈盞裏，把燈蕊向上挑了挑，燈光隨即加亮了許多，然後他就空彈着指甲，發出「嗤嗤、嗤嗤」的聲音。

照夕此刻腦中，對這個古怪、新奇、陌生的老人，充滿了極度的興趣，他吶吶道：「老前輩……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的名字呢！」

老人含笑看着他，點了點頭道：「連我自己已九十年，沒有用過我的名字了，你也不必要知道。」

照夕正想再問些什麼，這老人已帶着微笑道：「娃娃，你一定奇怪，我爲什麼會一個人被囚禁在這陰森的地洞之中，是不是？」

照夕點了點頭，老人不由笑了，他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一個石盤一下，道：「裏面有我新採的桃子，你可以吃，然後我再告訴你一些事情。」

照夕不由驚異的順其手指處一看，果見石案之上有一石鉢，只是有蓋子蓋着。

他本已覺得口渴難耐，聽了老人的話，更是忍不住了，當時道了聲謝，遂走到桌前，打開石鉢，果見鉢中盛着七八個鮮紅的大桃子。

他拿了一個就口啃着，心中突然吃了一驚，一時回過頭來看着老人，吶吶道：「老前輩說這桃子是……」

老人嘻嘻一笑接下去道：「是我自己採來的。」

照夕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嚇得張着嘴，半天才吶吶道：「你老人家身在洞中，又如何能出去採桃子呢？」

老人忽然笑了，他點了點頭道：「這是我這數十年來的成就，娃娃，我告訴你，我住在這裏，是沒有任何人勉强我的，尤其是現在，我本可離開這裏了，可是我却爲了遵守一項諾言。」

照夕仍不能全部瞭解他的話，不由驚異得張大了眼睛，痴痴的看着這個神秘的老人。

這瘦高的老人，在室中走了一轉，回過身來，他臉上帶出一副痛苦的表情，這種表情，似乎只有在追憶着一項以往的痛苦經歷時才會具有的。

隨着他又微微一笑，才道：「我如果說出來，我爲什麼會來這洞中，你一定不會相信，即使是相信，也會說我是世界上的一個最傻而最愚笨的人。」

照夕吶吶道：「怎麼會呢？老前輩，你是爲什麼呢？」

這老人才仰頭嘆息了一聲道：「五十

年以前，我同一個人打賭，結果我輸了，於是就遵守諾言，來到這裏——」

他簡單的這麼說了幾句，照夕更是感到新奇不置，不由插口問道：「啊……你們是打一個什麼賭呢？」

老人又長嘆了一聲，而這聲嘆息之中，似乎已道出了無比的辛酸和委曲。

照夕眼巴巴的看着這個奇異的怪老人，從他口中即將要道出，是一篇類似神話的故事，他靜靜的聽着，老人又走回去他的蒲團之上，盤膝坐好後，才道：「五十年以前，我是一派的掌門人，我的功力已是當時一般人很少能敵的了。」

他又嘆了兩聲，他似乎已對嘆息有了特別的嗜好，以至於變成了習慣。

他嘆息了兩聲之後，才搖了搖頭，道：「可是我却由於新掌一派，不免趾高氣揚，江湖上敗在我掌下的人，眞是不知凡幾。」

他眨了一下眸子，目光閃爍不定，遂回憶着道：「像當時成名的朱砂異叟、淮上三子，以及血魔夫婦等人，都是我掌下敗將。」

管照夕聽到這裏，眞是吃驚不小，因爲他口中隨便說出的幾個人，如今都已是江湖上被推爲泰山北斗的幾個老人了。

尤其是「血魔夫婦」，更令他大大吃了一驚，他忍不住接口道：「血魔夫婦是誰？」

老人眸子看了他一眼，那兩道灰白的眉毛，微微蹙了一下道：「我說的這幾個人，如今都不一定在世了，血魔夫婦是指冼又寒和向藍紅二人，你知道有這麼的兩個人麼？」

照夕不由突然臉色大變，他萬萬想不到師父竟也和這怪異的老人認識，並曾經敗在這人的手下過，同時師父還結過婚，這眞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可是惟恐老人見疑，他馬上回復了正常臉色，微微搖了搖頭。

老人笑了笑道：「怎麼樣？你是不會知道這些人的，如今這些人即使還在人間，也是老得很了。」

照夕急於一聽下文，不由催問道：「後來呢？」

老人苦笑了笑道：「還有很多人，如今我已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了，總之，那時候我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人，這些人爲了想對我報復，曾經想遍了種種方法，可是總是敵不過我。」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他們使出多種花樣，用智用功，我總是高上他們一籌。」說到此，老人臉上帶出了一絲驕傲的微笑，可是這一絲微笑，在他臉上保持的時間太短了，却爲一些怒容所取代了，他冷冷的笑了一下，道：「有一年，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此人姓應名元立，爲了建立威望，發俠義帖，廣招天下好漢以及黑白兩道的知名人物，前往洛陽集會，我也是其中一人。」

老人說到這裏，態度似乎有一些顯得沉不住了，他緊緊的互捏着雙手，發出克克的骨節响聲。

照夕忍不住問道：「那血魔夫婦也去了麼？」

老人目光向他轉了一下，點了點頭，

照夕忙又問：「淮上三子呢？」

老人哼了一聲道：「他們都去了，都去了！」

照夕爲了急于要聽下文，也就不再多開口，老人遂接下去道：「去的人很多，各道人士都有，可謂之俠義道上百年難得一見的盛舉。」

照夕不由十分响往的聽着，他腦中似可想出那種鼎盛的場面，不由注目着老人，不敢打岔。

老人面上帶着一絲微笑，有時候，是不容易從他臉上看出喜怒的，他接下去道：「應元立請來這麼多武林豪俠，有個原因，原來他新近練成了一種功夫，江湖上鮮有敵手，想借此盛會出盡風頭，嘿……他不行。」

照夕不由心急，插口問道：「結果如何了？」

老人彈動了一下長指甲，繼續講道：「那時人物去得很雜，很多武林中難得一見的人物誰也不服誰，因爲人物太多，大家都要互相印證一下，結果沒辦法，只好抽籤決定，共分成九組，分開比試，由九組之中，最後再選出九人。」

老人緊緊皺着長眉，嘆了一聲，不耐其煩的道：「總之，那一次比武之後，血魔夫婦以紅花陣大敗川西雙矮，淮上三子中的無奇子以指劍射瞎了巫山象鼻僧的右眼睛，朱砂異叟南宮鵬以小天星掌力當塲震斃湘江漁人劉小川。」

他說着那雙怪目光中，閃爍着一種異光，良久才又頻頻的嘆道：「太慘了！……太慘了！」

照夕不由追問道：「老前輩莫非沒有參加比武麼？」

老人冷笑了一聲道：「你聽我說呀，先天無極派掌門人生死掌應立元，也以他極爲厲害的『三陰絕戶掌』打傷了赤臂童子，我却以『無名指』把淮上三子中的第三子飛雲子葉潛的護身元炁一指點破。」

照夕不由驚得口中「啊」了一聲，因爲他知道，凡是能練成「護身元炁」的人，都有極深的內功，老人既能一指戳破淮上三子中葉潛的元炁，功力可想而知，當即不由驚出了聲。

老人冷冷一笑，隨後才道：「淮上三子，成名武林多年，從此威名掃地，當時因有言在先，彼此比武純因印證所學，不許記仇，所以淮上三子雖受此辱，却沒有動怒，反倒和我交談甚歡，我却更增慚愧，當時曾當面向飛雲子葉潛道歉，三子因感丟了面子，不等比武結束，先行自去，我當時爲了表示追悔，也隨他三人而去，那塲比武，却因爲少了我們四個人，失色不少！」

老人嘆了一聲道：「我當日回返仙霞嶺後，想起此事，一直引以爲憾，雖然事過境遷，可是仍覺得淮上三子以武林至尊威望，敗在我手，太過失威，所以我終日也就很少出去，日日以垂釣讀書自娛。」

照夕一直很注意的聽着當年這一段叱咤風雲的往事，他發現老人這時候雙手顫抖得十分厲害，緊緊的交叉着，嘴唇也微微動着。

他連聲笑着，最後才點了點頭道：「我那時却是用心太善了，而且心中一直把

這三個老東西看成是有道的正人君子，所以每想起來，總似愧對他們一般。」

他說着嘴唇抖動得很厲害，以致連話也不能順利講出來了。

照夕不由大聲道：「老前輩，你老人家怎麼了？」

老人對着他苦笑了笑，搖了搖手，吶吶道：「唉！這已經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每次一想起來，還是忍不住氣向上撞！唉，唉！這又是何苦呢？」

照夕不由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老人顫抖了半天，才算完全回復正常了。

他笑了笑道：「有一天，我正在仙霞嶺紅溪垂釣，那一天烈日當空，我還記得我戴着大草帽，忽然門下弟子來報，送上一個大的名帖，我取過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淮上三子親訪，我當時只以爲三子是心懷舊恨，此番前來，定是爲雪前恥而來，所以即刻傳諭門下弟子立時聚集，我本人立時趕到大廳，一看之下，原來三子滿面笑容，華服錦履，一見之下，親熱十分，而且送來了許多鄉土祖物，我當時眞是更增慚愧。」

說着不由又是一聲長嘆，照夕這時心中暗暗贊佩淮上三子，果然不失武林大俠威望，只此氣量，已是高人一等的了。

老人從容道：「從此以後，我同淮上三子漸漸交遊頻密，常有往還，四人幾乎成了密友，因此對他們防範之心，簡直去得一點也沒有了。」

說到此，老人的目光倏地一亮，哈哈大笑了兩聲道：「娃娃，我方才不是給你說過麼？有時候，一個聰明人，却會作出最糊塗的事來……不信．我說出你聽一聽就知道了！」

照夕只是靜靜中聽着，老人這時臉上已沒有先前那麼沉着了．他冷冷一笑．道：「我方才已說過了，我一生最喜歡釣魚，而且自負在這一方面很有技術，我能夠一個釣子，同時的釣起兩條魚來！」

照夕不由聽得笑了笑，但老人却苦笑了笑道：「誰知也就如此，注定了我今後大半生的命運，這豈不是造物者弄人麼？唉！唉！」

照夕愈聽愈不解，不由問道：「釣魚……釣魚又怎能……」

老人嘆了一聲道：「唉，你聽呀，那時我已和三子是很好的朋友了，那一日我和三子漫步在他們的莊園裏，園裏有大池子一口，那時是晚秋時候，池上仍舖滿了荷葉，不由一時興起，和他們三人談到了釣魚的事，不想他們三個人，完全比我的興趣還要高，馬上就命人拿來了釣竿來垂釣，我當時不由笑向他三人道：『我可在一個時辰內，釣上一百尾鮮魚，他三人竟自矢口不信。」

老人嘆息了一聲道：「都是我一時興起，而且自信太甚，我當時竟毫不考慮的笑向他三人道：『不信，我們就賭一點什麼？』他三人竟一口應了下來。」

說到此，老人那灰白色的眉毛竟自搭了下來，變得十分懊喪……他抬頭向照夕看了一眼，失神的道：「因此……我就到這裏來了。」

照夕不由大吃一驚，楞道：「難道就爲了釣魚，你老人家就被關在這裏了？這……這……」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孩子，武林之中，有很多事情是很特別的，如今我想起來，似乎太沒有價值了……我們身爲武林中人，最重要的是一諾千金。」

他說到此，點了點頭道：「我因爲有數十年的釣魚經驗，而在一個時辰之內，釣上一百三十條，那是每試不爽的事情，而我視力自信又超人一等，非但能暗中視物，更能向水中視物，以當日情形，我已看出那池中魚類極多，所以自信於一個時辰之內，釣上一百條魚，那是太不成問題了，所以我才敢與他三人打賭。」

照夕不由驚道：「你們怎麼賭的……」

老人笑了笑道：「我因是客，所以不便說如何賭法，誰知那飛雲子却走過來，拍了我一下肩膀，笑問我道：『我們來賭一個夠刺激的可好？』我當時點頭笑道：『好呀！』」

老人苦笑了笑，看了照夕一眼，又道：「這飛雲子就說：『大哥，我們以後六十年歲月，作一個賭注如何？』」

老人哼了一聲，不屑的道：「他這一句話出口，我不由大吃了一驚，可是一邊的二子，却竟連連撫手稱善，唉！我當時被迫，竟自答應下來了。」

照夕不由一嘆，道：「這賭注太厲害了。」

老人冷笑了一聲道：「我因自信過甚，當時雖覺這賭注太大了，但却自信決不會輸，再者我多少以爲是一個玩笑而已，當時就含笑答應了。」

「誰知我才一答應，那飛雲子葉滄馬上一本正經的由前廳拿來了算時辰的漏斗，這一場賭就開始了。」

照夕不由張大眸子道：「結果呢？」

老人長眉微皺道：「說來眞怪，以我往日技術，那池中魚數又多，釣一百條魚，眞是用不了半個時辰，可是，那一日，不知爲何，那些魚却是很難上鈎，等到一個時辰到了，我却僅僅只釣上了七十九條魚……」

老人不由長嘆了一聲，搖了搖頭道：「我們的賭注是把自己深深鎖在無人的深山裏，面壁六十年，在這六十年之中，不許用武，即使是遇敵，也不可任意還擊，不許踏入江湖一步……我當時眞嚇得冷汗直流，那時淮上三子才擺出了本來面目，立時冷笑着，迫我守約。」

說到此，他搖頭嘆息不已，照夕不由驚嚇道：「所以老前輩就一個人到這陰濕的地洞來了？這五十年沒有出去一步？」

老人苦笑點頭道：「不錯……我當時除了懊悔外，對他三人並沒有什麼記恨：因此當面寫下約書，印了指模，從那一日起，我發誓，決不再出山一步，不見任何人，如果毀約，可受天下之人恥笑。」

照夕嘆了一聲道：「你太過份了，可是老前輩，你老人家又何苦？選擇到這麼陰森的地道之中呢？」

老人冷冷一笑道：「娃娃，你知道什麼？」

照夕怔了一下，實不解老人之言，這怪異的老人頓了一會，才道：「淮上三子爲人陰險已極，他三人自知如今江湖上只有我是他三人最怕之人，所以存心除我，

已非一日，想不到，我却如此容易上了他們的當，那賭約簽過後，經我細心推敲，才發現寓意甚深且毒……娃娃，你想想，這不等於說明了任人宰割一樣？」

照夕不由恍然大悟，不由面現怒容道：「莫非那淮上三子，竟敢作出那種陰險而乘人以危的事麼？」

老人冷笑了一聲道：「你把武林中道義二字看得太重了，事實上，大多數的人．是不顧慮這些的。」

他停了一下，遂又接道：「當我洞悉他們的用心之後，可惜爲時已晚，我只告訴他三人我既輸了，萬無不守信諾之理，只是，這筆仇恨，我却至死不忘，如上天保佑我六十年不死，這筆恨，總有解除之一日。」

他咬了一下牙，憤憤接道：「我說完了這些話，馬上反身就走了。」

說着他聲音降低了一些，冷笑道：「我知淮上三子爲人陰險，定會在這六十年之中，乘我面壁之時，暗下毒手，即使是被我發現，限於諾言不許還手，我也無可奈何，所以，我竟捨家門仙霞嶺不入，即單身潛到這冀北地方。」

照夕聽得冷汗直流，這才想到，原來江湖上的事，險惡到如此地步。

一時想着，不由臉上都變了顏色，吶吶道：「老前輩……這五十年來，你老人家就沒有離開這石室一步麼？」

老人冷冷的道：「我以三個月的時間，找到了這地方，開了這間地下室，並引通山泉，決心不下這山一步……起先二十年，我尚需在山上找些吃食，可是後來我功夫已成功到了辟食地步，吃不吃東西，也都無所謂了。」

說到此，老人臉上反帶出了一片紅潤之色，他微微笑道：「我是一個守信的人，我一定要以有生之年，把這一項諾言實現，現在已經快到了。」

他繼續像夢囈也似的道：「人類的禍福，眞是難以令人逆料的，我却爲此而受了大益……說來，倒應該感謝這三個老兒了。」

照夕不由一怔！

老人目光之中，閃出了極度愉快幸福之色，他微微笑道：「我已把我造就成了一個新人了，孩子，你絕不會想到，這五十年來，我竟養成了本命元嬰，不久將來，我也就可以達到道家所謂的『出神』地步了！」

照夕簡直不敢相信老人說些什麼，可是老人這種態度和語氣，所說出的話，却又不能令他不信，固然他知道，老人所說的「出神」，也就是所謂的「飛昇」，這是極玄的境地，可並不能說不可能。

他以驚奇的目光盯着老人，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老人此刻，顯得更是興奮．他微微的笑道：「你也不要驚奇，天下任何的事，人都是可以作到的，只要能有決心，我到現在才相信了這一句話，你想想，你在地洞之中的一舉一動，我隔你這麼遠，如何會得知？還有——」

說着他微笑着，用手指了一下桌上的桃子道：「這些桃子，我既未出此室一步，却如何又能摘到手中呢？」

他眼角微微皺着，帶出些笑紋，照夕聽得如同墜入五里霧中一般，他嚥了一口唾沫道：「老前輩莫非已可『身外化身』了？」

老人微微點了點頭道：「也可以這麼說吧……只是，功成不易，我却不敢令他遠遊。」

這個「他」字，自然是指他所練成的本命元嬰了，他又笑了笑道：「你和你同伴初來之時，我已得知，那金老頭子爲惡僞善，我亦並非不知，本來可以把他就近除去，只是，一來我守約未滿，不得隨便殺人，再者，我功成當在不久，萬一被他們發覺藏身之處，常來打擾，對我極爲不利，所以，只好讓他如此下去了！」

說完他微微搖了搖頭，照夕只是茫然的聽着，因爲這些事，令他感到太玄了，可是都是事實。

老人目光此刻上下打量着他，微微一笑道：「你這娃娃，根骨智慧俱是上乘，只是由眉眼印堂上之間看來，今後數十年，尚多殺孽情緣，你要時刻小心謹愼。」

照夕不由吃驚不小，躬身領命，老人說完了這句話，微微閉上了一會眸子，笑了笑道：「你我在此見面，總算有緣，方才我細心以先天易數推斷，你和你友，尚有十日囚禁之災，至時自有人來救你們出去，你可以放心。」

照夕不由一喜，老人却含笑道：「今日破格見你，只是爲了一了我塵世的緣份，好在早晚俱是一樣，你能保守我們這秘密，不告任何人知道麼？」

照夕連忙躬身回答道：「弟子定能遵命。」

老人笑着點了點頭道：「好，今日時刻已到，明日此時，你再來此處，我尚有囑咐於你。」

他揮了揮手，微笑道：「你回去吧，如果我所算不差，大概你回去之時，主人也該來看你了。」

說着一隻手連連的揮着，照夕本有許多話想要說，見狀只好作罷，當時行了一禮，見老人眸子已經合攏了，只好轉身爬上石梯。

忽然老人目光又開，微微笑道：「還有！你既擅打坐採藥之法，却不知下手的時刻，所以我兩次以琴聲打擾，意即在此，不想你這娃娃，居然定力很強，不受我弦音干擾，不得已我才按先天反易之理，擊玉以擾你，你現在瞭解了，當不含恨我了吧。」

照夕不由才恍然大悟，當時又驚又慚，不由紅着臉道：「如此說來，要何時下手方爲適宜呢？」

老人的目光已經合上，他只有短短說道：「明日再來。」

照夕知道這類奇人性格多是不易捉摸，當時躬身行了一禮，才又由原洞鑽入。身才入洞，却似覺眼前有光華閃動，不由定神一看，却見眼後丈許青光閃爍處，立着一個小人，穿着打扮，一切外形，俱與那洞中的老人一模一樣，只是身高只有尺許。

照夕不由大吃一驚，方想到這或許就是老人所說的本命元嬰了。

却見那小人在青光環繞中，頻頻向前用手指畫個不已，像是在指示路途。

照夕不由蹲伏地下，連道：「老前輩請轉回，弟子已記下了。」

他口中說着這句話，再睜眼看時，已失去了那小人的踪影，自是心中這才深信不疑，不由把老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想不到在囚牢之中，竟會有此奇遇，無意間竟蒙這半仙的老人垂青，看來自己眞是造化不淺了，他這麼想着，一路循着舊路，左右轉着，等到到了自己的洞中，已又是一身大汗了。

他此刻因心中極度的喜悅，竟忘了疲累，返洞之後，仍在陣陣的發呆。

忽然想到，臨行之時，老人所說，自己回來之時，就有人前來的話，不由吃了一驚，當即馬上站了起來，費了半天力氣，把那塊大石，重新放回洞口。

一切就緒，耳中却已聽到洞頂鐵鍊子響動之聲，照夕不由暗暗驚嘆道：「老人之言，果然不假。」

方念及此，洞石已「克！克！」開了一口，跟着射下了一道燈光，傳下了九天旗金西老的宏亮嗓音道：「怎麼樣？老弟台，還受得了麼？」

照夕抬頭看時，月亮洞口，現出了九尺旗金西老的銀白髮首。

他冷笑了一聲，也沒有去理他，金西老呵呵一笑道：「老弟台，肚子餓不餓？可想吃東西？」

照夕冷冷道：「謝謝你的好意，我還受得了！」

金西老冷哼了一聲道：「好不識抬舉的東西！老夫有心開脫於你，你却自己找死，好！你既如此，就好好在裏面再住上幾天，看看你受得了受不了？」

他說着憤憤的縮回了頭，大聲叫道：「把石頭封上，鎖上，餓死他！」

照夕不由在他的罵聲裏，微微發笑了，他腦子立刻也重新回到了方才奇妙的邂逅與回憶之中。

照夕這時的一顆心已全爲那奇異的怪老人所吸住了，他腦子裏醞釀着五顏六色的幻想，待九天旗余西老離開之後，他不禁興奮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那個看守他的小子，重重的在洞頂石頭上敲着，並且高聲的叫道：「喂！喂！小子！一個人有什麼好笑的？」

照夕不由收住了笑聲，本想回罵他幾句，可是又怕令他們發現了自己不正常的情緒，話到了唇邊，又倏的忍了住，耳聞上鎖的聲音，他的心越發的又感到了一陣安全感。

一切都歸於沉靜之後，他不由回想到了方才的一切，這眞是平生聞所未聞的事，而竟會令他親眼得見，自然使他一時情緒大亂，充滿驚喜和敬佩。

在這間小地室之內，他不時的踱來踱去，暗忖老人曾說自己還有十天的牢獄之災，其實十天又算得什麼？如果這十天之內，能得到老人的一些指敎，豈不是塞翁失馬，因禍而得福了。

想着，他怔怔的站在當地，緊緊的握着雙手，輕輕道：「對！我一定不可放過這個機會。」

於是他暗暗下了決心，心想今夜如果再能見到他，自己一定要求一求他，倘能蒙他隨便加以指引，却是後福無窮的。

他努力的追憶着老人的容貌及談吐，祇是想不起江湖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人物，老人既有那叱咤風雲的往事，可見決非是無名之輩，只是他却不肯把名字告訴我，這眞令人猜不透他是何來路？

照夕一個人這麼思前想後，到了相當的時候，肚子又感到有些餓了。

他把丁裳送來的食物，就着水又吃了些，心中只有一個盼望，那就是天快一點黑。

可是，時間這東西太怪了，你不經意之時，它很快的就消失了，如果你期盼着它快一點時，它却顯得比平常更慢得多。

照夕好不容易才等到下午，一會坐坐又走走，他勉强在大石上行了一會坐功，只覺得腦中幻像太多，百念俱生，勉强坐了半個時辰，却是不能抱元守一，只好離石而下，心知自己是太興奮的緣故。

興奮和失意，都是可以傷人的東西，所以平靜的生活，才是美好的人生，只是人們却誰也不願意斷守着「平靜」而已。

管照夕十分不耐的下了大石，又在房中一個人練了一套掌法，却似也覺得不能得心應手，乾脆也不練了，他算計着天也許已黑了，忍不住的用「千里傳音」之法，叫了兩聲：「老前輩……老前輩……」

等了一會，並不見老人回音，他可不敢造次再叫，因想到老人此刻可能是在入定，若爲自己打擾了，豈不是不妙！

想到這裏，嚇得立刻又不敢叫了。

過了一會，他又縱身攀住了那些籐草，想把那塊封石取下來，可是，又想到沒有得到老人的允許，還是不要自作主張才好。

這麼想着，管照夕不由嘆了一口氣，一鬆手，由頂上飄身而下，啞然失笑了一下，心想：「我今天是怎麼攪的？怎麼顯得一點涵養也沒有了，時辰不到，徒自焦急又有何益？這情形要是給那位老人家看見，豈不要笑壞了？」

這麼想着，不由頓時心情大定，暗忖：反正閑着也是閑着，我何不再習一次坐功？於是他二次又盤膝坐好，說也奇怪，心情一定，雜念不生，那消一刻，已氣貫周天，不知不覺已到了無人無我的境地。

等到運功醒來，只覺得通體舒暢，目光清明，方想下石走走，忽聽到一陣水寒的弦瑟之聲由壁裏傳出，照夕不由大喜。

當時三爬兩爬，上了壁頂，用力把那塊石拿了下來，又循着那陰森森佈滿蛛網的地洞之中鑽了進去。

他智力極佳，默念着方才老人的指示，這一次毫不費力的已爬到老人的洞口。

到了洞口，他探出頭看了看，那黑髮老人仍是盤膝坐在蒲團之上，閉目不動。

他輕輕叫了聲：「老前……輩……弟子來啦！」

老人連眼也沒眨一下，照夕猶豫一下，仍是輕輕的由石梯上爬了下來，輕輕跪在地上，對老人磕了一個頭，默默道：「弟子管照夕，給你老人家問安！」

却見老人兩眼眼皮連連抖動不已，似乎是欲睜不睜不開的樣子。

照夕十分吃驚，仍是呆呆的看着老人，這一刹那，却見他臉上竟沁出了汗來。

管照夕正自不解，却聽見身後似有細

聲響動，不由忙回過身子，這一回，令他吃了一驚！

原來他見壁角裏，縮瑟瑟的站着一個小老人，身高不過尺許，穿着打扮，正和那老人無異，也就是昨夜在洞口指示自己去路的那個小老人。

照夕知道這是老人所練的本命元嬰，却暗暗驚疑他怎會如此慌張？

原來這小老人，雙手捧着不少山菓葡萄，堆滿了小小的兩隻手，却把前襟用手提起，兜在衣兜裏，一張臉已自累得紅紅的，還淌着汗。

照夕這一回頭看他，他却嚇得口中吱吱直叫，一個勁向壁邊直退。

照夕不由又驚又怕，忙道：「老前輩……你老人家有事麼？」

不想那小老人仍是吱吱直叫，一會又跑前，一會又跑後，却似不敢由照夕身前經過。

似此急了半天，照夕越發不解，再回頭看蒲團上的老人時，竟見他這一刻工夫，已全身汗下如雨，一張臉都成了紫色。

照夕這一驚眞非同小可，當時忙站起了身子，退向了一邊。

却見那小老人在牆角急得雙足亂跳，口中益發吱吱怪叫連聲，照夕不由驚異道：「你老人家是說什麼？請……說得清楚一點好不好？」

不想那小老人更是叫得大聲了，而且跳得比方才更烈更猛了。

照夕不由一忖，弄得莫名其妙，不由吶吶道：「你老人家累了？我來摻你一把好不好？」

說着剛向前走了一步，只見那小老人似乎大驚，口中叫聲更尖，拚命跑了起來，一不小心，還摔了一交，衣兜中的葡萄撒了一地。

照夕不由嚇得抖聲道：「老前輩，你老是不要我接近麼？」

那小老人已跌倒，此刻倉促由地上爬起，自己作了一個要跑的姿勢，此時聞言，不由連連點頭，口中啞啞怪叫不已。

照夕這才明白，當時忙後退了七八步，遠離了老人本體，一面吶吶道：「老前輩，你老人家請放心……弟子方才是不明白……」

他一直退到了牆邊，慢慢坐了下來，這才見那小老人慢慢站直了身子，滿面驚嚇的看着照夕，端詳了半天，才慢慢走到石桌前，一跳，已自上了桌子，走到石砵旁邊，把衣兜中的果子葡萄，一樣樣放了進去。

這種任務在他似乎已累得不輕了，口中就像是小羊也似的呼呼直喘名氣。

他又分出一隻手，在胸口摸着，一面用袖子往臉上擦着汗。

照夕這時心中悔愧十分，想不到自己把他嚇成了這樣，當時悔恨得重重嘆了一聲。

小老人正在擦汗，照夕這一聲嘆息，不由嚇得他向前一栽，口中又「啞、啞」的叫了兩聲，只見他倉倉皇皇的跑到了蒲團之上那老人的本體，向前一撲一抱，頓時就不見了。

照夕方自看得目瞪口呆，却見正在打坐的老人這時身子抖動了一下，遂睜開了一雙眸子。

管照夕自知得罪不淺，不由嚇得一下跪在地上，一面叩首道：「弟子無知……請老前輩原諒。」

老人的目光本來是帶着極爲震怒的神色，此時見狀，只長嘆了一聲道：「不知者不怪，你起來吧！」

照夕叩了一個頭，才慢慢站了起來，却見只這一會工夫，老人就好像是走了一千里路也似的，看來竟是意態疲倦已極。

照夕不由驚道：「你老人家怎……麼了？可有什麼地方不舒適麼？」

老人這時喘息不已，一面苦笑道：「你那裏知道……娃娃，老夫半世修爲，今夜竟差一點喪命在你手中。」

照夕不由嚇得臉色一白，口中啊了一聲，老人這時喘息方止，看着他吶吶道：「你方才所見的小老人，那正是我數十年來苦心所練成的陽神元嬰，今日我命他到外出去採些雜果，想招待你吃的，不想你突然的進來，我收回已自無及，以致令他受到了如此驚嚇。」說到此，不由長長嘆了一聲道：「看來已吃驚不小，恐怕今後是再也不敢隨便出來了。」

照夕不由臉紅道：「弟子眞是罪該萬死……我尚以爲仙師元神不會怕我的，誰知……」

老人嘆了一聲道：「你說的也非不對，有一天大功告成了，這本命元嬰，就和我本人一樣，自然什麼也不怕的，只是我如今功力不過小成而已，還沒有練到不畏的地步。」

照夕奇道：「可是，昨夜弟子還蒙仙師元嬰指點路途呢。」

老人點了點頭道：「不錯，只是他決不敢近你身，只敢在一邊指指畫畫，你今日突來無防，自然他會吃驚了。」說着又搖了搖頭，輕嘆了一聲道：「我好不容易才使到能讓他出體遊玩，滿以爲這些時日，逼他外出見見生人，再試以交談，不久也就獲得大成了，誰知道會有此一着……看來，十魔九難，是誠然不假了。」

言談之下，帶出無比失望傷心之意，照夕只是脹紅了臉，低頭不語，心中好不難過。

老人見他不語，不由又改爲笑臉，笑了笑道：「你也不要過意不去了，這也不能怪你，我想凡是練嬰之人，其中驚嚇過程自是難免，只不過我要再多費些時日而已。」

照夕這才徐徐抬起了頭來，苦笑道：「這都怪弟子太魯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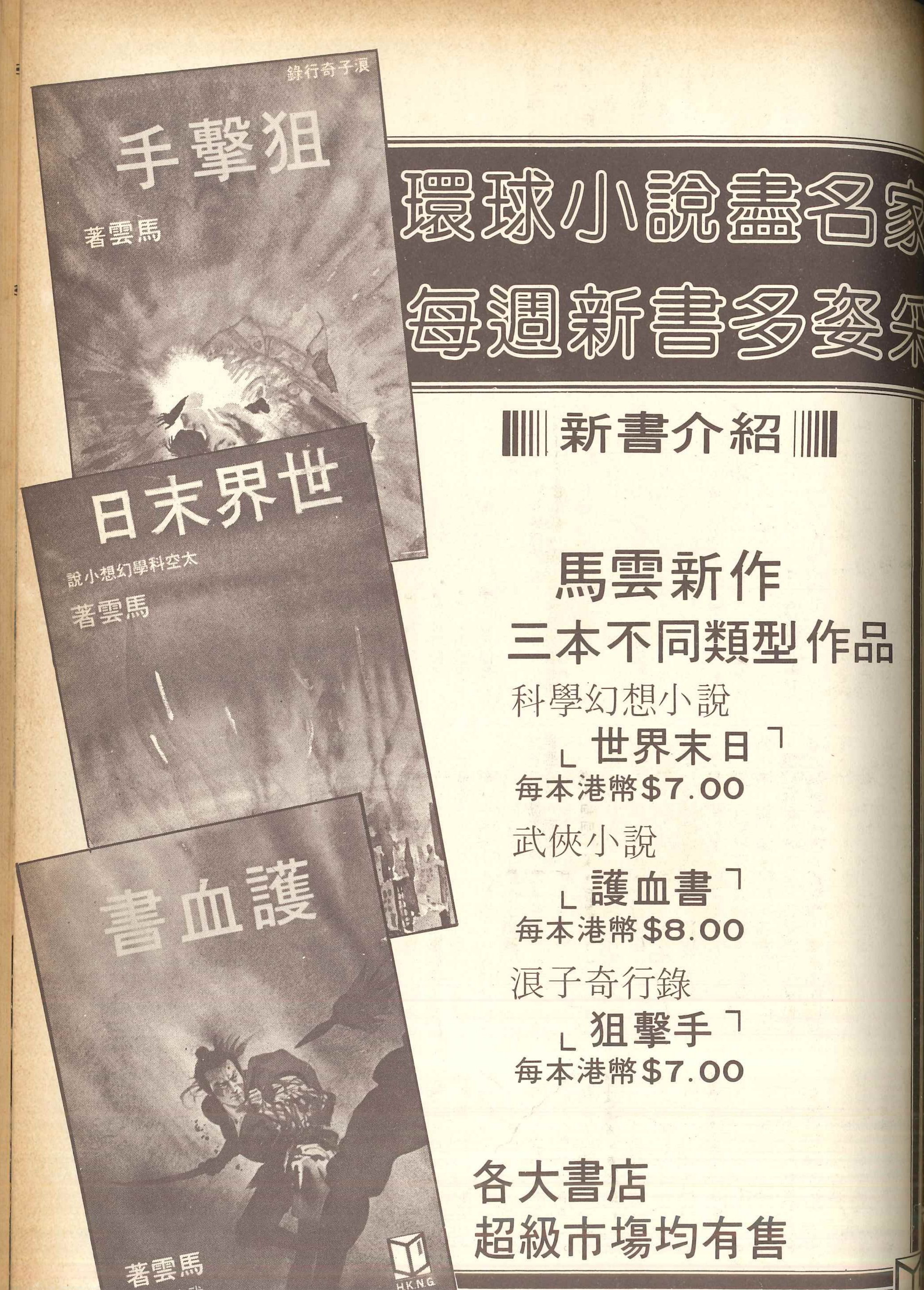
老人這時氣色已定，聞言呵呵一笑，一面又搖着頭道：「你不要這麼想了……來……來，吃點東西，這些葡萄水果，雖非珍品，可是採來不易，我亦仗此，才能活至今日呢。」

照夕不由奇道：「每日採摘，豈不要跑很多路嗎？」

老人笑了笑道：「自然是了，這旗竿頂山雖不大，但要想跑上一轉，亦非凡人一日能辦到。」

照夕這時已對老人元嬰起了極大興趣，不由追問道：「仙師元神所化人形，莫非永遠這麼小麼？」

老人搖着頭呵呵笑道：「自然不會了



，以後練成了，就和我本人一樣大小，只是能到我今日地步，已頗爲不易了。」

他說罷挑動着長眉，含着喜悅之情，却又嘆息道：「我爲此嬰，眞是用盡心力，尤其出胎之日，如逢雷雨電閃，或是風雨陰暗之日，千萬不可以令其外出，一直要等到日麗風和之時，才可以小心的令其外出，亦不可遠行。」

他說着，顯得有些眉飛色舞，看了照夕一眼，微微一笑道：「這些話給你說，你是不會懂的，總之修爲之人，苦了半世，到了嬰成之日，也就是苦盡甘來了！」

照夕不由嘆了一聲道：「仙師元嬰，爲弟子這麼一擾，恐怕是再也不肯出來了，這豈不是糟？」

老人搖了搖頭，淡淡一笑道：「這類初成元嬰，胆子雖極小，可是頗能辨別眞僞是非，他已知你非惡人，至多是受了些虛驚，因爲這多年以來，他還是第一次見到生人呢！」

老人說着順手向几上取了一個大挑子丟給與照夕，道：「你吃個桃子，不要再爲方才的事多想了，即使是心存响往，亦是多餘之舉，因爲這麼修煉心念，目前對你來說，是不許可的。」

他說着又指了一下座位道：「你坐下！我尚有話問你。」

照夕不由心中十分失望的坐了下來，他原本想將心中願望向老人吐露，乞求老人傳授這種「煉嬰化身」的玄功，却不料老人竟一口道破，並直截了當的告訴他是不可能的事，怎不令他失望？

此時只痴痴的看着對方，欲言又止，老人不由莞爾的一笑道：「你此刻心情，我會知道，只是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我問你，你成家也未？」

照夕搖了搖頭，老人遂笑道：「這就是了，你可知無後不孝麼？」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老人遂淡淡笑道：「這當然並不是修爲所必需，只是一個人旣生於世，是不可能平步登仙，他必須對他生存的世界，先有合理的交代，於『情』，於『理』都有所了結，然後才有資格進取，進一步談修煉成道，娃娃！你明白了麼？」

照夕不由恍然似有所悟，當時微微愕了一下，而老人兩道如電光也似的眸子，早已看透了這少年的一切，他不由微微嘆息了一聲，暗驚於他的福厚根慧，他年定也是我道中人。

當時不由甚爲嘉許道：「每個人都有一條自己必走的路，娃娃，你又怎會知道你所走的，不是一條康莊大道呢？」

他本想告訴照夕早晚也是同道之人，只是話到脣邊又忍了住，爲了怕他先知機宜，心存依賴，反倒違了天道，所以並不多言。

照夕爲他這幾句話已茅塞頓開，此刻眸子裏閃動着異光，躬身道：「晚輩謝老仙師指引迷途，現在弟子已明白了。」

老人不由長長唸道：「善哉！善哉！善哉！」

他說完了這句話，目光在照夕身上轉了轉，微微一笑道：「你旣能與我在此相見，我已說過，我們是有緣份的，我可以傳授你些功夫，你可願意接受麼？」

照夕一聽，不由喜出望外，當時張大了眼睛道：「老仙師如肯傳授弟子武功，是弟子的造化，怎會不願學呢？」

老人呵呵一笑道：「算你有造化就是了，只是孩子，我老頭子却不能如此便宜你呢！」

照夕一怔道：「老仙師如有所命，弟子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老人含笑，連連點頭道：「你的話太重了……不錯我是要你爲我辦一件事，如果你答應，我自然傳你幾手功夫，並可贈你一件東西，否則，我仍然傳授你的功夫，只是那一件東西却不能送你了，不是我小器，實在我這東西，可能爲你帶來殺身的大禍呢！」

照夕不由十分激動道：「老仙師傳授弟子幾手功夫，已是弟子福緣，弟子怎敢再企求厚賜？即使爲仙師辦些什麼事，也是應該的，何敢有所收受？」

老人呵呵一笑，猛然拍了一下手道：「好，聽你這麼一說，我這件事也非你辦不可了，而且這件東西也非你不送了。」

說着臉上笑容滿面，照夕不由正色問道：「老仙師有何使命，請說出來好了，弟子只要能辦到，定不遺餘力。」

老人這時微微搖頭笑道：「這件事倒是小事，你一定可辦到，而且辦不辦得到，我倒沒有什麼企求，只是爲了出一出我這口氣罷了，至於什麼事，等過幾天再說吧。」

他笑了笑，招了一下手道：「來，你過來！」

照夕不由傻傻走近，老人笑道：「你不要怕，我是考驗一下你的功力如何，因爲爲我辦事，功力不能太差了。」

他說着徐徐伸出一掌，含笑道：「來，你把掌心貼着我的掌心，只管把你本身眞力運出來無妨。」

照夕點了點頭，含笑道：「弟子功力淺得很，老仙師不要見笑。」

老人搖頭道：「不要緊的，我只是試試，你不要客氣，你需知道，等我看清了你現在所有的功力，才好傳授你新的功夫呢。」

照夕不由點了點頭，當時慢慢伸出了右掌，把掌心貼在老人掌心，方才還心存猶豫，誰知掌心才貼上，却覺得老人的掌心之內，如同閃電也似的，傳逼進來了一股的熱流了。

照夕頓時打了一個寒顫，心知厲害，那還敢再怠慢，當時忙自丹田提起了一口罡氣，把掌力徐徐貫出，一成二成……最後到了七成內力，才覺老人掌心傳過來的那股熱流，滿滿爲自己逼出了體外。

這時偷眼見老人面帶喜色，隨着又見老人身子抖動了一下，照夕立刻又感到，方才爲自己逼退的內力，又自向自己逼了過來，而且來勢奇猛！

照夕不由一驚，二次用足了內力，向外一登掌心，不由全身陣陣顫抖了起來。

只覺老人掌心傳出的力量，時進時退，其勢反倒變了互不上下之態了！

是時老人忽然發出了一陣笑聲，遂見他掌心向外一登，管照夕立刻感覺到，這一次傳過來的內力，簡直是令自己莫可抵禦。

（未完）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